

Subarashiki Yuki Official Visual Archive

素晴日

美好的每一天 ~不连续的存在~

④



第四章

Jabberwocky

救世主与英雄

Jabberwocky

备餐时光，软泞蜥獾。
波若歌鸮苟延残喘，
迷途绿龟嚎哮迷茫。
『当心炸脖龙，我的孩子！
那锋爪利颚，
能挠钩撕咬！
注意啾啼啾啼鸟，
你需回避，
那暴躁冒烟恶怪大毛怪！』
手持宝剑名真理之语：寻觅强敌豪壮永不息——
于嚙嚙树下稍事休憩，
伫立良久，深陷思绪。
当思绪纷乱杂沓之际，
炸脖龙双目如炯炬，
从阴暗密林奔跃闯出，
一路怒鸣低吟时啾啼！
一，二！
一，二！
一刺再刺，真理之语将敌斩成糜！
取其首级，置之死地，

伴随胜利，驰马归疾。

『真当是你把怪龙斩于马下？

奋勇吾儿！

来我怀里！

奔走相告！

衣锦还乡！』

父喜不自禁窃鸣得意。

波若歌鸮苟延残喘，

迷途绿龟嚎哮迷茫，

备餐时光，软泞蜥獾。

草地中钻孔，日暮下打转。

波若歌鸮苟延残喘，

迷途绿龟嚎哮迷茫。

「炸脖龙之诗」

刘易斯·卡罗作

（HeeTa译）

名为炸脖龙的实体不明的怪物……。

这个怪物被无名之人打倒了。

无名之人，为什么非要打败实体不明的炸脖龙不可呢？

由路易斯·卡罗写下的打油诗……荒诞诗的最高峰，是以仿拟叙事诗的形式来表现的。

实体不明的怪物。

无名的英雄。

各式各样的之前并不存在于世上的单词。

叙事诗的仿拟。

那就宛如我的存在一般……。

我走在太阳西斜的街道上。

夕阳西下的城市。

天空渐渐被黄色充满……建筑物也染上了紫色。

在世界沉入黑暗的时候……城里点起了灯光。

点起了人们生活的灯光。

Master 「哎呀，今天可真够早的啊……那个，那副样子是皆守吗？」

皆守 「啊，没错是皆守……还有，算我废话一句现在可一点都不早了。都已经过了六点半了」

Master 「哎呀真的啊，小皆你真是的」

皆守 「能不能别这么叫了……请叫我皆守。或者是悠木……」

Master 「马上就快到七点了呢……白天都变得这么长了呢……现在天还亮着啊」

呼…无视吗……这个Master每天都是这样……。

皆守 「……因为已经七月二号了……但是，从今往后白天就会变得越来越短了」

Master 「是这样吗？」

皆守 「六月下旬是白天最长的时候……进了七月就会渐渐变短。话说夏至不就是六月下旬吗……」

Master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心情上还是感觉七月八月的白天更长呢？」

皆守 「但是八月中旬和夏至期间的日出时间要相差差不多一个小时呢……」

Master 「真的假的？有差那么多吗？为什么会那样啊？不管怎么想都感觉是六月的白天比较短啊……」

皆守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六月感觉天暗得早，只是单纯的因为云比较厚罢了」

Master 「云层厚？啊啊，原来如此，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才觉得太阳下山快呢」

皆守 「大概就是这样吧……这个城市六月的天空，天晴的时候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在似乎有点薄雾的微妙的阳光里呢……」

六月的天空无论何时都暗着。

若是每日闲得发慌，无事可做只能抬头望天的人应该会很清楚。

甚至会觉得六月是和完全和万里无云的晴空无缘的……。

这么说来，还有五月晴这种说法呢，那说的是旧历，按新历来算的话就应该是六月。

就像旧历中的五月雨这个词一样。

五月晴的意思并不是五月的晴天。

五月晴指的是雨季六月中难得一见的晴空。

也就是说六月无云的晴空格外珍贵这回事。

这么说来……还有个说过喜欢六月的天空的白痴女人呢……。

那个老地方。

那个白痴基本上都会在那里。

因为这是这座城市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她是这么说的。

百货商店的屋顶离天空最近什么的，这是何等煞风景的见解……。

而且说起来对面的公寓更高吧……。

皆守 「不是下雨了吗……为什么你还呆在屋顶上啊……」

「哎？雨也不错啊。我最喜欢了」

皆守 「所以说啊……呆在这种地方会被淋湿感冒的……」

「皆守不喜欢吗？雨什么的」

皆守 「嗯，讨厌到得知居然有人喜欢反而被吓得不轻呢……喜欢这种阴郁的天空还真是难以置信……」

「阴郁的天空啊……也有这种说法呢」

皆守 「六月的天空啥的就是阴郁吧……」

「是这样吗……我喜欢皇月的天空哦……」

皆守 「皇月呢……虽然用旧历的说法来说，感觉稍微有点情调……但是这也改变不了阴郁的事实……」

「但是你看……六月的天空能把覆盖着这座城市的东西给挡住吧」

皆守 「挡住覆盖着的东西？你在说什么……覆盖着的就是这些阴郁的云吧」

「主观的差异呢。对我来说啊，倒是觉得那片像是白痴一样不知道延续到何方的晴空，才正是所谓的阴郁呢……」

皆守 「讨厌像白痴一样不知延续到何处的天空吗……是自以为诗人的中二病吗？」

「不管看到什么都说是中二病的话会像个笨蛋一样哦，皆守」

皆守 「什」

皆守 「你，你这家伙竟然敢这么说我!!」

「哈哈哈哈哈，有什么不好的嘛。你就想想看嘛。要是覆盖在我们头顶上的无限的晴空被挡住了，那该有多么让人感觉轻松啊」

皆守 「……不觉得，我还是一样觉得阴天才阴郁」

皆守 「既然这样你也想想看……因为衣服晒不干而苦恼的羽咲」

「六月！从换洗的衣服里传来夏comi的臭味!」

皆守 「哈？」

「半干的衣服啊，偶尔从空调里也会传出这种味道呢……会觉得空调的里面是不是也在开着小型的ComicMarkot」

皆守 「那个comic啥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就是类似全日本的有着特殊兴趣特殊体形戴着特殊眼镜的特殊的哥哥们用特殊的说话方式哈哈喘气的类似黑弥撒的东西」

皆守 「不知道，还有你说什么黑弥撒啊……嘛，明明就是像漫画的祭典那样的东西对吧」

「没错没错。那家伙好像还去过不少次呢。有时还会在会场里突然就换成了我，真是要命啊」

皆守 「哼～……我倒是没体验过……」

「那是你运气不错。那可是地狱啊。冬天冷夏天热还臭的要死」

皆守 「这样啊……那还真的是要命呢……」

「别说的事不关己……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你也要尝到那滋味了」

皆守 「要是让我在那种场合出现的话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所以应该不会吧……他在那方面是很聪明的……」

「唔哎……难道他断定是我的话就没问题了吗？」

皆守 「鬼晓得……」

我们就会这样把对话歪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嘛，和那家伙的对话也基本都是这种样子吧……。

我一边想着这些无所谓的事情，一边打开盖子将手指搭上键盘。

键盘的音色……是调过音了吗……调的感觉非常棒……。

皆守 「……」

Master 「钢琴怎样？今天白天刚调过音的」

皆守 「……鬼晓得」

Master 「什么鬼晓得啊……不是你说音不准了感觉好恶心的吧」

皆守 「那么，这不就行了吗？……我并不觉得恶心……」

Master 「说什么啊……」

皆守 「大概，说那话的不是我而是由岐吧」

Master 「啊啦，是这样吗？」

皆守 「因为我不记得这事……而且，会在意钢琴的调音这种小事的也只有由岐吧」

Master 「啊，是这样啊……这么一说我也有那感觉，那孩子从以前开始就喜欢在意这种事情……」

皆守 「因为由岐对钢琴很挑剔……比起这事，Master，羽咲来过了吗？」

Master 「嗯？好像是说夜里会再来的。因为要先去一趟母亲那里」

皆守 「母亲？又去了啊……那家伙」

皆守 「嘛随便了……总之羽咲是夜里来对吧……那么我就在那之前回去」

Master 「什么回去啊……这是可工作给我好好干啊」

羽咲 「……你好」

皆守 「……」

Master 「啊啦？欢迎回来」

皆守 「……」

Master 「怎么了么？我可没有骗你哦。现在已经完全算得上是夜里了吧」

时间是18:58……是太阳完全下山的前一刻……这种情况真的能说完全就是夜里吗？

虽然我是这么想……但就算跟master辩论也没用……。

比起这件事还是眼前的羽咲……。

羽咲 「你又想要回去了……」

皆守 「……嗯，没错」

羽咲 「为什么会这样呢……」

皆守 「是因为你来了」

羽咲 「……」

真是好懂的性格……。她带着一脸不开心的表情走进了厨房。

间宫羽咲……。

间宫卓司的亲妹妹……。

当然，对于和间宫卓司共用肉体的我来说……在物理上也算是妹妹。

但是，那也仅仅限于物理上而已……。

对于从一开始就和间宫这个姓切断关系的我来说，羽咲只不过是彻底的陌生人罢了。

所以我……“悠木皆守”坚持不对她做出任何除非必要的干涉……。

Master 「不要老惹羽咲生气嘛……」

皆守 「我怎么了？」

Master 「什么怎么了，不是稍微有点可怜吗？」

皆守 「可怜吗……」

Master 「是啊」

皆守 「那么，Master就去好好宠宠她吧」

Master 「你这家伙～，又说这种话……」

Master 「而且啊～。你要是老这么惹她生气的话……」

羽咲 「啊……」

Master 「你看……她就会那样手滑起来没法好好干活了……」

羽咲 「那，那个Master抱歉……我把盘子」

Master 「我听到声音就明白了……没受伤吧」

皆守 「……羽咲的事就拜托了……那么，我也差不多」

Master 「啊？差不多该工作了吧」

皆守 「该回去了」

Master 「什么该回去了，你这家伙啊……」

皆守 「抱歉……我头突然疼起来了……大概流感之类」

皆守 「要把病毒是传染给Master和羽咲就糟了，再加上这里还是餐饮店」

Master 「哼哼哼哼……」

皆守 「嗯咕」

被他瞬间绕到了我背后。

用难以置信的速度……，

Master 「哎呀，完全没发热嘛？」

皆守 「那，那是因为预定是会从现在开始至到早上体温会疯狂上升……」

Master 「那么到早上之前都没问题对吧？」

皆守 「不，不……那个……」

Master 「而且……还有打碎的盘子的钱吧……」

皆守 「那，那是……羽咲她……」

Master 「都是因为是你让她动摇她才会打碎的吧……」

皆守 「那，那个……要是再勒的话……会断的……」

Master 「啊啦，要是能把你攻陷下来的话就能让我为所欲为了吗？」

皆守 「等，那，那个Master，咕」

这个老人妖可不是仅仅的学过武术的那种级别的……他过去可是间宫的祖父的古流柔术道场的代理师傅……。

虽然他是个会想当人妖的人所以人品有些那个……但在强度来说可不是一般级别……。

皆守 「哈哈……哈哈…哈哈」

Master 「不要太小看我哟。给我老实干活」

话说回来，技术果然厉害……。

和随处可见的那些家伙完全不同。

只是被抓住了胳膊就变成这样……。

皆守 「呼……」

Master 「笑什么呢。还不快去换衣服」

羽咲 「哥哥」

皆守 「不是哥哥……现在是悠木，悠木皆守」

羽咲 「所以说是皆守哥哥……」

皆守 「我说啊……不要管姓氏不同的人叫哥哥，羽咲」

Master 「你在说什么啊？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也能叫哥哥的吗？」

Master 「而且，你们姑且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不管是小皆还是小咲」

皆守 「……才不是那回事……还有真心能不能别叫我小皆了」

Master 「真是烦人啊。你怎么在意这种小事啊……」

皆守 「才不是小事啊……我是真的很不愉快」

Master 「所以说这里也很小吧？」

皆守 「什?!」

Master 「你看你看，明明这么小」

皆守 「我，我说……灭，灭了你……快住手」

Master 「啊哈哈哈哈，都怪你你浑身都是破绽啦。要仔细体会“日常即是武道”这句话哟」

皆守 「别，我又不是什么武道家……」

Master 「没错呢。只是个只会和外行人打架还沾沾自喜的小鬼罢了……」

皆守 「那，那是……」

Master 「所以说，总是说些狂妄自大的事情的话，不管多久这里都是小孩子哦。对吧小羽咲」

羽咲只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种感觉拼命摇着头。

估计是突然叫她回答这种话题很为难吧……。

弹起了自己喜欢的曲子。

……做梦的鱼。

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曲子。

虽说如此，基本都是我听会的所以和原曲有点不同……。

调性音乐的对极……。

无视传统的和声进行……更是面不改色地写着与平行音程、平行和音等对位法截然不同的反向进行的乐谱。

是为家具音乐的特殊的音乐风格。

实际按下键盘，试着弹起萨蒂的曲子……既有能理解其意图的部分也有完全不能理解的部分。

音乐真是不可思议……。

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的某人头脑中浮现出的旋律……现在正被自己的双手弹奏。

在那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人的旋律，虽然也许本人会否定，但这就是由他太多的思想，太多的生活，太多的感情凝聚而成的。

而那些的一部分，正在由我再现着……而另一部分却完全丢失了吧……。

他所看见的旋律，与我正在听着的旋律是一样的吗……。

自己弹奏的旋律……和萨蒂所见到的风景到底有多少部分是重合的呢……。

有色彩的音乐。

变化为风景的旋律。

这能成为融入日常之中的音乐吗……。

我一边按着琴键，一边想着这些没头没脑的事情。

皆守

「……」

这真是坏习惯啊……这种时候我根本不会考虑到客人。

怎么说这都是为了演奏给客人听的……我也是收钱干活的。

把精神集中在音乐上可不行……。

虽说如此……。

客A

「呀～，皆守君真的好帅～」

客B

「好厉害。美男子啊」

大叔们用嗲嗲的声音交头接耳……根本没在听音乐……。

只是在吵闹着而已……。

不……难道说不定，这才是这首曲子的作曲者的意图……吗。

有一首萨蒂用自己的音乐风格直接命名的“家具的音乐”这首曲子存在。

好像还在演奏这音乐的音乐会节目单上写下了「这是休息时演奏的音乐还请各位不要用心听」。

要说是当然这也是当然，在休息时开始演奏后，客人自然的安静下来开始倾听演奏。

萨蒂好像还对他们说“还请大家继续交谈！”……。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状况……才是萨蒂所希望的吗？

客B 「真是的皆守君真心好可爱，全部都好可爱」

客A 「当然股间也很可爱」

客B 「那里也很可爱吗」

客A 「那肯定是可爱的了」

客A 「快让我舔舔皆守君可爱的那里～」

皆守 「！」

绝对不是。

客A 「呀～。好疼啊」

客B 「呀～快点也来打我也来打我啊皆守君～」

皆守 「这，这堆人妖别凑在一起啊，这让人怎么弹钢琴啊」

Master 「好啦好啦，不要摸舞女不摸舞女。还有舞女也别打人别踢人」

皆守 「我才不是舞女」

皆守 「呼……」

Master 「辛苦你了～。然后是两个小时后……10点左右的时候就拜托你了」

皆守 「弹钢琴倒是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对那些人妖们想想办法啊……真的好恶心」

Master 「啊啦～，不能对重要的客人说那种话哦」

皆守 「不管是不是客人，恶心的东西就是恶心，人妖就是恶心」

Master 「啊啦，你说那种连我都否定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哦。我可是连直男都毫不犹豫地吃掉的人妖哟」

皆守 「……那，那是什么意思……」

Master 「是好可爱要不要去舔啦……的意思」

皆守 「……」

Master 「满身鸡皮疙瘩……还真是纯情啊」

皆守 「才不是纯情不纯情的问题……听了你这种怪物说出这种话的话一般都会被吓住的」

Master 「这样啊～。还真是不好办的年纪呢。光听到舔不舔什么的就脸色大变……」

皆守 「不……我想这和年龄没有关系……」

Master 「那和什么有关？」

皆守 「大概是因为对象是……大叔吧」

Master 「大叔什么的真是太过分了，小守太过分了」

皆守 「……怎样都好啦」

皆守 「你看……那里……又把盘子打碎了哦」

Master 「啊啦？抱歉……对于小咲来说还太早了呢。男同志之间互相舔可爱的地方啥的」

羽咲 「可，可爱的地方!？」

Master 「嗯，就是这里哦」

皆守 「快住手」

羽咲 「没，没关系。我，我完全没有在动摇，请继续对话」

皆守 「还有啊……Master，同性互相舔这种事情和早晚没关系吧……一般来说都是不对的吧」

Master 「哎呀，那可是经常有的事哦……如果需要的话」

皆守 「快，快住手，别真的拉下拉链啊」

Master 「嘿嘿嘿……我可是连直男都不挑剔的男人哟」

羽咲 「不，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羽咲 「和皆守哥哥是不行的，不能这样啊」

羽咲半哭着冲过来阻止。

这种事情……怎样都好了……。

羽咲 「不可以这样，Master请去舔别的人吧」

Master 「哎～，他们基本都舔腻了哦～」

羽咲 「我不知道我才不管，那么就去舔自己吧」

Master 「哎～可是我身体没有那么柔软啊～」

羽咲 「我才不管，总之只有皆守哥哥绝对禁止，绝对禁止舔啊」

羽咲一边半哭着一边说着不得了的事情……没问题吗？

Master 「但是啊……他总有一天是要被人舔的吧？」

羽咲 「不，不需要那种担心，那种事我会通过家人之间互相商量解决的」

不……羽咲……那可是不能在家人间解决的问题啊……。

皆守 「在这之前啊……Master……那可不是什么总有一天必须要被人舔的……」

羽咲 「啊，啊，啊唔唔唔唔……」

羽咲像是明白了刚才自己都说了些什么，通红的脸变得越来越青。

Master 「小羽咲……跟信号灯似的……」

皆守 「这都是你的错吧……」

真是荒唐的日常。

让人无言以对……。

但是很遗憾这种日常也不错。

虽然这是不应该去享受的日常……但这种日子也算不错。

但是，我不能忘记。

对我来说这种日常只是沙上楼阁。

是建立在不安定的……随时可能崩坏得无影无踪的场所上的。

即使看上去是及其普通，及其平常的东西……我的日常也与其他人的日常不同。

总有一天……不…随时就会消失。

就是那样的东西……。

所以，必须要有随时能被从这样不坏的每天中逐出去的觉悟。

因为不能一直留在这里……所以必须要做好随时从这里消失的准备。

“不可以增加持有物，因为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什么”

这是共产圈，长任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的天才的话。

与他的名声相反，这位天才过着极为朴素的私生活，对着自然，文学和艺术的爱的谦卑生活……。

不可以增加持有物……。

不止是物体，感情也是一样……。

我不能对这个世界抱有太多的感情。

7月3日

Jabberwocky

我在楼顶上。

B栋楼顶。

这里可以通过A栋楼顶进来，是想要一个人清净一下的时候的最棒的宝地。

实际上，似乎也是因为我在这里所以其他的不良混混不敢靠近吧……。

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其他人。

间宫卓司自不必说，就算是其他的人我也不太想看见。

所以我喜欢没人的地方。

不过，楼顶果然……还是有些热啊……。

跟平时一样……还是万里晴空。

夏天的大晴天，和酷暑是一个意思。

尤其是楼顶的混凝土，被熊熊燃烧的太阳烤得外焦里嫩。

如果是没有阴凉可躲的A栋的话，仅仅几分钟我就会被烤成土方烧（指穿着衣服的时候只有露在外面的部分被晒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也是块风水宝地。

B栋比其他楼矮，更容易形成阴影。而且，还有从被森林包围的引水渠那边吹过来的风。

虽然比不上有空调的室内，就野外来说还算比较舒服的温度。

嘛，尽管这样也还是很热就是了……。

皆守

「……」

像是声音……又像是疼痛……这种独特的感触。

那不是从外界传来的东西……而是自己的身体里发生的变化的信号。

皆守

「这个感触……不是间宫卓司……吗」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

虽然很微妙，但那些家伙出现的时候每个人的感触都不同……。

「Hi~」

皆守 「好久不见……我该这样说吗？」
「就是这样没错吧？」

皆守 「由岐……」

由岐 「是很久没见了吧？虽然我也不太清楚……说起来今天是哪年哪月哪日啊？」

皆守 「口袋里不是有手机吗……看看不就知道了……」

由岐 「啊，也是啊……怎么没想到……嗯？！
咦～，已经都到这个季节了啊……怪不得这么热呢」

皆守 「嗯，很热呢……」

由岐 「啊，对了对了，给我根烟吧……」

皆守 「我不给……」

由岐 「哎呀真小气……对姐姐这个样子……」

皆守 「我正在抽呢……也就是说你嘴里应该也叼着一根才对吧……」

由岐 「嗯？」

由岐 「啊呀真的……嘴里就是Never Knows Best呢！？」

皆守 「现在才大惊小怪……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由岐 「理所当然吗……嘛，也对呢。啊，你还真是知道我喜欢什么牌子的烟呢」

由岐 「这种冷门的烟你还特意买来，皆守你还真是为姐姐着想啊」

皆守 「才不是为了你的口味……还有，姐姐是怎么回事？」

由岐 「哎呀还真是迟钝呢……不过，这么说也没错吧？因为是我比你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啊」

皆守 「只是因为先比我出生，不管任何人都是姐姐吗？那么收银的大妈，在路口挥旗子指挥交通的大妈，就全部都是姐姐了……」

由岐 「我们不是血脉相连的吗」

皆守 「啊，这么说也是呢……顺便连血管，肌肉，赘肉和脑都连在一起啊……」

由岐 「啊，真是太棒了，那就不止是姐姐了……我们要不要干脆成为恋人？」

皆守 「就算是开玩笑我都要拒绝……而且，我又不是什么自恋狂……」

由岐 「啊，那么是自我厌恶的那种人？」

皆守 「不……不喜欢也不讨厌……」

由岐 「这样啊……我倒是还蛮喜欢自己的哦……造得还不错呢……之类」

皆守 「那是当然的……你是间宫卓司最想成为的理想中的自己……如果连你都自我厌恶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

由岐 「哼～……是这样吗……」

皆守 「那么？你来找我干嘛？」

由岐 「没什么……只是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

由岐 「不说这些，你又为什么会在这么热的地方呆着呢……在这大太阳底下」

皆守 「很遗憾……我跟你不一样，比较喜欢蓝天……」

由岐 「你什么意思……我又没说我讨厌蓝天啊」

皆守 「你说什么啊……。你以前曾经说过吧……因为能遮住永恒无尽的蓝天，所以喜欢积雨云……」

由岐 「对啊对啊，我喜欢雨啊。嗯，积雨云我可是最喜欢的呢……」

由岐 「不过下雨的话……烟会被弄灭吧……那样也会让人悲伤的啊……」

皆守 「好好抽的话是不会灭的吧……」

由岐 「是吗？总是一回过神来就发现灭了……烟头的火……」

由岐 「所以！蓝天也不错吧？」

皆守 「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

由岐 「不过现在也太热了吧？在这种阳光下的话？会死的哦？」

皆守 「才不会死……而且，这里也没那么热啦……因为是在阴凉处……」

由岐 「啊，还真是……阴影处果然凉快啊……而且楼顶风还蛮大的呢……好凉快啊……」

说着，由岐就坐到了我的旁边。

皆守 「……离我远点。就算你不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感觉好热……」

由岐 「这个说法可让姐姐我高兴不起来啊。就算是二次元的女孩子，被蹂躏了的话也是侵犯人权啊！你说的和这个没区别哦」

皆守 「差很多吧……再说你又不是我的姐姐」

由岐 「啊啦啦……好冷淡呢……」

真是不可思议……应该就在我旁边的由岐实际上并不存在……，反过来说，在她看来应该是我这边才是并非实际存在的……。

尽管如此，坐在我旁边的她……她皮肤的温度，她皮肤的感触却十分清晰……。

这也就是说……。

皆守 「别坐我旁边！就算你实际不存在，果然还是热死了！」

由岐 「不准说人家不存在！真是个失礼的家伙啊。而且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彼此彼此吗」

皆守 「总之，你别坐在我旁边……烦死了」

由岐 「可以不要命令我吗？很烦的啊」

皆守 「你说什么！」

由岐 「哈……你啊，总是会自己打破自己冷酷系的设定呢……也稍微注意一下角色的稳定性吧……」

皆守 「你想说什么啊……」

由岐 「说来你戴着眼镜呢……也就是说……哦，在看什么东西……这是啥？」

皆守 「是书」

由岐 「我才没问这个，书的名字……这是什么？呜哇SF好黑暗，而且还叫『松鼠笼子』啊！你有多么阴暗啊……」

皆守 「啊，烦死了……别瞎碰」

由岐 「什么嘛真小气」

皆守 「谁小气啦！你当你是谁啊！」

由岐 「事到如今还问这个，是水上由岐，把你的名字跟姓氏倒过来就是」

皆守 「怎可能……」

由岐 「怎么不是啦，皆守读作minakami就是水上……然后悠木（yuuki）就是由岐……看！不就成了水上由岐吗！」

皆守 「跟暴走族那样随便拼字一个等级啊……」

由岐 「嗯，是呢……这种随便的感觉最让人痴迷呢」

皆守 「真是……够随便的啊……」

由岐 「……」

由岐 「我在想……还能，有多少次呢」

皆守 「真突然啊……什么意思？」

由岐 「最近，记忆变得相当的断片化了……而且，羽咲也不怎么看得到了」

皆守 「说起来……你以前说过……会把羽咲拿着的人偶看成是人的样子……」

由岐 「那个人偶……对那个人来说……特别不想见到呢……」

皆守 「不想见到吗……明明是自己温柔的结晶呢……」

由岐 「温柔的结晶吗……」

皆守 「是那样吧……」

由岐 「也是呢……也许正因为是哥哥对妹妹温柔的结晶所以才不想看到吧……间宫卓司君他……」

皆守 「哥哥对妹妹的温柔吗……」

由岐 「……」

皆守 「……」

由岐 「说起来啊，好厉害呢，他居然把小羽咲的人偶的名字叫做镜哦。这也真是够随便的名字啊」

皆守 「是这样吗？」

由岐 「因为啊，他把羽咲当成是司啊。司和镜，不就是他喜欢的动画里的双胞胎的名字吗？」

皆守 「是吗……不过就算你说了我也不知道啊……。不说这个，羽咲和那个人偶看起来是双胞胎吗？」

由岐 「啊哈哈哈哈，就是这么样呢。会把小羽咲和那个兔子人偶看成是双胞胎呢……那家伙成天看到的到底是有多么没大脑的幻想啊……」

由岐 「对对，而且外观看起来也跟某个游戏里的姐妹一模一样」

皆守 「是吗……要说是他的话……还真是符合他的风格的自虐式幻想啊……」

皆守 「自虐式幻想吗……，说他没大脑就是一种自虐吧」

由岐 「……是呢……我和你……就是这没大脑的自虐式幻想的产物……」

皆守 「这些……也算是他的某种诚意吧」

由岐 「是这样吗……虽然不是很清楚……对我来说……」

由岐 「……」

由岐 「……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皆守 「真是突然啊……」

由岐 「嗯……」

皆守 「……」

皆守 「这样啊……那么，保重了……」

由岐 「不，也许还能再见吧」

皆守 「到底是哪边啊……」

由岐 「会是哪边呢？」

皆守 「不……是我在问你吧？」

由岐 「什么嘛，你也给我表现出一点遗憾吧～。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了啊！再也见不到我水上由岐姐的话超难过的对吧！喂！」

皆守 「一点也没」

由岐 「才不应该是一点也没啊！应该是超悲伤才对吧！」

由岐 「……」

由岐 「……至少，我是会悲伤的…吧」

皆守 「对什么？」

由岐 「对再也见不到你这件事……」

皆守 「哈？」

由岐 「别这样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嘛～。人家一个女孩子都在这样对你说了啊」

皆守 「首先得是女的啊」

由岐 「什么意思？你要试试看吗？」

皆守 「啊，别，别」

由岐 「对吧，对吧，胸部可是很有料的吧」

皆守 「住，住手，你是痴女吗！」

由岐 「什么嘛，都是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行的嘛。随便摸OK哦～」

皆守 「用不着」

皆守 「为啥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感触和温度啥的啊！恶心死啦！」

由岐 「好像是叫做体感幻觉吧……人的大脑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皆守 「比起不可思议倒不如说是不正常吧……从常识上来说……」

由岐 「因为不正常所以可以随便摸女性身体不是最棒了吗。来吧就算享用我的胸部也没关系哦」

皆守 「所以叫你住手了笨蛋」

由岐 「哎呀？什么啊……难道下半身比较好吗？」

皆守 「笨，笨蛋别掀裙子啊！蠢货！」

由岐 「什么嘛。对方只不过是幻觉，别动摇成这样啊……桀桀桀桀桀……」

皆守 「桀桀桀……你个头啊……差不多给我有点羞耻心吧……」

由岐 「羞耻心？我有哦」

皆守 「有羞耻心的人会在这种地方掀裙子吗」

由岐 「因为，除了你之外没人看得到我吧」

皆守 「我能看见啊!」

由岐 「有什么不好嘛」

皆守 「我是说我觉得不好。真是的……别做这种事情了……真烦人……」

由岐 「我好像不受皆守欢迎啊」

皆守 「你只不过是间宫卓司期望的人格……我对你这样的人可是敬谢不敏」

由岐 「啊哈哈哈哈……你这样说我会受伤的」

皆守 「白痴啊……」

皆守 「……」

皆守 「那么？你会觉得见不到了？」

由岐 「啊，那个啊……嗯，你的事情……小羽咲的事情……忘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间变长了……」

皆守 「到现在不是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吗」

由岐 「是频度的问题，和之前完全不同」

皆守 「完全无法比拟吗……和之前的相比……」

由岐 「嗯……完全不能比拟……在那同时对人的名字或人的脸也不会觉得异常了……」

皆守 「嘛，如果连布偶都那个看成人类的话……要记住人的脸确实有些困难吧……」

由岐 「是不是要被真正的割离了啊……」

皆守 「被割离…吗」

皆守 「那么，我的工作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得赶快结果掉呢……」

由岐 「……」

由岐 「皆守啊」

皆守 「怎么了……」

由岐 「我说啊…皆守……」

平时总是满嘴玩笑话的由岐……

却用异常认真的表情看着我。

这种时候这家伙肯定说不出好话……。

由岐 「最好…不要去想自己是为什么会存在……」

由岐 「自己只是为了消灭间宫卓司才被创造出来的之类……」

皆守 「并不是我去想……而是那就是事实」

由岐 「那种事实怎么可能会存在」

皆守 「就是存在啊……正因为存在，才将我创造了出来……」

由岐 「……间宫卓司并不是神……就算他是那样期望的，也并不代表那已经确定了你的存在理由吧」

皆守 「那么你又怎样……」

皆守 「你是，间宫卓司期望的人格……间宫卓司将被我将他的存在完全消灭，杀害……然后留下来的只有你这个人格……」

由岐 「所以，那种事情不是都没注定吗」

皆守 「没有注定吗……」

皆守 「那么，你觉得在一个人类的身体里三个人格能一直存在吗？」

皆守 「那么不自然的事情，你觉得可能吗？」

由岐 「那，那是……」

皆守 「你变成间宫卓司才是最自然的……其他的都只不过是噪音而已……」

由岐 「那才叫不正常呢！首先我可是女的哦！而且还会把小羽咲看成双胞胎！根本就不自然吧！」

皆守 「那个……你知道上下左右逆转的眼睛吗？」

由岐 「你说什么？……话说我们是在讲真心话……别给我岔开话题啊……」

皆守 「才不是岔开话题……只是在回答你的疑问而已……」

由岐 「回答疑问？」

皆守 「对……据说上下左右逆转的眼镜，在戴上的一瞬间会有相当大的异常感……」

由岐 「那个是当然的吧……但那又怎么了」

皆守 「但是有趣的是……似乎花上一天的话就能完全适应……」

由岐 「适应？」

皆守 「嗯，没错……但是仔细一想的话确实是那样……比如说，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话，就需要将手上下左右反转过来」

皆守 「只要习惯的话，那种全部逆转的世界，也会变成普通的世界……」

由岐 「为什么那个能变成我的疑问的答案啊……」

皆守 「就算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别人的完全不同……只要行动和其他人之间没有异常感，就并不是不合理……」

皆守 「就算你觉得自己的举止是作为一个女性……在旁人看来，也只不过是普通的男性的行为……」

由岐 「是那样吗？」

皆守 「嗯……没错……你，知道你自己的第一人称是什么吗？」

由岐 「哎？我说的是“watashi”啊……」

皆守 「但一般人听起来应该是“boku”才对？」

由岐 「真，真的？ boku娘真恶心的」

皆守 「不……所以说啊……除了我和间宫卓司之外都只会把你当作男性来看待……」

由岐 「真心好可怕」

皆守 「白痴啊……又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们之间的认知互相错位……」

皆守 「就算别人叫我们“间宫卓司”，但根据各自的人格，大脑会擅自将其转换成“悠木皆守”，“水上由岐”」

皆守 「还有其他很多词语也为了听上去方便而擅自被转换过了……」

皆守 「这与我们对其是怎样认知的没有关系，必定会根据对象不同而处理成符合其逻辑的样子……」

由岐 「唔～，明明我是这么女孩子的女孩子……真是过分……」

皆守 「偶尔，似乎会将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合理性的话语，将最不想听到的话语，甚至都不将其认知为声音……」

由岐 「似乎是吗……嘛，虽然无法确认呢……。但是，我从经验上来说也能理解确实是那样呢……」

由岐 「被认知错位的影子纠缠着……」

皆守 「只要各人的人格存在的话呢……但是那也是只要人格统一的话就不存在问题了」

由岐 「所以说，皆守……那种想法是——」

皆守 「有谁来了……来了……」

由岐 「哎？」

皆守 「你去陪她」

由岐 「哎？为什么？」

皆守 「我不擅长对付那个女人……」

由岐 「哎？哪个女人？」

屋顶的门被少女打开了。

好像是叫高岛柘榴吧……。我和她说过一次话……我不擅长对付她那种类型……。

有种仿佛是在看间宫卓司一样的厌恶感……。

或者说，那说不定就是近亲憎恶……。

嘛，不管怎么说，总比我去陪她要好太多了吧……让由岐去……。

因为，那家伙的长处是交际能力呢……。

由岐

「那个……你是谁？」

柘榴

「那，那个……我，我是隔壁班的高岛柘榴」

由岐

「高岛……柘榴？」

皆守

「嗯……没错……隔壁班不是有人叫这个吗？」

由岐

「所以说啊……我最近记忆相当的混乱，根本搞不清楚啦」

柘榴

「哎？那个……怎，怎么了吗？」

由岐

「啊，不……

什么也没有，啊哈哈哈哈，对，对不起……我其实很不擅长记住人的……」

柘榴

「是这样啊……」

由岐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柘榴

「啊，不……也没有什么要紧事……」

由岐

「难道说是翘课了？」

柘榴

「嘛，嘛……差不多就是那样吧……」

……真不愧是……。

间宫卓司期望的人格……沟通能力好高……和我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这个女人已经开始不那么紧张了……。

如果是我和这个女人对话的话，几秒钟之后就会让她表情僵硬吧。因为恐惧什么的……。

所以说，交给这家伙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是……。

皆守

「！？」

皆守

「房，房间？」

一眨眼之间我眼前的景象完全不同了。

时间和场所都不是之前的那个。

皆守 「这里是……间宫卓司的……不……」

我看向床那一侧……房间里稍微分割了一下空间，刻意让人以为是个房间但其实是一个大房间。

皆守 「这也是……水上由岐的房间……」

卓司或是由岐……是其中的某人回到房间里来了吧……。

皆守 「呼……这还真是不论经历几次都不习惯啊……就像是时间和空间被一下切掉了一样……」

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人格被完全地替换……并且将我的意识送往深层的最底层……。

皆守 「就算是梦游病也没有这么极端……真的是乱七八糟……」

这种异样的时间与空间的跳跃……明明卓司也尝过这种感觉的……却没有发觉自己的异变吗……。

皆守 「说起来，由岐曾经说过吧……根本就没有察觉到那种不自然……」

由岐从之前开始，就几乎和我一样认识到了同样的时间跳跃与场所的突然移动。

不，诞生得远比我早的“水上由岐”这一人格，就是最初经历这种异常事态的人格。

说实话，应该是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事情，并理解了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但是就算是水上由岐，也在被从“自己是寄宿在间宫卓司中的人格之一”这一事实中割离的过程中，渐渐的变得感觉不到那种不合理感了。

所谓感觉不到，主要是不对那种记忆的欠缺感到疑问，甚至连欠缺本身都察觉不到。

她说，她偶尔能从不合理的部分中感觉到记忆被篡改过的痕迹。

如果那是事实的话，那是不是将间宫卓司自身的行为或我的行为，直接改写成是自己的呢？

不仅如此，说不定甚至可能有捏造完全不存在的现实的可能性……。

不……怎么说呢……。

由岐说的事情……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存在那样的事实。

记忆的不连续，甚至连那种不合理都感觉不到的由岐，应该连确认的方法也无法察觉到吧。

也许只是她自己这么想而已。

在闯入认知的迷宫时……无论什么事实都逐渐变得无法相信……。

今天的由岐也在那之中吗……。

不管怎么说，我都无法去了解她的世界。

尽管拥有同样的眼球，共有同样的耳朵，共有同样的大脑来感觉着世界……说实话，我还是不明白她是怎样看待事物的……。

我，在一眨眼之间失去了时间或场所。

那就是我的世界。

也没有像她一样的在被补完之前必须守护的记忆……只是瞬间，失去了瞬间而已。

胡乱的……不连续的世界。

只有我是在不连续的世界中存在于间宫卓司体内……。

皆守

「不连续的世界吗……嘛也算妥当吧……那样的立场……」

妥当。我只能这样形容。

间宫卓司为了从自己的现实中逃避，而诞生出了我们……所以他将现实随自己喜欢进行改变。

水上由岐，是间宫卓司期望的人格。是他最终获得的人格。

所以，没有必要知晓现在正在进行的事实。不如说是不需要的。应该忘却的事实的总体。

逐渐消失的记忆，是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在她的新的人生中，所谓的现在只不过是噪音而已。

所以为了生活在未来，而硬是加上了合理性。

这就是，现在水上由岐所处的状况。

水上由岐将要重获新生。

失去至今为止的全部记忆，作为间宫卓司期望的，更加美好的人格……，

但是我又怎样呢？

一切的不合理都将留下，一切的不协调都将作为记忆残留下来。

所以我……在失去一眨眼与一眨眼之间瞬间的记忆。在不断失去那一切。

但这才是我应有的样子。

那只不过是我是破坏者，并不是创造者也不是调和者而已……。

破坏者，会通过自己的破坏而终结其生命。为了新的世界……。

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所以没有获得的必要……尤其是记忆这一类东西……。

就算是不连续的存在也没有问题。

皆守 「因为没有必须获得的东西吧……」

「但是，饭还是吃点比较好哦……」

皆守 「……」

羽咲 「……」

皆守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的？」

羽咲 「我藏起来了……」

皆守 「藏起来？」

羽咲 「嗯……因为不知道到底是谁……」

皆守 「这样啊……那么你知道是谁了吗？」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别那样叫……要叫我皆守……」

羽咲 「欢迎回来……饭已经做好了……你随便吃吧……」

皆守 「听我说话啊……」

羽咲 「因为，皆守哥哥老是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我根本记不下来」

皆守 「才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哥哥」

羽咲 「但是长得和哥哥一样的人，并且现在……能和我说话的也只有皆守哥了……」

皆守 「喂，称呼比刚才更加恶化了吧」

羽咲 「皆守哥的话更加好念……」

皆守 「那种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吧」

羽咲 「那么就妥协一下定为皆守哥哥吧……这样就行了」

皆守 「别……你不要擅自决定啊……」

皆守 「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跟你说话，水上由岐不也可以说话吗？」

羽咲 「嗯……但是她越走越远……已经……很久没有和我好好见面了」

皆守 「好好？」

羽咲 「见面倒是经常见面……虽然每天都能见到由岐姐……但是那个由岐姐，根本就看不见我……」

皆守 「看不见羽咲……吗」

已经开始割离的由岐似乎将羽咲和羽咲的人偶看作双胞胎姐妹……。

就算如此由岐的行动里没有不自然或不合理……似乎是那样的认知和行为巧妙的错位了。

尽管如此……羽咲还是能看出来的吧。

那个时候的水上由岐已经没有在看羽咲本人的事情……。

羽咲 「所以，就算说只有皆守哥一个能陪我说话也没错……」

皆守 「这样啊……那个先不管你对我的称呼又回到不好的那边了……」

由岐 「你对她温柔一点嘛～」

皆守 「?!」

羽咲 「怎，怎么了？」

皆守 「不，不什么也没有……话说你啊，今天不是才刚出来过吗？」

由岐 「怎么了，对姐姐一天出来好几次感到不服吗？」

皆守 「才不是不服什么问题」

羽咲 「你，你在和谁说话？」

由岐 「你好～，好久不见了小羽咲」

羽咲 「啊，由岐姐？」

由岐 「对对，每次都不好意思了。没有好好陪你……」

羽咲 「啊，不……也就是说你和皆守哥交换了吗？」

皆守 「不……是同时……看到幻觉和现实存在的人并排站只会让我觉得诡异……」

由岐 「那是，我们彼此彼此吧……」

羽咲 「由岐姐……你认识我吗？」

由岐 「嗯，好像已经有好几周没有了……能这样正常对话的？」

羽咲 「……是的」

由岐 「啊哈哈……果然是这样啊……嘛，我自己是没有察觉呢……总之就是没有那种日期快进了的感觉……」

皆守 「这是怎么回事……你……最近不是说最近渐渐的忘记一切的时间变长了吗……」

由岐 「嗯，是啊……变长了」

皆守 「那么为什么，一天两次？」

由岐 「所以说啊，就是那种。不是说灯泡烧断的那一瞬间是最亮的吗」

皆守 「烧断的瞬间最亮……原来如此……正因为是快要将你割离了，才能这样连续存在的吗……」

由岐 「所以我不是这样说了吗」

羽咲 「那个，按照刚才的话来说，就是由岐姐不会再将我当作我来看待了吗……那对双胞胎的……」

由岐 「嗯，若槻镜与若槻司啊……」

啊哈哈哈哈哈……不，我真的很抱歉……虽然我在努力，但最近想不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由岐 「至少，要是割离后我的我能够完美到足以骗过小羽咲就好了呢……」

皆守 「骗不过……羽咲是能分辨出来的……」

由岐 「虽然其他的人可能分不出来……但果然最亲密的人是会明白的……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件事……」

羽咲 「……不……但是好久没有能这样跟你说话了，我好高兴啊……由岐姐」

皆守 「喂……羽咲」

羽咲 「什么？」

皆守 「为什么由岐是，由岐姐？按照你的理由不应该是由岐姐姐或是由岐哥哥呢？」

羽咲 「由岐就是由岐姐……因为是由岐姐嘛……」

皆守 「你啊……已经放弃说明的努力了吧……」

由岐 「没有办法吧。虽然里面是女人但外表是男人的人，既不能叫哥哥也不能叫姐姐吧？」

皆守 「外表……啊」

这样啊……在羽咲是这样看的吗……。

我看到的是羽咲的旁边站着由岐。

当然那个由岐是幻觉……不，只不过是脑内创出来的影像……。

就算如此我脑内的她……一面苦笑一面和羽咲说话的她的样子，不管怎么看都仿佛真实存在一样。

但是对于羽咲……我应该能看见的名叫由岐的女人并不存在……只是通过间宫卓司的嘴巴，听见水上由岐……以及我的声音而已……。

皆守 「话虽这么说……那也算不上是把我叫作哥哥的理由吧……」

由岐 「真讨厌……你为什么思维这么僵硬呢？姐姐我好伤心啊」

皆守 「顺便说下你更算不上是我的姐姐！」

由岐 「那么，要不来当恋人？」

羽咲 「那可不行」
由岐 「哦？」
羽咲 「那，那个……这个」
羽咲 「皆守哥看到由岐姐是个美人吧……」
皆守 「是谁那样说的」
由岐 「是我哦」
皆守 「别胡说八道！我是怎么看的你怎么可能知道！」
由岐 「哎～，但是啊。我可是间宫卓司期望的女性哦？不可能会不是美人吧？」
皆守 「所以说那是间宫卓司的兴趣！我喜欢的可不是你这种类型的女人」
由岐 「什么嘛，那么你喜欢的是小羽咲这样的萝莉类型吗？」
羽咲 「哎？那，那个」
皆守 「你是笨蛋吗。羽咲是妹妹吧」
由岐 「哦？」
皆守 「啊……」
由岐 「什么嘛不是承认她是妹妹吗～」
皆守 「不，不对，只是在肉体上……是妹妹而已」
由岐 「肉体上的兄妹？感觉好工口呢」
皆守 「不，不对。是遗传因子上！只是在遗传因子上是妹妹，在人格上不是妹妹！」
羽咲 「……」
羽咲 「还真是方便呢……」
皆守 「哈？」
羽咲 「……也就是说只有对悠木皆守有利的时候我才是妹妹，否则就当作是外人……」
怎，怎么了？为什么羽咲会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不高兴啊。
羽咲 「是外人的话……饭什么的你自己会做自己的份吧……悠木先生」
羽咲突然转过身准备从房间里出去。
由岐 「你看……皆守，你就稍微对她温柔一点吧～」
羽咲 「哇!？」
皆守 「喂！」
由岐将羽咲推向我。

被推过来的羽咲倒进了我的怀里。

羽咲 「那，那个，那个，那个个个个……」

皆守 「不，不对」

在现实中大概是我突然从背后抱住了羽咲吧。

皆守 「这，这是由岐她!」

羽咲 「那，那个，那个个……但是这么用力抱住我的话……可能会难受……的」

由岐 「你看吧，偶尔也要抱抱她嘛～。因为是兄妹所以也会有这种情况吧?」

皆守 「有你个头! 哪国的兄妹会在大半夜抱在一起啊!」

羽咲 「是，是由岐姐吗?」

由岐 「嗯，差不多就是我把皆守推向小羽咲的感觉吧?」

皆守 「你，你都让我做了什么!」

由岐 「要好好相处哦……因为是兄妹嘛……不然的话姐姐我会伤心的哦」

皆守 「所以说你才不是什么姐姐吧」

由岐 「……但是啊……能好好对小羽咲的……已经只剩下你一个了……」

皆守 「……不，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对吧由岐」

由岐 「没有不对!」

平时都是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由岐突然对我怒吼起来。

刚才的声音是应该是羽咲听不到的……羽咲只是一直抬头看着我的脸。

由岐 「因为只有你能守护小羽咲……」

由岐 「你为什么就不明白这一点呢……」

皆守 「那只是你自己擅自想象的吧……」

由岐 「为什么会是那样啊!」

皆守 「实际上，你正在被剥离……这是为什么，你自己应该最清楚的」

皆守 「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守护羽咲而被创造出来的……为了羽咲，每个人扮演每个人的角色……」

皆守 「为了守护什么力量都没有的羽咲，而杀死间宫卓司这一存在……制作出水上由岐作为新的人格」

由岐 「所以说，还没有确定真的会那样啊! 一切都被割离开我的怎么可能守护的了小羽咲!」

皆守 「你能守护的……即便是以若槻镜或司的形式，水上由岐也是将守护身为羽咲的司作为大前提来行动的……应该就是这样的」

由岐 「那样根本就算不上守护小羽咲！」

皆守 「不管算得上还是算不上都无所谓。只要是在结果上你能永远守护羽咲，那样就行了」

由岐 「那小羽咲的心呢？被割离开无法守护小羽咲的心的我，哪怕作为结果来说也根本就不算是守护！」

皆守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

由岐 「所以，我说要你对小羽咲好一点！」

皆守 「我是将要消失的存在。守护羽咲是你的任务……我的任务只是消灭间宫卓司这个人格」

由岐 「这才是你自己擅自的妄想」

皆守 「白痴……什么叫妄想啊……就算是你也明白，那是被注定了的事情吧」

皆守 「我杀死间宫卓司，然后我消失……与那肮脏的事实割开来的你来守护羽咲……」

由岐 「……你什么都不明白呢……你和卓司都没什么两样……都是小屁孩」

由岐 「因为你认为人最需要的东西……只有事实和结果」

皆守 「你才是小屁孩吧！净说些莫名其妙的」

由岐 「……」

由岐在一瞬间仿佛要说些什么的样子……但很快就变成了和平时一样的苦笑。

由岐 「呼……我明白了明白了……最后是我说过头了……我道歉」

由岐 「但是啊……不去理解小羽咲她自己的心的话，就根本算不上是守护她……」

由岐 「就算，就算你会消失……现在，能和小羽咲敞开心扉对话的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由岐 「所以说……对她好一点吧……」

就像是幻觉消失一样由岐的身影消失了。

在那一瞬间羽咲从我身上离开了。

羽咲 「那，那个……由岐姐」

皆守 「嗯……由岐她已经不在在了……」

羽咲 「哎？是这样吗？」

皆守 「嗯……稍微吵了一架……可能是闹别扭了所以消失了……」

羽咲 「是这样啊……」

羽咲 「真的还能再一次……和那样正常的由岐姐再见面吗……」

皆守 「……嗯，别看她那样她可是个很负责的人……
她肯定不会允许那种半桶水的结果……所以还会再见的」

羽咲 「……嗯」

羽咲 「啊，还是先吃晚饭吧……会不会已经凉了啊……」

皆守 「也是呢……」

羽咲 「我去重新热一下能不能等我十分钟呢……抱歉」

这样说完羽咲像是逃走一样离开了房间。

皆守 「呼……」

由岐好像是想说什么吧……。

最后又把那句话吞回去了……。

就算是同一个人……我也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

嘛，说起来的话……我连自己的事情也不太明白……。

关于自己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很多……。

了解自己的存在是从疼痛开始的。

鼻腔深处传来铁锈的臭味。

就像腐朽殆尽的建筑物……废墟……那种东西就在我的鼻腔里一样
……那种臭味……。

好痛……。

嘴里传来嘎哩嘎哩的疼痛。

是铁的味道……与这种疼痛……。

难道我的嘴里被放了图钉什么的吗……。

不……不对……。

不是这样的……。

皆守 「这是……怎么回事」

沼田 「这家伙怎么了？昏过去了吗？」

城山 「哈哈，间宫，在格斗的世界里现在可是应该互相争夺零点几秒的
时候啊」

皆守 「格斗……」

不认识的两个男的……在抓着我白衬衫的胸口。
看到那个……我在想……我的衬衫还真是脏啊。
衬衫的扣子掉了……还染上了被口水稀释的茶色的血。
对方那个男人的衬衫却一点污迹也没。
也就是说单方面的……。
这家伙有那么强吗……。
就算这样也……。

皆守 「没有关系……」

城山 「哈？」

皆守 「呐……」

我抓住伸过来的手臂。

然后，用左手将对方的手腕按在胸口上……用右手像是从下方钳住一样抓住，扭动起来……。

身体按照早已熟悉的动作来活动。

城山 「啊嘎?!」

手腕完全被扭断的男人，只能束手无策面朝下地被固定住。

皆守 「……」

真是一点都不强……。

皆守 「怎么回事……这家伙……」

城山 「呀啊啊啊」

皆守 「真无趣……」

明明这么简单就被抓住了手腕……为什么在这之前会被他随意蹂躏啊……。

沼田 「你，你这家伙」

皆守 「……」

沼田 「呜」

轻易就让他的膝盖失去平衡。

倒下后，一脚踩在他脸上。

虽然在我的下一击之前，敌人好像就已经昏过去了，但我还是在他脸上踹了一脚。

城山 「欸」

看到同伴的惨状，手臂被折断的那个发出了惨叫。

这就是所谓的丧失战意吧……。

我用加上了体重的直踢踩响对手的脸。

他一瞬间想要用一只手防御身体但没来得及，就那样直接向后倒去。

于是我骑上他身体。

皆守 「你以为……才一只手就能结束吗？」

皆守 「手张不开啊……」

t

等回过神来，上面不仅有溅到的血，拳头本身还有好几处十数厘米的裂伤。

肉从割伤的地方翻了起来。

皆守 「是被牙齿割到了吗……」

如果是为了打到对手，我觉得应该有更为高效率的做法……。

至少，也不应该用拳头在对方脸上乱打。

稍微有点兴奋过度了吗……。

皆守 「那么……最后一下……」

城山 「住，住手」

沼田 「饶，饶了我」

沼田 「啊，啊嘎……」

城山 「咿」

我在他们鼻子和嘴里塞进树枝，然后揍了下去。

血远远地喷洒出来。

因为血所以看不清他们的脸到底变成怎样了……但是大概是嘴角裂开到需要缝针的程度了吧。

城山 「住，住手……那个」

皆守 「至今为止的对手对你们这样说的时候，你们也从来没有真的住手过吧……」

皆守 「话说回来……」

感觉腿上凉凉的……。

还稍微有点容易活动……这种感觉稍微和裤裙有点相似……。

皆守 「为什么我会穿着裤裙啊？」

这难道是决斗什么的吗……。所以穿武道服……。

皆守 「……」

皆守 「!」

皆守 「这，这是怎么回事?!」

腿上凉凉的不是因为穿着裤裙……而是直接……穿着裙子。

皆守 「为，为什么我会穿着裙子啊?!」

皆守 「你，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城山 「对，对不起」

城山 「欸」

皆守 「对不起你个头啊!」

为什么会被迫穿成这副样子啊? 我?

这个是女生制服吧。为什么我会穿着女生制服啊??

皆守 「竟，竟敢小看我」

城山 「欸，欸」

沼田 「不，不行的啊! 会死人的啊」

皆守 「咕」

我，战战兢兢地……确认内衣。

内衣是……。

滑溜溜的……陷入皮肤里……。

随处可以摸到的粗糙的感觉……大概是蕾丝什么的吧……。

这种手感的东西……我不记得这是男人穿的……。

皆守 「你，你们这群东西……都让我做了什么啊……」

沼田 「欸」

我已经出离的愤怒……几近绝望……。

为什么本大蒂……，

本大蒂会做这种事……，

到底至今为止都在做什么啊……。

穿着女人的衣服什么的……。

甚至不知为何还被穿上了女性的内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件内衣里面还湿滑湿滑的。

皆守 「你，你们……」

沼田 「欸」

我用不弄死他们的程度，我尽可能的收拾了他们两个人。

特别是脸以外的地方更是重点的修理过了。

估计最近连铅笔都拿不了了吧……。

我抢走了被我修理过的一个人的制服。

虽然尺寸有点大，嘛总比没有好。

因为内衣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什么都没穿。

嘛，男人不穿内裤也算不上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皆守 「呼……」

皆守 「怎么会这样……」

就算自己没有记忆……但居然被强迫做这种事情……这种屈辱……甚至让我想要自杀……。

皆守 「让我起鸡皮疙瘩……」

至今为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甚至连问都不敢问……。

真问了的话，肯定是要把那两个人给杀掉的。

皆守 「用湿纸巾擦擦吧……」

不管怎么想，粘粘的粘在身体上的那种液体肯定是精液吧……。

嘛，因为屁股上的洞并不疼，所以不会是最糟的情况……我想这样相信。

皆守 「我说难道被爆了才算最糟吗……」

难道那之前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吗……这样一想……相当的忧郁起来……。

皆守 「我说你们到底让我干了什么啊……」

干脆也去漱个口吧……我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皆守 「嘛，算了……只要今后把这群家伙扁到求死不能就行了……」

沼田 「欸……」

城山 「对不起对不起……」

「抽泣……」

皆守 「嗯？」

「抽泣……」

怎么了？

这个……不是这群家伙……。

这个声音……，

脱下来的衣服那传来声音。

皆守 「这是……」

这么柔弱的声音……我听过好几次……。

那是从我存在之前……就一直听过来的声音……。

脱下来的女生制服渐渐膨胀起来。

在膨胀完之后……。

卓司 「抽泣……快住手啊……我已经不要看到暴力了……」

皆守 「……间宫……卓司……」

在刚才还是脱下来的制服的东西……变成了间宫卓司。

间宫卓司穿着女生的制服缩成一团哭泣着。

皆守 「呼……」

我，在这个时候，不知为何理解了一切。

自己在何处……自己该去向何方……。

自己到底是什么。自己的存在理由到底是什么，全部……，

皆守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被上天眷顾的呢……」

人会带着这么明确的目的出生吗？

不，正因为没有人才会痛苦……。

所以说我是被上天眷顾的。

因为不论那个存在理由是什么东西，我都是作为一个拥有存在意义的人被创造出来的……。

皆守 「喂」

卓司 「对不起，对不起」

皆守 「你在做什么？」

卓司 「对不起对不起，请不要再打了……」

卓司 「喂」

皆守 「我问的……不是什么对不起……是你在干什么？」

卓司 「喂，喂，对不起」

皆守 「为什么你会穿着女人的衣服？」

卓司 「那，那个这是……」

皆守 「恶心死了啊……难道那种东西很流行吗？」

每当打这个家伙的时候……疼痛也会弹回自己身上。

与打其他人的时候完全不同……。

我，和这个恶心的家伙共有一个身体。
 是从这个恶心的人身体中诞生的人格……。
 然后我的存在理由是……。

皆守 「我说啊……你给我好好解释啊……」

卓司 「欸」

将这个男人……间宫卓司消灭……。
 将这个人格破坏殆尽……让他从这具肉体中消失……。
 我，就是因为这家伙这样期望而存在的。
 是这家伙为了破坏自己而制造出来的。
 所以……，

皆守 「看招！」

每次殴打都给我带来剧痛……每次殴打都让我的脑内被疼痛信号充满。

还真是不错的打击技啊……。

我做的还真是漂亮……用这么轻的肉体，却那个给予对方这么大的痛苦……，

皆守 「穿着女人的衣服，有什么好高兴的！好恶心！」

卓司 「高，高兴什么的……欸」

皆守 「你很高兴吧！」

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因为疼痛。
 疼痛化为光……然后化为视野……。
 连接了世界的姿态……。
 但是，世界不是光。

世界不是视野。

是实感让我这样想。

存在并不仅仅是通过视野来确定的……。

那么，难道那是通过五感来确定的东西？

“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只有这些，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才是世界其本身吗？

世界只要看就足够了吗？

世界只要听就足够了吗？

世界的感触，

试着去舔世界。

比如，那是土的味道。

草的香气。

风的感触。

远处树木传来的声音。

以及，展现在我眼前的这片蓝天。

用眼睛去看那蓝得可怕的蓝天上奔走的白云，去听它的声音，去感受风，去感受唾液的味道。

这才是世界。

这时我感觉到的东西才是世界。

现在，给予自己的一切就是世界。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真的是那样吗？

……不对。

那种感觉，我连一瞬间都没有感觉到。

只存在于瞬间的我，可不允许瞎说什么世界就是“现在感觉到的一切”。

自己可以感觉到的一切，这，绝对不是“世界”更不是“世界的极限”。

我却得知了它。

我，没有去看，没有去听，没有去摸，没有去尝，却知晓了世界。

甚至连世界前方的前方……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的事情摸到的事情……连根本不可能感觉到的东西都知晓了。

那是很单纯的事情。

因为我是现在出生的。

应该只知道现在在这里感觉到的事情。

应该不知道各种事情。

尽管如此，我眼前看到的建筑物……就算看不见它的后面，我也知道那后面。

我可以想象墙壁的对面……可以想象天空的后方……。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各种无法体验的东西的意义。

那是极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说——不管是谁都好——每天早上上学路上的住宅。

毫无异状的普通住宅。

那里有每天早上看到的门。

没有必要去在意的门。

为什么（我们）会不去恐惧那扇门的背后呢？

那扇门的后面……

对，说不定那就是世界的尽头。

至少，因为没有去看过，

就无法否认那扇门的背后就是世界的极限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

那扇门的背后只会是我们熟知的风景……。

那扇门的背后……不可能是世界的尽头……。

至少，只要在第一个走过的转角那，不存在会让你恐惧到无法转弯的异常者……。

我们就连这一辈子都不会见到的景象……也知道那就是世界。

“视野”并不是“世界”。

“听觉”并不是“世界”。

不管是“触觉”“味觉”“嗅觉”都不是……。

甚至将这一切到达极限而感觉到的“痛觉”都不可能是。

那么世界是？

答案并没有那么困难……。

世界就是……化为言语的一切……。

化为意义的一切……世界。

事实……以及非事实。

存在被这么称呼的不同……。

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解……。

没有装作难懂的必要……。

没必要为了恶作剧而陷入深渊。

卓司

「呜……呜呜……」

……。

皆守

「手……张不开啊……」

打得太狠了……因为我在这么短的的时间内把三个人打趴下了……。

如果是真心想要打垮这三个人……只用现在的十分之一以下就足够了……而我的目的是教训他们……。

所以超乎必要的用多了拳头……。

皆守 「因为很恶心……给我把那个脱掉」

卓司 「哎？」

皆守 「哎？你个头啊……」

皆守 「快点给我脱！」

卓司 「连内衣也要？」

皆守 「那是当然的！给我把女人穿的衣服脱了！」

卓司 「欸」

我从卓司那夺走了制服。

看了下名牌，写着高岛柘榴。

皆守 「呼……」

我用自来水洗了被弄脏的内衣，制服上的污迹也用湿纸巾擦了。

皆守 「给这个女生添了大麻烦了……」

说实话其实应该送去干洗比较好……但大概她现在正因为没有制服而烦恼吧……。

我随便找了个袋子吧衣服塞进去走向她的教室。

……。

是那个吗……。

只有一个穿着体操服在那里低着头的学生。

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在说……因为校园欺负衣服被藏起来了的样子……。

皆守 「呼……还真是竟做些无聊的事情啊……不管是谁……」

就算让人去偷这件制服的是他们，实际偷的人也是卓司……真是都不是东西……。

总之，我来到了低着头的女生面前。

柘榴 「哎？」

柘榴 「你，你是谁？」

皆守 「这个被偷了吧？」

柘榴 「哎？」

皆守 「校服……我放在这里面了……」

柘榴 「你，你是？」

皆守 「我……我是……」

悠木皆守……我本来想这么说……但没开口。

叫那个名字的人根本不存在。

皆守 「是间宫卓司……隔壁班的」

柘榴 「为，为什么？」

皆守 「谁知道……总之先还给你……」

柘榴 「那，那个……」

皆守 「怎么了？」

柘榴 「那个……你浑身都是伤……」

皆守 「嗯？是吗？」

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脸。

没错，脸上好像全部都是伤。

柘榴 「那，那个……是你帮我抢回来的吗？」

皆守 「不……不是那样的……」

柘榴 「但你全身都是伤」

皆守 「呼……是我被威胁了才偷走的。现在拿来还给你」

柘榴 「哎？」

皆守 「那么就这样了……」

柘榴 「那，那个……」

我没有继续说什么，立刻就离开了那里。

因为我不想与间宫没有直接联系的人扯上关系……。

不，比起那个我应该是不擅长对付这种女人吧……。

皆守 「呼……该怎么办呢……」

时间是放学后……太阳也西斜了。

我在走廊上一个人不知怎么是好……。

人被生出来的一瞬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不仅如此，据说刚出生的婴儿，甚至连观看世界都做不到……。

出生的瞬间，进入人眼的风景只不过是光束。

没有被赋予意义的视觉，似乎连认知形状或颜色都做不到。

我，是刚刚才……一小时之前才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

尽管如此，颜色的识别，物体的识别自不必说，甚至连（婴儿无法比拟的）高级语言功能……（足以判断这里是哪里的的）一般常识……除此之外，还有例如武道的特殊技能……。

我拥有刚出生的婴儿根本无法比拟的知识，知性，技能。

但是，相反的我却有一些事不知道。

比如说自己是谁……。

不，名字叫“悠木皆守”这种事我还是知道的。

我也理解了我是处于特殊的精神状况下的间宫卓司所诞生出的另一个人格。

但是，其他的……比如说间宫卓司的家庭结构，学年，交友关系……之类的我根本不知道。

进一步说的话就连间宫卓司自己家的地点都不知道。

皆守 「那么……」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虽然知道的事情很多……但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多……。

皆守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那是我完全不知道的感觉。

不……我知道那接近的瞬间……。

接近我自己诞生的那一瞬间……类似声音的……疼痛……。

皆守 「是谁！」

我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但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皆守 「……」

疼痛……不这是声音吗？

脑袋里响起了声音……。

「什么嘛……完全不行啊……」

皆守 「是，是谁，咕……」

和刚才一样的声音……。

每当听到那个声音就会有接近疼痛的感觉穿过脑髓……。

皆守 「可恶……」

我寻找声音的主人……。

望向走廊。那里没有类似的人影。

我不爽起来……怎么会这样……。

皆守

「咕……这是什么感觉……」

「给我仔细看这边啊……悠木皆守君」

皆守

「什……什么啊……」

刚才……有人叫我……。

为什么，会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存在？

「咦？难道是叫错名字了？但是叫你悠木皆守应该没错吧……间宫皆守……不会叫这个名字吧」

皆守

「你是……谁……」

焦点对不上……。

就像是在听调频微妙的没对上的广播一样……那种奇妙的感觉。

「啊～，还真是笨拙啊……真没办法……」

皆守

「咕……」

胸口传来强烈的冲击，我的身体好像是被什么人打飞了……。

皆守

「咕……」

感觉过去好像也体会过同样的感触……但是那只是错觉而已……。

我是刚才才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的，并没有关于自己的记忆。

那么，间宫卓司自己的过去的记忆？

间宫卓司受到过他的攻击的对手？

不，现在不是想那种事情的时候。

攻击的方向。

我对打击过来的直线摆好架势。

肯定是有什人攻击过来了。仅此而已。

既然能给予物理攻击，那就不可能看不见……。

只不过是某种方法隐藏了身体而已……。

皆守

「……」

我专心让感觉敏锐起来……。

「很好很好……你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集中注意的类型吗……果然皆守，是我喜欢的孩子呢……」

我转向声音的方向。

刚才还不存在的身影……。

就像从一开始就存在在那里一样悠然地摆着架势，看到她的样子我惊讶了。

皆守 「你，你是谁啊……」

由岐 「那么……我是谁呢……」

身高不高。

身体也很细。

在这之前……首先这家伙不是男人。

是这个女人，放出了刚才的一击？

难以置信的事实……。

比起这种事情……为什么这家伙会向我攻击？

理由什么的根本找不到。

大概，身体对这家伙的打击有印象，也是因为那是间宫卓司体验过的攻击……。

这样的话……。

皆守 「你也是刚才那群家伙的同伴吗？」

由岐 「刚才的家伙？啊……原来如此呢，你是说他们啊……城山和沼田和西村」

皆守 「果然啊……你是来干什么的，因为手下被干掉了所以来向我道谢吗？」

由岐 「……你胡说什么。哈，姐姐我，对皆守的蠢样有点失望了……嘛，算了……」

皆守 「！？」

皆守 「咕」

由岐 「哇，哦」

由岐 「哦哦，可怕可怕……果然够快呢……」

这是怎么回事……这家伙相当的强……根本不是刚才那帮人能比的……。

这样的女人，居然能压制住我……，

由岐 「阿啦，阿啦，你一幅无法置信的表情呢。世界可是很宽广的，存在比你强的人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哦……就算是女人也一样」

皆守 「哼，什么世界可是很宽广的，不就是自己在上的学校里的事情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付外行人不管来几个人都不觉得自己会输……尽管如此，现在，我被这个女人……，

……这家伙好强……搞不好比我还要强……。

由岐 「嘛算了……抱歉我就这样摆着架势说了，让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水上由岐。是你的姐姐」

皆守 「姐姐？」

由岐 「有破绽」

皆守 「咕」

皆守 「咕啊」

由岐 「啊哈哈哈哈哈，你太天真了皆守！虽然露出破绽后挡下了我三招还是要表扬你的」

皆守 「太，太不要脸了！」

由岐 「哎，因为啊。因为你露出一副非常蠢的表情我不由得就给了你一下」

皆守 「哪里是一击！整整打了四下吧，你个烦人的混蛋！」

由岐 「才不是混蛋。人家可是女孩子啊」

皆守 「吵死了！」

皆守 「哈，哈，哈……」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仿佛看穿了我全部的招式……。

皆守 「你是什么人！」

由岐 「所以说是姐姐啦」

皆守 「我们的姓氏完全不一样吧！」

由岐 「哎～，姓氏不一样的姐姐说不定也会有啊」

皆守 「哦……那么是义姐吗……」

由岐 「不对哦」

皆守 「那么，是什么」

由岐 「都说了是皆守的姐姐啦」

皆守 「喂，开什么玩笑」

由岐 「才不是开玩笑～。皆守还真是疑心病重呢」

皆守 「吵死了！什么疑心病，是你突然攻击过来的，说了一堆废话又趁机攻击过来，我哪里能相信你啊！」

由岐 「什么啊～，我可是这么温柔的大姐姐哦，别怀疑我啦」

皆守 「哼，很温柔的大姐姐才不会攻击过来」

皆守 「咕……」

由岐 「因为……皆守不肯相信我啦……」

皆守 「什么相信啊……一开始出手的是你那边吧！」

由岐 「哎～，但是我是女孩子哦。这点就不能让让我吗……」

皆守 「就算让了你，突然就攻击过来的大姐姐谁受得了！」

由岐 「没那种事，这种大姐姐也是有的啦」

皆守 「所以说你这种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姐姐！」

皆守 「而且我！只是间宫卓司体内的存在！？……喂」

由岐 「哦，终于明白了吗？」

皆守 「你……难道说……」

由岐 「就是如此……是比你先诞生的，说起来算是前辈，或者说是姐姐的水上由岐」

皆守 「比我先？」

由岐 「对对，共有间宫卓司的身体的灵魂」

皆守 「其他的人格……」

由岐 「对对，嘛，因为一个身体里有三个灵魂，嘛，就像是被幽灵附身了一样」

皆守 「不对吧……只是单纯的多重人格吧」

由岐 「多重人格……原来如此我们的灵魂是拜解离性同一性障碍所赐啊」

由岐 「虽然很无所谓，你还是稍微看下自己的身体吧？」

皆守 「身体？」

皆守 「怎么？瘀青都？」

「刚才被这个女人殴打的部分的瘀青在消失……但在那之前的伤还是老样子……。」

皆守 「为，为什么？」

由岐 「刚才的，并不是实际互相殴打哦……啊，也就是说不可能自己殴打自己呢」

由岐 「刚才的是模拟战哦……嘛，虽然我们可以互相全力攻击，但没有多大意义呢。那种情况下自己也会疼的」

皆守 「也有自己不会疼的情况吗？」

由岐 「是呢。在他人看来是自己在伤害自己的感觉哦……」

由岐 「顺便说下现在的我在他人看来，只会觉得是一个人在想心事吧……
或者说是呆站着的感觉？」

由岐 「啊，顺便说下我们现在的对话也是呢」

皆守 「对话也……」

由岐 「没错，用电话来想的话就像是内线和外线一样？不，接近LAN和网络的关系吧？」

皆守 「原来如此……总之，至今为止的事情都是只在脑内发生的事情……」

由岐 「所以这种事情也能做到……」

皆守 「……」

和刚才完全一样的对话……

但是，稍微有点微妙的不同……。

由岐 「你察觉到了吗？」

皆守 「这是……」

由岐 「这是使用身体正常发出声音的状态……虽然这样也不错，但我稍微有点不太推荐……因为在别人看来……」

皆守 「会是自言自语……吗……」

由岐 「嘛，差不多就是那样吧……嘛，两人独处的话倒是没问题？」

由岐 「就是这样了……因为发生了一点事，就让我重新介绍下，我是你的姐姐水上由岐哦」

皆守 「……不，所以说为什么是姐姐啊」

由岐 「因为是同一个人做的，我是先出来的，所以是姐姐吧」

皆守 「不对吧」

由岐 「以后，就叫我由岐姐吧」

皆守 「怎么可能会这样喊啊……」

由岐 「哦，动作比刚才好了不少……」

皆守 「只要能搞懂你的手法，做的到的事情，在想的事情，了解的事情，我全都能预测到……」

由岐 「咦……我的战斗方式露馅了？」

皆守 「嗯，因为肉体是同一具……攻击前一瞬间，那种反应我自己的身体也能感觉到」

皆守 「只要条件反射的用身体去配合那反应，就能在眼睛捕捉到的很久之前做出反应」

由岐 「答得漂亮，嘛，虽然只能在对战我或对战间宫的时候能用」

皆守 「以及……对于反应，没有嘴上说的反射那么简单……我是，然后你也是……」

由岐 「没错呢……大脑会在一瞬间进行对肉体反应的处理呢……那将成为延迟」

皆守 「嗯……那么你到底是什么……」

由岐 「我刚才也说过吧，是水上由岐……是在你之前创造出来的人格」

皆守 「由间宫卓司吗？」

由岐 「差不多就是那样吧……嘛，因为他本人也没有自觉，所以我不知道用是他创造出来的这句话来形容是不是合适……」

皆守 「那么……为什么不停止攻击……」

由岐 「嘿嘿嘿……因为皆守感觉太嚣张了呢。作为姐姐是不是应该让你认清清楚上下关系呢……仅此而已」

皆守 「哼……我已经知道你的手法了」

由岐 「哼哼哼～，真是蠢啊……就让你见识见识姐姐的姜是老的辣吧」

皆守 「怎么」

皆守 「咕……」

由岐 「怎样！」

皆守 「怎样你个头啊。你是笨蛋啊！为什么会使出内裤都被人看光了的上段踢啊」

由岐 「但是打中了吧」

皆守 「笨蛋啊，那当然会让人吃惊吧！」

由岐 「哎～什么？莫非你在意我的内裤？」

皆守 「怎么可能」

皆守 「哎？」

依然是踢的状态，由岐抓住了我的手臂。

皆守 「什么」

由岐 「寝技……」

皆守 「笨，笨蛋……你……整条腿都露出来了……唔咕」

由岐 「基本技～」

皆守 「咕」

那个笨蛋……虚晃一招上段踢，然后直接锁住我的手臂……。

在这走廊一样的地方……感觉很危险……。

而且内裤还整个露出来了……。

由岐曰。

由岐 「因为，反正只有皆守能看到所以没关系吧」

皆守 「我可是能看见的啊」

由岐 「哎～，我们是姐弟所以内衣什么的无所谓吧。嘛，虽然那下面的东西被直接看到了就不妙了呢」

皆守 「那是当然的！」

水上由岐就是这样的，无法无天的女人，嘛，她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却也是事实。

在这第一次的战斗中，我学会了很多身体的使用方法。

尤其是对上认知的频道的方法。

见到间宫卓司或水上由岐的方法。（但是仅限于同时存在的时候）

反过来还有就算和间宫同时存在，也用不着见他的方法。（但是对由岐无效……因为对方也会调整频道）

在那之后由岐教了我许多事情。

间宫卓司的事。

妹妹羽咲的事。

间宫家的事。

若槻家的事。

Bar白州峡的Master的事。

其他还有很多……。

但是，她只有关于我的存在意义。

只对自己的存在意义绝口不提。

一谈到那种事情肯定会蒙混过去。

皆守 「不愿承认吗……由岐」

羽咲 「皆守哥～。饭我重新热好了哦～」

从楼梯下传来羽咲的声音……。

皆守 「……呼」

皆守 「所以说！都说了叫你不要用皆守哥这个称呼了！」

我对那个楼梯喊道。

7月4日

Jabberwocky

皆守 「……啊」

天空……。

回过神来的时候眼前是一片天空。

看着天空我想到了现在不得不先做的事……。

整理记忆。

因为这种特异体质，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种习惯……。

「醒了吗？」

皆守 「由岐啊……」

由岐 「安心吧，是我走到这里来的哦」

皆守 「这样啊……」

皆守 「我随便问一句，最近每天都有呢……能看到你出来」

由岐 「是这样呢。明明有好几周没见到你了呢……嘛，大概是因为我不久就要被赶走了吧……就算是这样还是值得感谢呢……」

皆守 「对我来说很困扰啊……」

好像并不介意我的挖苦，由岐微笑着看着我的脸。

皆守 「你这么坏笑地看着我干嘛……真是讨厌的家伙……」

由岐 「不～，没什么啦～」

由岐微笑着抬头望向天空。

这家伙怎么了……。

由岐 「我说啊皆守」

皆守 「怎么了？」

由岐 「天空也不错呢」

皆守 「……哈？你在说什么？」

由岐 「话说看到一望无际的蓝天也挺不错的呢……」

皆守 「你突然说这干什么……」

由岐 「突然吗……。不过啊，姐姐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也思考了很多，体验了很多事情哦」

皆守 「嘛，就算是那样吧……」

由岐 「哎呀……其实像现在这样在蓝天下两人独处的看着皆守一脸傻样也不坏呢」

皆守 「什么一脸傻样……你这家伙」

由岐 「别生气呀……因为你明明是出现的，却一直躺在我旁边睡觉啊」

皆守 「出现？睡觉？还，还有这回事？」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看不到对方睡着的状态……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的。

没有意识＝不存在。

应该是这样才对……。

由岐 「不，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哦……以前的话睡着的时候人格就会进入消失状态，应该是看不到身影的才对……」

由岐 「这个……说不定也是某种大的变化的前兆之一呢……」

皆守 「大变化的前兆……吗」

由岐 「嘛，总之就是我啊～仔细地欣赏过你的睡相了哦」

皆守 「真是恶趣味的家伙啊……看着别人睡相还觉得好玩」

由岐 「但是很好玩哦。我是第一次看到皆守睡着的样子……姐姐我可是超级满足呢」

皆守 「总之以后再也不准给我做这种事情了……」

由岐 「哼哼……这我可不能保证哦……」

皆守 「吵死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叫醒我！」

由岐 「啊哈哈……那可真是浪费呢」

皆守 「你什么意思啊？」

由岐 「……」

由岐有些困扰地……笑了。

皆守 「……」

我没怎么见过她这样的表情。

她露出这样的表情，让我也有些困惑。

皆守 「你，你笑什么啊……」

由岐 「呵呵呵……没什么……」

由岐 「嘛，怎么说呢。话说，记忆的欠缺真是很难受呢……就像是睡着的时候被别人搬到到某个不认识的地方了一样……」

皆守 「嗯……梦游症说不定就是这种感觉吧……」

由岐 「这已经不是梦游症的等级了吧……在无意识之间，自己的身体被别人操纵着啊」

皆守 「嗯……偶尔也会有行动时间重叠的时候，比如现在……那么？你在楼顶上干什么啊？」

由岐 「啊～那个嘛……昨天不是有个女生来过楼顶吗」

皆守 「昨天……啊，是隔壁班的高岛吗？」

由岐 「嗯，那个女生又跑来这里了哦」

皆守 「嗯～，这样啊……嘛这种事随便怎样都好啦……」

由岐 「那种怎样都好的事，还不是你自己先问的吗」

皆守 「那家伙跟你关系不错？那个貌似很阴暗的女的……」

由岐 「不算吧？我也只是昨天第一次见面的……而且我连名字还都记不得呢」

皆守 「记不起来只是你自己有问题吧……嘛，这个先放一边，连续两天在屋顶遭遇高岛吗……这意味着什么？」

由岐 「只是偶然吧？」

皆守 「这可不对吧。我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在这里蹲点了，可我从来没遇到过那个女生」

由岐 「是这样啊……那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吧……那个女生，多半是对由岐有意思吧……当然是作为异性的那方面……。

就是容易被那样的女孩喜欢上的类型啊……水上由岐这个人格……。

由岐 「啊啦？小羽咲」

羽咲 「……」

羽咲正在盯着这边看。

羽咲 「啊…那个……莫非是由岐姐姐？」

由岐 「啊，嗯……对不起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我现在就消失……」

皆守 「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消失，你还有这么方便的功能啊？」

由岐 「啊哈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呢」

羽咲 「啊，皆守哥哥也在啊……」

皆守 「不行吗？」

羽咲 「才不是……人家本来就是来见皆守哥哥的……」

由岐 「是这样啊，那我就是碍事的啦？」

羽咲 「啊，不是不是，
好久没能以现在这个频度跟由岐姐姐见面了，我好高兴」

由岐 「是吗？你能这样说我是很高兴啦……
不过我看还是让你跟皆守两人独处更好吧？」

羽咲 「没有，才没有那样的事啦」

由岐 「是这样啊……那是？便当？」

羽咲 「啊，对了对了，我是来给皆守哥哥送便当的」

皆守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我午饭会去买面包，所以不用给我做便当……
而且今天还是星期六，还有不要叫我皆守哥！」

羽咲 「这跟星期六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我会不在家所以必须给哥哥准备午饭」

羽咲 「而且面包一点都没考虑到营养价值……那种东西只有碳水化合物和油和砂糖和盐……」

由岐 「对呀。好啦皆受，既然是爱妹给你做的那就高高兴兴收下吧」

皆守 「那个皆受是什么东西啊……」

由岐 「是爱称啊。你老是瞪我干什么嘛……」

皆守 「不要给我取奇怪的爱称啊……真是的」
该死……这家伙……本来我身上就有个羽咲的“皆守哥哥”这个意义不明的称呼了……、

皆守 「嗯？怎么回事？……怎么便当会有两份？」

羽咲 「啊，今天，我在白州的班会一直到晚上，可能没办法给皆守哥哥做饭了……」

皆守 「白州？今天，羽咲的班到很晚吗？」

羽咲 「嗯，虽然具体的不太清楚，不过店长说稍微要花点时间」

皆守 「怎么回事……怎么没跟我说……」

羽咲 「店长没有叫皆守哥哥吗？」

皆守 「嗯，今天没有我的班……不过，人手不足的话一般应该先叫我才对……」

羽咲 「那？也许是皆守哥哥做不了的工作吧？」
羽咲能做，我却做不了的工作？
……有这种事吗？
嘛，算了……不管怎么说今天羽咲都会很晚才能回家的样子……。
原来如此……。

这样啊，这样啊……不在家啊……。

羽咲 「……」

皆守 「哎？」

怎，怎么了？羽咲在瞪着我……。

羽咲 「刚才，你一脸偷着乐的样子……」

皆守 「怎，怎么了？」

羽咲 「有什么在瞒着我……」

皆守 「你，你那是自己乱猜的吧……」

由岐 「乱猜的啊……」

皆守 「怎么有意见吗，由岐」

羽咲 「哼……反正就是我不在家就是一件好事呢……」

皆守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皆守 「不说这个，羽咲也不要老是在学校里晃来晃去了……再说你也
不是这里的学生……」

羽咲 「想岔开话了……」

由岐 「一个人在家里想干什么啊～皆守君～」

皆守 「你，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由岐 「没有哦～，倒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么大反应呢……」

皆守 「我才没有」

由岐 「骗人呢。脉搏都变快了呢。为什么脉搏会变快呢？」

皆守 「不，不，那个……」

羽咲 「哼～，在我不在的时候想要一个人做点什么啊……」

皆守 「没，没有啦……还有由岐你也别胡说八道了」

皆守 「不，不说这些，说刚才的。不要老是在学校里乱晃」

羽咲 「又岔开话题了……」

皆守 「不，我是认真的」

羽咲 「那个没问题的。我在学校里尽量让自己不太显眼了……」

皆守 「不太显眼……你可是拿着那么个大兔子在晃悠啊……」

羽咲 「我有藏起来的啦」

皆守 「我认为那个大小是没法藏得起来的吧……」

由岐 「嘛，不是挺好的吗。再说到现在为止也没弄出什么问题吧」

皆守 「不……这只是因为我是不良少年，而羽咲又是我的家人，所以大家都是装做是没看见而已吧……」

由岐 「也就是说没问题吧？」

皆守 「才不是没问题吧……」

由岐 「对了，话说回来啊，兔子上好像有不少地方都破了呢……」

羽咲 「啊，嗯……」

由岐 「给我一下……哎嘿……」

由岐 「啊，皆守～，从我的书包里拿裁缝工具出来」

皆守 「你拿跟我拿不都一样吗」

由岐 「这是心情问题……你看就在那个拉链里面吧？」

皆守 「你啊……平时都带着这种东西吗？」

由岐 「也没什么不好的嘛……白色的线……嗯在这里」

由岐在缝补羽咲的人偶绽线的地方……好厉害的手法……只能说实在是太高超了……。

皆守 「你该不会连裁缝都很拿手吧？」

由岐 「要做的话皆守也能做得到啊……本来就是这个肉体掌握的技能嘛」

羽咲 「……嗯…哥哥也会做这些呢……」

皆守 「说起来……这个人偶……不是说就是间宫卓司做给羽咲的吗……」

由岐 「间宫卓司……君啊……」

皆守 「嗯？怎么了？」

由岐 「啊，不，也对呢……那个兔子人偶，就是这个肉体的所有者制作出来的嘛……」

由岐 「啊哈哈……因为没有钱买，所以就每天去店里量尺寸自己做呢……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

由岐 「因为兔子是白色的……做坏了的话就弄得像是乌贼一样呢……耳朵啊手啊腿啊看起来都像触手一样……啊哈哈」

羽咲 「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想要这个人偶呢……」

皆守 「按照现在的间宫卓司的话根本无法想象啊……」

由岐 「间宫卓司君啊……」

由岐 「嘛，没办法啊这个身体原本的灵魂就是……坚信着都是因为自己太过万能，才会伤害了小羽咲还有母亲琴美呢……」

皆守 「母亲？不是说那个人就是这一切的元凶吗……」

由岐 「嗯……琴美就是一切的元凶……也可以这么说吧……」

由岐 「但是……这也是因为哥哥太过万能……才会发生的事件吧……」

皆守 「哼……话说那个间宫卓司过去曾经是万能什么的，我至今还是无法相信呢……」

羽咲 「卓司哥哥的确……不只是学习，读书、美术、音乐……全部都很擅长呢……」

可是……」

皆守 「可是？」

由岐 「嘛……确实是因为哥哥太过万能，才会把一切都搞砸……所以不能简单的就把琴美称为一切的元凶吧……」

由岐 「作为元凶的那次事件……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某个人的过错才造成的……」

由岐 「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才造成的……」

皆守 「由岐……」

作为元凶的事件……。

最后追溯到那个了吗……、

让那个母亲，变成现在这样，只会注视着的存在理由。

曾经无所不能的间宫卓司，变成了现在这样孤僻软弱的人的理由。

以及间宫卓司在自己的身体里，制造出了我和由岐这样另外的人格的理由。

据说这都是由某次事件引起的……。

会用据说这个词……很遗憾，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清楚那次事件。

当然羽咲是全部知道的吧……可是，关于那次事件我实在是没法询问羽咲。

那次事件正是一切的元凶。

因为它，才产生了现在这种狂乱的状态……对她来说也是不堪回首的回忆。

不只是间宫和他母亲，在那次事件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在羽咲的心里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不……不只是心灵创伤，连身体都留下了创伤……。

羽咲在那个事件之后，住院了很长时间。

前几个月是外科……后来是精神科……。

给她留下了极大的创伤。

那么大的事件……我到底有没有去知晓它全貌的权利呢……。

其实，我是在那次事件过后很久才产生的……根本与之无关……。

对羽咲来说最为痛苦的回忆……我有知道它的权利吗……。

我是将要消失的人……

就如同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一样的存在。

悠木皆守这个人格……真的有知道这种事情的权利吗？

虽然从由岐的言辞上能看出她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一些……但我并不知道她具体清楚到什么程度……。

这家伙应该毫无疑问的也是事件之后才产生的人格……。

也就是说事实仍然迷雾之中……。

唯一可以弄清的是，那起事件是造成现在这个状况的一大原因。

在那起事件之后、间宫琴美发狂了，间宫卓司的精神也变得异常……然后制造出了我们。

身受重伤的羽咲

为了保护这样的羽咲

为了新的间宫卓司的创世……，

我才存在于这里。

由岐 「怎么了……一脸严肃的样子……在想心事吗？」

皆守 「嗯……没错……想了很多……」

由岐 「呼……嘛，那个，你也应该感谢一下过去的自己……你打架能这么厉害，这原本也是这具肉体具有的东西啊」

皆守 「我在那之后也有在坚持锻炼……这又不是因为间宫卓司过去的努力」

由岐 「嘛，也是呢……再怎么说明底子打得好也只是小孩子的程度嘛……」

由岐 「我也知道，在那之后你一直在跟那个人妖店长锻炼武术……我会这么强大部分都是托你的福」

皆守 「那当然……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归功于他哦……」

由岐 「哈哈哈……皆守还真是讨厌间宫卓司呢」

皆守 「不做成这样的话，我是不会想要杀了他吧……我就是那家伙创造出来的用来自杀的一把刀……」

由岐 「我就是那家伙创造出来的用来自杀的一把刀……哇，好阴暗……你是不是有点自我陶醉啦？皆守？」

皆守 「……你……还真是烦人啊……」

由岐 「因为我看着硬是装cool系的皆守，感觉相当的蛋疼啊」

皆守 「我才没有硬装cool系！」

由岐 「嘛，不要那么激动啦……偶尔也得感谢一下这个肉体呢，偶尔也能像现在这样缝补兔子布偶，也是多亏了他呢……」

皆守 「哼……现在的这个到处都是麻烦的状况不就是他一手造成的吗……」

由岐 「嘛，这倒也没错……我这种东西恐怕根本不是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吧」

皆守 「要是跑去医院的话，说不定我们会被一个个消除掉哦……被叫做心里咨询师这种职业的人……」

由岐 「那是什么？好吓人」

皆守 「对于解离性同一性障碍，似乎有消除人格的治疗方法呢……」

皆守 「嘛，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根本不被世界需要呢……」

由岐 「这倒是没法否定呢……」

羽咲 「不对」

由岐 「哎？」

皆守 「什么？」

羽咲 「因为，哥哥创造出了由岐姐姐和皆守哥哥……我才能见到你们两个的……」

羽咲 「如果卓司哥哥没有允许你们两个的存在的话……我就真的是孤单一个人了……」

羽咲 「所以，听到你们说不需要什么……我会……」

皆守 「喂……别，别哭啊……」

由岐 「呜哇……不要把妹妹弄哭啊……」

皆守 「你刚才不也是同意的吗！不需要什么的那句！」

由岐 「好像吧……」

皆守 「就，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原谅不肯放弃那个笨蛋母亲的间宫卓司……」

由岐 「嘛，也许是这样吧……所以他从本性上来说还是很温柔的。你看他本来不是准备成为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吗」

羽咲 「那个……不要再说这个了吧……」

皆守 「羽咲……」

羽咲 「嗯，不说了……
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太好……」

皆守 「最大的受害者都这么说了……」

由岐 「呼……看来温柔的不只是哥哥……不愧是血缘关系呢」

皆守 「是间宫家那边的吧……温柔到有些傻的程度」

羽咲 「啊哈哈哈哈，的确父亲他很温柔……吧」

由岐 「嘛，说着说着已经补好了哦，小羽咲」

羽咲 「谢，谢谢」

由岐 「啊……好像快要消失了……」

羽咲 「快要消失？」

皆守 「是由岐的人格快要消失了……话说啊，你居然能知道这种东西的前兆……」

由岐 「皆守知道吗……那就说明你还早着呢大概……」

皆守 「什么还早着啊……」

皆守 「由岐……」

羽咲 「皆守哥哥……由岐姐姐她？」

皆守 「嗯，消失了……」

羽咲 「……」

皆守 「呃，又不是永远消失……大概吧……不要那样苦着脸啊」

羽咲 「可，可是总有一天会……」

皆守 「……别露出那么难过的表情啊……羽咲」

羽咲 「嗯……对不起」

我勉强地消化完课程……。

这次，上课的任务似乎是分给了我呢……。

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上课这种无聊的事情全部都交给其他人负责呢……。

尤其是像我这种注定要消失的，自然更是不想上课……。

不过星期六的话下午就没课了所以还算是比较不错吧……。

顺便说一下，羽咲拿来给我当午饭的便当也被我在上课时消化掉了。

看起来应该是因为早饭没吃（虽然不知道是间宫卓司还是由岐），等我回过神来两个便当都消失了。

皆守 「嗯……都怪羽咲做的便当太小了吧……」

皆守 「还不到一点吗……」

我看了看钟。

时间还相当早。

这样的话到晚饭前肚子就会饿了吧……。

因为我连晚饭的便当都已经吃掉了啊……。

皆守 「说起来羽咲好像说过今天会晚点回来……」

白州只叫上羽咲还真是少见……。

一般都是洗洗碟子，打扫店里的活，都会叫上我或者由岐的……。

嘛算了……看来羽咲会晚点回来的样子……。

皆守 「……好久没机会了……」

好久没做了所以积压了很多……。

今天是难得的机会……。

皆守 「……」

皆守 「……那个声音」

我刚走出校舍，就听到了那些家伙说话的声音。

地点正好是后院……。

虽然我只是听到了……“抽”和“去”等几个单词，但我还是马上明白了他们准备干什么。

皆守 「呼……我真想无视他们直接回家啊……」

我纵身翻过围墙。

皆守 「哟……」

沼田 「哎？」

西村 「不是吧……」

城山 「间，间宫……君」

我不会像由岐和卓司一样产生认知的歪曲……。

这些家伙的话传到我耳中的就是原本的“间宫”。既不是“悠木”也不是“皆守”。

估计是没必要借由认知而对我做什么无谓的隐瞒吧。

嘛，直来直去才好……。

西村 「怎，怎么了？」

他非常慌张……。

嘛，这种慌张就证明我猜对了……。

藏起来鬼鬼祟祟的……这些人也不好过啊……。

皆守 「不，也没什么事。还是说我没有事就不行？要不现在就弄个事出来？」

沼田 「啊，没有」

皆守 「刚才……各位好像说要去什么地方的样子……」

西村 「啊，没有那回事啦」

西村 「咕，咕啊……」

城山 「！」

沼田 「喂……」

皆守 「还有、你们还说了“抽”啥的吧……」

西村被打的一瞬间，剩下的两人的表情都因为恐惧而绷紧了。

本来是那么欺负间宫卓司的，只是被我扁了几次就染上了丧家犬的习惯……。

一群弱者……只能这么评价。

皆守 「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沼田 「对，对不起。那，那个，我正在找你的。间宫君」

皆守 「哼～，找我啊」

沼田 「那个啊。进了些好货哦……那个啊。我想间宫君要不要也一起」

皆守 「好货……？」

沼田 「对对，就是很冷的那东西」

皆守 「原来如此……是冷的那个啊……」

沼田 「很贵的哦。几乎都是纯白的结晶呢」

皆守 「纯白的结晶啊……」

“冷的”这个词是兴奋剂的黑话。

其他还有“快的”“S”“冰”等……嘛，总之有很多。

虽然并非我本意，但经常跟这些家伙打交道自然就学到了不少这类没用的知识……。

虽说有人把兴奋剂叫白粉……但实际上真的是白色粉末的非常少……至少我是没有见过。

纯度较高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无色透明的（貌似）。但是街上卖的那些，基本都是混合物所以颜色并不白。

黄色或粉红色……根据添加物的不同颜色也各不相同。

大部分的药物，在送到单独的买药人手上的时候已经经过了相当多的步骤。在那些过程中添加进了各种各样的杂质。

为了进一步掺水，最底端的卖药人又会掺进东西。

对于没有化学知识的他们来说，似乎就直接从身边随便弄了点什么白色的东西掺了进去。

砂糖、盐……据说有时连粉笔灰都会混进去。

要是混进砂糖的话，煲的时候貌似会焦的很厉害。

听说还有在煲的时候兴奋剂炸开进到眼睛里出大事的事情……这种情况下混合物肯定是盐吧……。

偶尔好像还会把毒药混进去。

混进了致死性的毒药的叫恐怖丸。

混进了只会产生点副作用的量的毒药的叫摇头丸。

话是这么说，在兴奋剂里混进这类毒药的事情貌似很少。

原因是，兴奋剂可是道上的兄弟们重要的吃饭家伙，为了管理业界品质，要是混进太过危险的东西的话貌似是会被“指导”的…。

正因为有道上兄弟的“指导”才会有高品质。

我都不知道这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了……。

这一类知识都是因为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才知道的。

皆守 「原来如此啊……上等的冰吗……」

沼田 「嗯，嗯」

皆守 「……全部都给我交出来……」

沼田 「哎？」

皆守 「其实，是想背着我自己抽吧……我叫你把药全部交出来……没听清楚是吗？」

沼田 「那，那种事……」

沼田 「哈唔……」

城山 「喂，喂……」

皆守 「嗯？怎么？……城山」

城山 「……」

城山 「啊……不……没什么」

我看到城山的眼里一瞬间闪过反抗的火苗……

但那也在和我对上眼时候消失了……。

这个人本来是这些家伙中最有骨气的……现在也变成了这副样子……。

皆守

「怎么了……城山……如果有话要说就不要移开视线啊……」

城山

「没，没什么要说的……」

嘛，都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头……这也是没办法的吧……。

这家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被打成那样了……在那之后又被无数次打个半死。

这是因为，城山一次又一次的想对我“道谢”。

话虽如此，其实每一次都只不过是半桶水的程度……

有一次是在小路里被偷袭。

可惜……就算是外行人，平时也没有多少会能被偷袭的破绽。人出于本能，会在暗处和人少的地方提高警戒。

喝了酒的话就另当别论……一般是没有人会察觉不到黑暗中跟在自己身后的脚步声的吧。

特别是我对黑暗中别人的脚步声格外警惕。

我这边改变步行速度就变得不自然的脚步声……光凭这点就不可能偷袭成功。

要是有远程武器就另当别论了……那种情况下电击枪什么的根本不成问题……。

我还记有次我没有确认是城山就把他腿打断了。

曾经有一次深夜里被很多人围住过。

不过其实也就不到十个人而已。

武器是小刀和电击枪。

嘛，到这里为止还是不错的作战方案。虽然是笨蛋也能想出来的……。

当然我立刻就全速逃跑了……要堂堂正正地上那也太蠢了。

我对自己的脚程还是有自信的。准确的说，我打架厉害不是因为胳膊而是下半身强大。

那些人渐渐散开了……满心想着要追上我却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脱离队伍了。

总之，扭头对着冲在最前面的男人挥了过去。

因为他是以自己的全部体重冲过来的，所以被我轻松地一下打晕。

那家伙的家伙是小刀，我捡起来扔向下一个对手。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把刀扔过来吧。

他当场就一屁股坐倒。

因为他脸的位置正好我就顺脚直接踢了上去。

脚踝传来牙齿碎裂的独特的感觉。

那家伙的家伙是铁管。

其实，比起小刀和电击枪之类，作为武器来说铁管更加出众。

武器的长度，比起武器本身的杀伤力更为重要。

我拿起这东西把追来的那帮人一个接一个的干掉。

最后是四打一……就算没武器我也不可能会输给这些外行人……。

结果是以一边倒的，比以往还要凄惨的虐待给一切画下句点。

这一次，为了让他长点记性我用小刀刺穿了城山的右手。

还刺了准备逃走的逃沼田的屁股。

那就是最后一次了……城山对我的反抗……。

之后，他就沦为了看到我就只会发抖的家伙。

嘛，虽然这也是因为我不断地折磨他们……但更主要的还是他们自作自受罢了。

就算那个时候的人格是间宫，既然他们做了弄脏我的身体的事情……就算我怎么欺负他们都不为过。

皆守 「这就是全部了？」

沼田 「嗯，嗯……」

那家伙拿出来的只有1包份的药。

给他们全员用的话这分量似乎有些不够才对……。

但就算我把他们的口袋都掏出来，东西全部都检查过了也没找到……。

皆守 「哼～」

沼田 「那么……已经可以了吧？」

皆守 「……嗯」

沼田马上转过身想要逃走。

皆守 「……？」

皆守 「喂！沼田」

沼田 「哎？」

皆守 「你……把鞋脱了……」

沼田 「哎？」

皆守 「快点！」

我让他当场把鞋脱下来。

他走路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奇怪。

那是好像在藏着什么一样的走路方式。

我检查了他的鞋……鞋里什么也没有……。

沼田 「什，什么也没有吧？」

皆守 「……」

我卷起了沼田的裤脚。

沼田 「啊……」

一只脚的袜子不自然地鼓了起来。

皆守 「……这是？什么呢？」

我用手不会疼的程度打了他一下。

从沼田的袜子里搜出了三个小包。

三个包都是白色粉末……嘛，当然就是药了。

皆守 「你们手上的量还不少嘛」

沼田 「啊哈哈哈哈……我们可是相当努力过了哦」

沼田无力地笑了。

鼻血刷地流了下来。

努力啊……为了这种粉……。

皆守 「那么……这些我就没收了……」

沼田 「哎？那，那个？」

虽然沼田好像想要说些什么，但我直接离开了那里。

按现在的行情最低端的价格，一包0.3g的要一万日元多点……这么多的话恐怕能轻易超过三万日元吧……。

如果是敲诈的话这收获倒是相当不错了……。

我在恶臭的厕所隔间里按下了冲水。

将装着白色粉末的小包冲进了污水里。

未拆封的包中还有些空气所以很难冲下去。

就感觉像是裹着厕纸的那啥把厕所堵住了最后好不容易冲下去了一样。

皆守 「哼……公共厕所老是这么臭，让人不爽呢……」

从沼田那里抢来的药，我马上就在附近的厕所里销毁了。

这是当然的。

拿着这种东西万一被警察问话的话可不是好玩的。

所以我每次都一弄到手，就立马扔掉。

我只是为了修理他们才敲诈的……并不是拿来自己用。

当然，自己用这种念头我更是根本就没想过。

而且，对这个让人觉得他大脑肯定有缺陷的间宫卓司的身体用药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之前有一次曾经错过扔掉的时机结果一直拿到自己家的垃圾箱那，最近都是在相当靠前的阶段就处理掉了。

总之，我总是这样有事没事就去欺负他们。

算是在我消失之前小小的复仇。

皆守

「……嗯？」

是错觉……吗？

……。

嘛算了……。

总之先离开这里吧……。

……。

果然啊……。

看样子不是外行……。

本来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在进入杉之宫车站的时候变成了肯定。

皆守

「……因为杉之宫站那里人太多而所以大意了吗」

这也是因为被城山他们多次偷袭过的经验吧……。

对被人盯着这种事的感知能力……这也可以算是习惯了吧。

我快步走进了一个岔路。装作是要逃走一样……，

然后立即停住脚步。

于是……。

「啊……」

有个不自然地加快了脚步的男人跑进了岔路。

这是稍微偏离大街的小道，完全没有人路过。

在小路里初次见面的两个男人，变成了根本就是在互相对视的情况。

跟踪者一瞬间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他马上移开了视线。

看起来不像是警察呢……。

嘛，如果是警察的话，也用不着干跟踪这种拐弯抹角的事……。

直接在我进公园厕所之前，或者出来的时候马上拦住我问话就行了……。

「……」

跟踪者用了一种再老套不过的方式强装平静，试图离开这里。

但是……。

皆守 「喂……你以为这样就能逃掉吗？」

「哎？你在说什么啊？」

皆守 「呼……」

「什，什么，刀子？」

皆守 「答对了……」

「啊……」

我割开男人的包底，从那里滚出一台照相机掉在地上。

皆守 「怎么回事……这种粗又硬的照相机？总不会是在这样的大街上拍摄野鸟吧……」

「啊，不……我是偶像的粉丝……刚才才从偶像的演唱会回来……」

皆守 「那么，这个可疑的墨镜就是用来偷拍的吗？」

因为长发所以不容易看出来，但那个男人的墨镜侧面的框架不自然的鼓了起来。

内藏摄影机的墨镜……就是调查所或侦探用的那种……。

皆守 「你是什么人……侦探？是谁雇你的？」

「哈哈……呃」

「哎？」

「呜哇」

皆守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我扭住他的胳膊就那样压向地面。

只要将体重压在上面再向下几厘米，就能完全扭断这家伙的胳膊。

「疼，疼疼疼」

皆守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对，对不起，我只是个摄影师啊……主要是拍风景哇啊啊痛痛痛痛」

皆守 「你在拍个头的风景啊……明明是一直跟在我后面吧……」

「啊，啊哈哈……」

我检查了下这男的随身物品。

皆守 「……」

发现一本笔记。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男人是调查所之类地方的……但在看到这本笔记的时候我知道我错了。

皆守 「是报社的家伙吗？新闻？不对是杂志啊，员工证上写了……名字是木村信胜啊……」

木村 「啊，啊哈哈……」

皆守 「那么？你在打听什么呢木村先生？」

木村 「啊，那个……最近的年轻人的风气……」

皆守 「采访药物泛滥……是这个吧？」

木村 「呜……呃……」

皆守 「说中了吗……」

木村 「啊，啊哈哈……那个～」

皆守 「照相机就没收了」

木村 「别，别啊……至，至少把数据删了总可以吧？」

皆守 「数据什么的可以恢复吧」

木村 「我，我明白了。至少只把内存卡拿走」

皆守 「哼……嘛，算了……」

我放开了这个男人……。

木村 「呼……我听你周围的人说过，知道你很厉害……不过没想到你这么强……是学过武道的吧」

皆守 「哦……怎么……数据没了……所以就想采访吗？」

木村 「哈哈，别这么说嘛。对你采访其实只是我个人对你比较感兴趣啦」

皆守 「哦……所以打算拍马屁吗？不过你不觉得反而拍在马腿上了吗？」

木村 「等，等等啊。真的很对不起」

木村 「其实啊……你的行为，还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皆守 「想死吗？」

木村 「等，等等！那请至少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嘛」

皆守 「什么……」

木村 「为什么要把抢来的麻药……扔掉呢？」

皆守 「！」

皆守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木村 「啊，不，别，您别生气啊……不过，这并不会危害到你吧？」

皆守 「哈？」

木村 「因为你一次也没用过的吧」

木村 「一个拆开用光了的包都没有。全部的麻药都装在袋子里，就那样裹得紧紧的扔掉……」

皆守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的？」

木村 「啊，不……只是碰巧」

皆守 「有人会碰巧去翻人家家的垃圾吗？」

木村 「还有本来想要在厕所冲走的结果没有冲干净。特别是里面有空气的小包不会沉下去所以很难冲」

皆守 「连厕所你都查过了？」

木村 「嗯，拿到麻药之后马上就进厕所……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为了吸才进去的，但有一次发现了没有冲干净的」

木村 「从那以后，我都会用疏通厕所用的拔子来调查到底是冲了什么」

木村 「很多次都能找回来哦」

皆守 「哼，是吗……」

木村 「嗯，所以我才很感兴趣啊。明明是很难弄到的高价麻药，为什么要扔掉呢……」

皆守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木村 「你明白了吗？」

皆守 「嗯，看起来你是知道的太多了呢……」

木村 「啊，啊咧？等？等等……难道还是不行吗？」

皆守 「嗯，不行……根本不行啊……」

木村 「您，您的表情很吓人的啊……应该不会是打算要杀了我吧…？」

皆守 「不，是要杀……」

木村 「欸」

木村 「啊啊啊!! 我的单反！」

皆守 「还有……这个土气的……」

木村 「啊……」

木村 「我的附带摄像机的墨镜！」

木村 「啊……」

皆守 「不准再跟着我了……」

木村 「呜，呜……你下手还真不留情啊……」

皆守 「嗯，下次再让我遇见你，就别想活着回去了」

木村 「这样啊……我知道了」

木村的手表那边发出了像是闪光灯一样的强光。

皆守 「！」

眼睛里留下了绿色的残像……。

皆守 「切……身上还有照相机吗……」

虽然一脸傻样……但真不愧是没白混那个行当啊……。

皆守 「木村信胜吗……今后得注意点……那家伙很危险……」

如果遇见了由岐的话，提醒一下她比较好吧……。

皆守 「还有间宫……不，那个就放一边吧……」

虽然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但我也可能什么事都去告他。

皆守 「不管怎么说……对那些家伙的敲诈，今后还是只要钱比较好吧……」

药物的话，不仅抢起来有风险，对被抢的人来说还会在心理上相当受伤……嘛这也没办法了。

皆守 「我自己不管是被抓还是死了都无所谓……但那也会连累到由岐……」

如果连由岐都被抓了的话，羽咲会伤心的。

只有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

皆守 「呼哈……」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拿出了冰箱里的卖茶一饮而尽。

冰冷的茶水刺激喉咙，让我的头痛了起来。

但是现在就连这种头痛都让感觉舒服……。

皆守 「呼……连我稍微有点兴奋的心情都平静下来了……」

皆守 「好久没弄过了呢……」

我首先撕开杯面的口子，把配菜和调味粉倒进去。

因为发生了不少无聊的事情结果花了不少时间才到家。

太阳都开始西沉了……虽然离晚饭还有些时间，不过我不知为何还是泡了杯面。

口味是盐味。

嘛，其实什么味道都无所谓啦……。

皆守

「啊，水开了……」

我回到厨房里拿来水壶，向杯面里倒开水。

看了看表。

已经过了5点了……。

羽咲暂时不会回来……。

今天会在白州打工到很晚。一般羽咲在白州的班会在10点左右结束。

在加上羽咲回家的时间的话，还有足足5个小时。

皆守

「……呵」

我不禁笑了出来……。

暂时这个家里谁也不会回来……。

这个家里只有我一个……。

皆守

「……好久没有了啊」

难得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

在羽咲回来之前……。

皆守

「可以……」

我把刚买的卡带插了进去。

我不禁……心跳变快了起来。

皆守

「……呼……真不像是我的风格啊」

皆守

「……」

启动游戏。

能玩游戏啦。

终于能一个人无忧无虑地玩游戏啦。

皆守

「呵……呵呵呵」

皆守

「好久……没听到这个声音了……」

我可不像由岐那样，一回来就端起书来念的臭知识分子。

我只会为了打发时间不得不去读书。

游戏比书有趣无数倍！我甚至想在学校里都端着掌上游戏机走路。

其实我已经把掌上游戏机带去好几次了。

可是每当我想玩游戏的时候，就会发现——

电池没电了。

皆守 「大概……不对，毫无疑问，就是间宫发现了游戏然后拼命地玩吧……」

皆守 「我努力了几十次……结果连一次也没让我玩上……妈的」

那个混球……每次看到别人把充好电的游戏机带去，就死命地玩死命地玩死命地玩，不耗光电池不罢休……。

只有在关于游戏的事情上……我真怀疑那混蛋是不是明明知道却故意这样搞。

每次都是在充电结束，满心期待地把游戏机塞进书包的一瞬间失去意识……。

皆守 「等回过神来发现电池空了！」

皆守 「光这样就足以让我的杀意糟爆满……只要体会到那种绝望感的话……」

果然我和间宫卓司是注定要在根本上互相憎恨呢……。

顺便说一下，虽然间宫卓司拥有很多的游戏，但是理所当然的，其中的大多数都不合我的兴趣。

基本上都是叫做GALGAME的东西，根本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

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跟我喜欢的类型重合的。

但是我根本就不去玩他所拥有的游戏。

也不会想去玩……。

那个家伙基本上从不买游戏，都是从网上下载。

这种行为我怎么可能喜欢……倒不如说是非常不爽，让我想要杀了他……。

嘛，以为我这样的人会说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只是从生理上感到厌恶……。

皆守 「话说回来，我是不是被故意做成对他所有的行动都感到不爽了啊……对各种事情都会生气」

由岐对间宫，似乎是不怎么讨厌的样子……我是无法理解。

像那种人，真应该去死。

能有一个人让我厌恶到这种程度也是少见。

根本不可能会有同意他观点的时候……。

因为这个我在学校根本玩不了。

同样的在家里也玩不了游戏……。

尤其是用到电视的家用机游戏更是玩不到……。

皆守 「……今天羽咲会在白州峡打工到很晚……班应该是排到夜里的……」

所以……今天能无忧无虑地玩啦……。

如果我在客厅做什么的话，羽咲马上就会对我的行为感兴趣……。

就会毫无节制地来管我……。

所以那丫头在边上我根本玩不了游戏。

皆守 「嘛算了……这次就让我玩个痛快吧……好久没有过了」

羽咲 「我回来了……」

皆守 「……」

皆守 「为什么？」

羽咲 「啊，皆守哥哥，原来你在房间里啊。我叫那么多次都没反应，还以为你不在呢」

皆守 「……」

为什么……。

为什么羽咲这么早就回来了……。

今天不是会忙到很晚吗……。

这个先放一边……为什么偏偏是在我启动游戏的一瞬间回来啊……。

羽咲 「游戏？」

皆守 「嗯，啊……」

羽咲 「真稀奇呢……」

皆守 「羽咲……不是说在白州的打工会很晚吗？」

羽咲 「嗯，嗯……好像……好像是比较特殊的工作所以不能确定要花多少时间……结果意外地很快就结束了」

特殊的工作？

嘛，现在那种东西怎样都好了……。

羽咲 「话说哥哥你为什么在吃这种东西啊……」

羽咲闷闷不乐地坐在了我背后。

羽咲 「便当呢？」

皆守 「嗯……都吃光了……不过肚子还是有点饿，所以……」

羽咲 「难得人家急急忙忙赶回来还买了做菜的材料……」

皆守 「不……你不是说在吃晚饭前赶不回来的吗……」

羽咲 「人家只是说可能晚回来。没有说一定晚回来……再怎么说这个时间就开始吃杯面也太早了吧？」

皆守 「那是因为肚子饿了……」

羽咲 「哼……是吗……」

啊……真麻烦……。

我的话越来越少，基本上精神都集中在打游戏上而无视羽咲了。

羽咲 「那个……哥哥在玩什么游戏呢？」

她到底打算蹲到什么时候啊……。

我说，我们都没话说了你也差不多该回自己房间去了吧……。

要不，干脆不玩了吧……。

不，这样的话那丫头大概又会挖苦我吧……。

该死……明明是为了不让羽咲来烦我的，才从来不在这丫头在家的时候玩我最喜欢的游戏的……、

为什么你偏要蹲在这里不走来故意骚扰我啊……、

……唔。

……。

该怎么办才好呢……。

……。

说让羽咲出去的话她肯定会不同意的吧。

我单方面地命令的话，羽咲绝对不会乖乖听话。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那么这种时候，如果是由岐的话会怎么做呢……。

……嗯。

由岐的话大概会和羽咲一起友好地玩游戏什么的吧……。

其他的话……。

然后，我想到了我最讨厌的那个人。

间宫卓司……。

那家伙，就算不是自己故意也会采取让别人讨厌的行动……。

采取让羽咲讨厌的的行动的话，说不定有可能让她从房间里出去……。

那么这里就该……参考间宫卓司的行动……是这么一回事吗……、

就是那个……虽然吹起强风的北风没有成功让人脱掉大衣，但暖暖的太阳却简单的做到了。

也就是说要她出去的话，想办法让她自己产生这个想法就行了……。

也就是说……说点什么能把羽咲吓跑的事情就行了……。

这个不错……。

……。

羽咲讨厌的事情是什么呢……。

嘛，女生多半都会讨厌性骚扰发言的吧。

能和游戏联系在一起的性骚扰发言是……。

那答案就只有一个了……。

羽咲 「皆守哥哥……无视我吗？你在玩什么游戏啊？」

皆守 「嗯，黄游啦……」

羽咲 「哦，黄游……哇！」

皆守 「你在大惊小怪什么？这就是黄游」

羽咲 「啊，不，那个黄，黄游是?? 那种……」

皆守 「没错啊。就是你想象的那种」

羽咲 「呃，呃……那么皆守哥哥正在玩的……那个黄游是什么内容的呢？」

皆守 「嗯……就是住进有一位被变成忍者整天监视妹妹的妄想缠身的患者同一个病房的患有精神病的女间谍被前者侵犯时那一瞬间做的梦……那么请问会是什么梦呢？这样一个游戏……」

我是当场随便编的所以乱七八糟……。

嘛其实内容怎样都无所谓吧。

羽咲 「是，是这样啊……哎～……虽然故事听起来很复杂搞不太懂……不过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

羽咲 「现，现在是怎样一个场景呢？」

我还以为她马上就会跑掉的……没想到羽咲还是坐在那一动不动。

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现在羽咲这个年纪的人对这种程度的性骚扰言论已经不会感到吃惊了吗……。

我还以为羽咲会对这种话感到难以回答的……还真缠人啊……。

总之就随便编下去吧……。

皆守 「女间谍养的鸟红男爵开着活塞式战斗机对着敌方基地扔下炸弹的场景」

羽咲 「是，是…啊…这，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游啊……」

我基本上都在无视羽咲自己一个劲地射击。

这个游戏是，对于一般大多是从右向左卷动的横向卷轴式射击游戏来说，与之完全相反的从左往右卷动的射击游戏。

顺便说下这不是黄游。

这是当然的吧……。

羽咲 「看，看起来画的蛮可爱的呢……」

是小鸟开飞机的游戏嘛……画面自然很可爱啦……。

本来是为了把羽咲赶走才说这是黄游的……为什么她还是一动不动待在这里啊……。

羽咲 「皆，皆守哥哥……呃……原，原来是玩这种游戏的人啊……」

皆守 「嗯……对啊……」

羽咲 「那，那个……变成忍者整天监视妹妹的……场景已经过去了么？」

皆守 「哈？」

羽咲 「啊，不……因为……从现在的画面上，根本想象不出来……所以想问问看……」

嘛，肯定无法想象吧……从这个射击游戏想到黄游……因为本来就是骗你的。

皆守 「无法想象啊……」

其实我也想象不出来……。

黄游啊……那个……。

因为没玩过所以不太清楚……。

我是突然想骚扰她才说什么妹妹的……妹妹？

为什么会冒出妹妹来？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会对妹妹发情的变态呢……因为那是妹妹啊。

不……但是我记得在间宫卓司的所有物里面，有几个名字里带“妹”这个字的游戏……。

妹监禁游戏……通称『妹监』什么的……『妹之空』什么的……好像有许多中啊……。

也就是说买这些游戏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

也就是说……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对妹妹发情的变态……。

皆守 「这是何等绝望的世界啊……」

羽咲 「哎？怎，怎么了吗？」

皆守 「啊，不……什么也没有……」

话说回来为什么这家伙还留在这里啊……。

羽咲 「皆守哥哥经常玩这些吗？」

鬼才会玩啊。

虽然我很想大声抗议……。

皆守 「嗯，背着你每天都在玩……吧」

……。

何等的……耻辱啊……

嘛不要在意……这也是为了和羽咲拉开距离……。

我需要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是注定消失的存在。

对这家伙来说我的存在越重要，失去时受到的伤害就越大。

被讨厌的话那再好不过……我都被各种各样的人厌恶着了。

对羽咲来说也是可以做到的。

既然由岐的消失都已经提前了，那我的消失也不会晚了。

羽咲必须忘记我……必须生活在没有我的世界里。

对于她来说，美好的回忆毫无用处。

为了让她不要悲伤，悠木皆守应该尽可能地扮演一个最坏的人……。

羽咲 「每，每天?!」

皆守 「嗯，每天都有在玩啊……玩那种所谓的鬼畜游戏……」

羽咲 「鬼畜？」

完全的疑问语气。

嘛，鬼畜这个词给羽咲说了她也不懂……没准会以为是家畜什么的吧

……。

皆守 「是调教妹妹的游戏啦……」

羽咲 「调教？」

还是疑问语气。

也是呢……对生活在正常社会里的普通人来说，调教这个词只会对动物什么的吧……。

羽咲 「是要让妹妹学各种技艺吗？」

嘛广义的意义上算是……技艺吧……。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皆守 「不……不对……我说多少次了……这就是黄游！」

羽咲 「黄游……」

羽咲 「呃……游是什么？」

皆守 「游戏的简称……」

羽咲 「啊，是吗……原来是这样啊……」

我说啊，你在这之前都把黄游的游当成什么了啊……。

羽咲 「啊，不……说起来的话好像是这样……」

到底是要让妹妹做些什么啊？」

羽咲明显的有些慌乱。

这是个好机会……就这样继续说些能把她吓跑的事情……。

皆守 「……」

唔……。

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真要说的话门槛还是挺高的。

再说了，具体的内容我也不清楚……用最简单的词解释黄游的话就是
做爱吧……虽然不太清楚这算不算是调教。

羽咲 「那个……皆守哥哥？」

皆守 「黄就是色情啦……」

羽咲 「就是说是……做H的事情的……游戏吗？」

皆守 「对了就是做变态的事情！」

羽咲 「变，变态？」

皆守 「对，变态。再说H不就是变态的第一个字母吗……」

羽咲 「是，是这样吗？」

羽咲你解释得好棒……话说居然要让羽咲来帮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啊？

羽咲 「……」

羽咲脸红透了低着头。

低头了是不错……不过能不能请你快点跑开啊……我都快没法忍受这
个气氛了。

皆守 「差不多快到黄色剧情了……」

羽咲 「哎？」

皆守 「快到黄色剧情了所以请你快点出去……」

羽咲 「那，那个，那，那是……」

皆守 「还要我说清楚吗……」

羽咲 「我说啊，这种应该去自己房间里玩才对！」

皆守 「我的房间里又没有游戏机……」

羽咲 「是，是那样没错……」

皆守 「所以请你出去吧……」

羽咲 「那，那个……」

皆守 「怎么啦？」

羽咲 「哎？那个……接下来是H场景是吗……」

皆守 「嗯，是的」

羽咲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看看那个场景……」

皆守 「……」

皆守 「哈!？」

羽咲 「啊，不……那个，那种游戏我从来没见过……既然皆守哥哥喜欢的话，我也想看看……」

羽咲 「啊，那个。我没有什么奇怪的意思哦。只，只是皆守哥哥从来不说自己的事，我就总是在想，皆守哥哥到底喜欢些什么啊……」

羽咲 「我也有点想要了解皆守哥哥的事情……还有，我是第一次看到皆守哥哥这样拼命的想要做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变得跟我一开始的设想完全不同了……。

计划里是羽咲说“哇——皆守哥哥是个大变态！好讨厌！”或者，翻着白眼说“那么，我就告辞了……”我还在期待这样的剧情呢……。

为什么这家伙……会变成这样啊……。

羽咲 「那，那个皆守哥哥……为，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呃，那个……」

呼……。

我回头正面注视着羽咲。

羽咲 「哇」

为什么这家伙的脸都红透了啊……还有眼睛也有些湿润……。

这么讨厌的话，出去不就行了吗……。

皆守 「我说啊……羽咲」

羽咲 「啊，是，是！」

皆守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羽咲 「诶？什，什么？我搞错了什么吗？」

根本不是有没有搞错的问题……这个家伙到底在想象些什么啊？

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皆守 「如果只是色情场面的话我是不会说让你走开的。我是说我有事要忙所以请你回避一下」

羽咲 「事？」

皆守 「……唔」

该死……这个家伙到底有多迟钝啊……。

羽咲 「不，不过没关系的。不管发生什么……嗯」

发生什么啊？

这家伙……明明都满脸通红了却还装出一副从容的样子……。

皆守 「我说啊羽咲……」

羽咲 「再，再说这里是起居室我想呆在这里是我的自由吧」

皆守 「怎么能给小鬼看这种场景啊……」

羽咲 「我，我才不是小鬼！已经是大人了」

皆守 「你是以什么标准来说这个的啊……」

羽咲 「跟标准什么的没有关系。我不希望皆守哥哥总是把我当小孩看」

皆守 「不愿意的话，走开不就行了……用不着呆在这里」

羽咲 「这是我的自由吧……请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对我指手画脚。总，总之……你继续玩下去不就行了……用不着在意我的……」

呼……。

好像这家伙开始倔起来了……看来已经没法用这个借口扯下去了……。

她是打算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赖在这里吧……。

羽咲 「不，不过……H的游戏什么的，原来电视游戏里也有啊……」

皆守 「没有」

羽咲 「哎？」

皆守 「这个是电视……而且……这是家用游戏机……有黄游的是PC游戏」

皆守 「不可能会卖黄游的……」

羽咲 「啊？」

皆守 「只是因为你太烦人了，我就想说点性骚扰而已……」

羽咲 「……」

羽咲 「……又在说这些了……」

羽咲 「我明白了。皆守哥哥就那么讨厌我在这里是吧」

皆守 「算是吧」

羽咲 「……」

羽咲 「皆守哥哥是大笨蛋！」

羽咲用尽全身力气高高地举起了手。

然后一下子挥了下来……。

皆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皆守 「你这家伙！怎么按重启键啊！」

羽咲 「笨蛋」

皆守 「呜哇啊啊，射击游戏可是不能存档的啊啊啊……」

我本来还期待他会“打我”这种程度的呢……怎么偏偏就按了重启键了呢……。

这是何等的郁闷啊……。

7月5日

Jabberwocky

耳熟的音乐……不过跟我弹的相比还是有少许不同。

就算是同一首曲子由不同的人来演奏居然有这样大的差别……不，也许在其他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不同吧……。

由岐……。

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台钢琴……不过正在演奏的是由岐……。

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就站在由岐的旁边。

闭上眼睛弹奏钢琴的由岐……应该是很快就注意到我了吧，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

不过……我记得今天应该没有打工的班才对……。为什么由岐会在这里弹钢琴呢……。

我环视店内。

还是跟往常一样是一大群的基佬……。

每次看到这场面我都会想……这里又不是基佬酒吧啊……。

按理说只是个普通的酒吧啊……果然是因为店长的人望吗……。

……咦？

……。

那是……高岛柘榴……。

为什么那家伙会在这里？

由岐 「是来约会的哦。跟她」

由岐闭着眼睛用只有我能听到的话这样说。

当然，并没有张嘴出声。

皆守 「约会是怎么回事？」

由岐 「嗯，偶然在电车上遇到的」

皆守 「在电车上遇见啊……」

皆守 「你在想什么啊……再说你们也是同性吧……」

由岐 「外观看起来可是男的哦？我」

皆守 「就算是那样啊……」

由岐 「看你有点不高兴啊。怎么？嫉妒了？」

皆守 「我犯得着去嫉妒你吗……」

由岐一脸微笑地弹着钢琴。

音乐比刚才更灵动了。

虽然在旁人看来应该是在一言不发的弹钢琴……不过这家伙在演奏中还真是饶舌啊……。

由岐 「好久没弹了呢……白州的钢琴……」

皆守 「是由岐说要给钢琴调音的吧？现在怎么样了？」

由岐 「嗯，感觉很不错呢。不过我跟店长提起这个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呢」

皆守 「真正搞定是在四天前……」

由岐 「啊，这还是不好说，不过Master都把它放着不管一个月了能有这种声音也算不错了」

皆守 「是啊……凑巧正好让你赶上了呢……」

由岐 「……这个也不好说啊」

演奏结束了。

高岛柘榴似乎被由岐的演奏给相当程度上感动了……从她称赞的方式来看……很明显地是我不擅长对付的类型……。

我可没办法跟她好好相处……嘛，如果是我的人格的时候，这个女的大概也不会靠近过来吧。

看着由岐和高岛相谈甚欢，我思考了起来。

由岐和高岛相处得很好。倒不如说，她随便是谁都能好好相处吧。

我和间宫卓司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也能拥有那种级别的沟通能力的话——

我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

如果这样想了的话就等于是认可了由岐很了不起吧。

沟通能力这种东西……只是个麻烦而已……。

我想尽可能避免跟人接触。避免跟人说话。避免跟人接近。

尤其是女人更是麻烦。把“哭泣”作为日常行为中的一个普通选择的生物，实在是太麻烦了。

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她们。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男人就算揍他一顿也没问题，所以相对来说还算好的吧。

而女人就真是麻烦死了……。

相对而言……也就是说独来独往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由岐 「我也很讨厌人类呢」

皆守 「……哎？」

刚才的本应是连由岐都听不到的心声才对的。

难道说心里想的……她都能——

皆守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正在想的事……」

由岐 「只是差不多有这种感觉……看来说中了啊」

皆守 「啊……在对话上是接上了……」

由岐 「是吗……总觉得，最近好像连你的心声似乎都能听到了……」

由岐 「话说回来……现在我们之间的对话，对于其他人来讲，也不过是心声而已吧……」

皆守 「嗯，其他人听不到……话说起来没想到只有我们两个都能互相对话呢」

由岐 「大脑真是不可思议呢」

皆守 「我还是那句……比起不可思议倒不如说是不正常吧……」

由岐 「比起这些，虽然皆守总是说自己讨厌他人，其实我也讨厌啊」

皆守 「你这话我可感觉不到任何说服力……」

由岐 「什么嘛。我也最喜欢一个人待着啊。我很擅长一个人啊」

皆守 「擅长一个人是什么啊……」

由岐 「什么啊……难道你在想些色色的事情？」

皆守 「你放心吧，根本没有……」

由岐 「什么嘛……稍微妄想下也不错嘛」

皆守 「我干嘛非要用你来妄想啊……真白痴……」

由岐 「那么皆守会用什么来妄想啊？」

皆守 「才没有呢……吵死了……」

由岐 「原来不是想象派而是实拍派啊……不过你倒是没几本工口书呢……啊！我知道了！你是专看二次元的啊！」

由岐 「不过也没看见工口漫画啊……2D数据派吗……」

皆守 「我一懒得吐槽，你就越扯越歪了啊……」

由岐 「不过你有在做吧？」

皆守 「鬼才做啦」

由岐 「骗人～。生理健全的男生如果不自己解决的话，就会连汗里都冒出精子来哦」

皆守 「冒你个头啊……我说你大脑里的健全男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啊……」

由岐 「温柔和精子各占一半吧」

皆守 「你……是把全国的健全男生都当成傻瓜是吧……」

由岐 「不，我不是夸了他们一半是温柔吗」

皆守 「剩下的全是精子吧」

由岐 「不是事实吗？」

皆守 「事实个鬼啊这要是事实那可真心恐怖！」

由岐 「所以，所以说男生真是可怕啊」

皆守 「别因为这种鬼扯的理由就给我害怕啊！」

皆守 「哼……那么？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那你身上也该冒出来了哦……那种不可名状的液体……因为身体是共用的吧……」

由岐 「不是吧！我要怀上皆守的孩子了啊」

皆守 「喂等等……这也错的太离谱了吧」

由岐 「可是，皆守不是连汗里面都混着精子吗？」

皆守 「我砍了你哦」

由岐 「哦，怎么了，好久没打了要来吗，不带三秒犯规的那个规则哦！」

皆守 「喂，你啊。别那样一脸期待的摆好架势啊……而且，我的汗里压根就没有精子！」

由岐 「别谦虚别谦虚……」

皆守 「别谦虚……个鬼啊……你苦笑着否定个头啊……」

由岐 「不过你不是没有发泄过吗？那皆守的汗里肯定含有精子啊——不对，根本就是精液啊」

皆守 「你啊……我说啊，你……算了，够了，这个话题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由岐 「那，皆守的汗就是精液了！」

皆守 「是你个大头鬼啊！」

由岐 「你不是承认了吗！」

皆守 「才怪！承认你个头，只是这话已经没法再说下去了啊！再说就算是汗里面有那玩意为什么你就会怀孕啊！」

由岐 「这种问题你让人家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回答啊」

皆守 「你那一定是烧坏了……脑子啥的」

由岐 「什么嘛——你对女孩子说话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呢。怎么能对女生说脑子烧坏了呢」

皆守 「要吐槽的地方太多了吧……一直喊精子精子的你哪里值得让人怜惜了啊！」

由岐 「诶，你看我给人的感觉，不是很清新吗？很可爱对吧？」

皆守 「一点儿也不」

由岐 「不，这不可能，皆守是个笨蛋吧？」

皆守 「别给我没事似的否定别人的意见还说别人笨蛋啊……」

由岐 「那么？说点认真的吧。皆守没有那方面的兴趣吗？」

皆守 「不，这个对话压根跟认真两个字没有半点关系吧……只能算黄段子吧」

由岐 「不过啊，作为年轻男性每个月不会有那么几天气血上涌吗？」

皆守 「才不会……」

由岐 「原来你年纪轻轻就ED了啊！」

皆守 「胡说！」

由岐 「那还有啥原因啊」

皆守 「哼……这个啊……大概是因为间宫卓司很喜欢做那种事吧……」
 由岐 「间宫卓司……喜欢？」
 皆守 「是啊……那种喜欢一个人自己解决的……」
 由岐 「啊啊，是啊……间宫卓司吗……」
 皆守 「他不是一天要撙好几次吗……拜他所赐，我一点性欲也不会有……」

由岐 「是嘛……那我就不用担心怀孕了啊，放心了」
 皆守 「那个从一开始就不会的吧……」
 由岐 「不会的吗!？」
 皆守 「你那个叹号加问号是什么意思啊……」
 皆守 「再说……你也知道我们是共有身体的吧……」
 由岐 「共有身体……这说法真H呢。让人脸红心跳啊」
 皆守 「脸红你个头啊……」
 由岐 「哼，不过这样也算是能理解了。皆守的性欲很冷淡呢……」
 皆守 「嗯，就是这么回事了」
 由岐 「所以面对这么可爱的姐姐也不会发情啊……」
 皆守 「哈？」
 由岐 「羽咲也好我也好……要是一般人的话很有可能早就来玩强oplay了」

皆守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柘榴 「那，那个……」
 由岐 「哎？」
 由岐 「糟了……我把高岛同学的事给忘了……」
 皆守 「你不是在陪高岛吗……」
 柘榴 「对，对不起……果然我是个很无趣的人呢……」
 由岐 「啊，不，不是这样的……对，对不起，我刚才那会儿正在开自我会议……」

柘榴 「自我会议？」
 由岐 「你也经常做吧？自己的身体里面有很多个自己在开会……比如今天的晚饭要吃什么好呢这样的」
 柘榴 「啊，知道知道。那个，我也经常做呢」
 由岐 「啊哈哈哈哈，自我会议什么的是经常会有呢」

柘榴 「嗯，之前放学的时候，也会在头脑里想象——」

柘榴 「高岛车长！由于从中午开始就连续行动，差不多需要补充燃料了！好，在2点钟方向发现攥记！高岛驾驶员，200m前方右转！」

柘榴 「成功进入店内！很好！高岛装填手！准备装填零钱！瞄准目标……高岛炮手！就是现在！100日元开火！咚～」

柘榴 「我得到奶昔了！
就像是这种感觉吧，啊哈哈哈哈」

由岐 「啊哈哈哈哈……也，也许吧？」

……。

什么嘛……就把跟我说话当成是自我会议吗？

真是的……。

柘榴 「那么……刚才的自我会议在讨论些什么呢？」

由岐 「呃……」

皆守 「男生是由一半精子和一半温柔组成的……吧」

由岐 「这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

皆守 「但不就是事实吗……」

由岐 「……」

由岐 「呃……刚才想的是……在男孩子的心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同时存在」

柘榴 「……两种相反的感情……吗？」

由岐 「嗯……男孩子具有这两种相反的想法……」

柘榴 「那么那到底是什么呢？」

由岐 「首先一个是……欲望」

柘榴 「欲望……吗？」

由岐 「嗯……各种各样的欲望……想把什么东西自己占有……比如像喜欢的女孩子……」

柘榴 「呃……那个……」

由岐 「男孩子的一半就是不断涌起的这种欲望……」

柘榴 「呃，那个……原，原来是这样啊……那剩下的一半都有些什么呢？」

由岐 「还有一半啊……那就是温柔」

柘榴 「温柔？」

由岐 「对……为了不让自己的欲望伤害到对方……而时刻注意着……这种温柔，组成了男孩子的另一半哦……」

由岐 「怎样啊！」

皆守 「什么怎样啊……」

由岐 「我讲得不错吧？没有骗她吧！我急中生智的能力已经天下无敌了！」

皆守 「急中生智是……嘛，无所谓了…你看……」

皆守 「她脸红透了哦……」

由岐 「啊，真的呢」

皆守 「被你刚才的话弄得红透了脸啊……这个女人」

由岐 「这下惨了！原来她已经察觉我的话是性骚扰了吗！？怎么办啊皆守。我的急中生智失败了啊！」

皆守 「不……那倒是没有……」

由岐 「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会？」

皆守 「呼……这个女人，应该没有察觉到你刚才的话的真实含义是“男人是由精子和温柔组成的”吧……」

由岐 「啊啦？可是意思是一个意思嘛」

皆守 「照你这么说法性骚扰发言也算OK了吧……」

由岐 「啊……的确是会变成这样啊……」

由岐 「啊啦，被将了一军呢。这下可不得不把急中生智老大的宝座让给皆守了呢……」

皆守 「鬼才要啊！再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啥时候成了急中生智老大了啊」

由岐 「在很久以前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一直是了哦」

皆守 「……你……果然是脑子烧坏了……」

之后也一直这样，由岐游刃有余地一边跟我一边跟高岛对话。

真是机灵的家伙呢……由岐……。

Master 「那么……今日也差不多该打烊了呢」

皆守 「呼……为什么让我一直干到关门啊啊……」

由岐 「就是，就是」

Master 「好，好像两个人同时存在，还真是少见啊。嘛算了，小羽咲」

由岐 「咦？羽咲酱也在啊？」

皆守 「……我的确记得今天是有她的班的……为什么没看到人呢」

羽咲 「有点觉得自己……比较碍事呢」

由岐 「不，不是啊！那个女生只是跟我一起来的，没皆守什么事」

皆守 「怎么了，你居然会突然帮着我说话……」

羽咲 「啊，我不是指这个……我知道刚才的是由岐姐姐。我也不会去在意这种事……」

由岐 「是嘛，那又是什么别的事啊？」

羽咲 「……总觉得…皆守哥哥好像是讨厌我似的……总是想着能多躲着我一分钟就多躲一分钟一样……」

由岐 「啥？」

Master 「你又欺负妹妹了啊……」

皆守 「啊，没有……」

羽咲 「因为讨厌妹妹赖在家里，就在起居室里玩工口游戏……」

Master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由岐 「怎么回事！你刚才还说没有“哦那奴”的！」

羽咲 「哎?!」

皆守 「你，你，也注意下地点啊」

羽咲 「那，那个“哦那奴”是……」

由岐 「啊，那个……就是一头北极熊啦……嗯，就是那个拍成电影的……哦，娜努啥的哦？」

Master 「你扯的太勉强了……吧？为什么说小皆在这个年纪就不准有自慰行为了？」

羽咲 「自，自?!」

皆守 「等，等等！真的不要再说啦！你们！羽咲还在这里啊」

羽咲 「啊，没，没关系，没关系……那个，由岐姐姐，是是这样吗？」

明显是慌了神了……羽咲。

由岐 「嗯，所以说啊。有像是我或是小羽咲或是我这样可爱的女孩陪在身边，以自我标准来说 1 毫米也不发情的那肯定是吹牛」

皆守 「我为什么要在那种事情上吹牛啊」

羽咲 「哎……连 1 毫米都不发情…吗」

皆守 「为什么你会因为这句话不高兴啊！」

羽咲 「是皆守哥哥……自作多情……人家哪里有不高兴了……」

你都青筋爆起了吧……那自然是……。

皆守 「总，总之没有弄错什么就好」

羽咲 「是呢。真是太好了呢。嘛反正像我这样的，肯定一点也不会让哥哥想要犯错就是了……」

皆守 「所以说你为什么在生气啊！」

羽咲 「都说了是哥哥自作多情了！这里有什么值得我生气的地方吗？」

由岐 「呜……不过对姐姐我也没什么兴趣呢……是说姐姐和妹妹都不行吗」

Master 「那我呢？」

皆守 「你压根在常识之外吧！」

Master 「把人家不算在常识内这一点才是没常识吧！」

由岐 「怎么回事啊！既不萌姐姐也不萌妹妹也不萌大叔！这简直是说什么样的人都不行嘛！」

不……最后那个没有哪个正常人萌得起来吧……。

Master 「萌大叔可是我走过一次的道路哦。明明是极为王道的萌要素啊！」

皆守 「别把你自己的王道强行推广到一般人身上！」

Master 「那么，你想说近亲乱伦是非常一般的吗？」

皆守 「所以我说那根本就不通啦！」

羽咲 「那么……皆守哥哥萌什么呢？」

皆守 「哈，哈？萌什么？」

由岐 「对啊我也想知道呢」

皆守 「我才没有萌什么……说起来萌是什么啊。我又不是间宫……」

由岐 「如果你听不懂那就说属性吧。喜欢女孩子的类型总行吧？」

皆守 「鬼才知道啊。那些事根本就没想过！」

Master 「果然是小越吗？」

羽咲 「小越是谁啊……」

皆守 「你瞪我干什么啊」

由岐 「那是……谁啊……」

皆守 「小越实际上是那个本名叫越前康介的大叔！曾经当过自卫队的人妖！」

Master 「啊，那妹子可不是自卫队是佣兵哦。那个让人一点都想不到是佣兵的尖锐嗓音真是让人受不了啊」

Master 「用那妹子的声音说“机会难得我就选皆守的那扇通红的门吧”之类的话，就算是我也会被她迷住的」

羽咲 「皆守哥的通红的门…是，是什么？」

Master 「虽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红的啦，不过门就是门啦，反正机会难得，先打开再说吧！」

皆守 「不要因为“机会难得”这种随便的理由就把人家的东西打开啊……」

羽咲 「所以说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啊……」

皆守 「鬼才知道啊！」

由岐 「那么到底是谁啊！」

Master 「我知道了！是小和！」

羽咲 「谁啊？小和……」

皆守 「你们不要都瞪着我！这回连大叔都不算已经是蒂蒂级的人了。蒂蒂级的人妖！本名好像叫兵藤和尊吧」

Master 「不过小和的那种抖S样小皆应该很喜欢吧，而且他还很有钱……听他说…“这事不能大声说，我可是有不下100亿的存款哦”……这样吹牛过」

皆守 「那个与其说是吹牛不如说是骗人吧……真有钱的话怎么会来这个破店啊……」

Master 「啊啦，才不是这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店还是经常有名人光顾呢……。要说这个业界的名人的话……比如说阿部先生？」

皆守 「那只是个纯基佬而已吧！」

羽咲 「从刚才开始……皆守哥哥的八卦对象就全都是男人……」

由岐 「所以，才对我和羽咲都不感兴趣吗……原来是已经有相好的了……姐姐我很伤心哦，呜呜」

Master 「像你这样对谁都没戒心跟着去的话，就算是直男也会马上被吃掉哦」

皆守 「这算个鬼的八卦啊！根本是捏造吧！还有我为什么要跟那群纯基佬一起走啊！」

由岐 「那到底是谁啊？你喜欢的人」

皆守 「我不知道！」

喂……貌似话题是不是被偷换掉了？

为什么……话题会跑到我喜欢的人上面来啊……。

Master 「真命天子嘛……我们店里其他有可能的客人还有……」

皆守 「所以说不可能和你的店里的那些客人有可能啦……」

羽咲 「呃，呃……果然……刚才的女生」

皆守 「刚才的？」

皆守 「呃……高岛柘榴吗……」

没有这回事……。

当我正想这么说的時候……。

突然想到如果在这里承认了的话就可以疏远羽咲，倒也不错……。

羽咲 「哼……皆守哥哥就这么想疏远我啊……」

皆守 「啊！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由岐 「是我告诉她的」

皆守 「我说，你，啥时候多了偷窥别人内心的能力啊」

羽咲 「也就是说……皆守哥哥真的是在这样想啊……为了要疏远我……」

皆守 「不，不……我不是有恶意的啊……」

皆守 「话说我没有什么喜欢的人！我讨厌人类！」

由岐 「哎——这算什么嘛，以为一句讨厌人类就能够蒙混过去吗？」

皆守 「蒙混个头啊，为什么要以我必须喜欢上谁作为前提条件啊。我不喜欢任何人」

由岐 「这样啊讨厌人类啊……你就这么自恋吗？」

皆守 「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啊……」

由岐 「因为自己就是MY LOVER所以没法爱上其他人。」

BY 皆守」

皆守 「呼……」

对话越来越白痴了……总觉得跟这家伙说下去会陷入无限的死循环中……。

皆守 「再说……认为只要是年轻男性的话就都应该一年四季都在发情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有问题吧」

皆守 「而且我的情况是，自己的身体还跟其他人共有……好像有某个白痴把那个发情的欲望完全发泄了呢……」

由岐 「什么嘛！你是说我是个淫乱女是吗！」

皆守 「不是啊！白痴啊你！我在说间宫啊，间宫卓司！」

羽咲 「卓司……哥哥……」

皆守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才不会发情……而且那也不是因为羽咲和由岐有什么不好」

Master 「这样啊。我没什么不好的。对我这样的极品好男人都不发情真是令人震惊啊……」

皆守 「根本就没你的事!」

由岐 「像这样三个人一起回家是不是第一次啊?」

皆守 「嘛，不过从旁边看是两个人吧……羽咲看也是」

羽咲 「不……没有那回事哦……」

皆守 「羽咲……」

羽咲 「总觉得，我……我好像真的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的样子呢」

羽咲 「像姐姐一样的由岐……和…特别喜欢欺负人、性格糟糕到无可救药的皆守哥哥……」

由岐 「小羽咲～」

羽咲 「哇」

皆守 「不要突然冲过去抱人啊……这样不是连我都抱住羽咲了吗……」

羽咲 「……什么嘛…这个都要撒干净…皆守哥哥真是的……」

由岐 「因为这个家伙啊……只是容易害羞罢了……其实心里是很想温柔的啦」

皆守 「那是你的妄想吧……」

由岐 「我的妄想……吗」

皆守 「什么意思啊……」

由岐 「没什么……」

没什么……吗。

我为什么要对羽咲冷淡的真正理由，由岐其实是很明白的。

而且她特意没有把这个理由告诉羽咲。

由岐的人格完全被割离之时……那也就是我和间宫卓司的人格消失的瞬间。

这事没有告诉羽咲。

要是由岐能剩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由岐本性善良，要说的话头脑也不错。

基本上完全继承了鼎盛期的间宫卓司的能力。

也不像我一样扭曲。

但是，如果羽咲知道了我或间宫卓司要消失的话……所以由岐每次都会在快要说到这个时候蒙混过去，不说出真相。

每次当说起这些真相时……由岐反而把嬉皮笑脸都收起来，变得很严肃。

用着很强烈的口气，否定着我们的命运。

否定着我的消失是命中注定的这种想法。

对于由岐来说，我还真是很少看见她像这样，没有什么像样的论据，证据……只是完全依自己的感情就否定某件事。

说起来最近还因为这个问题跟她争论过……当然是用让羽咲不会听见的方式。

由岐也爱着羽咲。

也想守护好羽咲。

只是，由岐似乎在跟预定的命运不一样的方向上摸索着什么东西……。

而且还带着相当的焦急……。

的确，本来她在和我在一起时话是非常非常多的，而最近我们的对话却并不像以往那么多了。

只是擦肩而过……不会再有任何交点的人格。

我觉得她似乎想要拼命地反抗这种命运……似乎在摸索什么东西一样。

由岐的那种胡闹，有事反而会让我感到心痛……。

她有什么东西在瞒着我……我甚至产生了这种感觉……。

由岐 「我看上去是那种感觉啊……」

皆守 「你又在偷窥别人心里的想法了吗……真是恶趣味……」

由岐 「啊哈哈哈哈……对不起」

由岐 「胡闹让你心痛啊……没想到会让你这么想呢」

皆守 「……嗯，不过随着时间经过，那个时刻越来越远的时候，你也会开始感到自己的无力吧」

由岐 「怎么可能……。我才不是开始感到呢……从最开始我就觉得很无力……」

由岐 「什么都做不到哦！吐舌！」

皆守 「才不是吐舌吧……真做不到的话……」

由岐 「是吗？啊哈哈……」

由岐笑了起来。

最近经常能看到她笑。

不过看着她笑的样子，我只是觉得难过。

她的脸上……比起笑，看起来倒不如说更像是在哭一样……。

皆守 「今天你的存在维持了比以往更长的时间啊……」

由岐 「嗯，最近，我一直在做着不消失的努力……」

皆守 「做不消失的努力？」

由岐 「对啊」

皆守 「这种事情能做得到吗？」

由岐 「嗯，我一直在努力……。使意识不要中断……然后把事实一点一点地明确记忆下来……」

皆守 「让意识不中断？」

由岐 「皆守你的话应该明白吧。就跟努力控制自己不睡着一样的感觉吧？就是让意识清醒」

皆守 「确实要说像是睡眠也真像……我的情况是一瞬间就消失了，类似于昏迷的感觉吧」

皆守 「意识的话我明白，为什么连记忆也要？」

由岐 「啊，说起来皆守应该还没有什么实感呢，关于这个方面……」

由岐 「因为没有保持记忆的连续性的必要呢……对皆守来说」

由岐 「我呢。把记忆啊。真的是必须要把每一段都放在心上努力不去忘记……一旦掉进意识之下，基本上就再也回不来了……」

皆守 「回不来了？」

由岐 「对对，有好几次，好像在一瞬间失去了记忆的连续性的事呢……」

皆守 「好像是……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由岐 「很可悲的是，我自己也不清楚呢。嘛，这也是当然的，记忆失去了连续性，也就是说失去了当时的记忆本身吧……」

由岐 「经历了这种事后会发自真心地想……人之所以能为人到底是靠什么呢……」

皆守 「人之所以能为人？」

由岐 「嗯……为了让人成为人而必需的事……为了让自己成为自己而必需的事」

皆守 「那个……是记忆的连续性吗……」

由岐 「不错……就是这个，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自己所必需的是记忆啊……」

由岐 「确实……失去了记忆也就等于失去了自我呢……」

皆守 「还真是有真实感的说话方式呢……」

由岐 「对。小羽咲也有好几次正好碰上这个瞬间呢……」

皆守 「在遇到羽咲的时候？」

由岐 「嗯，在那不久之前，还能正常地把小羽咲当作是小羽咲……在接下来的瞬间，对她的认识却变成了若槻司这个架空的角色……」

由岐 「当时的情况，也是后来听说的……羽咲又是那种性格，很不愿意跟我说当时的情况呢……」

皆守 「是嘛……然后你就开始努力保持连续性了吗……」

由岐 「是啊……」

皆守 「会很累吧……」

由岐 「嗯，是很累……不过这也是我自己想做才去做的事情呢」

皆守 「是记忆让自己能成为自己吗……」

由岐 「通过让自己就是自己……让我认为我就是我……使我重新认识到记忆到底有多重要」

由岐 「每次记忆都被涂改的话，就等同于没有自己就是自己的保证啊……真心的」

皆守 「……」

皆守 「没关系的吧……」

由岐 「什么？」

皆守 「记忆……认知……就算失去了，你也还是你啊……」

由岐 「谁知道呢，再说你还没有见过新的我吧」

皆守 「那当然是没见过……」

由岐 「对，不只是记忆，连认知都产生了偏差……把小羽咲看成是架空的若槻司，把兔子玩偶当成是若槻镜……」

由岐 「在那个时候……皆守在我的眼里会是什么样呢……」

皆守 「一般的路人吧……」

由岐 「是吗……虽然不是很清楚……总觉得，只要我还是我自己的话，就不会把你当成是其他的路人一样……」

皆守 「……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吧……一个品行恶劣的男学生A，不就是其他的普通路人吗……」

由岐 「是吗……那样的我的话，应该也无法跟皆守对话了吧……」

皆守 「那个时候的你大概会讨厌我吧……我会尽量无视你的……」

由岐 「是吗……看起来新的我被你讨厌了呢……」

皆守 「也谈不上讨厌吧……」

由岐 「可是，你是不会喜欢上变成那样的我吧……」

皆守 「那种事情谁知道……」

由岐 「……就算我变得不是我了，你还是会喜欢我吗……就像现在这样爱着我……我可以这么相信吗？」

皆守 「……」

皆守 「我说啊！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从来没对你抱有过什么特殊的感情啊！」

由岐 「啊哈哈……上钩了呢」

皆守 「而且在这问题之前……大概连对话都做不到吧……」

皆守 「在你完全被割离的时候……我和间宫都已经消失了。在还有没有必要见面的这个问题之前，见面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由岐 「你又在说这些了……」

由岐 「我呢……就算自己见不到，也希望你可以一直一直存在下去……」

皆守 「说什么呢，完全割离了以后，就算是这样的想法本身都会消失吧」

由岐 「的确，到那个时候说不定真的会消失……可是，现在我还是这样期盼着」

由岐 「虽然不知道将来的我会怎么样……现在的我，就是这样期盼着的」

皆守 「那算什么嘛……」

由岐 「……呵，只是想把自己正在想的事情说出来而已……」

由岐 「对了！小羽咲！」

突然由岐喊了起来。

用的是能传到我们之外的声音……是振动声带发出的言语……。

由岐 「羽咲，要不要偶尔和我一起睡啊？」

皆守 「噗！」

羽咲 「哎？」

由岐 「虽然我看起来是男的，但里面可是女孩子所以不会有危险的啦」

皆守 「我可是不管外表还是内在都是男的啊！」

羽咲 「……但是，皆守哥哥是会不会对我发情的吧……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皆守 「怎么连你都这么说」

羽咲 「我是无所谓哦……

人家想尽可能地和由岐姐姐多呆一会儿……」

皆守 「等，等等！我可不同意！」

由岐 「为什么啊？」

皆守 「当，当然的吧！我说你啊，年轻男女睡一个被窝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啊！」

由岐 「什么嘛，果然你会发情吗？」

皆守 「那，那怎么可能啊！」

羽咲 「那不就行了……再说，人家又不是要跟皆守哥哥睡，是要跟由岐姐姐一起睡」

皆守 「那不是一件事嘛！身体都是一个的啦！」

由岐 「那你不刚才也说过没问题了嘛？反正你也不会对羽咲或者我发情吧」

皆守 「这，这是伦理上的问题！」

由岐 「伦理上，兄妹睡在一个被窝里有问题吗？」

羽咲 「只是睡觉的话没有问题吧……」

皆守 「啊，对了，那个！如果中途间宫卓司出来了怎么办啊」

由岐 「应该不会。基本上那个人是不会去认知会让自己的世界产生不合逻辑的东西的，所以间宫卓司应该不会突然冒出来」

皆守 「这谁也说不准吧。那家伙是萝莉控幼女控死变态，说不定就……」

羽咲 「到那时候我会想办法的，没问题」

由岐 「嗯，也对呢。再说了间宫卓司的设定是比女孩子还要弱的吧？那也就没有能夜袭羽咲的腕力了吧」

皆守 「比羽咲还弱……那得多弱啊……」

皆守 「那？」

由岐 「睡觉咯！」

羽咲 「哦～！」

皆守 「哦～！你个头啊！」

由岐 「什么嘛……已经到了睡觉时间了吧」

皆守 「所以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屋里睡觉啊！还有羽咲为什么会穿着睡衣啊」

羽咲 「因为要睡觉嘛」

皆守 「不，我问的不是这个……为什么要到我的房间里来……」

由岐 「你在说什么啊。要说的话，这个房间可是我先占领的，是我的房间才对吧！」

皆守 「不对啊……嗯，我明白了你的话可以，无所谓了……」

皆守 「羽咲给我马上出去！」

羽咲 「为什么由岐姐姐可以我就不行呢？」

皆守 「那肯定不行吧！」

羽咲 「这算什么理由……我在问哥哥为什么由岐姐姐可以我就不行……」

皆守 「还要什么理由啊，这个家伙没法跟我分开吧！」

由岐 「那也未必哦？其实我一直是在很勉强的硬撑着，所以随时可以消失哦」

皆守 「原来你能消失啊！」

由岐 「都说了——都快要晕过去了嘛——。快点让我睡被窝嘛——」

皆守 「那你就快点给我消失啊！」

由岐 「才不要呢～。都努力到了这里就让我在被窝里睡觉嘛。再说你又没忍过这么长时间，这有多难受你懂吗！」

由岐 「人家可是熬夜过了一天又一天再一天，意识都快消失了啊！」

皆守 「那就现在快点消失啊」

由岐 「都忍了这么久，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在被窝里睡觉呢，倒不如说是你给我消失不就好了吗！」

皆守 「如果我有这么方便的功能的话我早就消失了！就是因为我做不到才叫你去的啊！」

由岐 「那等你努力试过了再说吧！
来，进被窝了哦！」

皆守 「住手啊笨蛋……啊……」

由岐 「疼……你搞什么啊！」

皆守 「这是我的台词吧！」

由岐 「啊……」

皆守 「嗯？又怎么了？」

由岐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皆守 「你怎么这么冷静……这种状况下……」

由岐 「是你把我弄倒的吧」

皆守 「不对！是你先倒过来的！」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庆幸羽咲看不见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莫名其妙。

现在变成了是我压在由岐上方的状态。

由岐 「话说，在你想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让开啊？」

皆守 「什么？」

由岐 「那个啊……虽然怎样都无所谓，但我的内衣都被看光了哦……」

皆守 「啊？」

由岐 「该不会是倒下的时候估计掀开的吧？」

皆守 「那怎么可能啊」

由岐 「是吗？嘛如果你什么时候想看的话说一声就行……对于处男的弟弟，作为一个合格的姐姐不提供点服务可不行哦……」

皆守 「……我真的会杀了你哦……」

羽咲 「怎么了？由岐姐姐？」

由岐 「啊，没啥，羽咲酱也来钻进被窝吧」

皆守 「你在说什么啊」

羽咲 「哦～！」

皆守 「哦什么哦啊，呜哇！」

由岐 「呜哇——被窝凉凉的好舒服啊～」

皆守 「啊，为什么要三个人都钻进被窝来啊！」

羽咲 「软软的……」

皆守 「羽咲！出去！」

羽咲 「不要，人家才不要一直听皆守哥哥的命令呢」

皆守 「由岐！」

由岐 「真高兴啊」

皆守 「高兴你妹啊！」

羽咲 「真高兴」

由岐 「看，羽咲酱多诚实，所以，由多数赞成决定这是开心的了！」

皆守 「开心这种事怎么能用投票表决决定啊！」

由岐 「啊～，对了皆守，下次要一起洗澡吗？」

皆守 「谁会去啊！」

由岐 「但是啊，在人格同时出现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洗澡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皆守 「到，到现在还没出现过吧，那种事」

由岐 「那个呢，是因为我以前还不能控制自己的存在啊。现在就可以制造出那种情况了哦」

皆守 「那不就是你的意志了吗！」

由岐 「不管怎么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呢。还是说你准备好几天不洗澡呢？盛夏里那可是地狱啊」

皆守 「我管你啊！总之洗澡的时候给我一边待着去！」

羽咲 「那穿上泳衣不就行了吗？」

由岐 「对啊！」

皆守 「对你个头啊！」

羽咲 「穿泳衣的话，到时候我也一起」

皆守 「不准进来！」

羽咲 「为什么？」

皆守 「别为什么，因为是兄妹和泳衣和浴室啊……不行的吧」

羽咲 「是那样吗？」

由岐 「不，其实那并没有什么问题吧？」

由岐 「倒不如说……正因为你心里有着齷齪的想法所以才会这么大反应的吧？」

皆守 「怎，怎么可能」

由岐 「再说泳衣什么的，在海边或者游泳池不是早就互相看够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过度反应啊！是不是啊羽咲酱！」

羽咲 「大概，是会对我们发情吧……」

皆守 「才不会！不是说过了吗！」

羽咲 「哦……」

皆守 「疼疼疼，羽咲你掐我做什么！」

由岐 「你那样铁定是会被掐的吧……作为一个女人，居然被那样断言说不会对她发情」

皆守 「不可能的吧？我们可是兄妹啊？那样不就是变态了吗？」

由岐 「嘿……是吗……那做这种事情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皆守 「你，你在做什么啊由岐！」

羽咲 「你，你在做什么呢由岐姐姐？」

由岐 「只是把胸部压上去了而已……又没有什么问题吧」

皆守 「别压过来啊！」

由岐 「话说这么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吧。会从被子里掉出去的」

皆守 「大夏天的从被窝里出去的话没有问题的吧」

由岐 「会感冒的哦……对吧，小羽咲」

羽咲 「嗯」

皆守 「为什么会这样啊？」

由岐 「因为羽咲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把空调设定到微妙的 27℃盖上被子睡的啊」

羽咲 「不这样的话就睡不着呢……」

由岐 「这次三人一起睡就像是把没有加装水冷系统的引擎全速旋转一样的情况，所以把空调设定到 25℃了」

羽咲 「所以我出去的话会感冒呢」

皆守 「等等，你没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至少不要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啊？」

由岐 「小羽咲觉得怎样？我还是觉得现在这样比较好呢」

羽咲 「我也要现在这样」

皆守 「……」

正面的羽咲钻入了我的怀里。

这丫头的身体的触感……怎么会是这么又纤细又娇小的感觉啊……。

由岐 「……什么嘛……」

皆守 「唔哦，为什么又把胸部压过来啊！」

由岐 「你是在想小羽的身体又小又舒服吧……」

羽咲 「哎？」

皆守 「没，才没有」

由岐 「没有个头啦。最近我变得能听见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了……想靠装蒜可蒙混不过去哦」

皆守 「那，那个是……像小动物一样的可爱吧……是妹妹啊。妹妹就应该是很可爱吧……」

羽咲 「……」

由岐 「哎呀，就算是这种可爱小羽咲也会高兴哦」

羽咲 「……嘛，嘛……总比一点兴趣也没有要好吧……」

由岐 「不过小羽咲，我偷偷告诉你哦。这家伙刚才起了性方面的反应哦」

羽咲 「哎？」

皆守 「等等！你这就是在胡扯了吧！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啊！你只是会读心术吧！」

由岐 「哼……那么说是没有吗……」

皆守 「没有！」

羽咲 「……没有……这么肯定……」

由岐 「啊——怎么觉得……好热啊……」

皆守 「那你就给我从被窝里出去」

由岐 「那就有点冷了啊……对了我还穿着衣服啊……总之先脱掉吧……」

皆守 「不要用总之来脱衣服啊！」

由岐 「反正也没关系啦……反正我只是你脑中的生物嘛……我脱了哦……」

皆守 「等，等等啊」

羽咲 「哎？要，要脱衣服？」

由岐 「啊，只有我一个人哦。皆守又没脱所以没关系的……」

皆守 「我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可以做到各种巧妙的事情了啊……」

由岐 「我跟你不一样，经历可长了……而且认知什么的经过特训的话还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操作的……」

皆守 「你把大脑的异常使用的太巧了吧……」

由岐 「这是异常吗……我可是一直把这东西当作特殊能力来看的……凡事都是一种看法嘛」

羽咲 「那个……我也觉热了……」

皆守 「等，等等！你绝对不行！」

羽咲 「睡衣的下身……已经脱掉了……」

皆守 「给我穿上！」

羽咲 「怎么了嘛……反正对皆守哥哥来说，我就跟动物一样不是吗？动物没穿裤子的话皆守哥哥你会有什么想法吗？看到小狗小猫没穿裤子就会有什么想法吗？」

皆守 「不，那种事情也没有办法吧……那个，就算你像是动物一样可爱我们也是兄妹吧……首先」

羽咲 「反正内衣也就是块布没关系吧……而且由岐姐都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吧……」

由岐 「啊……怎么觉得小羽，声音有些吓人呢……」

羽咲 「啊，不……刚才是有一点点嫉妒……听到说由岐姐姐是美女……」

皆守 「所以说那只不过是自吹自擂罢了！」

由岐 「怎么想我都是个好女人吧！」

皆守 「还怎么想都……你到底用的什么标准啊……」

由岐 「嘛算了……睡觉吧……」

皆守 「不要吧大腿缠过来」

由岐 「什么嘛……又是不要把大腿缠过来，又是不要把胸部压过来，要求真多……」

皆守 「这只是普通的，很普通的要求把！」

皆守 「还有羽咲！不要把你那纤细的身体钻进我的怀抱里啊！」

羽咲 「但是正好能塞进去啊……」

皆守 「只要是能塞进去的地方就随便塞，一般来说是违法吧……」

由岐 「你说强o？」

皆守 「才、才、才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还有违章停车！违法弃置之类吧！」

羽咲 「你是说……把我的存在是违章停车……还是说是违法弃置……的意思吗？」

啊，好像羽咲的心情变差了……变得越来越差了吧……。这是什么情况。

话说回来……羽咲的身体……原来是这样的啊……我从以前就觉得她又瘦又小了……。

居然可以正好收进我的怀里啊……。

由岐 「背上的我的胸部感觉怎样？」

皆守 「真下流啊……」

由岐 「什么嘛？果然，你就是萝莉控幼女控贫乳控嘛！」

羽咲 「那，那个……由岐姐姐……我，我也不是那么贫乳的……还是有一些的……」

由岐 「是吗？」

羽咲 「至少……也不是A……有B了……要说是有点贫也确实有点贫……」

皆守 「这已经不能叫贫乳了吧？」

羽咲 「在我的年龄来看才没什么奇怪的呢。虽然确实是有点小，但至少比AA或AAA要大哦。A有时也会太小塞不进去的情况的」

皆守 「也有塞不进A的情况啊……」

羽咲 「但是成绩上B是普通，就是说是普通的成绩……才没有那么小呢……」

由岐 「小羽咲你戴胸罩了吗？」

羽咲 「啊，姑且是有……」

由岐 「睡的时候就脱了吧？」

羽咲 「哎？怎，怎么……」

皆守 「别听她的！快点睡吧！」

……。

真少见呢……。

由岐 「呼～呼～呼～」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由岐睡着的样子……没想到我居然能看到由岐的睡脸……

至今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皆守 「这个，是什么大的变化将要发生的前兆吗……」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怎么，羽咲还醒着？」

羽咲 「嗯，还没睡……」

羽咲 「总觉得……由岐姐姐很辛苦呢……」

皆守 「啊，嗯……」

我没有告诉羽咲由岐将要被割离到底是什么意思。

嘛，不过好像她也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

羽咲 「如果能像这样……一直三个人生活下去多好啊……」

……。

我无言以对……不，稍微点个头比较好吧……。

但是，我看到好像很寂寞的羽咲在我眼前，却什么都没有对她说……。

皆守 「三个人吗……谁知道呢……」

未来什么无法预测。

预测未来这种行为已经是等同于神的伟业……。

就算如此羽咲还是期望着这些。

坚定的，对从今往后的人生……。

这种微不足道的……重复着无聊日常的人生……她期望着这些。

但是连这个，我都没法为她做到吗……。

由岐

「呼～」

皆守

「我听到了由岐的呼声……羽咲也渐渐地……」

皆守

「两个人都感到安心了吗……」

皆守

「呼……不过……」

她们不应该把这种地方当作是她们美好的每一天……她们必须在新的世界里找到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我稍微沉思了一会之后……忍耐住自己难得的想要尝试一下的冲动，进入了睡眠。

7月6日

Jabberwocky

今天也得听无聊的课……。

真无聊啊……。

我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全都是不认识家伙。

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似乎，由岐在班里还有不少人认识呢……。

皆守

「咦？说起来……」

已经切离的由岐，好像是说过会把羽咲识别成双胞胎姐妹。

而且那个幻觉中的双胞胎也出现在这个教室……羽咲又不可能在教室，到底是为什么看见了那种幻觉呢。

还是说这幻觉跟实际所见并无关系，只是单纯的幻觉呢？

所谓幻觉，与有没有实际原型都没有关系……这样说的话，也确实有道理……。

皆守

「不过，真的是那样吗……」

那家伙所创造出的幻觉世界，在暗地里其实也保持着一定的逻辑性。

比如像人格的数量。间宫卓司，水上由岐，还有我的存在并不是偶然。分别具有着创造，调和，破坏的意义。

名字的由来，也是通过把水上由岐的名和姓调换过来，再改变读法得到的，悠木皆守。

所以关于羽咲的事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性的随意的幻觉……。

作为其证据，将羽咲这唯一的妹妹当作双胞胎来认知的背后，存在着几个意义。

首先，对羽咲来说那个布偶并不是单纯的布偶……。

是由间宫卓司赠予的礼物……

好像是在他还算是比较正常（大概）的时候……当时的他为妹妹做的东西。

说大概这个词，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关于那件事的记忆。

一切都是从由岐那听说的。

卓司将那个布偶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时候……那对羽咲来说是最美好的时光。

然后就发生了那个事件。

可以称为一切的元凶的那个事件……。

深深伤害了羽咲的心灵和身体的那起大事件。

把幸福的时光全部从她的身边夺走的那个事件。

在那事件之后……

对于羽咲来说，成长了的自己是虚假的替身……，

而哥哥给她的人偶才是她自己，她说她是这样认知的。

为了将自己的身体停止在最美好的时刻……她将不断成长的自己当作是虚假的……反而一直坚信那个布偶是自己。

当然，现在羽咲已经不会再相信这些了……。

当时，毫无疑问地，她一定是经受了让她不得不如此相信的巨大伤害。

羽咲至今还拿着那个人偶的理由……自然就是那时的伤痕……，

并没有完全愈合。

那个布偶……

就是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为实体的产物……就是她的“记忆”本身……，

对她来说，那个布偶就是这样的存在。

所以间宫卓司才会把羽咲认知成双胞胎。

成长了的羽咲……和停在了那个时候的兔子。

将成长了的存在当作妹妹，将停止的时光当作姐姐，要说不可思议也确实不可思议……，

那也是……看羽咲的那个样子，实在是难以将她看作是姐姐吧。

按照消元法，只能让没有原始印象的兔子来当姐姐了吧……。

关于双胞胎的名字。

名字的由来我不是很清楚。

似乎是什么动画里的双胞胎的名字……但我并不清楚那是什么动画……，

看上去长相似乎也沿袭了那个游戏还是动画里的印象……。

虽然不太清楚动画或游戏里的双胞胎的性格，和作为幻觉制造出来的存在的性格有多大程度的类似性这类的关联性……这个也不怎么重要吧……。

至于为什么姓若槻就完全搞不懂了。

嘛，反正是卓司嘛……那就也是来自动画或游戏吧……反正也就是个很随便的理由吧。

总之……就像这样……那家伙的妄想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和逻辑性。

不，正因如此才会跟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一些错位……。

这个错位会引起令认知本身被歪曲的事态。

尤其是由岐和间宫卓司，受这个认知错位的影响非常严重。

不可思议的是，只有我几乎没有受这个认知错位的影响。

由岐甚至，会出现把第一人称的“watashi”变换为“boku”的错位……不过在关于我的部分上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

当有其他人叫我“间宫卓司”时，我听到的就是原原本本的“间宫卓司”。

还有能看见由岐或能看见间宫之类的类似幻觉的作用……好像是彻底放弃了维持逻辑性的努力。

这也正是……我将会消失的证明吧……。

一个将会消失的人格没必要考虑逻辑性。

胡乱的时空跳跃……错乱的认知。

这种东西放着不管也没关系。

至于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只不过是个终将消失的存在罢了……，

「皆守哥哥……」

皆守

「嗯？」

皆守

「喂」

老师

「嗯……怎么了间宫？」

皆守

「啊，不……没什么……」

老师

「没什么的话……就不要突然喊那么大声……真是的……」

皆守

「喂，喂……你……」

羽咲

「我带便当来了……」

皆守

「我说你啊……」

羽咲

「因为，皆守哥哥每次都不带人家做的便当嘛」

皆守

「不，今天早上的不是我」

羽咲

「不管是谁，都是要吃便当的」

皆守

「这，这可不好啊……至少别在上课时……」

羽咲

「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面我会太显眼啊」

皆守

「就，就算这样……」

美羽

「啊哈哈哈，你就拿好吧」

皆守

「你谁啊？」

美羽

「什么你谁啊……我们是一个班的啦」

是谁啊……这家伙。

美羽

「真是的，一脸这家伙谁啊的样子……」

羽咲

「每次都是美羽姐给我开门，帮我走到这里来的」

皆守

「什么？」

说起来以前也有好几次在上课时羽咲就送便当来了……。

美羽

「因为啊，羽咲酱总是“皆守哥哥在哪里啊？”这么问我啊」

美羽

「啊，说起来，间宫君的名字是“皆”吗？」

皆守

「不……叫卓司……」

美羽

「那为什么小羽咲会叫你皆守哥哥呢？」

羽咲

「啊，那个啊……」

皆守

「啊，不，那个是像朋友一样的哥哥的意思……嘛，这个问题请不要深究了……」

随便撒了个谎。

比起这个……不知不觉间羽咲在我们学校里连熟人都有了啊……。

羽咲 「今天可是有好好地做了晚饭了呢。不要跑去吃什么杯面之类的东西哦」

皆守 「我本来是打算，放学后直接去白州峡的」

羽咲 「不行。要先回家好好把饭吃了才能去打工！皆守哥哥不吃的話，飯会剩下來的」

皆守 「放冰箱不就行了……」

羽咲 「我想让哥哥吃刚做的」

皆守 「你在胡扯什么？」

老师 「间宫！」

皆守 「啊，是」

老师 「就连耳朵不好使的老夫都觉得吵了……给我小声点说话……」

皆守 「啊，是，是……」

小声说话难道就可以了吗……。

老师 「真是的……每次每次都不带妹妹做的便当才会这个样子……真是学不乖的家伙啊……」

皆守 「嗯，是……话说……哎？」

怎么回事……。

妹妹是……。

老师 「老夫耳朵不好使所以什么都不知道……要是其他老师的话可是会勃然大怒的哦……」

皆守 「啊，是……」

羽咲 「对，对不起……」

老师 「嘛，算了……不过在上课时间还是不太好的，下次还是尽量在下课时间来吧……」

羽咲 「啊，是……真是太感谢了」

老师 「虽说如此……我应该是什么都没发现才对……刚才只是我的自言自语……」

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羽咲的事情已经对学校露馅了呢？

美羽 「啊哈哈，你在吃惊什么呢间宫君」

皆守 「啊，不……我没想过羽咲的事情会露馅……」

美羽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啊，你妹妹不是成天在学校里晃悠吗」

美羽 「在一部分人里很有名哦。总是为了哥哥送便当过来的执着的妹妹」

男生 「有这么勇敢的妹妹真让人羡慕啊……间宫君啥的」

女生 「我也想要这样的妹妹啊……」

皆守 「啊，哈……」

怎么回事……这群家伙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我这么亲热了的……。

老师 「嗯，今天就讲到这里……」

羽咲 「对不起……」

美羽 「别道歉了。再说本来就是忘记带便当的哥哥不对嘛」

美羽 「嘛，而且正因为这样我才能见到小羽咲啦」

虽然的确我见过好几次羽咲在上课时候送来便当……不过竟然会发展到这种情况……。

皆守 「由岐……」

大概是由岐人格的影响吧……班里的气氛……。

虽然由岐本人自称讨厌人类，不过考虑到那个家伙的沟通能力的话，就算不去刻意亲近，也能跟班里同学保持良好的关系……。

还真是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给人添麻烦的家伙啊……。

羽咲 「果然……生气了？」

皆守 「呃，不……什么也没有」

男生 「间宫君，真是有个可爱的妹妹呢」

男生 「是叫小羽咲吧」

男生 「哎……小羽咲啊，学校呢？」

他们随便地搭话起来……。

本来间宫卓司是个讨人厌的角色……然后自从我登场之后，应该是作为恐惧的对象才对……，

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能像这样随便搭话的存在啊……，

真是麻烦啊……。

羽咲 「啊，我，没有去上学……」

男生 「啊？是远程教育吗？」

女生 「我说，你管的也太多了吧。刨根问底可不好哦」

男生 「啊哈哈哈哈」

难道说……刚才那个疑问。

被切割出的由岐人格看到的若槻姐妹的幻觉，只是单纯的因为羽咲在校内晃悠而已吗……。

从在班里羽咲的存在是公开的这点，让我不由得这样想。

美羽 「嘛，如果被教古文的泉田老师以外的抓到就麻烦了要小心哦……被教数学的瀨名川发现的话肯定会禁止羽咲进校园的」

皆守 「这样啊……」

为羽咲创造一个容易相处的环境……这也是由岐的意图吗……。

可是这也太乱了。

如果，被学校当成了问题处理的话，就得不偿失了。羽咲毫无疑问会被禁止入内的。

不过说起来……如果羽咲被禁止入内了的话我反而应该高兴吧……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事了……。

今天的课都上完了。

结果意识没有中断，一直听课听到了最后。

说实话我都烦透了，一会记笔记，一会听老师讲课，一会开小差，还算是上得比较认真的。

最近甚至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皆守 「那么……去打工吧」

美羽 「咦？间宫君，妹妹不是叫你先回次家的吗？」

班里的女生站在我面前……好像是让羽咲进教室的，坐在门旁边的女生。

皆守 「呼……这是我家的家事……就不要管那么多啦……」

美羽 「家事……是这么一回事吗……」

皆守 「嘛，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啦……」

美羽 「嗯～」

皆守 「说起来，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羽咲的存在的？」

美羽 「喂……我可是有岩田美羽这个名字的，叫我的名字好吗」

皆守 「啊，对不起……岩田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羽咲的？」

美羽 「还用什么时候，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啊。上课中突然就跑进教室里了啊。靠走廊最后一排的我马上就知道了啊」

皆守 「时间呢？」

美羽 「时间？」

那么老的事情记不得啦……是这个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吧？应该是四月中旬左右吧？」

四月……那不是新学期刚开始吗……。

美羽 「嗯，我告诉她尽量挑是个老头老师在讲古文的课比较好，她就经常趁着泉田老师上课的时候来了……」

皆守 「这样啊……不过泉田老师好像知道这事的樣子……」

美羽 「嘛，是快退休了吧？貌似都没有激情……或者说是个相当放任主义的老师呢」

美羽 「而且也考虑到了每个学生具体的家庭情况吧」

皆守 「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呢……」

学校那边，说不定多少理解点间宫家家庭情况的复杂呢……。

美羽 「嘛，话是这么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小羽咲很可爱所以一切都没问题」

……谁也没问你的看法啦……。

美羽 「所以啊，你也对她温柔点吧。明明是那么可爱的妹妹呢」

这种事……跟你没关系吧……。

虽然……我很想这么吼……，

皆守 「可爱的妹妹啊……」

美羽 「对了对了，说起来间宫君啊，你周围都是一些很可爱的东西，真让人羡慕啊」

皆守 「周围？」

美羽 「比如间宫君的手机的挂饰……很可爱的。那个是妹妹给的礼物吧？」

皆守 「手机？」

几乎没有用过……说起来那是不知道哪年买的老古董了……电池也旧过头了……几乎都没法用。

为什么间宫卓司会随身带着这种根本没法用的旧手机呢。

手机上面，还挂着很旧的挂饰。

美羽 「跟羽咲酱拿的那个兔子一样呢……是那个的双胞胎的兔子」

皆守 「啊，嘛……算是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实际情况……。

总之岩田说得没错……手机上挂着一模一样的兔子挂饰。

美羽 「真是个好妹妹啊」

皆守 「嗯……」

呼……真是个麻烦的女人，居然在不知不觉间就弄出了个跟我这么熟的家伙了……。

虽然有点想要不跟她扯上关系……但今后，新的由岐要作为间宫卓司长时间扮演下去。

不能因为我一时激动就打破这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人际关系吧……。

虽然不到半年就已经发生了这些事让我很吃惊……嘛，这一切都是为了间宫卓司转世重生的基础吧。

美羽 「……嗯～」

这个叫岩田的女人，还站在我的面前盯着我看……。

皆守 「怎么，还有其他事？」

美羽 「啊，不，这个倒是没有啦……」

美羽 「总觉得今天的间宫君给人的印象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呢……」

有点不一样……吗。

既然这些人所能察觉出来的只是“有点”不同的程度的话，也就是说认知上的错位的逻辑性做得还不错吧。

毕竟这可是三个性格差异这么大的人格共用一个肉体啊……。

皆守 「怎么，是指今天的我难以相处吗？」

美羽 「啊，不，怎么说呢……」

岩田苦笑了起来。

嘛，当面问人我是不是很难相处当然会不好回答吧……“现在的你难以相处”什么的……，

这样的话，也可以认为是她在说这种事情用不着我指出来吧……。

美羽 「虽然算不上是容易相处……但总觉得好像比平时更加的温柔吧」

皆守 「……比平常？温柔？」

美羽 「嗯，貌似是呢。间宫君真的是很疼爱妹妹呢……之类」

皆守 「哈？你看到今天的事情怎么会这样想？」

美羽 「不，反而正因为是今天的样子才这样想的。虽然不少话说的很严厉，但其实是在为妹妹着想……之类」

美羽 「嘛，算了，那再见咯」

搞什么啊？

……是该说她对人的评价根本不算数……还是说只是莫名其妙……。

皆守 「莫名其妙呢……嘛，算了」

我看了看钟。

离打工的时间也没多久了。

皆守 「要先回家一次再跑回来真的好麻烦啊……」

果然还是直接去白州峡吧……。

美羽 「对了对了，那个间宫君」

皆守 「怎么了……你还在啊？」

美羽 「如果不回家的话，做了晚饭的小羽咲会很伤心的哦」

皆守 「……嗯」

美羽 「好像……我刚才还听见你说麻烦什么的……」

皆守 「哼……能不能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了？说实话很烦……」

美羽 「啊哈哈哈哈，被说烦人了。嘛，再怎么偶尔听一听同班同学的忠告也不错吧，那再见了」

皆守 「……同班同学的忠告吗」

别说偶尔听一次，有人对我说忠告这件事本身就是出生以来第一次……。

皆守 「那么……」

总之等先走到杉之宫再决定吧……。

皆守 「……」

怎么回事……又被人跟上了……。

城山他们？

不对，太阳还没下山所以不可能是暗中偷袭吧……不是城山他们……。

或者说……跟踪……数量大概是一个人……。

还是上次那个吧。

呼……是一个人的话还用完全相同的那招应该没问题吧……。

木村 「啊，咦？」

皆守 「哟」

木村 「为，为什么会露馅了？」

和之前一模一样的模式。

我加快了速度，走进小路，等等跟踪者。

不过今天是藏进停车场里，等待木村的登场……。

不过啊，上次也是……为什么这男人跟踪的时候还要拿着这么巨大的照相机呢……。

皆守 「你又来跟踪了啊……」

木村 「啊，不……其实我只是在追着偶像……」

皆守 「木村信胜……记者……而且还是追逐偶像明星的记者？」

木村 「啊哈哈哈哈，没错」

木村 「啊！我骗人的！别打我」

皆守 「不想挨揍的话就别胡说八道……」

木村 「那，那个……今天是有啥要事找我……」

皆守 「那是我的台词。你居然又来跟踪了……我说这次不会放过你的了」

木村 「啊，不……这个尾行也是有原因的」

皆守 「反正都是你的个人原因吧……」

木村 「不，也不是只因为我啦……」

皆守 「哦……还有不是你个人原因的啊……你要再胡扯什么的话……会变成什么样我可不好说哦」

木村 「不、你啊，是那个宗教法人，白莲华教会的教祖的私生子吧」

木村 「啊啊——我的相机啊」

皆守 「你这家伙……到底在调查些什么……」

木村 「太，太过分了！这可是F 2 Photomic啊！可是现在已经弄不到了的贵重机种啊！」

皆守 「谁管你啊……话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么古老的相机啊……」

木村 「因为你在前天，把我的“战斗吧！数单D 3”弄坏了啊！」

皆守 「什么玩意……那个战斗吧数单……」

木村 「就是数码单反相机啊！如果说F 2 Photomic是机械式单反的最高峰的话，D 3就是数码单反的现在的王者！」

这家伙在激动地讲些什么啊……是相机狂吗？嘛，从他工作看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的……。

木村 「一开始是为了制造战舰大和的眼睛才有的日本光学！」

皆守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碰照相机，而是破坏掉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就行了吧……手吗？不，要让你暂时走不了路还是脚吧？」

木村 「啊，不……真是非常抱歉……」

皆守 「然后？你……还在调查些什么」

木村 「啊，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皆守 「哦……砸了照相机之后是腿吗？啊～要不要干脆连眼珠也一块啊？那样就用不着带照相机了吧」

木村 「不，那样的话我会为难的，我是说真的，真的哦。下面就全都是还没有弄明白的事情了」

皆守 「哼～……原来如此，嘛，算了那个先放一边，俗话说事过两次佛都有火……」

木村 「不对……是三次吧」

皆守 「什么？沙包？你想当沙包吗？」

木村 「啊，不……什么也没有……」

皆守 「到底怎样做才能让你放弃呢？」

木村 「已经放弃了哦」

皆守 「哦……那个从一开始的采访内容摇身一变，换成了调查我的周围，结果却说什么“还什么都没弄明白”的家伙啊……」

木村 「啊哈哈哈哈哈……，不，关于你的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呢」

木村 「虽然父亲写的确实是间宫浩夫，但名叫间宫卓司的孩子肯定是母亲，间宫琴美和白莲华协会的白连太郎的私生子」

木村 「居然能在这次采访中发现，甚至连政党都能支配的那个新兴宗教的教祖的私生子的存在，哎呀……说实话我也吓到了」

皆守 「……我倒是被你这种老实巴交的连这种事情都说出来了的傻样给吓到了……」

木村 「呀……别那样夸我嘛……」

木村 「啊……不好……因为站在这里这样说话……警察在看我们了……」

皆守 「警察？」

木村 「在那边……从你那个方向看不到吧……」

我稍稍回头看了看。

别说警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皆守 「哪里有警察……！？」

皆守 「切……」

视野的中心部留下了残影。

我这个人真是的……居然连续两次中了同一招……。

不……那家伙，其实相当难缠……。

让我回头看，然后只是逃跑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抓住。

另外，一边逃一边打闪光灯的话，结果也是一样。

在我回过头的那段时间内，稍微走动一步的话，在下一个瞬间我的身体都可以反应的过来。

在我最容易被那个闪光灯照到的，我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之前，他是一步都没有动过，只是将戴在手臂上的闪光灯对向我眼睛的位置……。

除了这一最低限度的动作以外什么都没做。

就这样打乱了我的反应。

皆守 「那场戏演得还真不错……」

虽然总是拿着个巨大的相机，跟踪技术也很烂……但是除此之外的手段还是相当厉害的……那个男人。

不经过好几次生死关头是不会变成那样的……。

皆守 「呼……话说回来」

我看向手机。

都是因为那个叫木村的记者，稍微花了点时间……。

如果回家吃饭再去白州就必定迟到无疑了……。

虽然对不起羽咲……但也只能直接去白州峡了吧……。

羽咲 「……果然」

皆守 「……咦？」

羽咲 「果然没回家就直接过来了」

皆守 「我说啊……为什么羽咲在这里？今天，没你的班吧？」

羽咲 「我收到了美羽同学的短信……说你可能不会回家……」

皆守 「美羽？是岩田啊！」

那个家伙……还真是多管闲事……。

羽咲 「我明明说，今天晚饭要在家里吃的」

皆守 「因为被卷入些意外……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不回家的啊」

羽咲 「谁知道……」

皆守 「呼……」

该死……为什么那个女人这么多管闲事啊……。

话说她居然给羽咲发短信……。

也就是说羽咲和别人交换过邮件地址吧……

总觉得真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

我记得羽咲应该是比我更讨厌他人的……

这也是由岐的影响吗……。

羽咲 「总之，店长说在开店之前用桌子也没关系，所以我就做了」

皆守 「在这里？」

羽咲 「嗯，做晚饭」

皆守 「啊，这样啊……」

羽咲的料理还是跟往常一样。

说实话其实这里的人妖店长做的更好吃，嘛，怎么说这也是比自己年纪小的人做的。还是老老实实感谢吧。

比如，像秋葵没有完全切开还连在一起这种的小事。

用来熬味噌汤的木鱼干，不是削厚片而是削成薄片所以没捞干净还剩了不少在里面之类的……。

羽咲 「皆守哥哥，一边吃人家的料理一边苦笑呢……」

皆守 「哎？我是在苦笑吗？」

羽咲 「嗯，就算你不说我也能从动作看出来你大概在想些什么……下次我会注意的」

羽咲 「秋葵没有切开的事情，还有煮汤的木鱼干应该捞干净……我会注意的」

皆守 「啊，不……用来煮汤的木鱼削厚些的话比较轻松也能全部捞出来……你不用那么努力也没关系的」

羽咲 「啊，对了……」

皆守 「嗯？」

皆守 「还没到开店的时候吧……」

羽咲 「嗯……是还没到开店的时间……」

皆守 「我已经能听见外面的那群人妖们狂喜乱舞的声音了……」

羽咲 「啊，对了，他们会那样闹腾，是因为今天是Master的生日」

皆守 「是吗？」

羽咲 「嗯，所以在前天我就突然被喊去准备今天的聚会了」

皆守 「啊，比预定早回来的那次啊」

羽咲 「嗯，意外地很快就完成了呢」

皆守 「嗯～，是嘛……」

然后就造成了前天的悲剧吗……原来说到底罪魁祸首是Master啊……。

皆守 「Master的生日嘛……原来如此，所以外面那群怪兽才那么吵闹吧」

羽咲 「把他们说成是怪兽也太……」

皆守 「嘛算了……」

我打开了锁，一口气打开门。

皆守 「你们吵死了！还没开店呢」

人妖 「啊啦？」

人妖 「啊咧？这不是皆守君嘛？」

皆守 「喂……这是怎么回事……」

人妖 「当然是喷香槟啦」

皆守 「那为什么要往我身上喷啊……」

人妖 「因为我们以为是店长出来了嘛～」

皆守 「看准了再给我喷啊！」

皆守 「然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替换衣物全都是女装啊！」

Master 「啊哈哈，大成功啊」

皆守 「是你搞的鬼啊……」

Master 「因为是我难得过一次生日嘛，所以就想让你穿上可爱的晚礼服呢」

皆守 「可爱的晚礼服……哼～」

可爱的晚礼服啊……确实有一大堆荷叶边……。

Master 「嗯，我事先拜托羽咲酱，拿到了你的身体的尺寸哦」

皆守 「我的尺寸？」

羽咲 「就是升学的时候，定做制服的时候留下的尺寸……」

皆守 「我说你啊……」

羽咲 「对不起……」

Master 「啊，羽咲酱可没什么不好啊。我也没告诉她要来尺寸之后做什么用啊」

羽咲 「因为他说要做成和我的衣服成套的……我还以为是要做男式晚礼服……对不起」

……嘛，一般说到兄妹一套……会联想到的是妹妹穿女式晚礼服哥哥穿男式晚礼服……哪里会有把兄妹都做成女装的笨蛋啊……。

Master 「嘛，有什么不好，反正是我可喜可贺的生日嘛」

皆守 「老实说……我可不觉得像您这样的东西的诞生有什么可喜可贺的……」

Master 「真是的，还是跟以往一样不可爱啊……对教自己练武的老师也……」

人妖 「不过啊，店长还真是策士呢。拜托我们在门口喷香槟庆祝，本人却不在场」

皆守 「你到底有设了多少陷阱啊」

Master 「啊哈哈哈哈……其实我并不是策士，只是单纯地睡过头了而已啊」

Master 「不过，多亏了这样才能让皆守穿上这个啊」

皆守 「鬼才愿意穿啊！不是你把我的衣服全拿走的吗！」

Master 「所以啊，不是说现在正在洗衣机里洗着嘛。我会好好烘干的啦」

人妖 「嘛，是全裸？还是女装？这种二选一的选择题的话，就算是小皆守，也会选女装的吧……」

皆守 「嗯……听到你说要不穿裸体围裙也不错，我也只好穿这玩意了……」

Master 「啊啦我看你不是挺高兴的吗？」

皆守 「鬼才高兴啊！你这个死人妖！」

Master 「啊，嘴上还真是不积德呢……」

皆守 「哼……」

Master 「有什么不好的嘛？这么在意裙子的长短的话一是不可能打得赢……我的……」

皆守 「你，你这混蛋。砍了你」

Master 「嚯嚯嚯，我一直在想总有一天要好好摸摸这可爱的小屁股的哦」

皆守 「砍了你！我绝对要砍了你的！」

Master 「哎呀，哎呀？真是吓人……好像这样下去就要被侵犯了呀……」

羽咲 「！」

Master 「哎，哎呀……小羽咲啊……你拿着盛满热水的水壶是想干什么啊……」

Master 「等，等等，羽咲，这只是玩笑啊」

Master 「烫烫烫啊啊啊」

Master 「真是的……真是开不得玩笑的兄妹俩呢……」

皆守 「因为你在用不能开玩笑的事情开玩笑啊……」

Master 「说起来内裤呢？」

皆守 「虽然湿了但还是穿着那条平角裤……你那玩意是人穿的吗……」

Master 「反正机会难得，内裤你也换掉吧。不是还有吊带袜吗？」

皆守 「什么难得啊……」

Master 「哎呀？不是说准备好了让我上的吗？」

皆守 「你继续说这个的话……又会被羽咲泼一次热水的哦……」

Master 「啊，这也是呢……不过实际上怎么样呢？」

皆守 「你说什么啊？」

Master 「你对内衣有什么喜好呢。趁此机会，就让小羽咲来帮你决定吧」

皆守 「羽咲？决定什么？」

Master 「所以说，是皆守的内衣是平角裤还是女性穿的内衣……顺便说下内衣也是两人成套的哦」

羽咲 「M，Master！」

Master 「但是你不是说很可爱的吗」

羽咲 「那，那是，内衣确实很可爱啦……」

Master 「机会难得，就让小羽咲来决定皆守的内衣怎样」

皆守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啊……而且羽咲不会想要一个穿着女性内衣的变态哥哥吧……」

羽咲 「……哎
……那个……」

皆守 「……我说你啊……为什么会脸红成那样啊……」

羽咲 「不，不对。只是想要和你穿一样的」

皆守 「不……没必要连内衣都穿一样的吧……」

羽咲 「话，话是这么说……」

Master 「那么，到底怎么办？」

羽咲 「啊，不，还是就现在这样吧。让皆守哥哥穿那个果然还是……」

Master 「果然还是……其实觉得是那种内衣更好吧？」

羽咲 「啊，不，没有那回事的……只是想要全部穿一样的……」

Master 「按住他……」

皆守 「别」

皆守 「你，你们！这群死基佬滚远点！」

Master 「呵呵呵……那两个纯基佬是你的同门师兄兄弟哦……」

皆守 「连，连师兄兄弟都是基佬吗？」

Master 「啊，但是他们是我去东京之后才收的弟子哦。以前是练柔道的练了15年，还参加过高中联赛呢，很厉害的呢」

皆守 「等，那种人为什么要把我……」

Master 「因为你会抵抗吧？」

皆守 「什么？」

Master 「如果我要强迫你穿上这个的话……」

皆守 「!？」

皆守 「呀！真的给我住手啊！快住手啊!!」

皆守 「呜……呜呜……被玷污了……」

Master 「好好，就这种感觉，今天一天就给我穿成那样干活哦」

皆守 「你是鬼！是恶魔!」

Master 「你还真的哭出来了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的文化祭上不是都会做吗」

皆守 「如果决定在文化祭上做这种事的话……就算是把班里所有人都杀了我也要阻止……呜……」

Master 「来，差不多开正式开店了呢。来开宴会啦，就用今晚的营业额来填掉上个月的赤字吧!」

皆守 「……总有一天要杀了你……」

Master 「哼哼，那你可要变得更强才行啊」

这个人妖在我……不，在间宫卓司出生的很久以前就在练习武道……而且……打斗经验也不是现在的我能比的……。

我见过这个人妖面对黑o会的人，突然扔出巨大的玻璃烟灰缸，或是敲碎啤酒瓶捅过去……。

我的打架……跟他比起来不过就像是小孩子玩游戏一样……。

客 「Master你为什么会让女孩子过来啊～。明明我是最喜欢皆守君的～」

Master 「阿啦你看仔细点。我可记得让女孩子进来过哦」

客 「哎～……哇？啊啦～」

皆守 「……别过来……死人妖们……」

客 「啊，没错这个毒舌就是皆守君啦」

客 「好厉害好厉害，皆守君你怎么了」

皆守 「吵死了。你就闭上嘴喝你的酒好了」

客 「好厉害～。这腿怎么回事？难道把毛剃过了？」

皆守 「吵死了吵死了。鬼才会去做那种事啊!」

客 「好厉害光溜溜的，但是，还蛮有肌肉的好萌啊～」

皆守 「你这家伙……别那样死摸……会让你见血的……」

客 「人，人家……已经在流血了啊……」

Master 「好了好了，不能摸舞女哦」

皆守 「我从什么时候变成舞女啦」

客 「真是的。由岐酱的时候明明那么温柔的」

皆守 「我管你啊，这种话等由岐出来的时候对她说去」

Master 「也是呢～。由岐的话更容易使唤哦……」

客 「不过呢，我更喜欢皆守的音乐呢」

Master 「弹得一股阴郁的味道呢……这孩子的钢琴」

客 「嗯，确实小由岐的是更加明快舒畅的演奏，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那演奏有些太过耀眼啦」

皆守 「原来如此，对你们这些人妖来说，我这种阴郁的音乐更合适啊」

客 「也是呢，嘎哈哈哈」

皆守 「嘎哈哈你个头啊……明明只会说些没大脑的话……现在在说什么啊……」

客 「啊啦，这个世上净是一些伤心事，不笑得没大脑一点是活不下去的哦」

Master 「对对，说到伤心事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露出很严肃的表情的」

客 「那种东西是一种兴趣啦。就是喜欢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所以是兴趣啦」

皆守 「哼……」

真是的……这群家伙……。

还真是闹的够疯的啊。

不仅让我穿女装弹钢琴，甚至还让羽咲唱歌。

兄妹一起羞耻play……。

去找人权团体的话能不能胜诉呢？

就是甚至让我这样想的过分的事情。

在比平常晚一点的时候我们被释放了，之后就回了自己家。

羽咲 「皆守哥哥，浴室的水烧好了哦～」

从楼下传来了声音。

皆守 「……今天被喷了香槟全身黏糊糊的……」

虽然用毛巾擦了一下但头发还是黏糊糊的。

皆守 「话说起来……羽咲已经把皆守哥哥当作是默认称呼了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是最近由岐的影响吗……感觉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

皆守 「由岐最近有很多地方都很奇怪呢……」

不像是她的风格……她在焦急吧……。最近总有一种格外胡闹的感觉。

是想要反抗我们的命运吗……。

包括和班上同学的事情……都是由岐的策略吧……。

由岐在逐渐被剥离。

为了将由岐这一人格统一为间宫卓司这个人……。

所以，我也必须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消灭间宫的工作……。

那件事也在逐渐达成……。

可是……，

皆守 「总有一种不协调感……」

最近见到间宫卓司的机会变少了。

确实如此，既然由岐被逐渐切割出去，也就是说间宫卓司的人格在渐渐变得薄弱。

那么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见到他的次数会减少。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间宫卓司的人格真的在逐渐薄弱吗……。

俺的存在意义就是破坏他的人格。

在自我否定的终点的消失。

这就是我被赋予的使命。

这点肯定没错……可是……。

皆守 「为什么我会感觉间宫卓司的存在感在一天一天变强呢……」

特别是进入这个月之后，能更强烈的……感觉到那家伙。

别说是存在的稀薄化……反而让我感觉他对我或由岐的根源性的支配力越来越强了……。

就是怎么回事……。

皆守 「该不会……」

由岐也感觉到了吗？

如果由岐也感到了这种不协调感的话……。

皆守 「不协调感……」

由岐 「比方说，像胸部的感触之类的？」

皆守 「胸部的……感触……呜哇！」

皆守 「你，你在干什么啊！」

由岐 「哈哟～皆守」

皆守 「笨，笨蛋，你怎么也一起跑到浴室里来了啊！」

由岐 「嗯。这回是不可抗力……一回过神来就已经在这里了」

皆守 「就，就算这样也不能进浴室吧，快，快消失」

由岐 「谁知道呢～。不是你叫我出来的吗？」

皆守 「我？叫你？」

由岐 「嗯……我感到你有很大的疑问呢……是有事想问我吧……」

皆守 「……这样就能叫你出来了？」

由岐 「不知道，我只是有这种感觉，嘛，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剥离正在确实地进行着」

由岐 「不过，有趣的是，随着这个过程，我的自由度好像也增大了不少……」

皆守 「自由度」

由岐 「嗯，我不是说你在想的事我多少也能知道些了吗」

皆守 「好像是说过……」

由岐 「对对，不是那种自我会议时用的声音，而是感觉能听到真正的内心的声音……」

由岐 「那些变得在我的无意识状态中也能感觉到了」

皆守 「在无意识状态中？」

由岐 「嗯，在不存在的状况下，你的行动，话语，以及内心都能感觉到」

皆守 「可那不是无意识状态吗？」

由岐 「嗯，所以说呢，就像做梦似的」

皆守 「但是，你说你现在的被我的心声感动，才跑到这里来的吧……」

由岐 「嗯，看起来是你做了什么能和我的心起强烈的共鸣的事情的话，我也会醒过来呢」

皆守 「原来如此……所以……会来到这里？」

由岐 「嗯……按照这种感觉，就能变得能读取你之外……的另一个人的内心了呢……」

皆守 「另一个人？你是说间宫卓司吗？」

由岐 「没错呢……我也能听到那个人的想法了……在我无意识的时候……不作为一个人格存在的时候……就能听到皆守或间宫卓司的心声……」

皆守 「那么……那家伙在想什么？」

由岐 「啊，没啥，他基本都是在想些很无聊的事情。」

皆守 「无聊的事？」

由岐 「对对，比如这个片子居然没露内裤，因为剧本是傻逼所以这个动画没救了……」

皆守 「那，那是……真的是无聊呢……」

由岐 「嗯，真的是很无聊呢……不过」

皆守 「……不过？」

由岐 「啊，什么也没有何……只是，我明白了间宫卓司还真是不停的在自慰呢」

皆守 「那种事情不读心也能明白吧……」

由岐 「是吗？」

皆守 「那个笨蛋的地下室里满地都是些可疑的东西和可疑的面纸呢……」

由岐 「地下室里他的秘密基地吗，你去过那里吗？」

皆守 「别说去了，我在那里跟那个家伙不知道交换了多少次了」

由岐 「嗯～……这样啊……」

皆守 「什么？怎么了？」

由岐 「我是一次也没去过呢……」

皆守 「是那样吗？」

由岐 「嗯……没去过那里……说起来甚至一点都不知道呢」

皆守 「不知道？」

由岐 「嗯，因为皆守也没说过关于那地方的事情」

皆守 「啊，不……我以为你肯定知道呢……」

由岐 「我是最近，能听见他的声音以后，才知道那地方的存在的……」

由岐 「那里面是什么样子？」

皆守 「什么样子？你在意的话去看看不就行了。地方你知道吧？」

由岐 「啊哈哈哈哈……好像是不行呢」

皆守 「不行？」

由岐 「我试过的，好几次想去那个地下室……然后呢」

由岐 「关机……意识就消失了」

皆守 「怎么会那样……」

由岐 「我想大概是不想让我看到吧……」

皆守 「为什么？」

由岐 「……嘛，我能想到很多原因呢……」

很多原因……吗。

由岐 「对，很多很多哦……」

皆守 「哼……真是讨厌的家伙……不要读别人的心啊……」

由岐 「啊哈哈哈哈，这个也不是我有意去控制，也就是隐隐约约能知道的程度吧……」

皆守 「那么？我的疑问……你也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由岐 「……间宫卓司的存在感……你所感到的不安」

皆守 「嗯，没错……」

由岐 「……这个嘛……」

皆守 「你的剥离过程已经开始了……可是，他的存在别说是减弱了……」

由岐 「存在感反而在变强……你说的是这个吧」

皆守 「没错」

由岐 「是不是你的错觉啊？」

皆守 「那不可能。再说你不也是」

由岐 「今天跟昨天，这两天里他的人格存在的时间为 0 分钟」

皆守 「这，这种事，你也能知道吗？」

由岐 「算是吧……你呢，昨天是从 2 0：3 2 开始到睡觉时的 2 4：3 5 存在……今天是从 1 6：0 0 开始到现在一直连续存在」

皆守 「这……这是什么能力啊」

由岐 「也就是说啊，在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所有意识的频道也对我开放这样的感觉」

皆守 「这种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由岐 「撒……能知道得这么清楚还是在最近，大概从前天开始，说不定，也许在长时间出不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能力了……我也不是很清楚」

由岐 「总之，你刚才说的，间宫的存在感在变强的说法，说不上正确……」

皆守 「……“说不上正确”真是绕弯子的说法啊……」

由岐 「嗯……算是吧。你感觉到的那些东西……我也确实感觉到了……」

由岐 「可是，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皆守 「原来如此……」

由岐 「但是，现在，他的精神活动变得微弱了是事实」

皆守 「是吗……」

皆守 「哎？」

由岐 「哦？」

羽咲 「果然你们两人都在啊……」

皆守 「为，为为为什么羽咲!？」

羽咲 「我既然穿了泳装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皆守 「我，我可是全裸啊!」

羽咲 「……那由岐姐呢？」

皆守 「哎？」

羽咲 「由岐姐姐也在的吧」

由岐 「嗯，是……」

羽咲 「由岐姐姐穿着泳衣吗？」

由岐 「那个对不起……是全裸……」

皆守 「等，等等，你误会了羽咲」

羽咲 「你在说什么？不是根本没有问题吗」

羽咲 「我穿着泳装，而且你对我对由岐姐姐都不可能发情的吧」

皆守 「是，是那样没错……」

由岐 「啊，那个……该不会是小羽咲……你生气了吗……」

羽咲 「才没那种事情……但我们昨晚不是约好要三个人一起洗的吗……」

羽咲 「只把我一个人晾在外面太过分了……由岐姐姐」

由岐 「啊哈哈哈哈……好像也是……」

皆守 「喂，都是因为你胡说八道的错啊」

羽咲 「所以我这个小孩子就当真了，才会这样……你是想这样说吧？皆守哥哥……」

皆守 「哎？啊，嗯，没错。都怪由岐说这些蠢话……」

羽咲 「那么我问你，这种行为到底有什么地方是蠢的呢？」

皆守 「兄，兄妹一起洗澡什么的……再说也都这个年龄了」

羽咲 「我穿着泳衣……」

皆守 「我可是全裸的啊！」

羽咲 「人，人家……才，才不会看呢……」

皆守 「不是这个问题吧」

羽咲 「那是什么问题？」

皆守 「啊，不……那个，怎么说……就是那个……没错吧由岐」

由岐 「又没什么不好的吧？反正你对我还是对小羽咲都不会发情的吧？」

皆守 「才不是这个问题吧」

由岐 「是吗？就是这个什么问题吧？小羽咲都说她看到你的那玩意也没关系，你也不会发情所以没问题的吧」

羽咲 「啊，不……我已经尽量不去看了，不过还是看到了一点……」

由岐 「是吗」

皆守 「是吗你个头啊。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同意啊」

由岐 「哎～？那么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看到小羽咲然后失控了的话，我会沉进无意识下的所以你就放心吧」

皆守 「那种事怎么可能啊……笨蛋」

由岐 「什么嘛。那就没关系了吧。要是对我发情了的话，嘛我会原谅你的。而且也不会不愿陪你做哦」

皆守 「开什么玩笑！」

羽咲 「嗯……你都被由岐牵着鼻子走了……」

由岐 「啊呜，连小羽咲都……你们突然就来总攻击啊……」

羽咲 「话是这么说……你对我们是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吧……皆守哥哥……」

皆守 「对了……那么我也洗得差不多了」

由岐 「你根本没洗身体吧」

皆守 「别啰嗦」

由岐 「哪里是啰嗦啊。作为共享身体的人来说，我可不愿意这么不干净哦」

羽咲 「皆守哥哥……能不能仔细把身体洗干净啊……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把洗澡水烧好的……」

皆守 「呜……」
这个混沌空间是怎么回事啊……。

由岐 「那个先放一边，为什么你完全不看我这边啊？」

皆守 「怎么可能会看啊！」

由岐 「什么嘛。难得我免费给你看的」

皆守 「不……就算是免费我也不想看啊……」

由岐 「这个说法还真是让人火大啊……」

羽咲 「由岐姐姐的胸部大吗？」

由岐 「撒，谁知道呢？你说呢皆守」

皆守 「鬼才知道啊！」

由岐 「不知道吗，我个人其实也不知道啊」

羽咲 「嗯～……由岐姐姐是卓司哥哥的愿望吧」

由岐 「嘛，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在设定上是那样的吧……不过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个啊？」

羽咲 「由岐姐姐……皆守哥哥喜欢的类型是什么啊？」

皆守 「为什么你问由岐啊！」

羽咲 「因为，皆守哥哥不肯告诉我啊……」

皆守 「就算这样，你问由岐也问不出来什么吧……」

由岐 「是吗？你忘了我最近获得的能力了吗皆守？我不是刚才才跟你说过吗」

皆守 「啊」

羽咲 「能力？」

皆守 「啊，不，没什么……嗯，羽咲，今天天气不错啊」

羽咲 「现在是晚上……」

皆守 「啊，这样啊……我说夜空……」

羽咲 「在浴室里也看不见吧……不说这些，那个能力是什么，由岐姐姐」

由岐 「嗯，那是啊……」

皆守 「吵死了！吵死了！这个话题不准再说下去了！」

羽咲 「什么嘛。我又没有问皆守哥哥!」

皆守 「就算你问的不是我,这也是关系到我的个人隐私啊!」

羽咲 「那还不是因为,皆守哥哥不肯告诉我嘛」

皆守 「为什么你会想要知道那个啊……兄妹没有知道那种事情的必要」

羽咲 「才没有这回事!正因为是兄妹,在这种事情上才应该毫无保留才对嘛」

皆守 「欸,那么你喜欢的类型是什么啊?」

羽咲 「哎?」

皆守 「看,答不上来了嘛……所以啊」

羽咲 「……………人……」

皆守 「哈?」

羽咲 「欺负人的人!!我,我喜欢的人是……」

皆守 「喜欢欺负人的人?你这是什么恶趣味啊……」

羽咲 「没关系!因为那个人的善良更显眼,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皆守 「嗯~……」

这样嘛……女孩子的心思还真是难以捉摸啊……。

羽咲 「我,我说了。接下来,该轮到皆守哥哥了」

皆守 「哎?轮到我什么?」

由岐 「好啦,老老实实说出来吧。不是都约好了的吗」

皆守 「没人跟你约定过吧?」

羽咲 「有!所以我就说了我喜欢的类型了吧!」

皆守 「你个笨蛋……」

由岐 「才不是笨蛋呢……笨蛋是你才对……」

皆守 「什么,你,刚才起就一脸坏笑的样子……」

由岐 「没有啦……就是对姐姐来说觉得很开心啦……就是这样」

羽咲 「快说啊!明明约好了的」

皆守 「我,我的?」

由岐 「没错哦……快点说皆守喜欢的类型啊」

皆守 「那么你又怎样呢!由岐呢!」

由岐 「我?我喜欢的是皆守啊」

皆守 「哎?」

羽咲 「唔……」

皆守 「你，你干嘛……」

羽咲 「……感觉皆守哥感觉很开心……」

皆守 「你，你在看什么啊！从哪看出我是高兴的了！」

羽咲 「笑都笑出来了……」

皆守 「是脸抽筋了啊！」

羽咲 「由岐姐姐……你喜欢皆守哥哥吗？」

由岐 「嗯，皆守是个好人哦。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其他的人，但我没有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皆守那样的魅力吧……」

什么叫不太了解啊……明明和班上的家伙相处的很好吧……。

羽咲 「还，还真是……诚实呢……」

由岐 「嗯，嘛，虽然只是我的单相思啦」

羽咲 「哎？是，是那样吗？」

由岐 「嗯，是的哦。因为皆守的心里已经被唯——一个女孩子占满了啦」

羽咲 「唯——一个女孩子？」

皆守 「喂！你在擅自说些什么东西啊。不要在当事人的眼前当当事人不存在，自己擅自说个不停啊！」

羽咲 「果然，皆守哥哥已经有喜欢的人啊？」

皆守 「怎么可能有啊」

由岐 「呵呵呵……没关系的哦。小羽咲。这家伙除了小羽咲的事情之外什么都不会考虑的啦」

羽咲 「……」

羽咲 「可，可是……」

羽咲 「那是作为妹妹来说……对吧」

这家伙在说些什么啊……。只作为妹妹……。

话虽这么说……要是说只将她作为妹妹看待的话，其中也确实有点逞强的部分……。

硬是说并不是这样的方法也不是不行……，嘛，那种情况下也必须小心注意如何回答吧……。

不只是妹妹……♠ p148

第四章♣

皆守 「当然的吧！」

羽咲 「……是这样啊……」

由岐 「呵呵……谁知道呢……谁晓得呢……嘛这样也不错。皆守确实并没有考虑别的女人的事情……」

羽咲 「……」

由岐 「呵呵……这样也不错吧小羽咲。因为啊，小羽咲喜欢的人不就是欺负人的吗？」

羽咲 「……唔」

由岐 「那样的话，不肯简单承认的人更符合你的要求不是很好吗？」

羽咲 「……没有那回事」

羽咲 「由岐姐，为什么能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出这种态度呢？」

由岐 「哎？」

皆守 「所，所以啊，那是这家伙的玩笑话啦……羽咲」

由岐 「那种态度是怎样一种感觉？」

羽咲 「现在，你是裸体的吧……」

由岐 「嗯……嘛，皆守也说他不看了，他也没看的勇气吧」

羽咲 「……是这样啊」

由岐 「就是那种感觉～」

羽咲 「是这样没错呢……反正，皆守哥哥也就是个没骨气的呢……」

由岐 「哦？」

皆守 「羽咲？」

由岐 「哎呀？小羽咲出去了呢……」

皆守 「呼……」

由岐 「怎么，皆守你一脸安下心来样子」

皆守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光你一个就已经够麻烦的了，连妹妹都跑进浴室里来了我哪受得了」

由岐 「妹妹……只有这种时候才把小羽咲当成妹妹吗……」

羽咲 「就是呢……这时才当我妹妹……」

由岐 「呃？小羽咲？你在换衣间吗？」

羽咲 「是……我在……因为……」

由岐 「哎？」

皆守 「!？」
羽咲 「还没有洗身体呢啊……」
皆守 「笨，笨蛋，羽咲你，你的泳装」
羽咲 「穿着泳装怎么洗身体啊……」
皆守 「笨，笨蛋，不是那个问题」
羽咲 「那又是什么问题？再说我们是兄妹，所以什么问题也没有才对吧？」

皆守 「笨，笨蛋。你又不是小孩了」
羽咲 「真是只有在对哥哥不方便的时候，才把我当小孩当大人呢……」
皆守 「不，不是这个问题……」
羽咲 「再说了，由岐姐姐你不是裸着吗？」
皆守 「由，由岐说到底不过是脑内的存在吧！」
羽咲 「但是，对皆守哥哥来说就是实际存在的吧」
皆守 「不，所以说……」
羽咲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不往这边看的话不就好了吗……」
皆守 「喂，喂，由岐！」
由岐 「冲，冲我吼干嘛」
皆守 「就是因为你说无聊的话，羽咲才会」
由岐 「是吗？这种情况我觉得原因是出在你身上吧？」
羽咲 「你要洗身体洗到什么时候？皆守哥你赶快泡进浴缸里去」
皆守 「哈？这么小的浴缸怎么进得了两个人！」
羽咲 「呼～，果然是害怕会发情呢」
皆守 「怎，怎么可能啊！」
羽咲 「那不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吗……」
皆守 「我，我还要洗身体所以没关系……」
羽咲 「哼～，是这样吗……」
皆守 「喂，你啊」
羽咲 「请让开。我也要洗身体」
皆守 「啊，不……椅子只有一个……」
羽咲 「我坐在地上就行了没问题」
这，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

皆守 「我，我……差不多已经洗好了……」
 羽咲 「你不是根本没有洗身体吗……」
 皆守 「啊，不，我是沾下水就行的那种」
 由岐 「我可是那种会泡得很久类型哦」
 羽咲 「你看」
 皆守 「由岐，你这家伙，又多嘴」
 由岐 「没关系吧。反正你对妹妹也不好发情的对吧？」
 皆守 「这又不是发不发情的问题」
 羽咲 「那么，是什么问题？」
 由岐 「真是的，你们够了，快点把身体洗干净吧……不是连头都还没洗吗」
 真是的……由岐是女的所以觉得无所谓……。
 由岐 「什么？难道说其实真坐在你面前的话你就会忍不住了？」
 皆守 「由，由岐！」
 由岐 「其实，你对于小羽咲还是放不下她是妹妹这件事吧？」
 皆守 「那怎么可能」
 由岐 「是吗？」
 由岐 「你还真是，跟小羽咲说的一样只有在用得着的时候才把她当妹妹呢……」
 皆守 「吵死了」
 羽咲 「……皆守哥哥，又在跟由岐姐姐说悄悄话了？」
 皆守 「悄，悄悄话是，才，才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由岐 「是吗？你对小羽咲是怎么看的，这算不上什么重要的事情？」
 羽咲 「……哎，那对皆守哥哥来说确实是无所谓的事情呢……」
 皆守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由岐 「啊，哎呀，你又惹小羽咲不高兴了……皆守你真是的」
 皆守 「原因是你吧」
 羽咲 「哼……够了，不用再解释了」
 皆守 「那么，我差不多该出去了」
 由岐 「喂，给我等等。我还没涂Conditioner和Treatment啊」
 皆守 「那些都是啥？」
 羽咲 「啊，这个是由岐姐姐的东西啊？」

由岐 「是的哦」

羽咲 「这个牌子的好吗？」

由岐 「应该是吧，在网上评价不错哦」

羽咲 「很贵的吧……」

由岐 「要用用看吗？」

羽咲 「哎？可以吗？」

由岐 「随便用啦」

皆守 「那种事情无所谓啦赶快给我出来！」

羽咲 「才不是无所谓呢。皆守哥哥你给我闭嘴」

羽咲 「这些东西应该涂多少呢？尤其是这个Treatment是管状的」

由岐 「要我帮你涂吗？」

羽咲 「哎？」

皆守 「你是笨蛋啊……在羽咲看来我和你是一样的，不可能会说OK什么的吧」

羽咲 「……由岐姐，可以拜托你吗？」

由岐 「嗯，可以哦」

皆守 「不仅无视我的存在，还OK了啊」

羽咲 「从刚才开始皆守哥就吵死了。不要老是说些与对话无关的事情」

由岐转到羽咲的身后。

嘛，从身后确实不用担心会看见各种东西，要说万幸的话也是万幸……。

由岐 「这个Conditioner呢……小羽咲的头发长度差不多要这么多吧」

羽咲 「啊，基本上和洗发水一样呢」

由岐 「嗯，嘛，液体的粘度也差不多呢」

羽咲 「那，可以拜托你吗？」

由岐 「嗯」

皆守 「！？怎，怎么了??」

由岐刚摸上羽咲的头……就不知为何变成了我的手指在摸羽咲的头。

皆守 「由，由岐你这混蛋！」

由岐 「嘛，嘛，兄妹偶尔也好好相处下嘛。顺便Treatment应该挤出大约中指的第一关节那么多，然后涂满她的头发……」

皆守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

由岐 「晚安……有点困了，我下了哦……」
 皆守 「什么叫我下了啊……简直就像是登出游戏一样……太随便啦」
 皆守 「喂」
 羽咲 「哎？」
 皆守 「那，那个……」
 羽咲 「怎么了？」
 皆守 「由岐消失了……」
 羽咲 「哎？」
 皆守 「啊，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啦……」
 羽咲 「也就是说……现在」
 皆守 「完全是两人独处呢……」
 羽咲 「两人独处」

听到这句话，羽咲突然满脸通红。

不……这样说也有点奇怪吧。在你看来从一开始就是两个人吧……。

甚至连这种吐槽我都吐不出来了……我不知为何非常动摇。

皆守 「那，那个啊……Treatment什么的我不太懂……可以出去了吗？」
 羽咲 「……」
 皆守 「那，那个啊。由岐在的话还有点胡闹的感觉，果然这样不太好呢……」

不，说实话就算由岐在也不好……但都是因为她那样瞎闹还有羽咲的赌气才搞成现在这样……。

皆守 「啊哈哈……我出去了」
 在我正想站起来的时候，羽咲抓住了我的手臂。

皆守 「哎？」
 羽咲 「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就做到最后吧」
 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就做到最后……。

皆守 「喂，你在说什么啊！」
 羽咲 「那个啊……我已经闭上眼睛了，是不能睁开的……」
 已经闭上的眼睛不能睁开……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
 确实满脸洗发水中闭上眼睛之后再睁开会出大事……。
 但总感觉……。

皆守 「不……可是……」

羽咲 「我，我只不过是妹妹啦，没什么问题的吧。而且……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裸体的……」

皆守 「啊，不……我姑且是尽了最大努力不去看你了……」

羽咲 「那，那你就继续尽你的最大的努力就行了」

不对，才不是“就行了”什么的……。

唔……好像是变成莫名其妙的事情了……为什么我必须和羽咲两人去洗澡，而且还要帮她洗头啊……。

话说……。

说老实话……不管怎么说，和羽咲两人独处都不太妙吧……。

就算对方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年纪还互相全裸实在是不应该……。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唔，嗯……」

有种被羽咲的气势压住了的感觉，继续涂抹名叫Conditioner的东西的工作……。

结果，很遗憾的是，我弄起来的时候发现由岐的经验好像就那样残留在我的身体里，弄出来的样子好得让我难以置信。

羽咲 「啊哈哈哈哈……皆守哥哥相当的熟练呢……那么，难道说是帮由岐姐的头涂过？」

皆守 「不对……才没有那种事情。只是因为那个家伙跟我共用身体，用身体来记住的经验和技能基本上别的人也能够使用……」

羽咲 「是这样啊」

皆守 「嗯，所以，就连那个间宫卓司，也能做到我们原本就会的事情」

羽咲 「嗯～……那么Treatment的使用方法你也知道吗」

皆守 「我说你啊！」

羽咲 「Treatment也拜托你了」

皆守 「我，我说啊」

皆守 「!？」

羽咲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是这么的小那么的软……那么的温暖……。

并且……，

在颤抖着……。

……。

皆守 「……怎么了，羽咲」

羽咲 「嗯，没事……」

我立刻察觉到羽咲是在哭……。

虽然并没有发出声音。

当然，我在她身后也不可能看见羽咲的表情……。

但是我立刻就明白羽咲是在哭泣。

羽咲 「皆守哥哥，你为什么要避开我……理由我大致明白……」

羽咲 「但是……那样太不负责任了……」

羽咲 「你越是避开……我们之前的感情就越淡……那只是皆守哥哥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她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羽咲背后的意思是在责备我……。

并不是我这一存在会消失的事情……而正是因为我是将要消失的存在，却不和她加深羁绊……。

不，应该是虽然打算不加深羁绊……但我和羽咲的羁绊却越来越强……吗。

羽咲 「我……对皆守哥哥今后的事情……对由岐姐姐今后的事情……都不太清楚……」

羽咲 「因为就算是知道了……我也什么都做不了……」

羽咲 「但是，有些事情我不去了解也能知道……」

皆守 「羽咲……」

羽咲 「所以……」

羽咲 「Treatment」

皆守 「哈？」

羽咲 「就弄成那样吧，我，我这副样子也是很害羞的」

皆守 「哎？你，原来你害羞啊？」

羽咲 「不，不是当然的吗！」

皆守 「可，可你……自己跑进来洗澡……还把泳装脱掉了……」

羽咲 「那，那个……啊。吵死啦。有些事情就算是害羞，还是会去做啊！因为是女孩子！」

威风八面地说出来的话。

女孩子有些事情就算害羞也会去做……真的是那样吗……。

总觉得，虽然不太明白……但勉强也能同意。

羽咲 「……哪，哪里会有被人看到裸体也不会觉得害羞的人啊……」

皆守 「那个，例如暴露狂？」

羽咲 「别把我跟那种东西混为一谈！」

皆守 「啊，不……对不起」

好像……感觉整个人都乱了。

羽咲 「你以为我做这种事情一点都不觉得害羞吗？」

皆守 「不……那么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

羽咲 「所，所以这种事情偶尔也是有的啊。就是那个。那个……就像号称绝对不会发生事故的核电站也会发生事故一样，对，就和那个一样」

不对……和那种东西不可能会一样吧……。

羽咲 「总之差不多该吧Conditioner冲掉了……」

皆守 「啊，我知道了……」

羽咲 「呼啊……，舒服多了……哇，好厉害头发滑滑的」

皆守 「唔……」

涂Conditioner的时候就觉得滑滑的很舒服，那种滑滑的感觉在冲过水之后，变成了舒服的顺滑秀发。

唔……确实和男人的头发摸起来完全不同……不，是因为这家伙太小了吧？

因为这家伙看上去比年龄要小很多……。

这种地方是因为间宫的血脉吗……。

羽咲 「接下来的也要」

皆守 「知，知道了……」

现在的气氛也容不得我反抗……我老实地，按照由岐告诉我的分量涂在羽咲的头发上

感觉Treatment这种东西，比洗发水护发素粘度要高，感觉上接近浆糊的感觉……。

羽咲 「啊……感觉好像很有意思……」

皆守 「这是涂在头发上的东西啊……感觉形状像是别的什么东西……」

羽咲 「嗯，看上去是管状呢。和洗发水护发素都不一样呢」

皆守 「羽咲以前用的都是什么的啊？」

羽咲 「嗯？基本上跟皆守哥哥一样的吧。洗发水和护发素……从以前开始，就一直在在意这两个容器……特别是Treatment更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确实，用起来的话，和其他的一样呢……但不认识的人会觉得是用来涂脸的东西……感觉卸妆水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形状……。

皆守 「我冲了哦……」

羽咲 「哎？这么快？」

皆守 「嗯，这个就应该马上冲掉的……」

我简单地冲了下Treatment。

虽然只要简单地冲一下就行了，但可能会伤到皮肤或者会让皮肤粗糙，所以我仔细地用水为羽咲洗掉了。

就算如此，这也让头发顺滑到与护发素不能比拟的程度。

羽咲 「呼哇……哇，好厉害好厉害」

皆守 「呼……真是太好了呢」

羽咲 「嗯」

羽咲高兴地转过身来。

在位置上来说回过头来看到的地方是我的……，

羽咲 「……呀」

我还在警戒她会发出惨叫，搞不好，还会打向我的要害部位……。

羽咲 「咻……」

皆守 「羽，羽咲」

羽咲就那样直接倒下去了。

皆守 「羽，羽咲」

皆守 「喂，你！」

羽咲 「……啊，咦？」

皆守 「呼……你醒了啊……」

羽咲 「咦，我……在浴室……」

皆守 「没错。你在浴室里泡晕了……」

羽咲 「啊，这样啊……」

皆守 「什么这样啊……真是的」

羽咲 「……」

皆守 「怎么？」

羽咲 「啊，不……我晕倒是了是指……」

皆守 「啊……那个，我没有看你哦……除了偶尔一点……」

羽咲 「这个……是皆守哥哥的睡衣……」

皆守 「因为我不懂内衣什么的……而且那种东西也不是我闭着眼睛那个穿上的，于是就拿了睡衣……」

羽咲 「啊，真的……没有穿内衣……」

皆守 「我，我有仔细洗过了，就算直接接触皮肤也不脏的……应该……」

羽咲 「为什么，皆守哥哥的睡衣会是脏的呢……」

皆守 「不，不是刚洗好的衣服就是脏的吧」

羽咲 「不是那样的，是你刚才以是脏的为前提的说话方式……」

皆守 「啊，不……哥哥的睡衣你会不会不想穿呢……我想……」

羽咲 「……」

我还以为他会继续对我的话咬住不放……但羽咲却笑了起来。

羽咲 「没有那回事哦。有皆守哥哥的味道我很幸福哦」

皆守 「……」

皆守 「喂那是什么意思」

羽咲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皆守 「呼……那么，你就这样在我的被窝里睡吧……」

羽咲 「啊，说起来……这里是皆守哥哥的房间……」

皆守 「你的房间我怎么可能进去……或者说，因为我太焦急了，总之就擅自把你搬到我的房间里了」

羽咲 「这样啊……」

皆守 「啊，别动哦。与其说泡晕了不如说是类似贫血一样，你就不要动好好休息吧」

羽咲 「哎？皆守哥哥呢？」

皆守 「我去沙发上睡」

羽咲 「……那个皆守哥哥……」

皆守 「怎么了」

羽咲 「说不定，我接下来会觉得很不舒服哦……脑血管断裂的话都是之后才出现症状的哦……」

皆守 「呼……我记得我们家族没有因为脑溢血死亡的家伙啊？」

羽咲 「那第一个可能就是我呢……」

皆守 「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办？」

羽咲 「一起睡」

皆守 「我说啊……」

我本来想跟往常一样说她几句的……

但不知为何没说出来。

感觉上，羽咲的话似乎是戳中了我的心……。

皆守 「越是避开……羁绊就越淡……那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

羽咲 「啊……」

皆守 「什么也没有……嘛，好吧……确实，你要是尿床的话就糟了呢」

羽咲 「喂，我才不会尿床……而且尿床什么的也不是皆守哥哥能想办法解决的事情」

皆守 「是吗？我会帮你想在不被人知道的情况下把被子晒干的方法的」

羽咲 「那种事情我会自己想的……而且我根本就不会尿床！」

皆守 「这样啊……嘛算了」

那一天，我和羽咲在同一个被窝里睡了。

有种，非常怀念的感觉。

大概，是我不知道的记忆……在间宫的记忆中存在那样的光景吧……。

我有这种感觉……。

继续…… p151

第四章♠

皆守 「不只是这样……」

羽咲 「不，不只是这样……那是」

皆守 「既是妹妹，也是我必须保护的人」

羽咲 「……必须要保护？」

皆守 「嗯……我必须不惜代价保护好你，由岐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作为哥哥，不，还在这之上，我必须担当好哥哥和父亲的责任」

皆守 「这就是我们的存在意义……」

由岐 「是吗，那我的情况就是既当姐姐又当母亲了吧……」

皆守 「虽然看起来是个男的呢」

由岐 「才没有那回事呢。你看人家胸部这么大」

皆守 「吵死了别蹭过来笨蛋！」

羽咲 「你在做什么啊……由岐姐姐……」

由岐 「啊，啊哈哈哈，对不起」

羽咲 「但是……我也觉得皆守哥哥说的事情是对的……但是那种答案，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皆守 「为什么啊？」

羽咲 「啊，怎么说呢……不过皆守哥哥也是在认真为我考虑呢……这点我是知道的……虽然知道……」

羽咲 「可是……」

皆守 「可是？」

由岐 「皆守突然正经地说起话来，羽咲反而不知道怎么做了啊……」

皆守 「不过，这是我的心里话……父亲死了，母亲那个样子的现在，谁来保护羽咲？」

皆守 「我，就像由岐所说的一样在考虑羽咲的事情……但是，不这样做的话，是没法守护羽咲的……」

这是我的真心话……。

确实……这是我为了和羽咲保持距离才说的话……但也是我的真心话。

羽咲 「哈哈……这种时候说那种话……真是……」

皆守 「嗯？」

羽咲 「没什么……没什么……真的……我的兴趣还真是麻烦呢……」

皆守 「你说什么？」

羽咲 「那么，我差不多该出去了……不管怎么说穿泳装的话，是没法洗身体的……」

羽咲 「在哥哥面前脱泳装怎么说也有问题吧……」

皆守 「那，我差不多该出去了……」

羽咲 「哎？你再多泡会吧」

皆守 「不了，我身体也洗过了……对吧由岐」

由岐 「……嘛……算了……」

由岐 「其实我是想再多洗一会的……」

羽咲 「哎？」

由岐 「啊，什么也没有，什么也……」

皆守 「那么……你慢慢泡……」

羽咲 「唔，嗯……」

由岐 「我没想到你会说那种话……」

皆守 「我又没有说谎……」

由岐 「嘛……虽然是为了和她保持距离才说的……但那也是真心话呢……」

皆守 「嗯……是真心的」

由岐 「嘛，的确你想保护小羽的心情我也知道呢……」

皆守 「我的那种时间也不多了呢……」

由岐 「你又在说这个……」

皆守 「我只是实话实说……」

由岐 「你有什么根据说那是真的啊」

皆守 「比起这些啊……由岐」

由岐 「什么？」

皆守 「我都不知道看哪儿好了，给我把衣服穿上吧……」

由岐 「哎～，我刚洗完澡的时候还蛮喜欢全裸的呢……」

皆守 「才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吵死了给我穿上衣服！」

由岐 「什么嘛，人家好心给你看杀必死的……」

皆守 「这种事情就叫好心做坏事啊」

由岐 「真是的……嘛算了……其实，我也到极限了」

皆守 「极限？」

由岐 「啊，对不起……正说话就……」

皆守 「由岐……？」

突然间由岐消失了。

就像没电了的手机屏幕变黑一样，突然就不见了……。

皆守 「也是在硬撑着啊……那个家伙……」

皆守 「随便怎样都行啦……那种事……」

羽咲 「随，随便怎样是……皆守哥哥」

皆守 「我们出去了哦由岐」

由岐 「哎？我还没洗头发……」

皆守 「吵死啦」

我急匆匆走出了浴室。

在我出来的一瞬间回头看了一眼，由岐已经不见了。

皆守 「是在硬撑吗……为什么要为这种事勉强自己呢……那家伙……」

继续…… p151

第四章

7月10日

Jabberwocky

.....。

.....。

.....。

皆守 「.....」

皆守 「.....？」

皆守 「.....天空？」

皆守 「这是哪里？」

皆守 「B楼？时间是中午？」

皆守 「我.....」

怎么回事.....。

意识很混乱.....。

这种事.....有一段时间不曾有过了。

皆守 「.....看起来这次隔的时间挺长的呢.....」

虽然只是自己的感觉.....但是我瞬间就明白了。

在非常长的时间里.....自己的意识都没有醒来.....。

时间越长的话.....苏醒时的反冲就越大。现在有这种感觉的话，应该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尽管如此，当我拿起手机看时间的时候，原本的震惊更多了些恐怖的感觉.....。

皆守 「7月10日星期五.....12：05.....」

已经很久没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跳跃.....不对应该说这是第一次才对。

慢慢地回溯着记忆.....最后的记忆是.....。

.....。

最后的记忆，应该是在澡堂发生了那事的那一天吧.....。

7月6日.....也就是说已经过去了大致四天的时间.....。

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跳跃……。

皆守 「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里，意识都没有苏醒过来呢……」

皆守 「比起……震惊……倒不如说是恐怖……」

皆守 「虽说，到现在我也经历过几次时间跳跃了……但是没想到时间的长短不同会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震惊……」

皆守 「由岐她，也是以这样的心情度过的吗……」

那家伙的反应，就像是听见别人的事一样只是吃了一惊而已……。

真亏得她能经历那么长的时间跳跃后，还以那种态度示人啊……。

真是不一般的女人……。

如果像现在这样一直持续无意识的状态的话……就像是自我要被强制驱赶出身体一样……。

意识被强制压制……。

从无意识的状态醒来时……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样……有强烈的虚脱感。

由岐的情况比我还严重吧……。

在我之上……

更严重的话……会变成怎么样？

我只是消失了4天……远没有到由岐那样几个星期都失去意识的程度。

4天就会有这样的虚脱感的话……几个星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连想象都无法想象出来。

就算是从那样的状况，也能重新构建起自己的意识吗？

将自己散落的意识再拉回来这种事能简单地做到吗？

让今天经历了时间跳跃之后的我再想的话……

这种状况，已经不是停止，而接近于消去了。

甚至让我觉得她居然能重新回到意识层面上真的很不可思议……就是那种程度的强制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种强制力……

皆守 「与其说是抑制意识的力量……不如说是用来消除的强制力……」

皆守 「……」

是啊……

皆守 「是这样啊……由岐……你……」

我是多么蠢啊……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

仔细考虑一下不是很明显吗。

那已经不是意识停止了……。

皆守 「由岐已经……在被抹消的边缘了……」

只是因为偶然，她的人格长时间停止活动，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由岐的存在已经是在被消灭的边缘了。

所以才会产生分离出来的新人格“水上由岐”。

把羽咲当成架空的姐妹认识的新人格“水上由岐”，是通过消去由岐，才能形成，并来到意识层面上的。

那样的话，由岐就是不需要的东西了……对新人格的形成来说除了碍事一点用也没有。

所以，那家伙的身上才总能感觉出一丝焦急……。

皆守 「由岐……那家伙……」

她说过，她是在勉强维系住意识。

对于我的话我不加思索地直接接受了……。

我只把发生的事情理解为一直以来状况的恶化……。

皆守 「不对……这根本就不是一直以来的状况……」

是啊……、

皆守 「已经到了原来的由岐的意识活动……会被间宫卓司终止的地步……」

这不是所谓的意识长期休眠……。

这是由间宫卓司所执行的强制消灭……、

也就是……这意味着由岐的人格将会消灭……。

不，是反过来吧。其实那本来就不是长期休眠，而是躲过了被消灭命运的由岐这几天挣扎着恢复了自己的意识吗……。

她，努力维系着自己的意识，维持着自己的存在……。

尽管这样由岐还……

那个笨蛋……还在担心我和羽咲的关系……么。

皆守 「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皆守 「那家伙明明都已经在消逝的边缘了……」

皆守 「勉强地维系住意识……只不过是拖延消失的时间……」

为什么她要挣扎拖延到这个地步？

皆守 「该死……由岐……」

我一直以为“由岐”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而“我”会消失。

可是，原来她一直以来也是这种心情啊……。

新的“水上由岐”会留下。

但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由岐会消失。

那家伙被抹消了。

而且，比我还早……

所以，想把羽咲托付给能存在更久一点的我……。

不是那个自己一无所知、与自己同根同源却又截然不同的“水上由岐”……而是自己所认识的，“悠木皆守”这个人格……。

想把羽咲托付给我。

为了这个，这家伙这几天才硬撑着维持自我……。

由岐，在间宫卓司所期望的正确的“水上由岐”登场的现在，已经成为了无用的存在。

倒不如说，要让正确的“水上由岐”开始活动，她只是碍事的存在。

没有让她们同时存在的理由。

倒不如说，伴随着新的“水上由岐”的登场，旧的由岐会消灭才比较自然。

皆守 「那么……我呢？」

这回我的长期——不，对比起由岐来只能算是中期——的意识活动停止是什么呢？

皆守 「……」

间宫卓司的存在感。

奇怪……那家伙明明应该是被我抹消的命运的……可是。

他的存在感却一天比一天明显……。

比较起来……我能感到我自己的存在感在越来越弱……。

皆守 「！」

我又一次确认了下手机的时间。

皆守 「今天——」

对了……、

这时我才想起。

已经过了跟间宫卓司约定的日期了……。

跟那个人定下的时期是……。

皆守

「!」

皆守

「不把那个家伙消除掉的话……」

不知为何有不好的预感。

具体的情况不清楚。

为什么我会深深地陷入这种感觉呢……

总觉得心里充满了不安……。

皆守

「哈，哈……」

我按照间宫的存在调整着自己的频道。

地点选在高岛柘榴的教室前面。

没有什么理由，总觉得有在这里就可以见到间宫的预感。

不，才不是预感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间宫的意识出现在了这里。

不能放走这个瞬间……。

努力不被别的意识所取代……我也努力固定着自己的意识。

如果我的假设正确的话，我有可能在见不到间宫的情况下，意识就被强制归于沉睡……。

皆守

「……」

模糊地看到了间宫的身影……他正在从走廊里向教室张望着……。

的确这里应该是隔壁的班……高岛同学所在的班……。

原来不只是由岐，间宫卓司也和高岛柘榴有所连么……。

不……现在这种事怎样都无所谓了……。

看到了……。

皆守

「你可真让我好找啊……」

卓司

「」

意识的频道还没有对上……再调整下……。

卓司

「那，那个……」

……。

见到了……。

稍微松了口气……。

还以为无法见到他了……。

皆守 「我记得有叫你拿五万日元来见我……」

一周前定下的是……我让这家伙拿五万日元来见我。

这次我的长期意识休眠，如果也是跟由岐一样，是间宫卓司为了消灭我而弄出来的话……

心中闪过了一阵不安的感觉。

归根到底，由岐也好，我也好……只是按照这家伙的意志存在的……。

这个男人看起来很懦弱……但却是绝对的强者……创造了一切的人。

负责破坏的我，负责调和的由岐，都只不过是这个人的意志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家伙只要稍微回心转意——比如说开始害怕自己的消灭——就可以强制性的让我消灭这种剧情发展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将我的心一直冻结到了这个瞬间。

间宫卓司在我的眼前畏缩着。

但是，对眼前这个颤抖的男人，真正从心里感到恐怖的其实是我……

如果这家伙的心意一变，说不定我就会简单的被消除了……。

皆守 「快点……我要的是钱。钞票」

卓司 「那，那……那个……」

皆守 「不要告诉我你没带钱包……你后面的裤兜里，可是鼓起来了呢」

卓司 「哎？那，那个……」

卓司 「呀」

我在最初的第一下时有些踌躇。

这一击会不会让自己的存在消失呢……。

不过，这看起来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间宫卓司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被我的一击打了个四脚朝天。

跟平时相比并没什么变化……大概……、

那么……。

我现在就想在这里把间宫卓司打到他的存在消失为止。

就算那只不过是我的杞人忧天……也必须早点让这个家伙消失。

因为那就是我的职责……。

皆守 「总之，钱先放在我这里」

卓司 「那，那个……给……」

皆守 「……这算什么？」

卓司 「哎？什，这算什么啊？」

皆守 「只有两万七千五百七十一圆嘛……」

卓司 「那，那个……」

卓司 「疼……」

皆守 「我可不想听你的“那个……”，答应的事情办不到可是要尝点苦头看看的……不是还差两万多吗……」

卓司 「对，对不起……」

皆守 「啊，这就不用了……」

卓司 「欸，欸」

皆守 「道歉什么的就不用了……不过，没拿来钱……这还真是让人困扰啊……」

快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快他妈的消失！

我一边殴打一边祈祷着……。

殴打的时候我好像注意到了什么……越是打……就越觉得有些不对劲……、

快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快他妈的消失！

皆守 「！」

间宫的眼里好像放着异样的光……。

不……应该是我看错了……那只是一如既往怯懦的间宫卓司的眼神……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缩回了手……。

卓司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皆守 「切……」

不知为何全身上下都在冒冷汗。

脚下的间宫卓司半哭着哀求着我……尽管如此……实际上心中被恐惧所绷紧的……、

皆守 「该死……是我才对……」

城山 「啊……」

沼田 「啊……间宫君」

饭沼 「早啊～」

皆守 「……」

城山 「啦！」

饭沼 「怎么了？」

毫无来由的……其实根本就是在乱撒气……。

对恐惧着间宫卓司的自己的愤怒……。

皆守 「刚才……你的表情是“糟了”的意思吧。倒霉撞到我了的那个意思」

城山 「没，没有……」

皆守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啊……这根本算不上是借口吧」

饭沼 「间，间宫君……城山他应该也不是那个意思吧……」

皆守 「怎么？饭沼？跟我顶嘴吗？」

饭沼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皆守 「我说清楚了啊，如果想反抗的话，在对付我的时候要带着杀掉我的想法哦。你懂的吧？」

饭沼 「是，是……我知道……」

皆守 「知道就好……嗯……」

皆守 「说起来，沼田你不是认识个种叶子的大学生嘛」

沼田 「那，那家伙……前一阵被警察抓了……」

皆守 「真的？被抓了？」

城山 「是，那个……那个家伙，供出了不少哥们的名字……」

皆守 「沼田也要被抓了？」

沼田 「不……我想应该还没有牵扯到我……」

皆守 「总之，如果你进去了可不要把我出去啊。如果说出去了的话，哼，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你的忌日了」

沼田 「不会说的啦。说起来其实也不会抓到我的吧……大概……」

皆守 「哼，嘛给我放老实点就行」

这种废话怎样都行……。

我根本就是在逃避间宫卓司……现在，城山什么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跟这些家伙没一点关系。

将间宫卓司消灭……才是我的存在理由……。

可是……。

皆守 「还有，间宫，我可以等你到下周……把剩下的份给我好好地准备好啊」

皆守 「到那时不准备好的话，可不会是被揍一顿就算过去了哦」

卓司 「是……是……」

声音微妙地有些发颤……当然不是间宫的……而是我的声音……。

皆守 「嘛算了……谁带烟了吗？」

城山 「啊，我有七星」

皆守 「七星？那算什么，那股大便一样的味道？」

沼田 「也是呢」

城山 「哎？是吗……七星不是还行嘛」

皆守 「嘛，七星就七星吧」

沼田 「间宫君总是抽一些牌子很冷的烟呢……牌子叫Never什么的……Neverland？」

皆守 「谁会喜欢抽那种名字不吉利的香烟啊……每次都放在口袋里我就抽了……」

沼田 「什么啊，间宫君的口袋是四次元口袋吗？」

皆守 「如果是的话倒好了……拿出来的也只是些破烟而已。要是能拿出来一百万不就好了」

城山 「那倒是呢」

即使抽了烟……也止不住身体的颤抖。

完全要被间宫卓司的存在吞没了……。

为什么……。

快点把间宫卓司……

这是我存在的意义……。

皆守 「！」

城山 「啊？要回去了吗？」

皆守 「总之先去车站那边……看看」

沼田 「下午的课是要翘掉吗？」

皆守 「鬼才去管……总之现在想先去车站前面的Printem咖啡里喝点咖啡」

沼田 「啊哈哈哈哈，那就请您走好……」

皆守 「……」

头晕目眩……世界在扭曲。

意识开始浑浊了……。

皆守

「我……在干什么啊」

我要把那家伙……。

把间宫卓司……。

「现在，你还打算杀了他么？」

皆守

「哎？」

我好像听到了谁的声音……。

但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出这是谁的声音之前……一切都变暗了。

我的意识被强制切断。

由造物主，间宫卓司的意志……、

7月12日

Jabberwocky

醒来的瞬间。

我的时间开始走动的瞬间。

一切都感觉好像很遥远。

这是正常人的感觉？

还是只有我会有的感觉呢？

醒来的时候，最先映入眼里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很想要回忆起来。

刚睁开眼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色呢……。

我努力地回想着。

然后追溯着记忆……想着自己究竟是谁。

我的姓名……我的性别……我的家人……我的……。

各种各样的回忆逐渐衔接起来……。

我听见了远处雨滴的声音。

好像是从远方的某处传来的，雨滴落地的声音……。

碎裂的雨滴，滋润着这大地。

正因为雨滴碎裂，才能带给大地恩惠。

因为碎裂的恩惠才能滋润着大地……。

这里是哪里呢……。

醒来之后的混乱。

没有其他人会有这种感受吗？

还是说只有我才会感受到这种混乱吗？

皆守 「好痛……」

皆守 「这里是……」

皆守 「间宫卓司的秘密基地……吗」

呜……突然一阵眩晕……头疼难耐……。

这种感觉……又来了……。

我从口袋里将手机拿出来。

皆守 「……果然」

又是这样……不对，跳跃时间没有上次那么长……虽说是那样没错……。但也有整整两天……。

皆守 「7月12日……22:30……」

皆守 「该死……」

当时，因为我害怕着那个家伙，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上次是四天……这次是两天……。

这之间存在的时间连一小时都不到……这是到目前为止从未经历过的时间跳跃……。

皆守 「呜……」

又是一阵头疼袭来……。

皆守 「该死……」

是因为一直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吗？

不……不对……这种头疼的是由于意识的模糊产生的……。

接近于消去的强制执行。

这跟由岐所经历过的是一样的……。

不……这比起由岐的要弱得多。

跟由岐不一样，如果是我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很简单地消除掉……。

我不认为自己拥有能与她比肩的坚强意志力……。

也就是说……，

间宫卓司，还没有认真想过要把我消除掉啊……。

皆守 「不管怎样……终究我还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还是没变呢……。

皆守 「总之……」

张望一下周围……不管看了几遍仍然会觉得真是个阴森的地方啊……。

跟那个男人的精神状态一样阴郁……那份阴暗深不见底……。

皆守 「整整两天吗……」

皆守 「不连续存在到了这种程度……还真是恐怖啊……」

恐惧感……不，这也许更像是孤独感吧……。

皆守 「原来如此啊……」

跟孤独感很类似的恐怖……也就是对死亡的感觉吧……。

皆守 「我……对死亡……对自己的消灭……感到恐惧吗……」

皆守 「……呜」

被夜晚的冷风一吹，我察觉到自己身体上沉重的疲惫。

是去四处奔波了吗……双脚感觉有点瘫软。

皆守 「嗯？」

为什么至今为止都没发现呢……自己的手上紧握着一个纸袋。

纸袋里装着好像是CD之类的东西……。

不过……为什么我会直到现在才注意到它呢？

明显在顺着梯子往上爬的时候应该会很碍事才对……。

但我却小心翼翼地把它带了出来。

是意识的模糊……或者说是脑袋有点混乱导致我这样做的吗？

还是说受到间宫卓司的强制力，使我不由自主的这样做吗？

皆守 「哼！」

我正准备将纸袋扔掉……，

可是……，

皆守 「不……如果是间宫卓司的强制力，我应该是没有机会在这种地方察觉到纸袋的存在的……」

让我把这个纸袋带到这里来的，应该是更弱的强制力……。

几乎就要消失不见的那种精神力……。

皆守 「是由岐……」

还是说，这只是由于意识的混乱所引起的偶然呢……。

- 皆守 「这张CD……应该是由岐或者间宫买的吧……」
 如果是由岐买的东西……，
 随手把它扔掉的话……也不太好。
- 皆守 「呼……如果我也像由岐一样，潜意识里能知道间宫的行动或想法的话……」
 期待着这些有的没的也是于事无补……。
- 皆守 「如果是努力就能解决的话……那还好点……」
 就算我想要努力，那种究竟是什么东西……那种感觉究竟是怎样的，我也无法理解。
- 皆守 「用比较接近的情形说明的话……就是在睡着的时候，也能有意识地不断掌握周围的状况吧……」
 很可惜现在的我还无法理解那种精神状态……。
 要能够抵抗间宫的强制消除，拥有那样坚强的意志力才能锻炼出来的能力吧……。
- 皆守 「坚强的意志力……」
 真的……我到现在才深刻地体会到……，
- 皆守 「我什么都做不到……束手无策……是个跟由岐连比都没法比的废物啊……」
 头疼缓和了不少。
 思维也稍微清晰了一些。
- 皆守 「总之先回家吧……」
 站在间宫家的门前……。
 我甚至感到有些怀念了。
 虽然只不过是短短六天，我却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 皆守 「羽咲……不知道有没有在家……」
 灯没有打开……今天羽咲在店里吗……。
- 皆守 「羽咲……」
 我想要看到羽咲的身影。
 我想要跟羽咲见面。
 我对羽咲不在家这件事感到很遗憾。
- 皆守 「怎么了……皆守……」
- 皆守 「不像话……跟个娘们似的……」

不安……至今未有的不安感，在我的头脑里蔓延开来……。

羽咲……由岐……不，谁都好了……只要是认识我的人就行……要不去一趟白州峡……，

这个想法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

明明没有事却去白州峡……，

四天的跳跃……之后又是两天……。

羽咲有六天……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没见到我了。

大概那个家伙正在担心着我吧……那样的话，还是去羽咲那边露一下脸比较好。

至少这样可以让她安心一点吧……。

皆守

「……」

不……。

……比起这个，我还有其他必须要做的重要事情……。

确认空白的时间……了解自己身边的情况。

家里……总之要先获取能在自己房间里得到的情报……。

家里很理所当然的一个人都没有……。

并且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区区六天……仅仅是六天。

这段时间对于发生什么大事件来说是足够的，但也有可能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我将手上拿着的纸袋扔到沙发上，打开起居室的灯。

皆守

「？」

刚才的是……由岐……。

起居室的灯光打开的瞬间我看到由岐在我的眼前走过……然后顺着楼梯往二楼走去。

不……与其说是走路……倒不如说是在平移一样……。

皆守

「由岐……」

皆守

「……」

昏暗无光的房间……双目无神的由岐站在那里……。

视线没有焦点……只是呆呆地看着空气……。

皆守

「由岐……」

我加大了些声音喊她……不过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全身感到一阵战栗。

我现在所感觉到的……是什么……

是毋庸置疑的恐惧感。

在害怕？

我竟然在害怕……？

由岐就像是被吊在半空中的人偶一样无力地……站着。

单纯的站立像……或者不如说是，映在墙壁上的影子被我看成了站立像……。

毫无半点存在感……就像是在那里投影出来的站立像。

皆守

「由岐！」

我打开电灯。

房间里被荧光灯的青白色光芒覆盖。

由岐……仿佛亡灵一样身影有些透明地呆呆站在那里……。

皆守

「喂……」

我伸手想要碰触她的身体……然后……，

皆守

「哎？」

我的手直接穿过由岐的身体……

仿佛打从一开始那里就什么都不存在一样……，

皆守

「只能看见？没有幻体……」

由岐

「呜……今天好累啊……」

皆守

「由，由岐」

由岐

「咦？」

皆守

「吓，吓死我了……刚才，手直接穿过你的身体……你仿佛幽灵一样啊……」

由岐

「买回来的装CD的纸袋我丢哪了？呃……让我想想，回来以后……」

由岐

「对啦对啦，扔在下面起居室里的沙发上了……」

……。

皆守

「……这是」

是吗……就是这个吗……。

一直到刚才所感到的恐惧……就是这个吗……

我……恐惧着这件事……。

所以现在，刚才的恐惧已经没有了。

现在……恐惧已经

变成了绝望。

然后绝望……，

皆守 「原来如此……是这样吗……这就是……」

变成了悲伤。

走上楼梯的声音。

在她走完这段楼梯之前

我整理了下心情。

在那个脚步声再次回到这个房间之前……我要保证内心的坚强。

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要把刚才心里扬起的感情全部消去。

消去悲伤。

已经不是能沉浸在那种感情中的情况了。

由岐已经变成了那样……我必须要做现在能做到的事。

由岐的脚步声。

我又一次，害怕起和由岐见面。

因为，新的“水上由岐”的身影是那样强烈地压迫着我的心。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没那种东西压垮的时候了……。

皆守 「接受事实……所有的事实……」

事情会变成这样不是已经知道的事情吗。

一切只是在按照预定好的发展罢了。

由岐 「不过，为什么会把CD扔在起居室啊……自己的东西拿到自己屋里不就行了嘛，我还真是迷糊啊……」

皆守 「……」

只是听着她的声音，好像自己的情感就要被压垮了。

长得一模一样，声音也一样……可是。

眼前的她，已经不是那个由岐了。

不仅如此，现在的我连和她的世界的交叉点都没有了……。

皆守 「不是发过誓吗……在这个女人进入房间以后……再也不被自己的感情左右……」

皆守 「要接受事实……」

我是多么软弱……软弱到连想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

就算是这样……，

由岐 「说起来，还真是很久没有跟镜和司一起回来了呢……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呢……」

……。

皆守 「刚才……她说……一起回来……」

我努力让自己专注于正确地认识事情的现状。

抑制住感情，

集中于弄清楚现在发生了些什么……。

皆守 「她说到了镜和司……没错，那应该是从她眼里看到的羽咲……」

那样的话，她刚才是跟羽咲在一起了吗？

不，这不可能……控制这个身体走到这个家里的无疑是我……。

我从间宫卓司的隐秘基地里，一个人走到这个家里来的……。

并没有遇到过羽咲。

由岐 「那么……买到的好东西～」

我慢慢地坐到床边。

然后观察着眼前的女性。

我首次看到的，新的“水上由岐”。

由岐 「那么，那么……今天呢……」

她撕破了纸袋，取出了CD。

皆守 「里面的CD……」

由岐 「……」

由岐 「啊咧？」

不知为何眼前的少女吃惊地看着自己取出的CD。

由岐 「这个CD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动画歌吗」

皆守 「动画歌？」

动画的歌曲吗……

也就是说那个CD是卓司买的吧……。

所以，才会对从自己的纸袋里取出的东西吃惊吧……不过这样的话……，

由岐 「哦？」

她确认了一下CD……一副相当半信半疑的样子……。

由岐 「人气声优……首张专辑……」

皆守 「这该不会是……」

记忆的捏造……。

由岐以前提到过……其他人格经历过的事情有可能伪造成为自己经历过的记忆……。

如果那张CD是动画CD的话，那就不是水上由岐自己买的。

买的人是间宫卓司……。

那么就意味着今天的记忆（不确定是一整天还是一部分）都是作为“水上由岐”自己的东西而捏造出来的……。

这么说起来……刚开始看见那家伙的几分钟她什么反应都没……。

皆守 「就像是被吊起来的人偶一般……」

大概是那个时候正进行着记忆的捏造。

在从潜意识浮现到表意识的之前进行记忆的改变……。

就宛如，在那短暂的时间把别的人格的经历，当做自己的经历替换进去一般。

不……别的人格这种兜圈子的说法已经没有必要了。

是以间宫卓司的经历来改变自身的记忆。

皆守 「但是……那样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关于买CD会有不吻合的记忆呢？

间宫卓司购买的是动画的CD。

这是事实，即使记忆改变也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但是“水上由岐”却在认真确认购买的CD。

要是把购买CD这件事当做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不吻合。

为什么非要特地生成这样不吻合的记忆呢……。

由岐 「……不……难道说……」

由岐 「这是镜干的恶作剧……不可原谅」

水上由岐给名为镜的架空人物打了电话……。

在电话那头谁都不存在……。

但是，由岐还是在对着没有通话对象的电话说着话。

皆守 「呼……」

想破了头，也无法回答我现在的疑问。

我就这样倒在了床上。

- 皆守 「很有可能我什么用场都派不上……」
什么都解决不了……。
……。
自己屋里的天花板……
跟往常一样的事物。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仿佛还能看到由岐在眼前哆哆嗦嗦地缠着我废话的场景……。
可是现在，她连看都看不见我了。
- 皆守 「哼哼哼……还真是好笑啊……」
明明不喜欢你的……。
- 皆守 「不过这样一来……还真是孤独啊……还真是意外啊……由岐没来搭理的话，我原来会这么寂寞的啊……」
我闭上了眼睛……。
- 皆守 「该死」
我是怎么了……跟个娘们一样……。
这种事就……。
我闭上了眼睛，却发现眼泪流了下来。
大概是我闭眼的这个动作，反而让它溢出了眼眶吧……。
糟透了……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性格……。
- 皆守 「明明是已经知道了的……已经让自己准备好不要悲伤……」
可是……。
眼泪还是停不下来。
我应该是不会这么悲伤的……不会这么难过的才对……可是……，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这么软弱的人……会像这个样子哭出来。
明明是自己早就一清二楚的事情……是自己早就割舍了的感情……，
眼泪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 皆守 「该死……嘛，算了……反正也不会有谁发现……」
- 皆守 「又没有哭出声来……流眼泪……总可以吧」
有轻轻的脚步声在往这里走过来。
差不多该睡觉了吧……那么我也差不多该退场了吧……。
- 皆守 「不……没有这个必要了……」

反正，也会像刚才一样由岐穿过我而已……对她来说我已经是不会存在的东西了……。

她会与我重合，不是幻觉也不是幻影……。

所以……。

抱住……。

皆守 「哎？」

有人抱住了我……是谁？

由岐 「笨蛋……你这样默默地哭……也瞒不过我的啊……」

皆守 「由，由岐？」

由岐 「笨蛋……还有谁能看得见啊……皆守……」

皆守 「你，你不是……」

由岐 「说什么呢……皆守是知道的吧……我可是个很麻烦的女人……不会简单放弃……也不会看气氛……」

皆守 「不是那个问题……」

由岐 「这个问题嘛……」

由岐 「其实，我在被灌入购买CD的记忆时……在意识浮上表面的瞬间……发生了不协调……所以没有失去卓司购买CD的记忆……」

由岐 「如果还留着购买的记忆的话，绝对会引发不吻合……那样的话存在就会发生龟裂……我就是赌上了这一点，才给自己灌入了购买CD的记忆……」

皆守 「不，不对，那个CD，我只是碰巧拿了回来的啊……」

由岐 「我知道。你是想，说不定这东西会跟我有关系，才把它拿回来的呢」

皆守 「但是那只是偶然罢了……你就赌上了这点可能性？」

由岐 「只剩下这种可能性了哟……因为，间宫卓司意识的支配力已经太强了……」

皆守 「间宫卓司的支配……」

由岐 「刚才的我……你也看到了吧……」

皆守 「嗯……」

由岐 「那就是新的我……间宫卓司所期望的“水上由岐”……」

皆守 「好像完全看不到我呢……」

由岐 「……对不起……明明皆守就一直在旁边……我却……没有注意到……」

皆守 「你这不是注意到了嘛……」

由岐 「啊哈哈哈哈……虽然慢了那么长时间呢……」

皆守 「你说什么呢……反抗被创造出我们的存在，让我找到了啊……重要的东西……」

由岐 「哎嘿嘿……真少见，被你夸奖了……平时总是说我烦人烦人的……」

皆守 「白痴么……你是，人格存在已经被逐渐抹消掉却还依旧抵抗着，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

皆守 「我之前根本没理解……你这几天，到底是怎样的心情……」

由岐 「嘿嘿嘿嘿……那是因为我，老是缠着你……」

皆守 「不……那是我的想象力不足……」

皆守 「我觉得，无论是新的“水上由岐”还是你……都是同一个“由岐”……所以，才想把羽咲托付给你……」

由岐 「那么，新的我怎么样？果然很迷人吧？」

皆守 「白痴啊……现在还说这个……」

由岐 「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才要说啊……」

皆守 「长得跟现在的你一模一样……声音也……」

由岐 「这样啊……那么，皆守觉得我消失了也没关系吧……」

皆守 「白痴……」

皆守 「要是没关系的话……没关系的话……为什么我会哭啊……」

由岐 「为了我哭的么？」

皆守 「烦死了……谁会为了你哭啊……」

由岐 「干嘛啊……那么你是为什么哭的呢……皆守……」

皆守 「烦死了……我哭……只是因为伤心罢了……」

皆守 「只是因为你不在了……所以伤心罢了……」

由岐 「干嘛啊……还说这种不像你风格的话……连我都要被你弄哭了……」

皆守 「烦死了……我才不管……」

总是在逞强。

总是装作一副没问题的样子……。

我，是间宫所期望的……那种冷酷残忍……没有感情，只相信暴力的人……。

无法理解人的痛苦……无法与别人分享心情……只是为了自身的欲望，利用他人罢了……。

我应该是会成为这样的人的……一直在这样努力的……。

为了表现得冷酷……特地不用敬语……也摆出一副无法让人接近的态度……。

不管是在由岐面前……还是羽咲面前……。

我，想要逃避一切……。

理由很简单……。

我很软弱……很娘娘腔……没有接受命运的觉悟……害怕着一切。

正是因为害怕……害怕着失去……我才和由岐还有羽咲拉开距离……。

如果我真正坚强的话……就不会采取那种态度吧……。

皆守 「我是个……软弱的人……什么破坏者啊……只是个没用的废柴而已……」

皆守 「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的命运……所以在那个时候，对消除间宫卓司犹豫了……」

由岐 「笨蛋……如果你算软弱的话……世界上还有谁坚强啊……」

皆守 「至少……你就比我坚强……输给女人的我还真是没用……」

由岐 「哈，哈哈，那不是当然的嘛……我可是你的姐姐啊……如果比你弱的话，就没法当你的姐姐了嘛……」

由岐 「你很强哟……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知道的最强的人……所以放心吧……」

皆守 「要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强的话……那你又是什么……」

由岐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宇宙最强了……」

皆守 「白痴吗……会被弗○萨干掉的哦……」

由岐 「为什么我会被电冰箱干掉啊……」

皆守 「不对」

由岐 「没错啦……」

由岐笑着抱住了我。

由岐 「还能……有几次呢……」

由岐 「不……恐怕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吧……」

皆守 「最后一次了吗？」

由岐 「不，也许还能有机会见面吧……」

皆守 「笨蛋……到底是哪个啊」

由岐 「谁知道呢？」

皆守 「呵呵呵……以前也说过这样的交谈呢……」

由岐 「也是呢……确实这样交谈过……总觉得发生了很多事情呢……」

由岐 「似短而长……似长而短……」

由岐 「不过……没能做到的事情也很多呢……」

皆守 「没能做到的事情吗……」

我想就这样感觉由岐……。

在这也许是最后的时间……想要更多地分担她的心情……。

但是……我没有那样做。

为了未来……

为了能改变未来……舍弃现在……。

我必须明确自己能办到的事……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互相怜爱的时间了……。

由岐 「嗯……也没有和皆守合体过呢……」

皆守 「白痴啊！谁会跟你那样做啊！」

由岐 「不做吗？」

皆守 「不可能做的吧……」

由岐 「啊啦啦……真是个不诚实的孩子呢……只是舔舔我还是会帮你的哟」

皆守 「不需要」

由岐 「什么嘛……被你这么干脆地拒绝，总觉得很火大啊……」

皆守 「你你你干什么啊！」

由岐 「你看……当然是把拉链给……」

皆守 「说真的你给我住手，别开玩笑」

由岐 「哈哈哈哈，没关系的吧？反正你也不会对我发情……诶……诶？」

皆守 「白，白痴」

由岐用手拉开了拉链……变硬了的东西一下子蹦了出来……顶起内裤，撞在了由岐的手上。

皆守 「别碰啊」

由岐 「这是怎么回事啊」

皆守 「住手」

由岐 「啊啦？」
皆守 「唔……」
由岐 「总觉得这种状态微妙的有些怀念呢……」
皆守 「有，有你在果然没好事」
由岐 「你说什么啊……是皆守你推倒我的吧？」
皆守 「不，不对……都是因为你做了奇怪的事……」
由岐 「奇怪的事？」
皆守 「没，没错……」
由岐 「奇怪的事呢……怎样都好了……我的内裤还不是被你看的一清二楚的么……」
皆守 「唔」
由岐 「什么啊，果然还是推倒的时候故意把裙子掀起来的嘛？」
皆守 「不，不是那样」
由岐 「哼哼哼……裙子的话只要在被窝里动几下就能简单地掀起来哦……开玩笑的」
皆守 「这种时候不要开奇怪的玩笑……」
由岐 「但是啊……内裤被看得一清二楚的也不是玩笑哟？你看都露出来了……」
皆守 「给，给我盖住」
由岐 「皆守讨厌H的事吗？」
皆守 「你，你说什么呢」
由岐 「那么，不想做H的事情吗？」
皆守 「那，那个，说起来」
由岐 「我想做呢……跟皆守……做H的事……」
皆守 「！」
由岐 「嗯…啾…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啾……嗯」
皆守 「唔……唔……」
由岐 「噗哈……H的事……」
皆守 「你，你这家伙」
由岐 「皆守不喜欢么？」
皆守 「也，也不是……」

由岐 「嗯～……那么，皆守刚才也把舌头缠过来了吧……看起来也不像不喜欢嘛……」

皆守 「喂，喂……由岐」

由岐 「啾…嗯，啾啾…嗯嗯…啾…啾啾…啾啾……嗯」

皆守 「嗯……啾啾……嗯……嗯咕……」

由岐的舌头很仔细地在我的嘴内，牙齿，牙床上来回舔弄……那个感触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由岐的舌头十分温暖，柔软……非常舒服……。

皆守 「咕……」

由岐 「姆呼……皆守还真可爱呀……在忍着不发出喘气声吧？很舒服对吧？」

皆守 「没，没有」

由岐 「没有吗？我倒是很舒服……」

说着由岐的舌头又缠绕过来……。

啾啾……。

互相碰触着的嘴唇。

柔软的触感让嘴唇变得湿润起来。

我把手绕到由岐背后，另一只手用力抱着她的脑袋。

由岐也把两手绕到我的背后，像是在回应我一样抱紧我的身体彼此的身体互相拥抱着接近。

互相碰触着的嘴唇，和紧贴着的身体仿佛让彼此的温度都融为一体。

通过彼此的舌头，两人的唾液碰触着发出声音。

由岐 「嗯啊……啾…啊呜……啾啾…啾啾……」

边感受着嘴唇的触感，由岐的舌头边侵入我的嘴内。

由岐的嘴唇离开我的嘴唇。

缠绕在一起的舌头也被分开……唾液在彼此的舌尖上被拉成一缕银丝。

将舌头舔到的唾液吞下，她轻轻地呼出灼热的呼息……。

然后……，

由岐 「噗哈……呜姆真好喝」

皆守 「根本不好喝吧……」

由岐 「心情上的，心情上的，但是很舒服哦」

皆守 「啊，嘛……那个……我也一样……」

由岐 「诶嘿嘿嘿嘿，看招」

由岐笑着抱住我轻轻亲了一下。

由岐 「……怎么办呢？」

皆守 「怎么办呢……是什么意思啊」

由岐 「你这里好像变热起来了哦……」

皆守 「咕……笨，笨蛋别碰那里……」

由岐 「什么嘛……是哪里呀……说清楚点嘛……」

皆守 「白痴啊你」

由岐 「什么？你讨厌别人主动吗？」

皆守 「不，不是那种问题……」

由岐 「那么，你喜欢别人主动喽？」

皆守 「都说了……」

由岐 「是吗……那么你摸摸看……」

皆守 「呜」

由岐引导着我的手，慢慢地沿着大腿到自己内裤那里……来回抚摸着。

由岐 「嗯……哎嘿嘿嘿，怎么样？」

皆守 「我，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腿肌肤的触感到内裤的触感……十分柔软，温暖……令人难以置信……。

由岐 「要试试帮我脱衣服吗？」

皆守 「别问我这种事……」

由岐 「还是说穿着衣服比较合你口味？」

皆守 「不是……」

由岐 「那就帮我脱嘛……胸罩的纽扣已经解开了……」

皆守 「……」

总觉得喉咙变得十分干燥，我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口水……。

手接触到她的上衣。出乎我意料，很简单就脱掉了……。

洋服下面的胸罩，跟由岐说的一样纽扣已经解开……胸罩能够很简单地脱下来……。

由岐 「没有肩带的胸罩可是毫无防备的哦……解开纽扣的话，胸罩就只是挂在胸部上而已……」

像是在开玩笑的由岐双颊逐渐变红……双瞳也湿润起来……。

由岐的胸部……洁白有光泽的肌肤……十分匀称。

皆守 「……」

由岐 「……怎么样？很大对吧？」

皆守 「不懂……不是普通尺寸的吗？」

由岐 「真拿处男没辙呀……比普通尺寸更大哦。别认为出现在写真集上的女生胸部是平均值啊」

皆守 「啊，不……不是那样的……」

很想进行反驳……但实际上感觉由岐说的没错。

关于胸部的尺寸基本上都是依靠写真集或是杂志上登载得来的数据……。

由岐 「很柔软的哦……」

皆守 「……」

无视每次都要恶作剧一下的由岐，我用嘴唇碰触着由岐的胸部。

由岐 「嗯」

忍着不发出娇喘音的由岐……如果不恶作剧一下的话，就保持不了自己平时的形象吧……。

由岐 「是这样想的吧……」

皆守 「不要偷看别人心里的想法啊……」

由岐 「因为你脸上摆出的就是这幅表情嘛」

皆守 「但那是真话吧？」

由岐 「没有……那回事哦？呀」

我没有听由岐把话说到最后，将脸凑近乳房，用舌头舔弄起来……。

皆守 「啾…」

由岐 「啊…啊呜……」

对我突然的爱抚有所反应，她轻轻喘息着。

由岐 「啊…啊嗯…嗯…啊…」

我用舌头在由岐的乳房上来回舔弄。舌头上传来的是至今从没有过的触感……她的乳房很柔软，很温软，十分的舒服……。

由岐 「啊…哈啊，嗯……」

伸出的手掌能够感受到她乳房的触感。

柔软的胸部被我的手来回搓揉不断改变着形状，
娇嫩的胸部仿佛吸附在我的手掌上一样。

由岐 「啊…哈啊…啊啊…」

用舌头摩擦着胸部前端……用手掌搓揉着乳房……。

由岐 「哈啊…啊啊……呼鸣……皆守……」

前端逐渐变硬起来，乳头的轮廓也变得清晰，挺立起来……。

然后我又不断反复用嘴唇吮吸，摩擦着。

由岐 「哈啊…啊…啊啊……哈啊…啊啊…嗯…哈啊…啊啊…哈啊…嗯…
…啊啊…」

乳头拥有恰到好处的弹力，每次吮吸的时候都不断在嘴中抖动。

由岐 「啊…啊嗯…皆守…咕啊…哈啊…啊嗯…啊…」

她发出很难受的娇喘音……完全感受不到平时吊儿郎当的语气……只是很坦率地对快感有所反应……听到混杂着灼热气息的哀求声，我的身体也不由得变热起来。

由岐 「呐……皆守……差不多」

由岐拉着我空闲的另一只手，慢慢地伸向自己的大腿。

手掌上传来的是大腿光滑的触感。

让人以为她的大腿好像很湿润一样……手往大腿内侧伸进去，里面也滚烫得叫人难以置信……。

皆守 「什么啊……只有大腿内侧比较热而已嘛……」

由岐 「啊哈哈哈哈……流汗之后……接触到外界空气的地方就马上变得很冷……热量就全部集中大腿内侧……」

由岐 「所以呢，应该，我的内侧会更加的热吧……」

说着由岐拉着我的手伸向更深处……直到触摸到大腿根部……。

由岐 「摸到内裤里面……也没关系哦……」

被由岐的手引导着……我的手指从内裤侧边滑进去……。

内裤里面更加的热……湿得一塌糊涂。

她的那里……两边很丰满，摸起来十分柔软……。

那里的触感舒服得令人难以置信……。

由岐 「咕……好痒……呵呵……那里不是私处呀……但是那里摸起来也很舒服……」

由岐笑着边将我的手推到更深处。

柔软湿润的山谷之间……出现一个更热的地方。

由岐 「嗯……嗯，是的……就是那里……」

中指被柔软又丰满的谷间吸进去……。

我的手伸入她的内裤中，触摸到一个温暖的小凸起。

指尖摩擦着好像花蕾一样的东西。

由岐 「嗯哈啊啊！」

由岐的身体不断颤抖着。

皆守 「……呜」

我停下手指的动作……然后由岐就苦笑着说道，

由岐 「啊…啊哈哈……不要紧……不是感觉到痛楚……」

由岐 「好像是因为很久没碰……稍微有点电到的感觉吧？」

皆守 「什么叫很久没碰……从开始到现在并没有经过多少时间吧……」

由岐 「笨蛋……对于我来说，从跟你相遇的那时开始就一直没喷呀……」

我无视由岐说的莫名其妙的害臊台词，用手指拉下她的内裤。

由岐 「呀」

应该是太出乎意料了吧，由岐发出惊呼。

由岐 「等一下……太羞人了……能不能把灯关掉？」

皆守 「……就算关掉灯也看得见哦」

由岐 「笨蛋，不是那种问题……是心情上的」

我无视由岐，用舌头轻轻地舔弄她的乳头。

由岐 「呜……关，关灯……」

用舌头玩弄一下她的乳头之后，又继续动起停留在她大腿根部的手指。

由岐 「咕！…啊啊！…真，真是的皆守……啊呜」

由岐该害羞的时候还是会害羞的啊……我莫名其妙地感慨着。

由岐 「啊…那，那里……咕！…啊…哈啊啊……话说……呜咕……别很冷静地思考着那种事啊……笨蛋!!」

由岐 「啾……嗯啾……呜噗……」

由岐抱紧我亲吻过来。

每当嘴巴交缠在一起的时候，滚烫的爱液就不停地从她的私处溢出……。

手指沾上她的爱液使得侵入变得更加顺利……手指抽插的速度逐渐增快，抵抗也逐渐变得薄弱。

由岐 「啾……咕……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由岐亲吻着我不肯离开……我也就那样一直抚摸着她的下体……。

由岐 「咕呜……不要……啊呜……啊……」

突然，由岐扭动着身体，很不情愿地摇着脑袋。

嘴唇分开……张开嘴巴喘息着。

由岐 「啊，啊呜……不行……只是让皆守抚摸而已……就变成这样……咕」

由岐 「……啊哈哈……真是害羞死了，太过舒服……咕，啊呜……哈呜……」

从没有见过摆出这种表情的由岐……由岐那煽情地身姿使得我心中的欲望愈加高涨……。

咕啾啾，啾啾…啾啾…咕啾啾，啾啾啾，咕啾咕，咕……。

不断溢出的爱液缠绕在手指上……使得爱抚的速度加快。

由岐 「啊…啊呜啊呜啊呜…不，不行……快不行了……已经，啊呜……不行了……」

她用被眼泪濡湿的双瞳看着我。

因为被手指不断碰到逐渐挺立起来她的阴蒂，我用拔出来的食指和拇指紧紧捏住。

由岐 「啊，不行……要去了……啊，对不起……忍不住了……」

皆守 「可以哦……没关系……」

由岐 「啊，不行不行不行……真的要去了……啊，啊，啊啊，不行，不行，啊，真的要去了」

由岐 「哈啊啊啊！啊啊啊嗯啊啊啊啊啊——！！」

由岐不断抽搐抖动着……之后……她的身体仿佛电流通过一样绷紧，接着软绵绵地倒在被褥上……。

由岐 「哈啊…哈啊…哈啊……咕呜……哈啊…哈啊…哈啊……咕」

由岐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由岐 「呜哇，为什么不关灯」

皆守 「谁管你啊……做到一半去关灯太扫兴了……」

由岐 「只有自己高潮……感觉有点害羞」

皆守 「是吗？」

由岐 「因为……想一下就能察觉到的……皆守和我……兴奋度上好像差距很大……」

哎呀哎呀……不用察觉到那种事也没关系的啊……，
举起手擦掉眼角溢出来的泪水，由岐边嘟着嘴表示不满。

皆守 「兴奋度上的差距吗……真的很大吗？」

由岐 「因为……我叫得那么大声……你却一副冷静的表情……呜哇。总觉得好不公平」

皆守 「兴奋度上的差距啊……」
我把由岐的手拉到自己这边。

由岐 「呜？」

皆守 「我一点都不冷静……」

由岐 「这算什么……四角裤都湿透了啊……男生也会湿成这样的呀……啊哈哈……变成这样会惹小羽生气的哦……」

皆守 「也许是那样没错……」

由岐 「这跟射精不一样吧……」

皆守 「嗯，不一样……」

由岐 「呼一嗯，是那样啊……」

由岐将身体凑到我这边，
把拉链解开的裤子脱下来……。

由岐 「嗯……内衣我也脱了哦……」
把裤子脱到下面后将手放在四角裤上。

由岐 「啊哈哈……总觉得……这样做有点害羞呀……」

然后就那样脱下四角裤，因为之前激烈的运动湿得一塌糊涂的东西很有气势的弹出来……。

由岐 「……喔」

由岐看到我的那里感觉十分诧异。

皆守 「是你自己脱下来的……你这种反应是什么意思」

由岐 「啊，不是……还以为是更加可怕的东西呢……没想到还蛮可爱的……嗯」

皆守 「……这是在拐弯抹角地来嘲讽我吧……」

由岐 「啊，没，不是的。我不是那种意思……怎么说好呢，气氛？还以为
是像蛇一样的东西……长着鳞片什么的……」

皆守 「要是长着鳞片那就太可怕啦」

由岐 「所以才以为是很可怕的东西……之类的」

你这知识也错得太离谱了……。

已经是亢奋状态的我那里被由岐握住，变得更加地坚挺……。

由岐 「哦，又在跳动……真的很活泼呀……」

混杂感叹的气息碰触到我分身的前端，无法形容的甜蜜刺激袭击上我的背部。

由岐 「……啊哈哈……但这个要插进我那里的话感觉有点过大呀……」

她的手又用力地握住我那里。

噼咚！

对那只手的温度和触感有所反应，很有气势地翘起来。

由岐 「这里……作为要插进来的东西也太过于凶残了吧……插进里面的时候也会不停地跳动吧？」

皆守 「谁知道呢……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由岐 「讨厌，你是在很若无其事地邀请我做爱吗？」

皆守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可能做到若无其事地邀请吧……」

由岐放在我那里的手开始慢慢地动起来……至今从没感受到过的快感传到我的下腹部。

皆守 「呜啊……咕……」

由岐 「咦？好像很痛苦呀……皆守君有哪里痛吗？」

皆守 「不，不是什么痛……完全相反……这样说你应该明白吧」

由岐 「完全相反是指？什么呀？」

皆守 「……你，你个混蛋……」

由岐 「哎……Stop the native boy……」

皆守 「到底那里native了啊……我……」

由岐 「要是不懂的话我就要停下来喽……」

皆守 「咕……你……」

由岐 「嘿嘿，跟姐姐说清楚点呀……皆守」

这，这家伙……突然得意忘形起来……。

由岐 「……唔～」

皆守 「什……」

应该是察觉到我的心里话了吧……由岐将手放开。

由岐 「要是不说清楚的话我不会继续给你做的哦……」

皆守 「呜」

皆守 「不，不用做也无所谓」

由岐 「哎呀？」

由岐 「干嘛呀……咋突然真的生气啦……」

皆守 「烦，烦死了……」

由岐 「但是呀……不清楚这样到底真的舒服么……在我看来肿成这样好像有点痛呀……」

皆守 「谁管你啊……咕」

……由岐柔软的手再次移过来，巧妙地施加着压力温暖地握住我那里……。

由岐 「哎呀，又发出声音……而且前面好像流出什么液体了……」

皆守 「……」

由岐 「那个……可以让我拜托你一件事吗？」

皆守 「拜托我一件事？」

由岐 「嗯……是的」

皆守 「什么意思？」

由岐 「那个呀……皆守的肉o……能放进我嘴里吗？」

皆守 「嘿？」

由岐 「怎么说好呢……事实上我……很想要皆守的那里……这个味道也不是特别讨厌……呿啾……」

由岐很妖艳地……用舌头将沾在手上的液体舔掉。

由岐 「嗯啾……而且……总觉得很可爱……」

皆守 「呜……」

由岐 「呐？我可以舔皆守的肉o吗？」

皆守 「太，太直接了……你不会害羞吗……」

由岐 「当然害羞啦……但是看到皆守那一副害羞的表情，自己就情不自禁地想挑逗你一下……」

皆守 「呜……随便你吧」

由岐 「嘿嘿嘿……那么我舔舔看……咕啾……」

皆守 「呜!？」

由岐 「……嗯噗……啾啪……嗯嗯，嗯姆……啾。嗯姆」

皆守 「嗯咕……」

被温热的嘴巴含住……柔软又粘稠的……嘴巴……那是至今从没体验过的热量……从没体验过的柔软……。

由岐的脸慢慢地凑过来……小巧的嘴唇上沾满唾液……开始爱抚起来……。

皆守 「咕!……呜!」

由岐 「嗯姆……啾。嗯姆……嗯噗……啾啪…」

皆守 「嗯啊」

用力张开嘴巴，像是要含住前端一样将肉棒含住……。

被温热的嘴巴含住……每当上下移动的时候，脑袋就袭来一阵阵仿佛麻痺般的快感……。

由岐 「嗯嗯……嗯姆，啾噗……嗯嗯……皆守……」

每当由岐的嘴唇滑动的时候身体里就奔涌着轻微抽搐般的快感。

急速上升的快感，毫不留情地在我身体里面反复来回。

由岐 「嗯啾……啊呜……啊，味道好重……流出好多下流的液体呀……」

皆守 「呜……呜哇」

由岐 「总，总觉得好厉害……皆守的肉棒……在我嘴里……咕咚咕咚地跳动……能很清楚地感受到」

皆守 「啊……咕呜……呜……由，由岐……」

由岐 「嘿嘿嘿……谢谢……皆守，有在我的嘴里达到高潮……嗯……啾噗，嗯，嗯嗯，嗯啊……嗯噗……呜……哈啊啊」

每当由岐的手上下移动时，每当嘴唇的触感跟敏感的地方重叠时……无法抑制地快感就从身体深处传来。

由岐 「啊……姆……啾噗……嗯咕，嗯姆，皆守的肉o，在我的嘴巴里……嗯……我，我也……啊……啊呜……」

由岐的嘴巴周围因为沾满唾液和其他液体发光着。

被粘稠地液体濡湿的依旧坚挺的肉棒散发着淫靡的水光。

皆守 「嗯，由，由岐……已经不行了……由岐……」

从腰部深处传来的抑制不住的快感。

使得下半身即将溃决……撼动身体深处般的触感……。

皆守 「已，已经…要射了…就，就要…咕，由岐，已经，不行了……这样下去的话……」

由岐 「嗯啾……呜…可以哦……皆守……就这样射在我嘴里……」

皆守 「咕，啊……真的要射了……咕……由岐！」

由岐 「……嗯」

皆守 「咕！」

由岐 「呜……」

沉溺于射精的快感之中毫无规则地跳动着的肉棒，在由岐的脸上射出白浊精液。

皆守 「哈啊……哈啊…哈啊……」

由岐 「啊一，肉棒跳得太欢没办法好好喝到……都射到脸上了……」

她用手指清理着射到脸上的精液嘟囔道。

由岐 「呼哈……射了好多……舒服吗？」

皆守 「抱歉……不太好意思让你喝下去…忍不住……」

由岐 「啊，没关系。我对颜射还蛮有兴趣的……」

由岐边从放在枕头边的纸巾盒中抽出纸巾边笑咪咪地回答道。

由岐 「要是沾到头发就糟糕了」

皆守 「擦不掉吗？」

由岐 「要是用纸巾去擦沾在头发上的精液……水分被弄掉的话，粘得更紧很难擦掉」

皆守 「是吗……」

由岐 「啊，对了……嗯…咧咯…」

皆守 「……哈啊？」

由岐将沾到脸上的粘稠地白浊精液，用手指仔细地擦掉然后放到嘴巴里。

由岐 「吞咽……」

由岐 「……呼姆」

皆守 「你喝什么啊？」

由岐 「说得好听点……痰的味道？」

皆守 「太露骨了吧……」

由岐 「说得难听点……浓痰？」

皆守 「不管怎么说都是痰吧……」

由岐 「呜一嗯……怎么说好呢，没有什么好比喻的……嘛，跟传闻的一样难喝……」

由岐 「哈啊…话说回来，皆守射了好多呀……」

由岐 「果然积存了很多吧？」

皆守 「烦死了……」

由岐 「但是……这样就得以证明……」

皆守 「证明？什么意思？」

由岐 「你积存量这么多的汗液里，果然混杂着精子！」

皆守 「根本不可能有那种事」

由岐 「……那，差不多该插进来了？」

由岐张开双脚将使得局部清晰展现在眼前……。

皆守 「呜……」

我情不自禁地死死盯住那里，感觉到视线后又马上将眼睛移开。

由岐 「啊哈哈……拼命抑制着害羞总算得到回报了……果然你对这种地方有兴趣呀」

皆守 「当，当然啦……」

由岐 「那，插进来吧……」

皆守 「做得到吗？我和你都是第一次哦？」

由岐 「嘛……不试一下的话是不会明白的……」

皆守 「咕」

由岐用力抱紧我的身体……坚硬的肉棒摩擦着由岐被蜜汁濡湿的花唇……。

不管哪边都是湿漉漉的，因为每当动起来的时候就想起激烈的水声……。

由岐 「咕……啊哈……仅仅摩擦着彼此的那里……声音就好大……」

皆守 「咕……好厉害……」

互相摩擦着彼此的性器……像是要抱在一起那样，用力的……。

由岐 「呜……这个……真的好舒服……好厉害……这声音听起来好害羞……」

由岐 「呐……皆守……亲我」

皆守 「嗯……啾……」

由岐 「啾……咕啾。咕呜……嗯噗……啾啪……啾……」

由岐嘴很柔软温热的触感……两边都能感受到……。

由岐 「好厉害……这个……有点色色的……不管是嘴巴还是下面的……湿漉漉的……两边都在溢出……」

从由岐的嘴里流出来的口水沾到脸颊上……两个人的脸都被濡湿……下面连大腿都变得湿漉漉的。

由岐 「啊呜……呀啊……啊呜……咧咯…啾……咕啾。呜嗯……」

由岐的腰部前后摆动着……摩擦过来……湿得一塌糊涂……使得我甚至连感觉不清楚摩擦的地方到底那里是性器……。

只是两人的上面和下面都被体液弄得湿漉漉的……。

由岐 「呐……我想要了……」

皆守 「……不要紧吗？」

由岐 「那种事不知道……只是，我想要……皆守的……」

皆守 「……是啊……」

由岐湿润的双瞳仰视着我，轻轻地点点头。

我把由岐的膝盖弄弯曲，将肉棒顶在花唇上，准备一口气插进去……。

但是……。

由岐 「嗯」

皆守 「呜……」

入口出乎意料之外的坚固……倒不如说，我连哪里才是入口都不知道……。

由岐 「冷静下来……下面点……对……就是那……」

用手指引导着我……。

由岐 「……不管怎样，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大概是这里……」

她指的那里跟其他地方比起来感觉有点凹下去……。

我准备蓄力插进去的时候……。

由岐 「等，等下等下，不对不对。那里是后面的洞」

皆守 「是，是那样吗？」

由岐 「不对啦……这里……是这里才对……」

皆守 「湿得一塌糊涂总觉得好混乱……」

由岐 「一半是你的错」

靠之前的触感……这里到底是由岐的哪个部位根本不清楚……因此这次要慎重地……慢慢地……使上力气。

皆守 「嗯……」

跟至今为止完全不一样的触感……好像进入里面一样……。

由岐 「好痛痛痛痛……」

皆守 「很痛吗？」

由岐 「看，看到我的样子还不明白么？」

皆守 「要停下来吗？」

由岐 「现，现在停下来的话……我就诅咒死你……」

皆守 「为啥啊……」

由岐 「当然啦……」

皆守 「呜!？」

由岐就那样用力抱紧我……然后我的肉棒就那样插进由岐里面。

由岐 「呜呜!」

由岐 「想，想想让皆守的插进去嘛……呜呜呜咕」

由岐 「终于……合为一体了嗯咕」

一般来说应该是感动的场景才对吧……。

由岐与其说半哭倒不如说是真的哭泣着，表情也十分痛苦，说着很可爱的话……。

但是……，

皆守 「虽然很可爱……现在的你……很搞笑哦」

由岐 「别说」

皆守 「很痛吗？」

由岐 「很痛……虽然很痛……但这样就好……不，我有预感这样下去会变越好……」

那是……你的愿望吧。

由岐 「总，总之……你动一下试试？」

皆守 「不要紧吗？」

由岐 「啊，啊哈，哈，哈……虽然刚开始很痛但会逐渐变舒服的……」

皆守 「这根本不算回答……我是在问现在你要不要紧」

由岐 「你不动一下的话是不知道的……」

皆守 「是吗……」

我开始慢慢动起来。

皆守 「嗯…」

由岐 「呜……呜哈……呜哇……哈啊…哈啊…哈啊…皆守的那里……」

皆守 「……你……声音好僵硬……」

由岐 「啊，啊，啊，啊，啊，啊……话说好痛……」

皆守 「要停下来吗？」

由岐 「不要停下来。快点在我里面射精啊」

皆守 「不要命令我快点射……呼」

我刚想要拔出来由岐就用力缠住我的身体。

由岐 「那个……对不起……」

皆守 「干嘛？」

由岐 「对不起……也许让你感到扫兴了也说不定……但是……真的是觉得很痛，想要假装不痛都做不到……」

由岐 「但我是真的想要皆守插进来……是真的想要你在里面射出来……所以……」

皆守 「别拔出来……你想说的是这个吧……」

由岐 「嗯，我并不是在忍耐……我是在很认真地请求你……做到最后……拜托了……」

……。

我轻轻抚摸着由岐的脑袋，慢慢地动起腰部。

由岐的花芯紧紧缠住我的肉棒，不断地溢出爱液。

由岐 「哈，呜呜嗯，呜呼…嗯，哈呜嗯，嗯咕…，哈…嗯…，呼啊…」

我边抽插边亲吻着由岐的脸颊。

嘴唇碰到脸颊的时候由岐脑袋动了一下，变成嘴唇和嘴唇重叠在一起。

舌头很自然而然地交缠在一起。

由岐 「嗯嗯…，嗯…，嗯咕…」

轻轻地用手指抚摸阴蒂。

由岐 「咕…啦，啊……皆守……咕哈……」

还是很痛吧……。

我就那样继续摆动着腰，刺激着自己的肉棒。只想要快点射精……。

皆守 「呼…咕…由岐的里面好舒服……」

由岐 「嗯哈，啊嗯，…呜，哈，咕…，咕呜呜…」

由岐 「皆守……再激烈点……皆守……用我的身体获得更多快感……那也是我的愿望……」

由岐 「皆守……皆守……最喜欢你……」

下面的束缚力逐渐变强。
 两人激烈地拥抱在一起。
 肌肤和肌肤紧贴着。
 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仿佛融为一体。
 肌肤的触感令人怜爱。
 ……用尽全身去感受彼此。

皆守 「差，差不多要射了……」
 由岐 「啊，皆守……我……皆守……射进来……在那里……」
 皆守 「呜…咕…在哪里……哪里……」
 由岐 「那个……部分前端顶到的那里……最深处的地方……」
 皆守 「我知道了……就这样……就这样一口气射出来……」
 由岐 「嗯……就是那里……那里」
 皆守 「呜……啊，差不多……嗯……啊啊……射了……啊……射了……」
 由岐用力地抱紧我的身体。
 那个瞬间……我的肉棒“咚”地在由岐里面射出精液。

皆守 「呜!!」
 由岐 「?! 哈呼呜呜，哈啊，哈咕呜呜呜呜呜呜!! 啊……射出来了……
 能感受到……皆守的……」

皆守 「呜咕!!!」
 由岐 「咕呜呜……」
 由岐 「射了好多……」
 皆守 「吵，吵死了……啊……结果还是和你做了啊……」
 由岐 「你后悔什么啊。完事之后马上摆出一副后悔的臭脸可是对女孩子很失礼的啊」

皆守 「你不是总是爱自称姐姐吗……那这样不就变成近亲乱伦了吧」
 由岐 「哎？可是啊，我们可是在这之上的关系，所以没什么不好的吧？以前也说过吧。我们的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

皆守 「不只是血，连血管和大脑……整个身体都连在一起的那句是吧……」

由岐 「说什么呢……可不是只有这样啊」
 皆守 「还有什么关系在这之上啊……」
 由岐 「心也连在一起的啊」

皆守 「……」

皆守 「……」

由岐 「你脸红什么啊！看你这样连我都跟着一起害羞起来了啊」

皆守 「还不是你说的那些让人脸红的话！有点自知之明啊笨蛋！」

由岐 「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嘛——」

皆守 「就算是，那种事，也不要面对面地说出来啊！」

由岐 「什么嘛皆守还真是爱害羞啊……」

皆守 「那是因为你羞耻心都掉光了！」

由岐 「羞耻心？你喜欢那种PLAY么？怎么？要是玩露出什么的比较好？」

皆守 「别再给我自说自话啦」

由岐 「啊哈哈……嘛别害羞了。就当成是自己自慰了一下不就行了」

皆守 「虽说也不是没道理……但是你这也太露骨了……」

由岐 「什么嘛……不是还会说这种可爱的话的么」

皆守 「吵，吵死了笨蛋，不要给我太得意忘形啊白痴！」

由岐 「这个啊，你不是经常说吗。我是不会看气氛的女孩子嘛」

皆守 「别看开了啊你这个白痴……」

和由岐的对话……。

这是理所当然……是无比让人开心的事……。

要是可以的话……我真想什么都不做就这么一直对话下去……。

由岐 「不能增加持有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些什么……」

由岐 「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穆拉文斯基的话呢……」

由岐 「他得知了苏联的肃清之后，知道了自己如果什么时候对国家无用了的话就不得不逃亡……」

由岐 「但是啊，他没有说过不能增加心灵的持有物哦……」

由岐 「不仅如此，他作为一个热心的希腊正教信徒，认为应该把心灵上的宝物，带到天堂……」

由岐 「所以……」

所以那句话之后……，

要把心灵的宝物，带去天堂……所以……，

“要珍惜现在……”

如此……。

但是……不能那样……，
 比起珍惜现在的时间……为了改变未来的时间要更加……。
 虽然想更多地感受由岐……，
 但是，现在要为了未来……，
 比起心灵的宝物，更要获得未来……，
 想要就这样感受着由岐……。
 但是却做不到……。
 自己应该去做的是……
 把这一点强烈地印在脑中。

皆守 「今天间宫卓司的行动，和心里的活动……都能知道吗？」

我，比起现在的时间……会选择未来的可能性。

由岐看着这样的我，苦笑了一下之后……。

由岐 「说实话全部无法掌握呢」

皆守 「全部无法掌握吗？」

由岐 「嗯……有时候通过强烈的意志，能否定某时间段的记忆……」

皆守 「否定记忆？」

由岐 「嗯，大概，今天，发生了什么间宫卓司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吧」

皆守 「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

由岐 「……这一部分的记忆完全看不到呢。看来相当不能接受呢……一丝影子都找不到」

由岐 「而且，不只是我，我觉得间宫卓司自己也不会把那个作为事实来认知」

皆守 「有那么强烈的改变吗？」

由岐 「虽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事……但是……」

皆守 「但是？」

由岐 「皆守……要小心啊……大概以后会发生我们预期不到的事情……完全无法想象得到的事情」

皆守 「完全无法想象得到的事情？」

由岐 「嗯……大概如此，分明我是协调者而你是破坏者……会什么这种规则会变得无效化呢……」

皆守 「无效？为什么会这样？」

由岐 「皆守……你也感觉到了吧……」

皆守 「……唔」

感觉……当然感觉到了……而且这在今天终于变成了确信。

皆守 「啊啊……」

由岐 「今天，间宫卓司经历了什么强烈的，甚至能改变我们的世界的经历……」

由岐 「我也是，就算割离了和皆守还有羽咲的联系……也会努力解明一连串事件」

皆守 「在割离的状况下，能办到那种事吗」

由岐 「那就要下点功夫了……尽量吧……」

皆守 「……原来如此，嘛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的话，那我就放心了……问题是……」

由岐 「但是还有一点……说不定我们互相之间无法进行情报的交换了……」

皆守 「尽量吧，把自己获得的情报写在自己房间里的笔记上……不过虽说如此，割离之后的你也很有可能不记得这件事了……」

由岐 「不，如果成为习惯的话……或者说……」

皆守 「习惯吗……那种习惯短时间内能养成么？」

由岐 「啊哈哈哈哈哈……很遗憾，我也没什么自信啊……我尽量努力吧……」

记忆的改变……，

但是那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新创，是活用间宫经历的一部分，并且给由岐的记忆添油加醋……。

说实话，就算是我，说不定也会受到那家伙记忆操作的影响……。

皆守 「尽量……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吧……」

由岐 「嗯……也是呢」

皆守 「……」

但是，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给了间宫卓司那么大影响的事件……。

应该会留下些什么线索吧……。

在我回过神的时候发现由岐已经消失了。

没有像以前那样的预兆……突然就消失了……然后在下一个瞬间……。

7月13日

Jabberwocky

「……」

「哥哥……」

是谁……。

这声音……。

这是……。

对了…… 是……。

皆守 「羽咲……吗」

羽咲 「哎？皆，皆守哥哥？」

皆守 「啊，嗯……」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羽，羽咲……怎，怎么了？」

羽咲 「什么怎么了」

羽咲 「都……一个星期了……一次都没见面……我还以为哥哥已经消失了……」

皆守 「一星期？整整？」

羽咲 「是啊……」

皆守 「也就是说今天是7月13日吗？」

羽咲 「嗯，是啊……呜，抽泣……」

是嘛……从昨天开始又一次吗……，

连续地迎来第二天的早晨……本来对谁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像是奇迹一样……。

羽咲 「皆守哥哥皆守哥哥，呜呜皆守哥哥」

皆守 「啊……对不起……」

羽咲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哭着。

我摸摸羽咲的头。

……。

说实话我很难过……。

看到羽咲哭成这样……，

果然，我要是消失的话……肯定会把她弄哭的吧……。

有由岐的话就没关系……虽然这么告诉自己……虽然我试图这样相信……。

可是看到昨晚的那个“水上由岐”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

那既是“水上由岐”又不是由岐……。

她跟由岐完全不同，是非常遥远的存在……。

是完全割离而成的存在。

她确实会守护羽咲吧，

虽然是拥有虚假外表的羽咲……

但就算那样她也愿意守护的话……我曾经这样认为。

可是……，

皆守 「……羽咲」

羽咲 「什么？」

皆守 「对不起……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羽咲 「……哎？」

羽咲的表情显得更加难过了。

我不想让她露出这种表情……

可是……。

皆守 「不，不是……这可不是在欺负你……」

羽咲 「不是欺负我的话……那是为什么？」

皆守 「那个……我要换衣服……」

羽咲 「嗯……」

皆守 「别光是嗯……我要换衣服啊」

羽咲 「嗯，所以我为了让你能坐起来所以让开了啊」

不……我指的不是那个……其实是……，

皆守 「总之……你先从房间里出去吧……」

羽咲 「明明那么久没有见面……为什么，皆守哥哥要躲在被窝里……」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早上很不妙的……男生在早上有各种事情……。

羽咲 「果然……还是在……躲着我……」

羽咲 「一周前跟我一起睡的那次，哥哥就那么不愿意吗？」

皆守 「不，不是」

我不是真的要躲着你的。

羽咲 「如果皆守哥哥讨厌的话我以后就再也不那样了……所以不要赶我走好吗……」

该死……之前一直因为自己的无聊理由，想要疏远着羽咲才弄成这个样子……她一点也不相信我。

看起来，羽咲似乎是误以为，这一个星期我都在躲着羽咲不想见她……。

的确一周前的最后一面以那个样子收场……所以羽咲会这样误会也是正常的……。

两人的距离缩短了之后，突然消失不见……会被认为是故意的也是没办法的事。

可是羽咲……事情不是这样的……。

皆守 「不，不是那样的……别露出那种表情……」

羽咲 「嗯……可是我再这样任性下去的话只会让皆守哥哥讨厌……我出去就是了……」

皆守 「不，不是！妹妹啊！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皆守哥哥呢，因为自己个人原因，因为下半身附近的血液比较集中所以暂时不方便而已！」

皆守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疏远羽咲啊！」

羽咲 「……」

皆守 「啊……」

糟了……我不知不觉间都说了些什么东西啊……。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不不，就算是那样……现在……。

羽咲 「皆守哥哥！」

羽咲 「太好了……我还以为是不是真的被皆守哥哥讨厌了呢……」

羽咲 「一直都见不到哥哥……我……我……」

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不……不如说……事情又回到了起点……。

羽咲 「要吃饭吗？我这就去做……」

皆守 「嗯，我洗完澡就去吃」

羽咲 「洗澡的话就会迟到了哦……」

皆守 「行了迟到就迟到吧……」

羽咲 「那样不太好吧……」

羽咲 「啊，对了……听到皆守哥哥说要洗澡，我想到了个好主意」

皆守 「啊，嗯……」

羽咲 「怎样？」

皆守 「三明治吗……嘛这个的确能一边吃一边走路……」

羽咲 「嗯」

为什么这个家伙……会随身带着盆和盘子和汤勺呢？

羽咲 「橘子汁也要记得喝光哦。维生素C对身体的各种地方都很重要的」

皆守 「呜，嗯……」

嘛……我明白维生素C确实很重要……但用不着装在盆里端着跑吧……而且……。

皆守 「你啊，很沉的吧？」

羽咲 「不，完全没问题哦」

皆守 「真，真的吗？」

很沉的吧……而且我也很在意周围的视线……。

虽然我确实是把你丢下一个星期没管……但尽管如此……。

你为什么总是带着要哭出来的表情在烦恼呢……羽咲。

为什么你会跟我这样的人这么亲近……。

你本来的哥哥应该间宫卓司才对……我，只是几年前才被制作出来的人格而已。

为什么羽咲会追在这样的我身后呢……。

而且，如果这家伙不是跟我这么亲近的话……我也能没有留恋地离开吧……。

我曾经并不害怕自己的消亡……。

可是，离那个时刻越近……我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心中还残留着一份恐惧。

不……已经不是所谓残留着的程度了。

我的心已经被恐怖填满。

牵挂……留恋……。

至少在我还活着的这一点时间里，必须把些东西斩断……，

我不知道我还可以留在这里多长时间……但就算这样……。

皆守 「你啊……一直跟到这种地方……」

羽咲 「一直跟到学校来了」

皆守 「嗯，直到把盆放进车站的收费储物柜里，我们都在一起坐电车啊……」

羽咲 「嘿嘿嘿……那我回去了哦」

皆守 「嗯……」

羽咲 「……这次不会是最后吧」

皆守 「……」

羽咲 「以后，再也见不到了什么的……是不可能的吧」

皆守 「嗯……放心吧……」

羽咲 「真的？」

皆守 「当然啊……我有骗过你吗？」

羽咲 「还不少哦……」

皆守 「不过，这次的约定是绝对的」

羽咲 「……」

皆守 「怎么了？」

羽咲 「啊，不……哥哥还是没变呢……我在想」

皆守 「没变？」

羽咲 「不，没什么。那努力听课哦，皆守哥哥」

皆守 「虽然我想我应该不会太努力吧……」

我向羽咲告别，穿过校门。

在那一瞬间。

皆守 「!？」

怎么回事……。

虽然只有一点……但是我感觉到了……，

现在，好像自己被什么拉住一样……那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是要失去意识的前兆？

皆守 「……」

意识被一股大力拉扯着……仿佛要晕过去一样的感觉……。

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触……。

皆守 「这就是，由岐说的那个吗……」

皆守 「……」

如果没有感到前兆的话，毫无疑问，我就已经被这样带走了……。

对，就像以前那样……。

皆守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我多少也有了一点由岐的力量了啊……」

如果能感到意识被拉走的前兆，还或多或少能抵抗一点……。

但是，这需要相当的意志力。

很容易就被拉进无意识中。

皆守 「呜……」

皆守 「那是什么……」

眼前突然出现了之前并不存在的人影。

皆守 「……」

穿着北校的女生制服……。

那么，那是由岐吗？

不……不对……人影有两个……。

镜 「咦……」

司 「怎么了姐姐……」

姐姐？

原来如此……她们是……。

那两个人啊……。

若槻司和镜……这就是由岐眼中羽咲的样子……。

不对……我已经跟羽咲道别了……。

那么这是，类似由岐眼中的羽咲的残渣之类吗？

镜 「啊，没什么……」

司 「嗯？」

镜 「哈？为什么我一大早就非得在校园里做这种事不可啊」

司 「哪，哪有你说的那么可怕的眼神啦……大概……」

镜 「啊，没，没什么……」

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对话……。

对话似乎是缺少了一部分……。

这……难道是我已经快要失去意识了？

皆守 「呜……」

皆守 「该死……怎么会这样……」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的……。

皆守 「间宫卓司……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叽叽喳喳。

嘈杂。

我推开教室的门。

教室里极端地失去了色彩。

甚至连我到底是已经失去了意识还是没有失去意识都搞不清了。

仅存着的是，还有其他的人格也在看着眼前的状况的感觉。

现在的情况……教室里格外的嘈杂。

皆守 「怎么回事……」

和往常一样的那些面孔……。

但却并不一样。

教室里面格外的嘈杂。

女生 「好像果然是3班的……呢」

女生 「我听说，好像是跟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的样子」

女生 「真的？真有这回事吗？」

女生 「超吓人的」

男子校生 「话说，是谁啊？」

男子校生 「你不知道？不是有个……那个……很显眼的家伙」

男子校生 「那个头发超长的黑女人」

男子校生 「黑？」

男子校生 「就是像菊人偶一样的家伙……」

男子校生 「跟3班一起上课的时候不是看到过吗，那个，长头发齐刘海的……」

男子校生 「就像胸大得过分的，咒怨一样的感觉的……」

男子校生 「对，对，跟咒怨一样好像很危险的……胸大得过分的」

男子校生 「总是独来独往的……」

男子校生 「啊，是啊是啊……」

女生 「不过啊……那不就是说接着 3 班的城山君之后又是一个……总觉得有些恐怖呢……」

女生 「但是，那可不是事故…」

女生 「但是啊，那不就是前几天的事吗。真可怕啊。短短这么几天怎么尽发生些这种事啊……」

司 「……」

司 「那个……姐姐……」

镜 「嗯……」

美羽 「早，早，早上好……镜和司……那，那个……」

镜 「嗯？怎么了美羽」

司 「你脸色怎么那么青？」

奇怪……连我的认识都产生扭曲了。

岩田美羽是不可能看到那对双子的……。

羽咲应该不可能在这里的……。

认识被极大地扭曲……。

正确的是……。

美羽 「早，早，早上好……间宫君……那，那个……」

女生 「呐～呐。间宫君。隔壁班不是有个叫高岛的吗」

皆守 「高岛？」

高岛……隔壁班的……高岛柘榴……。

跟水上由岐很熟的……那个家伙……。

似乎跟间宫卓司也有些接触……。

女生 「高岛自杀了」

皆守 「！」

皆守

昨天才见过面的……高岛同学……自杀了？高岛同学不就是……隔壁班的高岛柘榴同学……对对，不是有个存在感很低的女生吗齐刘海黑头发的……那个女生，昨天傍晚，从车站附近的公寓楼顶上跳了下来……是从12层的公寓上跳下来的，死得很惨呢……跟其他学校的两个学生……昨天傍晚……那个时候……和其他学校的两个学生……和高岛同学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也就是说？……高岛同学她们是为了自杀才在那里集合的……冷汗流了下来……等我回过神来手心都疼了。似乎是我因为紧张而握得太紧了……我慢慢张开手指一看手心里已经湿透了。「原来如此……」……是在动摇啊……啊。意外的……会这么动摇……这种事情……。虽然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

跟亲眼看到我远亲的蒂蒂得癌症去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明明都是同样亲疏关系的人的死……。是因为自杀？还是因为同年级？我一边想着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情……，一边闭上眼睛深呼吸。「……嗯」先整理一下……。我和她并没见过多少面。自杀前一刻的她和我见过面。所以，在那时候我经历过不明所以的感情。确实，那是特殊的体验所以我也有些动摇……，但是，我没有必要被那事实超乎必要的感化。只是……。我无法完全否认这种不稳的感觉。被接吻了……。我被之后准备从楼顶上跳下来的女生，接吻了……。当时她说的话是……。「力量……分一些……给你……」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将死的人，却在最后主动跟我接吻的意味。

肯定就是这样才会让我极为不安。让我觉得最为诡异的……应该就是那件事……。「你说我恨你？呵呵……没有的事哦」「我对你的印象并不坏」这句话也多少的……让我动摇了。她自杀前最后的行为……。对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要冷静……」「不要去想太多……」对了……，自杀之前的人的行为……去仔细思考那种事情的意义的话……只会带来多余的臆测。自杀前情绪不稳定的她，在最后看到的是隔壁班的女生，所以想要和那个女神有最后的交流。尤其是她好像是被欺负了……所以对完全没有参与欺负的我抱有超乎必要的好感。这也只是排除法得到的答案。只是想通过我，来满足自己最后的对话。必须仅此而已……。这样想才是自然的……。

「冷静……」

皆守

「保住……意识……」

在知道高岛的死讯的一瞬间由岐的世界的话语一口气逆流过来。

这样的信息量几乎把我的意识撞飞。

既然由岐的世界也是正在进行中的话……那我的脑里……似乎至少是有两个世界在同时进行着……。

现在此刻……也似乎要被另一个世界吞下去一样……。

皆守 「总之……先尽可能地保住意识……为了能正确地收集信息……」

美羽 「间宫君偶尔也跟高岛同学说过话呢」

皆守 「……我？」

美羽 「咦？不是吗？」

是吗……既然和由岐以及间宫卓司有过接触，那在她看来就是那样吧……。

虽然我个人跟那个女人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

美羽 「不过还真是震惊呢……因为，接着城山又是一个……」

皆守 「城山？你是说城山翼吗？」

美羽 「哎？是啊。前一阵从楼顶上摔下来……不是闹得很大么」

皆守 「城山摔下来了？后来怎么样了？」

美羽 「呃……那个」

皆守 「死了吗？」

美羽 「难道说，间宫君还不知道？」

皆守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美羽 「呃……大概是三天前？应该是7月10日吧……」

时隔四天才恢复意识的……那一天吗……。

皆守 「那是事故吗？」

美羽 「不知道……不过有人说大概那不是事故……」

从楼顶上摔下来……那些家伙的话大概是药物造成的事故吧……。

皆守 「那高岛柘榴呢？」

美羽 「不知道……有小道消息说可能是自杀，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话说间宫君你没听说吗？」

皆守 「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美羽 「听说是昨天……傍晚六点过了的样子。啊，地点是在杉之宫附近的公寓」

杉之宫的公寓啊……。

清川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去!!」

嘈杂的气氛随着班主任的登场瞬间消失了。

当然，这可不是因为什么老师的威严。

只不过是，所有人都认为，能从老师这里听到，引起骚动的问题的答案吧……。

引起骚动的原因……。

传闻的答案。

也就是……。

高岛柘榴真的死了吗？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束了生命呢……，

嘛，也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疑问的答案吧……。

老师走上了讲坛。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那里。

清川 「我想也许有人已经知道了……昨天，隔壁班的高岛柘榴同学去世了」

清川 「真的是很让人遗憾的事情……」

老师的眼角泛着泪光。

话音刚落，教室里就炸开了锅。

老师没有提到她死亡的具体情况。

不过这反而让传言更可信了。

如果像传闻的一样，高岛同学的死是自杀的话，学校方应该是不敢把这次事件公之于众吧。

因为，是自杀还是事故，从第三者来看很难判断。

最多，事情真相也只会被警察，家人和相关人士所知晓。

这样的话学校当然不会想把这起事件公布出来吧。

如果自杀的事情传开了的话，会有很多人想去了解造成这起事件的原因吧。

也就是……是否在事实上存在校园虐待行为。

但是……保持沉默对于学校来说真的是正确的判断吗……。

至少，这个学校在最近几天才刚经历过城山翼的跌落死亡事故……学生的连续死亡在网上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吧。

这样的话，只会勾起正愁找不到新闻报道的媒体的好奇心。

隐瞒事实这种事，是不是反而会让事态恶化呢……。

是不是反而会造成媒体们最喜欢的那种情况呢……。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

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

怎么回事……。

又来了……。

意识要……。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
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皆守

「！」

果然还是在说我的事吗？这帮家伙，竟想着要把我逼上死路才好吗……是这样吗？这帮家伙的喧闹……果然是针对我的吗？是的，绝对是这样，错不了！所以，一个二个都偷偷地看着我……什么人啊这帮家伙，简直禽兽不如！畜生。畜生。啊啊，脑袋痒起来了。毛孔好痛。

混蛋，为什么会这么不爽！这帮家伙，都是这帮家伙不好。没错，都是这帮家伙的错。啊啊，好痒。我使劲挠着脑袋和胳膊。因为已经痛痒难忍了。混蛋，这帮家伙……。对了！如果——如果我是总理大臣的话，憋——总理大臣的话！就把你们……全杀了……没错，把你们全判死刑。

「败者的死」

「娼妇的死」

「白痴的死」

「婊子的死」

「学生的死」

「你的死」

「愚民的死」

「值得庆贺的死」

死刑……对了，

死刑。

决不能，让你普通的死去……。

要让你们体验比那更屈辱的……更痛苦的东西……噢，对对，不管你们再怎么哭喊，我也不会原谅你们哦。首先，在公众面前把你们扒个精光，然后捆吊。这当然是不分男女的啦，然后用烧红了的铁钳，把你们右腿的腿肚子撕开……再大腿，再右臂……最后是胸口……女生要把乳房撕开、直到能穿过肉看到骨头为止。再往这些撕开的洞里……灌进用铁炉融化、滚滚沸腾的铅液。往腿肚子里……大腿里……胳膊里……当然还有穿胸的洞里，都灌进去……像烤肉一样的焦臭味立刻腾起。滚沸的铅会从内至外，把你们的肉给烤焦。滴答，滴答……？这是啥？雨？不对，是眼泪。

翻起的白眼已浸满泪水。哇哈哈哈哈哈哈，我流的眼泪可是这的不知多少倍啊。瞧你们那德性。没人会同情你们哦。就像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同情过我那样……也没人会同情你们的。死刑仍将继续。接下来，把缰绳一头套在马上……一头顺着你们的小腿大腿还有胳膊……把四肢分别捆住……然后一口气拽起来……不过，好像听人说，即便靠马的牵引力，要把人的四肢扯断也没那么容易。马不知要拽多少次。每次拽的时候，你们想必都会响起不可名状的惨叫。四匹马不够……那就来六匹吧。可还是扯不断……十五分钟过去了……马虽然竭力要把你们扯断……可你们的四肢仍未被扯断。没办法咯……在我的指示下，刽子用手用短刀，割进了每个人的四肢。割的深度，可以直达骨头。因为要是不这样，

马就没法把你们扯断了……在这个状态下，让马全力一拽，便响起了血肉进散的声音。骨头碎掉的声音。四肢终于被扯断了。可是呀，人好

又是逆流……，
 其他某人的世界一涌而上……。
 但是这并不是刚才的那种……。
 这种不快感……，
 不是水上由岐眼中的世界……。
 憎恶。
 怨恨。
 嫉妒。

被一切负面感情所占据的世界……眼中是这样的世界的，只有可能是一个人。

间宫卓司……。

世界的交叉。

这意味着那个家伙已经来到了附近。

皆守 「不抓住……不抓住间宫卓司那家伙的话……」

抓住那个家伙后，我有必须要做的事。

皆守 「这次一定要消除间宫卓司……」

……。

让自己的意识集中。

为了让那家伙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交错……我调整着意识的频道……。

间宫卓司的世界……。

那家伙认知到的世界……。

皆守 「……」

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了那家伙的背影。

皆守 「间宫卓司……」

那小小的背影甚至让我感到恐惧。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觉得那家伙是这么恐怖的呢……。

不……好像从来就不从在那么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我从这个人身上感到的不快感……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恐惧吧……。

我一直害怕这个人……害怕间宫卓司……。

可是……，

皆守 「哼」

卓司 「呜」

从脚的感觉上是踢到了间宫……并没有穿透过去……。

现在，间宫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已经完全重叠了。

留给我的机会应该没剩下几次了。

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皆守 「我……要消除这个家伙……」

不消除这个家伙的话……。

皆守 「呜……」

刚才是怎么回事……，

刚才的记忆……，

不，比起这些，现在得专心对付间宫。

皆守 「……无视我吗？」

卓司 「啊……」

皆守 「从刚才开始我就在叫你了……」

卓司 「悠，悠木……君？」

皆守 「居然无视……胆子不小啊……」

卓司 「为，为什么悠木君会在这里？刚才还不在的……」

皆守 「怎么了？我在有什么不行的吗？」

卓司 「不，不是……」

皆守 「……高岛柘榴……自杀了呢」

皆守 「你怎么还没死啊？」

卓司 「哎？什，什么？」

皆守 「还没明白吗……你不是更应该去死吗？」

皆守 「有谁会期盼着……你像这样活下去吗？」

卓司 「……」

卓司 「欸！」

皆守 「我还想看看你会怎么哭喊呢……真让我失望……」

皆守 「嘛，算了……」

皆守 「高岛柘榴……死了呢……」

卓司 「……」

皆守 「我没想到她会死……」

卓司 「哎？」

皆守 「你可不要死啊……如果连你也死了的话，我肯定是要被警察抓了吧……」

话里有话……什么都行……只要能吓唬到他的话……就够了……。

自我否定之后的消失……将他向这上面引导就是我的存在意义……。

所以……我会不择手段。

卓司 「呀」

皆守 「要再来一下吗？」

卓司 「欸」

皆守 「一，二」

皆守 「！？」

世界被强制关闭了。

虽然我在挣扎……就像身体上挂满铅块一样……深深地坠入意识的深渊。

皆守 「」

我喊了出来……却不成人话。

只能，像在水中一边溶化一边下沉的方糖一样……失去自己的轮廓……一直沉向最底处。

想要爬上去的自我。

维持自己是自己的连续体……。

容解得渐渐七零八落的意识……。

失去了用来挣扎的双手，

失去了用来挣扎的双臂，

向下，

向下，

一直沉下去。

向着意识的底层。

沉陷下去的自我……。

逐渐消失的世界……，

我看到了世界。

失落的……世界……。

回归天空的话我就可以成为了

开什么玩笑！你才不是什么！

吵死了！吵死了！我是！而且是生来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家伙我才失去的资格的！

呜呜呜，由岐姐姐，由岐姐姐！

骗，骗人的吧……为什么你还着……。

……怎么会……由岐姐……。

水上

由

岐

间宫羽咲

无意识的语言化

记

忆

排

列

意志与

外

表

可能性

和镜

终

终之空

空

间宫卓司的

诅咒

皆守……你要保护好……

小羽咲啊…

接下来还要继续走下去的是你……皆守……。

7月14日

Jabberwocky

皆守 「……啊」

皆守 「这里是？」

皆守 「对了……我在想要踹飞间宫卓司的瞬间失去了意识……」

皆守 「课间休息？从那之后过去了多长时间？」

我急忙拿出手机。

皆守 「过了两个小时……？不，不对」

日期都已经变了。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

皆守 「这是怎么回事……」

连续性的崩坏变得愈发严重了。

稍微松一口气好像意识就会被拖走……。

皆守 「意识……」

说起来……上次快要失去意识之前我好像看到过什么……。

大概……是我所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我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皆守 「呜」

又是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是……。

这家伙……。

一天一天……越来越强的存在感。
已经强大到仿佛简单地就可以把我吞进去一样……。

皆守

「就算这样也没关系……」
我抓住了眼前那个人影的手。
就在那一瞬间。

皆守

2012
年
7月
20
日
佐
奈实
琴
美
白
莲
华
协会
教
祖
的预言
回归
天空
双子的过错
救世主
被
分成两份了
「……」
刚才那些话是怎么回事……。
其中好像有些词我似曾相识……。
不过也有很多词汇没听过……。
预言？ 2012年7月20日？
双子的……，
被分成两份……。

不过，我的思考马上被打断了。

卓司 「悠木皆守君……」

间宫卓司转过身来。

不祥的存在。

那种不祥的感觉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

这家伙怎么了……明显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到底发生了什
么？

自信？

为什么他在短短一天之内会变了这么多？

卓司 「有何贵干？」

皆守 「……」

皆守 「我说啊……间宫你……」

沼田 「啊咧？间宫君你怎么了？」

碍事的家伙来了……。

但是我无视他们。

皆守 「……间宫」

西村 「间宫君？」

皆守 「怎么了，不过就是个傻逼……怎么还兴奋成那样啊……你这家伙」

卓司 「兴奋？哈哈哈……看起来是这样吗？」

皆守 「你这说话的口气是怎么回事……」

卓司 「……如果口气不好的话我道歉……抱歉啊」

皆守 「道歉？那算什么……道歉的话就给我用更有诚意的方式啊……」

卓司 「更有诚意的方式？」

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一点也看不到服从的态度……。

不仅如此……。

我……认识这个间宫卓司……。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间宫卓司……。

在很久的过去……。

而且……，

我在那时

也害怕着卓司。

皆守 「补偿金呢……算上上次欠的分，拿20万日元出来」

这话我自己都能听得出是在虚张声势。

我甚至感到自己的声音很滑稽。

就算如此……我还是相信自己所知道的间宫和我的关系，会导致与以往相同的结果。

这个男人除了哭就什么都做不到。

不……我是宁愿这么相信。

卓司 「补偿金啊……那么？什么时候给你？」

皆守 「怎么了这回不先订个期限吗？」

卓司 「也是呢。有或没有都无所谓……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皆守 「什么意思？你有还钱的眉目了吗？」

卓司 「嗯，嘛，差不多算是吧。不过为什么要20万日元呢？」

皆守 「你说什么……」

卓司 「反正都要给，那我就给那边的沼田君和西村君还有你每个人20万日元不是更好吗？」

皆守 「什么？」

沼田 「哎？真的吗？会给钱给我吗？」

西村 「您是中彩票了吗？」

卓司 「呵呵呵，就当是那样吧」

沼田 「真的？真的可以吗？您终于打算把以前一直拖着的药钱都付了吗」

西村 「说起来已经到了100万日元了呢」

皆守 「闭嘴！」

沼田 「哎？」

皆守 「刚才的不算……」

沼田 「哎？不过刚才的可是真的……那个……药钱已经差不多要100万日元可是真的……如果可以的话……」

皆守 「付钱什么的……谁也没说过」

西村 「可是……你不是中奖了么……」

皆守 「就算是也不给……你们几个……快滚……」

沼田 「哎？」

皆守 「不要让我再说一遍……快滚」

西村 「啦！」

他们两人看到我愤怒的表情害怕的逃走了。

嘛，在他们看来，我是在说了“给你们20万日元”之后，又说“刚才的不算”然后突然露出凶相吧……。

卓司 「……真厉害呢」

皆守 「啊？」

卓司 「拥有能让人恐惧，屈服的力量的悠木君真的是很厉害呢」

皆守 「你这家伙……」

卓司 「你找我有话要说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皆守 「你说什么？」

卓司 「去楼顶吧……」

皆守 「……」

去楼顶吧……。

为什么这句话让我感到心跳加速……。

楼顶……。

间宫卓司……然后是楼顶……。

就好像，有微弱的偏差的频率……这两个词……就像一种不可名状的
不和谐音一样扰乱了我的心绪……。

皆守 「嗯。间宫卓司君。我呢，我啊，今天觉得很受伤啊」

卓司 「……」

皆守 「因为曾经那样教育过的你，突然拿反抗的态度来见我啊」

卓司 「……」

皆守 「这里是楼顶」

皆守 「而且……」

皆守 「就在刚刚，开始上课了」

皆守 「现在这里谁也没有」

皆守 「谁也不会来救你」

皆守 「就算是你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任何人发现」

为了鼓舞自己，我特意地装腔作势起来……但心里却更加骚乱起来
……仿佛不知道平息一样。

卓司睁大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看着他黑色的眼睛我甚至有一种在看着地狱底层的错觉。

漆黑的瞳孔。

奈落。

楼顶。

坠落。

匕首。

血。

皆守 「……」

不知为何脑中自动地闪过了这些词语。

未曾有过的联想。

话语的连接。

不稳定的频率。

骚动的心。

皆守 「间宫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皆守 「反正，又是看了什么动画片，才搞不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吧。现在差不多也该头脑冷静下来理解清楚现在的状况了吧……」

先制攻击。

考虑到间宫避开的可能性我将整个体重压了上去。

拳头高速地轻轻一碰，就从间宫的鼻子里喷出了鲜血。

卓司 「……」

皆守 「这个痛楚，想起来了没有？」

皆守 「你这种东西啊，也就这样了。归根到底也就是这样的东西了」

皆守 「你就是要一生都这样被强者蹂躏着苟且偷生下去的」

皆守 「你无处可逃」

皆守 「解脱只有死亡……然后」

皆守 「好啦，哭出来吧」

皆守 「就像以往的那样」

皆守 「哭吧……」

卓司 「……」

卓司 「呵呵呵……」

皆守 「！」

卓司 「哼哼，很疼啊……」

皆守 「……卓司」

卓司 「很疼啊……鼻血又流出来了啊」

卓司 「你啊，从以前鼻骨骨折的那时以来，就变得容易出鼻血了呢」

皆守 「……」

卓司 「你也想变成城山那个样子吗？」

卓司 「一直以来承蒙的拳脚伺候，我会给您准备好相应的凄惨死法的」

皆守 「……」

皆守 「哼……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皆守 「怎么了间宫？你那么有自信，是因为读了某本超自然杂志上的诅咒方法把城山咒死了吗？」

皆守 「哼哼哼哼……那算什么啊，你还真是个白痴啊」

皆守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到我吗？」

卓司 「诅咒？」

卓司 「那不是什么诅咒。那是必然」

皆守 「哈？你在说什么？」

卓司 「他的死亡，高岛同学的死亡，以及你给我的痛苦」

卓司 「这一切都是，母亲给予我的计划好的试炼啊」

佐

奈实

琴

美

刚才的是？

母亲的名字？

的确母亲的旧姓是佐奈实……。

不……那种事情怎样都好……。

意识开始混乱了。

冷静……现在要集中精神于眼前这个人……。

皆守 「哈，哈？什么？你都在说些什么啊??」

我能感到间宫卓司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我当然不能承认他的说法。

皆守 「妈妈吗？你想说是你的妈妈，杀了城山，杀了高岛？那么，她还拜托我来欺负你吗？」

卓司 「哼哼哼……反正说什么你也是听不懂的吧。不过呢。只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皆守 「什么？」

卓司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皆守 「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卓司 「没错……结束了」

皆守 「你，你在说什么……」

卓司 「为了锻炼我的精神而存在的你，一直以来辛苦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皆守 「？哈？你说什么？」

皆守 「你的？精神？锻炼？哈哈哈哈。你是白痴吧」

皆守 「你的脑子，坏到什么程度了啊」

皆守 「嘛，虽然早就知道是坏掉了，不过没想到会坏到这种程度」

皆守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皆守 「那么……今天，我就给你来顿前所未有的吧」

皆守 「在把你揍一顿之后，对鼓膜插进铅笔来打。那个不是疼那么简单哦。大概……」

皆守 「我会揍你揍到你想要立马自杀为止的……」

皆守 「那么……」

皆守 「?!」

我当然没有大意轻敌……我知道这一战的分量。

我比与由岐战斗时还要集中……可是……我使出的刺拳被缠住了。

就那样被锁住关节，摔在水泥上。

那样的话会直接撞到头盖骨……我决定牺牲被锁住的关节。

皆守 「噶……」

皆守 「呜！」

皆守 「……」

卓司 「嚯……」

我马上开始防备下一击。

虽然手臂上一阵剧透……但因为做好了万全的受身，其他部位毫无损伤。

然而在此之前，这场战斗。

全部都是在脑内进行的東西……。

在不能给间宫卓司带来同样的伤害的情况下……只要忍住疼痛……手臂就能在几分钟之内治好吧……。

皆守 「你，你这家伙……」

但是必须回避对大脑的伤害。

如果脑部受创的话意识就会跟着被打飞。

如果在这里失去意识……也许就不会有下次的机会了。

特别是现在的这家伙，看上去已经不再期望原本自己期望的结果——消失——了。

为了让自己留下来……打算要消灭我……。

卓司 「哼哼哼……不错啊……你」

卓司 「我本以为能在一瞬间分出胜负呢……你还真是强啊……」

皆守 「什，什么……」

卓司 「因为，我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啊？」

皆守 「……你说什么？」

卓司 「现在的我……比那些历史上的达人都要强大……就是这么回事」

皆守 「……什，什么样的妄想啊……你……真的疯了吗？」

卓司 「那么，我上了……」

间宫卓司的攻击。

比起刚才来破绽百出……轻敌了？

但这对我来说正好。

我用后背对着间宫让身体大幅度旋转。

虽然在背对他的一瞬间敌人会从视野中消失……但不冒这点程度的风险的话，是没法打倒间宫的。

卓司 「哎？」

反手拳轻易的命中了间宫。

卓司 「呜……咳……」

皆守 「白痴么……只不过是稍微会了点古武术而已，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达人吗……」

皆守 「你还早了十万年呢……」

卓司 「这是……」

刚才的那一下是带有运气成分的……如果这一下击中要害的话说不定就是我的胜利。

但是，结果却从目标的下巴尖开始算，打击点歪了10厘米以上，变成直接击中脸颊附近。

要是在下面一点……打中下颚的话，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

间宫卓司的战意并没有消失。

我几乎带着绝望这样对他吼道。

皆守 「上来啊……我让你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卓司 「！」

我的不安成为了现实……。

应该在变成这样之前就把他消除的……。

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卓司 「好厉害的男人……」

卓司 「居然能把逼到这一步……」

皆守 「要是一开始胳膊的骨头没有脱臼的话……才不会被你这种东西打中呢……」

卓司 「！」

意识好像要飞走了。

嘴里传来嘎哩嘎哩牙齿碎裂的声音。

大概是脸被踢到了吧……。

眼前开始冒起金星……。

意识……总算是保住了……。

可是，我已经无计可施……。

皆守 「……呸！」

皆守 「什么最强啊……要妄想也给我适可而止一点……就这样的踢腿……可是杀不死我的……」

卓司 「……」

皆守 「卓司……你给我记好了……」

皆守 「在这里不杀了我的话……下次我会确实实地杀死你……」

皆守 「我跟你之间……就是这种关系……」

皆守 「间宫卓司！」

卓司 「……悠木」

皆守 「你的妄想游戏结束了……」

卓司 「妄想游戏？」

皆守 「没错……你妄想的世界……不，你的世界本身已经结束了……」

卓司 「我的……世界本身？」

皆守 「没错……」

卓司 「……」

卓司 「是嘛……我明白了」

皆守 「……什么……」

卓司 「原来是我作为救世主的修行还没有结束吗……」

皆守 「……什么意思？」

卓司 「你那么的强大，原来是这种意义啊」

皆守 「哈？你倒是说……是什么意义……」

卓司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向我挑战」

卓司 「我会每次都把你打趴在地」

卓司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不只是身体爬不起来，而且对我心服口服」

卓司 「在我的面前……」

皆守 「这，这个……电波混蛋……」

卓司 「哼哼哼……这么吼叫就对了……什么时候想放马过来都可以」

卓司 「你的存在，不过是我成为真·救世主的垫脚石吧」

卓司 「或者，跟你的争斗，正是那试金石吧……」

卓司 「为了这个，母亲才给了你那远超出凡人的力量吧……」

皆守 「你的母亲？这家伙……到底……疯到了什么程度啊……」

卓司 「哼哼哼……嘛，今天就好好回去休息吧。伤成这样，是没道理能再战了吧……」

卓司 「哈哈哈哈哈……」

间宫卓司仿佛胜利者一样扬着头大笑着离开了楼顶。

将要失去意识的我……只能。

没有夜晚……，

没有匕首……，

羽咲也不在……，

不知为何只有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庆幸。

7月15日

Jabberwocky

完全的败北。

接受了这个事实的话，剩下的结论就很简单了。

我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为了消除间宫卓司，而创造出的人格，输给了间宫卓司本人……。

再也没有比我更一目了然的废物了吧。

「那么？你就打算这么消失掉吗？」

皆守

「……谁……」

「还能是谁啊……」

皆守

「由岐吗……」

由岐

「对啊……你怎么一脸郁闷的样子……」

皆守

「郁闷吗……呃，这是说你能看得见我吗？」

由岐

「这不是当然嘛……」

皆守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由岐

「再也见不到吗……好像以前也这么说过呢……」

皆守

「以前？以前我说过这种事吗？」

由岐

「嗯，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嘛，没什么啦……」

通过肌肤传来的温度……。

和她的体香……。

由岐

「对吧对吧，我的身体……能感觉得到吧？」

皆守

「啊……」

由岐

「那样的话，就试试唤醒意识吧……」

皆守

「唤醒意识……」

由岐

「现在的话因为间宫在熟睡……所以能简单地做到啦……」

皆守

「间宫在熟睡……」

风从前方吹来……。

这种凉爽的风是我在这个季节从未感受过的……。

皆守

「这里是？」

有树木在风中摇晃的沙沙作响声……和遥远的河川传来的潺潺流水声。

皆守 「怎么会这么凉快……已经到秋天了吗？」

由岐 「你说啥呢？」

皆守 「不……我在想是不是自己失去意识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个月之类的……」

由岐 「要是失去意识那么长时间，就恢复不了了吧……」

皆守 「那么这里为什么会这么凉快呢？」

皆守 「而且好像有……水的声音？这应该是小河的流水声……」

由岐 「睁开眼睛看看吧……」

皆守 「睁眼？」

是嘛……原来我还没有睁开眼睛……所以这里才是一片黑暗……。

皆守 「……」

由岐 「能看见了吗？」

皆守 「睁不开眼睛……」

由岐 「啊？这样啊……不过没关系。你能听见声音……感到风的吹拂吧？」

皆守 「嗯……没错……可是……」

是忘记了睁开眼睛的方法了吗……眼睛很难睁开……。

由岐 「啊哈哈哈哈……人有的时候也会忘记呼吸的方法啦……比如睡觉的时候之类……但是你要冷静点哟」

由岐 「冷静下来……好好睁开双眼瞧瞧……就能看见的啦」

皆守 「……冷静是……」

皆守 「怎么回事啊……这是」

由岐 「我在背你啊」

皆守 「这我一看就明白……我是问你为什么要背着我」

由岐 「因为你可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了啊？」

皆守 「就算是这样，实际中肉体上也应该是没有伤的吧。不然的话，间宫卓司的身体上应该也有伤才对」

由岐 「所以？」

皆守 「没有什么所以，我没关系，让我下来」

由岐 「是吧？身体根本就动不了吧？」

皆守 「!？」

听了这句话我试了试，果然身体动弹不得……。

皆守 「怎么回事？」

由岐 「所以不是说了吗，你可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了」

皆守 「可是，那是在脑中进行的……」

由岐 「你在说什么呢，说到底不仅受伤，就连我和你不也都是脑中的存在么？」

皆守 「不是这个问题……」

由岐 「没有什么只在脑中的受伤啦……疼痛就是疼痛。才没有什么架空的疼痛」

由岐 「偶尔也会有这种人呢。医生什么的会说“你那个地方是不可能会疼的”……这种人真是笨蛋呢」

由岐 「疼痛不是什么幻觉……疼痛就是疼痛……你所感受到的既不是幻觉也不是别的什么……」

皆守 「所以说不是这么复杂的问题……」

由岐 「我可是认真搞的哦。我强行地将你拉到意识上……所以你会动弹不得」

皆守 「那是什么意思？将意识强行的？这种事能办到吗？」

由岐 「嘛，不过也得承担相应的风险才行呢……」

皆守 「风险？」

由岐 「算了，没什么……已经到了哦……」

皆守 「到了？」

皆守 「这是哪里……」

由岐 「这不是道场后面吗……你以前可是常来练习的吧？」

皆守 「不……我不知道……我说，这是哪里啊？」

由岐 「间宫家的道场啊，很怀念吧？」

皆守 「间宫家的道场？那就是父亲的老家……在泽衣村的，那间古武术道场么？」

由岐 「嗯，就是那个」

皆守 「比起说怀念什么的……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因为这里确实应该是……」

由岐 「从东京赶来要好几个小时？这种感觉？」

皆守 「啊啊，不是什么轻松就能来的地方吧……为什么突然……」

由岐 「也是呢……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皆守 「在我失去知觉的时候？这回又过去了多长时间呢？」

由岐 「你觉得过了多长时间呢？」

皆守 「不……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感觉也没有多长的时间……」

由岐 「嚯嚯……那么是多长时间呢？」

皆守 「一个晚上……应该比这个要长……但是要是说是一天的话，感觉时间上有点那个」

由岐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对自己身边的状况完全改变感到很吃惊吧……」

皆守 「啊啊，没错……到底怎么回事？」

由岐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由岐 「比起那个啊，身体如何？能动了么？」

皆守 「身体？啊……这么说来……」

刚才为止还完全动弹不得，但是现在却能普通地行动了……。

是忘记了控制身体的方法还是怎么说呢……总觉得像浑身灌满了铅似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由岐 「好像是？什么？到底好像是什么呢？」

没错……这种独特的缺乏现实感是……，

皆守 「一天还是两天……虽然细节不清楚，但是比起说用那种程度的时间到达这里，不如说是……」

皆守 「梦……这里是梦里吗？」

由岐 「哼哼哼……没错……很敏锐嘛」

皆守 「的确……这种独特的身体的怪异的感觉就是梦里的那种感觉……但是」

由岐 「怎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么？」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不，能问出那种问题还冷静地回答才是奇怪……。

皆守 「说是在梦中……但是意识也太过清晰了……就像是醒着一样……不，说到底，在做梦的时候是不可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做梦的吧……」

由岐 「说的是呢……梦的话会更加无理一些呢。无论是自己的思考，还是所见的风景……嘛，差不多就是我全裸出现在这这种感觉？」

- 皆守 「不……那种程度的话……」
- 由岐 「才没有可能的吧」
- 皆守 「说什么呢……分明是因为他人看不见就掀起自己裙子的家伙」
- 由岐 「露内裤和脱个精光完全不同好吧。内裤只是单纯的布罢了」
- 皆守 「那种事怎样都好了！话说回来这里难道是……」
- 皆守 「……明晰梦吗？」
- 由岐 「嗯，答对了～你居然知道啊」
- 皆守 「不，其实我不怎么清楚……只是听说过名字的程度吧……」
- 由岐 「那么关于这个的说明呢？」
- 皆守 「姑且听你说一点作为参考吧……」
- 由岐 「也是呢。预先了解情况以备不时之需很重要呢……如果你有这个意思的话……」
- 皆守 「有这个意思？」
- 由岐 「嘛，算了，明晰梦呢……简单地说，就是可以控制，能意识到的梦」
- 由岐 「脑髓的前叶和海马体……总之就是负责思考啊意识啊长期记忆的地方」
- 由岐 「在大脑整理清醒的时候所见所闻之前的阶段……归根到底也就是说做梦的时候，因为脑前叶处于半清醒状态，和海马体共同作用能够起到控制梦境的作用」
- 皆守 「脑前叶的半清醒……道理我虽然明白了，但是这种事靠自己能做得到么？」
- 由岐 「好好训练的话某种程度上也能做得到的那种感觉吧？」
- 皆守 「训练？也就是说这里是通过训练做出的世界吗？」
- 由岐 「嘛，就算是吧」
- 皆守 「是说……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吗……」
- 由岐 「嘛，小窍门还是需要的。因为例如做梦的时候脑前叶半清醒状态的话，大概大家都会混乱的吧」
- 皆守 「原来如此……混乱吗……感觉有点明白了。说到半清醒也只能想像到那种鬼压床似的动弹不得的感觉吧」
- 由岐 「恩，意识到是在做梦的话，半清醒状态的自己会有身体动弹不得的错觉」

由岐 「平时的身体与梦中的身体的感觉偏差……那种违和感进一步加剧，海马体的记忆擅自制造自己正在睡眠的状况」

皆守 「和没有清醒无关，那种制造出来的状态能擅自让人幻视到清醒状况」

由岐 「那样的话心跳会加速，呼吸也会困难……总之最后也会让人醒来的」

皆守 「刚才我身体上那种动弹不得的触感，就是半清醒状态特有的状况……」

由岐 「嗯，明明在做梦却在现实地动着身体呢……」

皆守 「但是，我还没有醒来……是因为你的能力吗？」

由岐 「不……谁知道呢……」

皆守 「我可不能自由地操作梦境。只能解释为你的能力了，你不是说有训练过吗……」

由岐 「的确，做过不少让自己自觉到是在做梦的训练……说起来，马来半岛的居民们也据说从以前开始就有他们自己的看到明晰梦的方法呢」

皆守 「作为逃避间宫卓司的毁灭的手段……就算是被完全封闭意识的情况下，也必须进行最小限度的意识活动」

皆守 「那么说来，你的这个能力……明晰梦就是最为现实的能力了」

由岐 「嘛，的确，这样也能说得通呢」

皆守 「这里是你的梦中……是吗……」

由岐 「是这样吗？」

皆守 「不……为什么要用疑问句？」

由岐 「你看啊，如果断定说这是我的梦的话，不就奇怪了吗？」

皆守 「哈？怎么了？这不是你训练得来的能力吗有什么好奇怪的？」

由岐 「嗯，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吗？」

皆守 「什么地方？」

由岐 「你看，假如羽咲在这里出现了的话，那真的是羽咲其自身么？」

皆守 「你说啥啊？没可能的吧……再说羽咲怎么可能在这里出现」

由岐 「不，如果梦中出现了羽咲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

皆守 「所以说啊，那是梦中的产物吧。羽咲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在梦里的啊」

由岐 「那么你看……这个梦是我做的梦，也就是说这里的存在我都我所制造的梦的产物……那么你也是我做出的幻觉吗？」

皆守 「不，等等，我可不是幻觉……」

由岐 「那么反过来，如果是你的梦的话我就不会存在」

皆守 「不，等等……我才没有能这么自由操纵梦境的能力……」

皆守 「而且，对我们这样共有一个人身体的人来说和由岐说的也不符合啊……」

由岐 「是吗？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皆守 「什么？」

由岐 「那么我假设下。假如这不是解离性同一性障碍……也就是统称多重人格的话」

皆守 「哈啊？你在说什么呢？」

由岐 「嘛，嘛，好好听我说话啦……假如这里有一个肉体的话」

由岐 「假设这一具肉体中寄宿了三个灵魂的话……其中的一个灵魂做了梦」

由岐 「那时，梦里登场的人物，都不是肉体共有者……都是其他肉体中的灵魂时，就能断定这是梦」

由岐 「但是当出现了共有肉体的灵魂的时候，这就不是创造出来的梦……」

由岐 「不是很奇怪吗？」

皆守 「不……你越说越复杂我都糊涂了……首先，才没有灵魂什么的，我们只是单纯的病症罢了」

由岐 「是吗……没有灵魂吗……嘛，就当成这样吧」

由岐 「不过啊……也有谁的梦都不是，谁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呢……」

皆守 「你到底想说什么……」

由岐 「然后你看……如果说这个世界只是谁的梦境罢了，那现实不也是一样的吗」

皆守 「那不可能。梦总会要醒的。如果有醒不来的梦，那它就是现实了」

由岐 「原来如此……不会醒来的梦就是现实吗，就是说这个梦也是以会醒来为前提的呢……嘛算了」

皆守 「话说回来……为什么要挑这个地方？」

由岐 「怎么了？对间宫家的古武道场有什么不满吗？」

皆守 「不……虽说不是有什么不满……这个古武术道场，不用说，就连你应该也没有实际见过吧？」

由岐 「是这样吗……的确出现多重人格化，是间宫卓司离开了泽衣村之后呢」

皆守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只有间宫卓司知道的地方？」

由岐 「嗯……是吗……就算在梦里你也没见过这个地方吗……」

皆守 「当然的吧……我的存在也不过是从两年前开始的。间宫卓司在这里生活过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吧」

由岐 「嗯……嘛，虽然也能这样解释，不过就算是你有这些记忆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吧？记忆可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共有的哦？」

皆守 「……记忆的共有」

由岐 「特别是关于地点的共有记忆应该很多吧。学校的构造啊，回家的路啊，要是不共有的话会很麻烦吧」

这么一说……也的确……。

关于地点的记忆的确有好多共有的……。

不，除此之外，语言也是，因为是对于生活必要的知识，一般教养……很平均的学习能力……，很多的记忆都是共有的。

那么……也应该有关于这片土地的记忆……。

由岐 「可是，皆守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这个地方……」

皆守 「嗯，一点印象也没……」

由岐 「原来如此……一点印象也没……我明白了，明白了」

皆守 「你明白了什么吗？」

由岐 「撒……那么，不说这些，我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你」

皆守 「问题？」

由岐 「倒不如说是有些事情想确认？因为是必须要确认的事情呢」

皆守 「确认？」

由岐 「没错，确认。那个……不管这是你的梦还是我的梦，这种状况不被谁期望的话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皆守 「被谁期望？」

由岐 「没错，这种场合，你或是我。因为谁期望着所以才能见到明晰梦。如果只是普通的梦的话是没那回事，但明晰梦的话肯定是这样没错了」

皆守 「嘛，大概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由岐 「接下来认真回答我这个问题」

皆守 「问题？」

由岐 「对，因为很重要……明白吗？」

皆守 「嗯……明白」

由岐 「嗯哼……首先啊。

所谓明晰梦，虽然很难做，但是却很容易醒来」

由岐 「这么说来，无论是继续做这个梦还是醒来，都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能随时回到现实」

皆守 「现实？」

由岐 「对……以现在的状态从梦中醒来的话，皆守的人格就能够回到现实世界中」

由岐 「这样的话，也能在现实世界中见到真正的羽咲，Bar白州峡的店长和其他的很多很多人」

皆守 「你这个说法……似乎话里有话啊」

由岐 「是呢……话里有话啊……所以我不是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皆守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不从梦中醒来的话会怎么样？」

由岐 「大概……不，一定是这样没错，下一次，你醒来的地点……就将是与间宫卓司进行最终决战的地方了……」

皆守 「最终决战的地方？」

由岐 「简单说来，下次就是间宫卓司和悠木皆守的决战了」

由岐 「也就是说，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作为“悠木皆守”的最后一次醒觉醒了」

皆守 「作为“悠木皆守”的……最后一次觉醒？」

由岐 「现在，如果醒来的话……如果能够醒来的话，还有在现实世界可以做不少事情的时间留给皆守」

由岐 「刚才你的时间感觉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是 15 日，从你失去意识已经过了差不多一整天了」

由岐 「如果现在醒来的话，虽然说不上是充裕，但也会留给你一定程度的时间」

皆守 「如果没醒来呢？」

由岐 「那就没有下次机会了」

皆守 「是说最后的战斗么……」

由岐 「是呢……虽然不知道原因，不过他……好像找到了什么明确的目的……」

皆守 「嗯，应该是没错。上次输给他的时候他也说了些奇怪的东西……」

由岐 「嗯，所以，对于间宫卓司来说，皆守已经是完全不需要的人了……如果他的想法越来越坚定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显著了」

由岐 「作出明晰梦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个梦境结束的话，那么就连最后觉醒的机会也会没有了」

皆守 「那么，为什么说下一次觉醒就是最终决战了呢？」

由岐 「嘛，虽然那也有没有超出预想范围的部分呢……上次的战斗，不是没有给皆守致命一击么。那家伙」

皆守 「嗯，这倒是」

由岐 「没有给致命一击的话，还是有下次机会的……但是也仅此而已」

由岐 「所以，说到底，我们连这场战斗到底会不会有都不知道」

由岐 「现在是要醒来的呢，还是继续留在这个明晰梦中呢，或许这就是最后的时间了」

皆守 「这就是最后……」

由岐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吧？关于2012年7月20日」

皆守 「……预言」

由岐 「在数十年前……连间宫卓司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教祖预言世界会在那天灭亡」

皆守 「白莲华协会……」

由岐 「关于那方面的事你知道吗？」

皆守 「怎么可能知道……只是偶尔，在教室里接触到间宫卓司的瞬间时会有相关信息涌入脑中……那是他个人所持有的记忆吧……」

由岐 「总之，间宫卓司是相信世界会在2012年7月20日毁灭的」

由岐 「而且，在和那天的分界点……认为必须要把一切归还于天空」

皆守 「归还于天空是什么……」

由岐 「……皆守你是知道的吧。它的意思」

皆守 「？」

刚才的是什么……。

由岐 「归还于天空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回到天空。嘛，如果能像鸟那样飞跃起来，说不定还真能到达天空……」

皆守 「但会坠落下来……」

由岐 「死亡」

皆守 「刚才你还说了一切，所谓的一切是指？」

由岐 「虽然不少人都作过预言……但是大部分都是主观的呢。但是他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归还于天空这件事是货真价实的」

皆守 「所谓的那么多人不包括羽咲吧」

由岐 「谁知道呢」

皆守 「那么……间宫卓司为了守护羽咲而创造了你……」

由岐 「但是啊……那个法则不是已经被破坏了么？」

皆守 「……」

由岐 「如果按照那个法则，你就必须彻底消灭间宫卓司……」

皆守 「那么羽咲呢？对间宫卓司来说他身边最近的是羽咲，要是想让所有人都回归天空的话那首先……」

由岐 「你是在担心羽咲吗？」

皆守 「当然了啊！你难道不吗！」

由岐 「我的事情就无所谓了……我在问的是你的意志。你想要保护羽咲吗？」

皆守 「当然。羽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由岐 「是吗……那就请你保护好羽咲了」

皆守 「保护……我吗？」

由岐 「没错……说实话……间宫卓司会杀了羽咲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由岐 「不止如此，认为他会杀了她才更符合常理……」

皆守 「什么！那还在这里发什么呆啊！」

由岐 「但是仔细想想。他并不把回归天空看作是杀人，而是坚信这是引导他们进入更好的世界的方法……」

由岐 「对于邪教来说这说不定还是好事呢。以前，不也发生过这种事件么。把杀人看作“Phowa”而不是一件坏事」

皆守 「那羽咲她」

由岐 「嘛，不过是已经结束的事了，或许他也已经满足了……」

皆守 「已经结束？什么意思？」

由岐 「谁知道呢……是什么意思呢。总之你要怎么办呢，要守护羽咲的是皆守。是你的使命」

皆守 「由岐你……」

由岐 「别撒娇了！你要依赖我到什么时候啊……」

皆守 「撒娇……」

由岐 「没错。你要是想守护羽咲的话，就靠你自己去做」

由岐 「因为，不就是这样么？因为你所拘泥的，破坏者啊调停者啊的规则已经全部消失了」

皆守 「……」

由岐 「总之，在守护这个意义上，现在还有回到现实世界这一方法」

皆守 「现在回到现实这一方法？」

由岐 「嗯，比如让羽咲逃到间宫卓司魔掌之外的安全地方去」

由岐 「嘛，也不用去太远的地方，让白州峡的Master保护起来就没问题了吧？」

皆守 「保护……Master……」

由岐 「嗯，如果你这么希望的话立刻回到现实就好了……既能和羽咲见面……想要守护她的话这种方法更为确实」

皆守 「……但是，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而已……我说的没错吧？」

由岐 「没错……」

皆守 「刚才你说过吧，由岐……正是因为谁所期望着，我们才会在这个世界中。这个被称作明晰梦的世界」

由岐 「没错」

这是根据由岐或是我的期望而出现的世界。

那样的话，我有强烈的冲动想向由岐问道……“这不是你所期望的事情吗？”

但是……我办不到。

那样的话……正是由岐口中的撒娇……。

没错……期望着这个世界的……的确是……，

皆守 「这是我的期望……所以我要呆在这里」

由岐 「……嗯，回答得不错」

那么，我为什么会期望这个梦呢？

……所谓明晰梦就是可以控制的世界……，

我所期望的……。

现在，从这里回到现实世界……和羽咲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

为了守护羽咲的性命，我决定要和间宫卓司……。

回归天空……也就是死。

还有一点就是……。

- 皆守 「由岐……所谓的能操纵梦……是怎么回事？」
- 由岐 「哼哼哼。姑且让我教教你明晰梦的构造和简单的制作方法么？」
- 皆守 「不，不对……不是如何控制大脑产生明晰梦，而是明晰梦的操作……用法」
- 皆守 「例如，剑豪……伊东一刀斋习得绝技……拂拾刀那个开眼的故事」
- 皆守 「一刀斋毫不知情地与怨恨着自己的女人共度一夜……」
- 皆守 「女人在确定了他睡着后藏起了他枕头下的刀，叫来了十多名刺客进屋子」
- 皆守 「人们把一刀斋走投无路……但是却在那睡眠情况情况下察觉到敌人的攻击，并且避开的妙技称为开眼……」
- 由岐 「牵强附会呢……」
- 皆守 「但是，一刀斋还有一个被称为梦想剑的秘太刀……那就是所谓的无意识地斩杀敌人……」
- 由岐 「明晰梦……也是在无意识中仅仅觉醒大脑的一部分，操纵梦境。以前大剑豪的境界，其中可以窥见明晰梦的影子……就是这样吗？」
- 皆守 「啊啊……应该说是直觉吧……」
- 由岐 「唔哈哈哈哈……说得好，皆守」
- 由岐 「原来如此，这是你只有在梦中才能领会到的境地……只有在明晰梦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活路吗……」
- 皆守 「啊，你不是也说过吗……即使是在意识层面下，也能感觉到我和间宫卓司的行动……」
- 由岐 「在意识层面下却能和醒来的时候一样……都能感知到世界的运作……」
- 皆守 「没错……」
- 由岐 「……哼，哼哼哼……」
- 皆守 「怎，怎么了，有什么奇怪的吗」
- 由岐 「不，因为你看啊，从常识考虑看，我的明晰梦不是和大剑豪的境界一样了吗。伊东一刀斋可是在战国那个动乱纷争的时代，用真刀互相砍杀却从未输过一次的人哦？」
- 皆守 「的确是这样没错啦……」
- 由岐 「说到底啊，我的能力，就是探知共有有一个肉体的他人的意识那种程度吧」
- 皆守 「即便如此，也太复杂了……我完全无法理解」

皆守 「而且，我要与之相战的，既不是剑豪，也不是剑圣，更不是什么达人」

皆守 「我要于之相战的是间宫卓司。如你所说的共有肉体的其他的意识」

皆守 「只要对那个家伙有效的境地，即使对其他人毫无意义，我也有一定要找到的价值」

由岐 「哼哼哼……嘛，仔细想想，不止明晰梦，梦中的时间感觉很乱七八糟呢……梦中感觉度过了一个小时，但是现实世界却只过去了几分钟……」

由岐 「虽然不能说是和大剑豪的境界一样……对于和自己共有一个肉体的人来说，是能明确地让现实的体感时间产生变化的」

皆守 「也就是说」

由岐 「只要真的能达到那个境界的话……说不定就能打倒间宫卓司」

皆守 「能赢吗……」

由岐 「那也是在彻底掌握之后呢？但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皆守 「我知道……这并不轻松……」

由岐 「原来如此……你啊……还真是没变呢……」

皆守 「没变？」

由岐 「啊，不，只是自言自语罢了……接下来……就是由岐姐最后的一课了……」

由岐 「为了让你超越一切……，为了让你迎来最终的胜利……」

由岐 「快点去对决吧」

由岐 「为了就连我也没能做到的……那个最终的时刻……」

刚才……由岐好像说了什么……。

皆守 「?!」

由岐 「怎么了？一副被吓到的表情？」

刚，刚才那是什么……连影子都没看清……。

由岐 「怎么，被刚才那招吓到了吗？」

皆守 「哪只是被吓到……刚才的一击是……」

由岐 「根本没能预测到？」

皆守 「啊啊……和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由岐 「你在说什么呢这不是当然的么。这可是梦中哟？」

由岐 「同一肉体的所有者就算看穿了，做出反应时，传达给肌肉的电信号也会有延迟对吧？」

皆守 「嗯……」

由岐 「那么如果不需要传达给肉体的话，时间差不也没有了吗」

皆守 「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时间差来回避攻击……」

由岐 「哼哼哼……谁知道呢……嘛，你也攻击看看吧」

皆守 「……」

皆守 「咕」

皆守 「咕啊……」

由岐 「不可思议呢。因为没了时间差，就不可能先读出攻击……也就是说应该会打中」

皆守 「……咕」

由岐 「可是，你的攻击还是打不中。但却避不开我的攻击……」

皆守 「咕……」

由岐 「哼哼哼哼……真奇怪呢……为什么攻击既打不中……也无法进行防御呢」

这是什么……根本不是看穿这么简单……几乎就是预测到了全部的攻击……。

由岐 「接下来……必须让你实际地用身体记住呢……下面开始就是货真价实的试练了……」

皆守 「什……」

皆守 「哈啊……哈啊……」

由岐 「你在累什么呢？在梦中不可能会累的吧？」

皆守 「吵死了……」

混蛋……就和由岐说的一样……。

为什么在梦中却气喘吁吁的呢……我。

由岐 「什么嘛……完全不行嘛……由岐姐很失望哦……」

仔细想想看……

……为什么由岐会这么强呢……。

这家伙，应该是和我差不多的程度才对……。

因为是梦吗？

不……这么说的话……，

由岐 「你在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这可不行啊」

由岐 「乱想什么呢……这不是相当于身心两方面都受到攻击了吗……这肯定不行啊」

皆守 「该死」

我的攻击根本就打不中……被由岐简单地避开了。

为什么？

既然是在不存在肉体的梦的世界的战斗……不存在大脑命令传达给身体执行的时间差……。

因为这里不存在肉体……，

皆守 「呜」

为什么在梦中也会感到痛楚呢？

我以前应该看过这方面的书……在梦中，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种种感觉都可以感到。

但是与这些不同，据说疼痛……在做梦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

为什么我会感到疼……。

疼痛到底是……什么？

皆守 「咕……」

我当场倒了下来……。

皆守 「哈啊，哈啊，哈啊……」

明明是在梦中却呼吸困难……浑身疼痛……。

为什么……。

由岐 「原来你也这么迟钝啊……皆守……」

由岐 「这样的话……这样下去就到时间了哟……」

到时间……，

这样下去就到时间了是什么意思……，

要是在这里失去知觉……说不定……就再也无法清醒了……。

现在眼前的明晰梦结束的时候……就只剩下终结了……。

连羽咲也无法守护……。

皆守 「唔……呜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皆守 「咕啊……」

由岐 「那么玩命也是没用的哦。这里要是现实世界的话，这样折磨肉体应该学到不少东西吧？」

由岐 「在意识中的战斗，做那种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皆守 「……只有意识的……战斗……」

只有意识的战斗……。

没错……即便是如此难熬……这也不是现实世界……。

这一切只是只有意识的世界罢了……。

就连现在感觉到的痛楚……也只是由意识产生的东西……。

只是意识……。

由岐 「都这么拼命折腾自己的肉体了……差不多也该明白了吧？还是你想就这么什么都不明白地结束呢？皆守？」

因为拼命折腾自己的肉体……所以明白？

不……其实并没有摧残自身的肉体……。

那么，为什么身体会如此的……，

皆守 「如此的……？」

又开始了，呼吸好困难。

为什么会呼吸困难呢？

皆守 「呼吸的……困难？」

由岐 「……」

皆守 「……」

不知为何由岐笑了。

为什么呢……。

……。

刚才的就是答案么？

呼吸的痛苦……这就是答案么？

皆守 「在梦中呼吸困难是因为……」

在半清醒状态中……身体在睡眠而精神却在活动……。

就像鬼压床一样……。

皆守 「鬼压床……」

由岐 「在梦中的只有主观时间……假如，你感到我的攻击速度快得可怕的话……」

感觉到由岐的攻击很快。

并不是快那么简单……我根本无法避开。

简直就像是……我的身体里变成了铅一样……。

皆守 「变成了铅……一样……」

由岐 「只有主观时间的意识世界……你再思考下明晰梦的意义看看」

由岐速度快得可怕的攻击……，

明明那个攻击速度惊人……但是不知为何，这次，我用双眼捕捉到了它。

但是……，

却没能避开那个攻击……由岐一拳打在我胸口……。

胸口传来钝痛……。

皆守 「咕……」

攻击的冲击力，就让我这么不由得倒退了几步。

皆守 「继续！」

由岐的直拳……因为是更短距离的攻击所以很难躲避……。

但是，我却用双眼捕捉到了它的轨迹……。

这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

划破空气的声音越来越久，一切都变得像是慢动作一般……，

不是由岐的攻击太快了……而是自己的动作太慢了……，

又一次没能避开受到了直击。

传来了钝痛。

我注意到了那股疼痛的蔓延……也是很慢……。

一切都很慢……，

没错，注意到了不是由岐速度太快……而是我自己太慢了。

皆守 「咕！」

攻击之后，时间的速度又恢复了。

由岐攻击的瞬间……不，自己攻击的瞬间也是，就会宛如在水中的动作一般迟缓，就像慢动作一般。

那就像是……，

皆守 「梦……一样……」

由岐 「没错……因为这就是梦嘛……」

这是梦？

因为是梦所以感觉自己很慢。

明明对方是普通的速度……就好像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似的。

很常见的事。

这常见的事实，却让我有了相反的想法。

不是我太慢了。

是由岐太快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梦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态。

由岐 「这是梦中经常发生的事态……所以你要怎么办？」

由岐攻击过来。

刺拳攻击的声音慢慢传来。

不是由岐太快了……而是我太慢了……。

明白了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任何对策……。

的确我把事实弄反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由岐的攻击打中了……我的攻击没打中……。

无论怎么努力让身体的速度变快……身体也毫无反应……。

不仅如此……随着意识到这一点……身体越变越慢……。

这次是面击。

这时我突然了解到……。

说到底……被被打中真的会疼吗……。

钝痛将要慢慢扩散开。

在我这么想的瞬间……，

就在扩散的过程中突然停下了……。

由岐 「……明晰梦，你想彻底弄清楚对吧？」

将明晰梦？

没错……我是想要由岐教给我关于明晰梦的事情……。

并不是来学习格斗技巧的。

我还没有偷懒到轮到由岐来教我格斗。

当然，也不可能会败给间宫卓司……。

皆守 「……明晰梦……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找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简单至极的答案。

皆守 「这并不是明晰梦……」

皆守 「这只是……普通的梦境罢了」

皆守 「不，应该说是半吊子的清醒状态……真要说的话，和鬼压床的状态比较接近……」

皆守 「要是为什么的话……」

由岐展开着攻击。

我躲避不开那攻击。

逃不走。

只能面对拳头的打击。

所谓明晰梦，并不是说只是察觉到了这是梦的梦境。

而说的是……察觉到了自己的梦境并且能完全的控制这件事。

所指的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变梦境。

据说东南亚的某民族从古代开始就进行着操纵明晰梦的训练。

那个手段，就是摸索如何发觉自己是在做梦的方法。

例如，睡醒了的时候，在部族内进行梦境内容的交流。

借由交流，把梦境言语化，变成更容易意识到的形态。

以及，成功意识到梦境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

那便是“不能逃避”。

所谓明晰梦，大多数是由噩梦产生的。

所谓噩梦，就是人类不安的具现化。

所以，人们恐惧着噩梦。

不，正确地说，应该是恐惧着噩梦中产生的恐怖的对象。

因为是梦所以无需恐惧。

但是并非如此，因为是恐惧所以不受人控制。

因为无法自我察觉那是否是梦境……，

才将梦作为梦看待，

仅此一点是成不了明晰梦的。

所谓的明晰梦，是不逃避自己心底恐怖的具现化。

克服恐惧才是重要的。

战胜恐惧的话……，

在梦里也不觉得恐惧的话……，

由岐 「啊呀……」

由岐的攻击，就这么穿过我，斩向空气。

我准备向由岐攻击。

握紧拳头。

抛开迷茫。

「说不定不会打中」

「说不定自己是无力的」

「说不定会输」

抛开一起迷茫。

所思考的事只有一件，

皆守 「这个攻击绝对能命中」

由岐 「唔哇」

我一拳打中由岐的面颊。

拳头上没有疼痛感。

由岐就这么被我击飞了。

皆守 「由岐！」

由岐 「疼疼……喂喂

下手轻点啊……」

皆守 「对，对不起……」

由岐 「真是的……」

他说完，就揉了揉自己的脸颊，裂开的嘴角恢复了原样。

由岐 「就是这回事」

皆守 「原来如此……我直到刚才为止还以为自己在做明晰梦啊……」

由岐 「就是这么回事」

皆守 「那么……刚才的梦是？」

由岐 「当然，是你的梦啊。不过当然也是我的梦……」

由岐 「我们，只是把意识上相遇时在做的事情放在了无意识下……也就是在梦中做了」

皆守 「只是在梦中做了？」

由岐 「没错……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相遇时……当然那也不是什么现实……只是和这个世界一样罢了」

由岐 「只是意识中的世界的事情而已……」

由岐 「因为现在是全部的大脑都在运作，所以无论如何都意识不到“这是意识中的战斗”」

由岐 「不过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由岐 「我们的世界啊。“意志强大”的一方就能获得主导权」

由岐 「你如果认为，间宫卓司是这个意识世界的GameMaster，而我们只是玩家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由岐 「实际上，谁是能支配这个意识的GameMaster并没有确定」

由岐 「现实会倾向意志强大的一方」

由岐 「所以，你期望着明晰梦」

由岐 「为了把间宫卓司拉下GameMaster的位置……」

皆守 「等下……这么说来为什么能操纵明晰梦的你也会被间宫卓司抑制呢？」

由岐 「所以说啊，通过刚才的你也明白了吧。所谓的明晰梦，就是强大的意志……以及战胜恐惧」

由岐 「我啊。虽然能操纵梦和意识世界，却并不认为自己能操作现实世界」

皆守 「连现实世界都能操纵？」

由岐 「现在的间宫卓司，确实是相信着自己的意志连世界都能改变……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神的化身……」

皆守 「神的化身？」

由岐 「没错，他从某个时刻开始，不仅是意识世界，他甚至感觉世界的一切都会遵从自己的意志」

由岐 「我的意志才敌不过那种人吧？」

皆守 「你说的没错……可是……」

由岐 「什么可是？你不能再想什么打不赢了。我可以肯定，只要你有一点那种想法的话，你就绝对打不赢的」

皆守 「绝对赢不了……」

由岐 「嗯……」

皆守 「……」

皆守 「你好像说过啊」

由岐 「什么？」

皆守 「因为那家伙的力量正在增强，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由岐 「嗯，没错」

皆守 「可是你猜错了」

由岐 「哎？」

皆守

「我……会在和间宫决战之前，去见羽咲一面」

由岐

「喂……都说不可能了……因为差不多就要到……」

我明白由岐要说的话……。

这明晰梦要消失了。

由岐所创造的明晰梦到此结束。

由岐感觉到了，就算在无意识的世界中，之后，大概已经没有自由控制自己自身意识的时间了吧……。

所以才会说这是最后了。

我知道这点……。

虽然我明白……。

皆守

「……意识上浮的瞬间」

我预感到了……。

不，是确信了。

我所相信的未来会毫无疑问的按照我所相信的所发展。

如果说那家伙是拯救世界的……神之子。

是救世主的话……，

我就要成为将他打倒的……。

英雄。

7月17日

Jabberwocky

那是噪声。

那是碍事的存在。

不必要的存在。

应当去除之物。

这样做没错。

但是

如果改变立场来看的话，却也会，

完全不同。

主观上的不同。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噪音的存在，也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机遇……。

1964年……正在进行通信实验的两位研究所职员，检测到了某种噪音。

对于这种无法做出解释的噪音两人感到十分迷茫，两人使出能想到的所有手段想到消除产生噪音的因素。

从大都市传来的噪音……落在天线上的鸽子粪便……能考虑到的一切干涉源。

将能想到的所有原因都去消除后噪音仍旧没消失。

之后才判明当时观测到的噪音正是宇宙形成的起源。

明白这是宇宙大爆炸后残留下来的电波。

两人为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由噪音孕育出来的名誉。

正因为发现了噪音，人类才获得了新的知识。

改变一下立场的话，

改变一下观察者的话，

噪音将会成为获得新世界的契机。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魂之所在……无限回廊的世界模型」

「在这个回天的剪影之中……互相交错的三个影子……」

皆守 「……你是」

「我才不叫“你”……」

皆守 「不对……你究竟是谁？」

「谁？」

皆守 「你究竟是谁？」

「我谁也不是……只是在注视着永无止境的天球仪……」

皆守 「永无止境的天球仪？」

「时间模型……有趣……在里面嬉戏的玩具和灵魂……」

皆守 「你是……那个声音……」

彩名 「你好……间宫君……我是彩名……你是谁？」

皆守 「我是间宫卓司」

彩名 「间宫卓司？你骗我……间宫君的话现在睡觉觉呢……不在这里……」

……。

诡异的回答。

在普通人的眼中，看到的我是间宫卓司。

根本不可能察觉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人不是间宫卓司。

比起这个，“现在睡觉觉”……这种说法。

她不是一般人……。

皆守 「我是悠木皆守……那个……你好像是……」

这个学校的……某个班级的……某人……。

虽然不太清楚……，

皆守 「水上由岐认识的……」

对她并没有直接的认识……应该是在由岐有意识的时候将关于她的事情被铭刻在海马体里……。

彩名 「嗯，其他还有间宫君也知道我的存在……其他……知道我的存在的……」

她说着用手指向我。

皆守 「才刚见面……就突然变成熟人了啊……比起这个，为什么都这种时间你会在这种地方？」

彩名 「呵呵，因为被间宫君叫住了……」

皆守 「被叫住了？」

彩名 「嗯，在屋顶上的供水罐上玩耍的时候，被间宫君叫住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这种时间了为什么会在供水罐上玩耍？虽然还残留着这种疑问，但现在那种事根本无所谓。

皆守 「被间宫叫住……然后呢？」

彩名 「说了些话……间宫君……想要碰触我的灵魂，所以出现了裂缝……」

……。

她的回答变得更加诡异。

平时的话，我只会把她当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女生……

但是……，

我察觉到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不对……正因如此……。

皆守 「原来如此……想要碰触你的灵魂，所以那家伙的意识才会出现破绽……那之后间宫卓司怎么了？」

彩名 「间宫卓司君不是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吗？」

皆守 「……就算是那样没错，但现在他不在我的眼前」

彩名 「那是因为，你是带着顽强的意志力来到这里的……不是吗？」

带着顽强的意志力……来到这里……。

这是我吗？

皆守 「你说出现裂缝……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为间宫卓司的意识出现了裂缝，没错吧？」

彩名 「嗯，间宫君的同一性稍微产生了一点点裂缝……你从那个裂缝中将他压制下去来到了这里……」

皆守 「……我将那家伙的意识压制下去了……」

彩名 「嗯，我也有点惊讶……你现在所寄宿的那个肉体的支配权差不多都被间宫君掌握了……」

皆守 「原来如此，就是说你对我还能出来这件事感到很意外对吧……」

确实是很出乎意料……

但是……我对这件事却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是的……我对这件事早有预感……。

下次醒来的时候……那时就是我跟间宫卓司最后的战斗……直到那时为止，我都无法在这个世界保持意识的清醒……。

由岐是那样判断的。

但是……，

彩名 「有这种预感吗……」

皆守 「……嗯」

不知为什么……有种还能再醒过来一次的预感……。

为什么呢……，

彩名 「对无法言明之物保持沉默……绝不轻易去窥伺地狱，也不将窥伺地狱当成是一种勇气……」

皆守 「你到底……在说什么」

彩名 「比起这个……你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正因如此你的意识才能继续在这个世界保持清醒……」

皆守 「啊……」

对啊……现在这种事根本无所谓……。

比起这个……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这次清醒过来的理由……。

彩名 「呵呵，呵呵……你还真是坦率……好孩子」

皆守 「总之，你是叫彩名对吧？先对你说声谢谢」

彩名 「为什么？」

皆守 「是多亏有你的帮助吧……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

彩名 「我也不太清楚……」

……。

理由还不太清楚……。

但是，间宫卓司确实是在跟她发生什么接触之后失去了意识……。

虽然我还有很多疑问……，

她说的没错，如果间宫卓司的灵魂真的因为想要接触她的灵魂而产生裂缝的话……，

就是说她应该也跟我们一样能够接触到灵魂……。

也意味着她跟我们共有一个肉体……但是……。

彩名 「我没有共有一个肉体……」

皆守 「嗯……」

能够很简单地读懂我的心思……。

但是现在……，

皆守 「间宫卓司的灵魂，什么时候会回来呢……」

当间宫卓司的灵魂回来时，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彩名 「那你大可以放心，间宫君暂时是不会出来的……大概在天亮的前一刻为止……」

皆守 「在天亮前一刻？」

彩名 「嗯，在那之前不会回来……在太阳升起来之前……在这片天空被染成紫色之前你都会是这具身体的支配着……但是」

皆守 「天空开始被染上紫色之时，他就会回来……」

是吗……

我看了一下时间。

日期是17日……时间是22:30。

这时间羽咲应该已经回到家了……。

离日出差不多还有4小时半……在这之前回来的话就没有问题……。

快点的话还赶得上……。

皆守

「呜哇」

彩名

「怎么？」

皆守

「为，为什么你在这里？」

彩名

「我也正好要回去……回家路上一起走……」

皆守

「什么一起走啊……从屋顶上哪有什么路可以走……」

彩名

「啊，不过……回去的路上，你还是多加小心的好」

皆守

「回去的路上？」

回去的路上……，

没错……，

我知道在我没有意识的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

掌握了明晰梦后……总算能够知晓间宫意识到的一部分事情。

虽然不像由岐那样能知道得很详细……但现在我的立场非常糟糕这件事还是知道的……。

虽然还不知道详情……但现在的我（至少在学校里）是被当做通缉犯的吧。

那样的话，回家的路上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就那样做吧……。

皆守

「谢谢你的忠告……我知道了……咦？」

……。

只是一会儿，我想着这些事情移开视线的刹那。

回过神来时，那里已经……没人了……。

皆守

「……彩名」

竟然连脚步声都没察觉到……。

简直就像，当场消失了一样……，

不……比起这个，现在的我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皆守

「哈哈，哈哈，哈哈……咕」

从旧游泳池旁边的下水道里爬出来。

在游泳池的蓄水槽中，察觉到其他人的气息……我特意放轻声音没有惊动他们……。

现在，总之先回一趟家……。

从下水路到用水路……穿过被打开的铁栏栅来到外面。

利用三楼的紧急楼梯，穿过中庭，接着拿开井盖进入下水道，最后走进这条用水路。

回家路上……至少在学校里不能堂堂正正地从正门出去。

皆守

「我姑且也算是通缉犯……这就叫走后门……」

从用水路的梯子爬上去回到上学路。

看来这条路线还不至于有人会来监视的吧。

没有感觉到有谁的视线……。

皆守

「这时间的话，电车应该还在开吧……」

要回家的话，时间还绰绰有余……。

羽咲……。

我开始跑起来。

直接跑到杉之宫坐上电车的话，应该可以在羽咲就寝之前赶回家。

我最后的战斗是在明天天亮之前……，

在太阳升起之前，我必须见她一面。

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皆守

「哈啊，哈啊，哈啊……」

为什么没有灯光……已经睡了吗？

皆守

「呜」

皆守

「羽咲！」

没人回应。

别说回应了，连一丝声响都感觉不到。

仿佛，我的呼唤声被昏暗的房间吞噬进去了一样……。

皆守

「羽咲！羽咲你不在吗！」

我不断喊着。

没有任何反应。

皆守

「不在吗……？羽咲」

我在家里不断寻找。

不止羽咲的房间，其他的……自己的房间，书房，还有几个空房间。

厕所……浴室……当然如果她正在里面就不妙了……但这种紧急关头我也没顾忌这种小事了……。

皆守

「羽咲！」

羽咲不在……。

家里到处都找不到羽咲。

奇怪……为什么会不在家里……。

是在母亲的公寓那边吗？

不，很难想象这种时间会跟那个人在一起……。

皆守

「羽咲！」

为什么？

为什么羽咲不在？

难道是间宫卓司干的好事？

皆守

「不……大概……」

不对……。

倒不如说是我希望不是这样……。

如果间宫卓司想对羽咲下手的话，意识会有强烈的摇晃……应该会有类似波动一样的摇晃……。

经过由岐的训练后，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在潜意识的世界中总算能够感觉到间宫意识里的片段……。

假如说羽咲出事的话，我不可能什么都没感觉到的……。

也就是间宫卓司没有对羽咲出手……。

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

皆守

「那……为什么……羽咲会……不在家里……」

「咦？难道是皆守君？」

皆守

「呜」

听到有声音从后面传来我迅速转过去。

倒不如说，因为是在自己家里有点过于粗心大意了……我。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被别人潜到身后……要是对方没有出声的话我早就被干掉了……。

皆守

「是谁！你这家伙！」

「哇，哇哇，暂停，暂停别动手」

木村

「啊哈哈哈哈哈，晚上好」

皆守

「你，你这家伙」

木村

「那个……现在是悠木皆守君吧」

皆守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比起这个，为什么会在我家！」

木村

「哇，等一下。是那个对吧？你在找小羽咲吧」

皆守 「你把羽咲怎么了!」

木村 「为,为啥会变成那样啊……等,等一下啊,啊,啊啊……」

皆守 「快说!你把羽咲怎么了!」

木村 「啊,啊……啊啊……」

皆守 「……呃,喂」

木村 「……看,看到天使在向我招手……」

木村 「好,好过分……会死人的啊」

皆守 「抱,抱歉……都怪你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一般来说这属于非法入侵,我行使正当防卫也不会有事吧……」

木村 「不是啊……虽然是那样没错,但我姑且还是有得到许可进来的。看看吧,钥匙」

皆守 「为什么你会有我们家的钥匙……难道说」

木村 「不是不是。这是小羽拜托我的啦。如果皆守君回家了就让我通知她」

皆守 「如果我回家了?」

木村 「嗯,怎么说好呢,小羽咲说不想回到这个家」

皆守 「不想回到这个家?羽咲她是这样说的?」

木村 「嗯,说得简单点就是“这个家……已经没有我认识的人了”……好像是这样」

皆守 「木村……看样子你是知道我,不,我们的秘密对吧」

木村 「嗯,你们是多重人格吧。虽然刚开始我也不太敢相信。认为那种都是胡言乱语。」

皆守 「那么……羽咲现在在哪?」

木村 「Bar白州峡。小羽咲打工的那个地方」

皆守 「白州峡?」

木村 「嗯,最近都住在那里。那里的Master保护着她」

皆守 「Master吗?」

木村 「嗯,那个人是你的师父对吧?听说是古武术的代理师傅……那样的话待在那个人身边应该是最安全的不是吗?这个判断应该很正确吧」

皆守 「是吗……她在店里啊……」

木村 「她很消沉哦……说什么,现在只剩下新的人格和间宫卓司的人格之类的?」

木村 「新的人格……是叫做水上由岐是吧?」

- 皆守 「……是吗」
- 皆守 「……不过……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么多啊？」
- 木村 「因为得到小羽咲的信任了啊」
- 皆守 「羽咲那家伙……竟然信任这种可疑的狗仔队……」
- 木村 「神啊啊。我有哪里可疑了啊」
- 皆守 「明明很奇怪吧……每当看到你的这幅模样我都很怀疑你会不会经常被警察拦下来盘问……」
- 木村 「嗯，经常被拦下来盘问哦」
「还经常啊……那副模样亏你能继续做记者啊……。」
- 木村 「都说啦。我可不是坏人哦？白州峡的Master也夸奖我说“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记者”」
- 皆守 「那只是，你竖立了被人妖捅菊花的flag而已吧」
- 木村 「哎？真的吗？」
- 皆守 「或者说，只是想把你夸上天好让你在Bar里多花点钱吧……」
- 木村 「啊，确实是有那种可能性」
- 皆守 「呼……你跟采访对象接触得太频繁了……你能不能躲在暗地里进行调查啊？」
- 木村 「采访对象是间宫卓司嘛。我哪有本事跟踪在间宫卓司后面不被发现呢」
- 皆守 「间宫卓司是采访对象？」
- 木村 「嗯，我啊。并不是对皆守君或是水上由岐，而是对那个间宫卓司感兴趣」
- 皆守 「为什么……」
- 木村 「你真的不知道吗？原来如此，对于其他人格支配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件事是真的啊」
- 皆守 「不……我还是知道一点的。间宫卓司使用互联网，制造这恐慌……聚集着信者……」
- 木村 「咦？你知道吗？我不是听说对其他人格支配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吗？」
- 皆守 「前不久是这样没错……但发生了一些事，现在的我能够稍微知道一点那家伙到底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 木村 「真的吗？那，那么我有很多事情要问你啊。例如说在15号那天晚上把赤坂惠和北见聪子叫到自杀现场」

皆守 「我不是说过了吗……只知道一些。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一些大体上的真相……」

木村 「是吗……那还真是遗憾……」

皆守 「比起这个……你还是老样子一直跟踪我啊……」

木村 「当然啦。想要采访一下关于“年轻人之间的毒品泛滥”，然后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人因为事故死亡，之后同一个学校的女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从屋顶上跳楼自杀……」

木村 「再加上连教师也坠楼死亡！对这种大新闻视而不见的家伙根本算不上是记者」

皆守 「记者嘛……也不过就是个三流小报吧？」

木村 「记者要的就是质疑精神啊。这并不是什么三流，只是与主流派不相为谋罢了」

皆守 「是吗，这还真是卓越的思想境界啊……不过那种事根本无所谓……」

木村 「就是那样，虽然没有见到间宫卓司本人，但也遇到了其他的人格……那个新人格了哦……」

木村 「倒不如说只是看到了比较正确吧？叫做水上由岐的……」

皆守 「什么遇到过由岐……在你眼中看来全部都一样吧……」

木村 「嗯，不同之处确实有点微妙。要不是之前恶补过一点知识，根本不会知道有多重人格这个事情。真亏你能将三个人格很好地隐瞒到现在啊」

木村 「最初在我的印象中，是以为人格变化后声音或态度或第一人称都会改变的」

皆守 「我的第一人称一直变来变去的吧」

木村 「是啊，不过说起来我自己也是有时用“俺”有时用“我”……偶尔还有根据场合用“鄙人”的时候」

木村 「还有，我性格也是经常不安定。心情时好时坏，有时欢乐，有时失落，仔细想一下还蛮不可思议的」

皆守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木村 「那个啊，看到你们我就在想。世间所说的多重人格也都一样的吧……但如果想一下其中的异同，其实每个平凡人都适合这种说法啊」

木村 「为什么我们会坚信着，认识的某人，看到的一具肉体中无论何时都是一样的呢」

木村 「即便是同样的一个身体，但也不一定拥有着同一个灵魂……因为啊，一个身体有时在不同时候看起来实在是相差太大，大到令我们无法置信对吧？」

皆守 「所以啊……“根本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不是有这种说法吗……还有“那个人变了”之类的……」

木村 「对对，“根本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经常会有人这样说啊。但是，这句话的前提也是将对方认知为同一个人才能成立的」

皆守 「……那个啊……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这种废话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羽咲」

皆守 「谢谢你给我转达这件事……那么废话就此打住……」

我马上跑向玄关。

木村 「等，等一下啊……」

皆守 「吵死了，不是说我没时间陪你胡扯了吗……马上就到末班电车的时间了」

木村 「末班电车？从这里跑过去也赶不上了哦……」

皆守 「要是赶不上的话我饶不了你！别来碍事！」

木村 「等，等一下啊！」

皆守 「吵死了！都说我没有时间陪你胡扯了啊！」

木村 「那个啊，我开车过来的，可以送你到杉之宫的白州峡啊」

皆守 「车？」

木村 「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回家来了就把你带过去……所以你也不用急着去乘电车啦」

皆守 「啊，啊……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

完全没有想到……，

我会乘上这个形迹可疑的木村记者的车。

看来，这个木村跟羽咲以及Master还关系匪浅……应该是这样没错……。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在我没有意识的这段时间里……。

但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也蛮正常的……。

间宫卓司……还有水上由岐所经历过的事情，即便我能够认识一点，但其他的事情还是没办法知道的……。

羽咲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但是太好了……

羽咲……你没有出什么事……。

打开Bar特有的沉重大门。

到底有多久没来过这里了啊……

经过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多长……。

但是……却感觉好像几个月没来过这里一样……真是怀念啊。

皆守 「晚上好……羽咲在吗？」

Master 「啊，咦？」

木村 「你好……我是木村」

Master 「啊，啊啊……也就是说……」

羽咲 「皆，皆守哥？」

皆守 「……啊啊，是的……我是皆守」

羽咲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皆守 「喂，喂，羽咲」

羽咲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好像卓司哥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皆守 「事情闹得很大吗……确实是那样没错……」

羽咲 「皆守哥没有记忆，可能并不知道，最近有人死掉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

皆守 「啊不……能找到微妙的记忆……姑且还是跟那个男的共用一个大脑啊……」

Master 「咦？可以做到那种事情吗？」

皆守 「最近才掌握的……通过训练……」

Master 「哼～，话说回来，感觉上你有点大人味了呢。变得有点认不出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皆守 「啊，不……也没什么……，非要说的话也只是被间宫卓司打了一顿，之后在梦中彷徨……」

Master 「梦中？」

皆守 「嗯……稍微见了一下由岐……」

Master 「由岐？啊，是吗……嗯～」

皆守 「？」

Master露出了怪笑。

Master 「呵呵呵呵……稍微有点那孩子的模样了呀……」

皆守 「那孩子？」

Master 「啊，没什么，是我的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先不说这个，你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小羽咲说吗？」

皆守 「是的……」

Master 「不是很急吗……快点跟她说吧」

皆守 「……好的」

Master 「嗯？」

皆守 「在这之前……Master！」

Master 「怎么了？」

皆守 「到外面去！」

Master 「外面？你们两个人要说悄悄话吗？」

皆守 「不是的。是请你跟我一起到外面去！」

Master 「诶？」

Master 「青奸！？」

皆守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到外面去决斗！」

Master 「呵呵呵……怎么了？很少见呢」

皆守 「与其说是少见，倒不如说是第一次……对代理师傅进行决斗无异于自杀行为」

Master 「但是，还是要决斗对吧？」

皆守 「是的……拜托你了」

Master 「好吧」

羽咲 「诶？皆守哥？」

皆守 「其实，我就为了告诉你一句话才回来的……但在说这一句话之前，有件要确认的事情」

羽咲 「啊，那个，皆守哥……」

皆守 「我……做了个梦……」

羽咲 「……梦」

Master 「你刚才也这么说呢。说什么见到了由岐」

皆守 「是的，我见到了由岐。然后在那里她教会了我操纵梦的方法」

Master 「……操纵梦的方法……指的是所谓的明晰梦吗？」

皆守 「你知道吗？」

Master 「嗯，那也是能通往武道世界中的一种境界」

皆守 「是这样啊……那更要请你和我决斗了」

Master 「……怎么了啊。一个劲地发情说要射在外面射在外面的」

皆守 「……那种说法很恶心，请你还是停下为好……」

羽咲 「诶？怎，怎么了？」

羽咲 「Master？皆守哥？」

皆守 「稍微……离开一会儿」

羽咲 「怎，怎么能那样，好不容易隔了这么久才见到的……」

皆守 「嗯，没关系的……我马上就回来……」

地点是……Bar所在的大楼屋顶。

这里并不宽敞。

但是，比起道场来就大得多了……。

但是，比起学校的屋顶来说就小得多了。

Master 「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练武术？」

皆守 「……谁知道呢，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间宫卓司有在练……然后遇上了代理师傅……」

Master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为什么之后你会坚持练下来？」

Master 「至少，由岐和卓司君都没有练下去。只有你还一直到我这里来继续修行」

皆守 「……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

Master 「那么，我换个问题……为什么，你现在会站在我的面前？」

Master 「这是最后的时间了吧？为什么不和小羽咲一起度过呢……」

皆守 「……那个……」

最后的时间……。

应该不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察觉到我的这幅模样，代理师傅才会这样说的吧……。

为什么不在最后的时间里，尽管是多一分一秒也好，跟羽咲一起度过呢……。

皆守 「理由只有一个……为了超越代理师傅……」

Master 「呵呵呵呵……还真敢说呀。你应该也明白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多大吧？」

皆守 「嗯，大概打100次有可能赢一次……我想实力差距大概就是这样吧」

皆守 「力量凌驾于我之上……技术也是凌驾于我之上……经验上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Master 「但，你还是说会超越我……对吗」

皆守 「是的……这只是第一个目的」

Master 「为什么？」

皆守 「为了今后也一直陪在羽咲身边……」

皆守 「今后也要一直保护着羽咲」

Master 「……今后？一直？」

皆守 「是的，一直」

皆守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必须要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必须要进行这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战斗」

Master 「几乎毫无胜算……吗」

与间宫卓司的那场战斗。

毫无疑问……我没有任何胜算。

跟由岐进行关于明晰梦的修行后我明白了……，

主宰我们之间战斗胜负的是意志力的强弱。

不，与其说是意志力的强弱……倒不如说是要坚信自己能够胜利……。

如果那份力量能够让我战胜间宫卓司的话，我的意识就不会被封印至今。

意识被封印至今，就意味着现在的间宫卓司比我强上很多。

Master 「你想要战斗的对象有那么强吗？比我还强？」

皆守 「说的不是力量比Master更强……如果跟Master打的话，Master应该能够简单取胜」

皆守 「但是，共有这个身体的人格之间的战斗却不是那样的」

皆守 「不是身体上的战斗，而是用意识来分出胜负」

皆守 「然后，在那份力量上我跟他有着云泥之差」

皆守 「所以呢，请技术身体两方面都高高凌驾于我之上的代理师傅跟我打一场」

Master 「原来如此……要想打赢技术和身体两方面都凌驾于你之上的我……就只有心灵……就是说，比现在更强的精神力」

皆守 「嗯……我不会有保留的。假如说，在这里身体被代理师傅打残的话，也等于是阻止了间宫卓司那家伙想要做的无聊犯罪」

Master 「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得送去医院躺着对吧……」

皆守 「嗯，这场战斗中我是打算把代理师傅送进医院的……」

Master 「哼……」

Master 「小鬼还挺能说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敢那样口出狂言了？」

气氛瞬间一变。

变得沉重。

这就是，代理师傅……水上敏夫的力量……。

在道场中……长久以来一直担任代理师傅……。

至今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输过。

只有在于间宫流古武术道场主的战斗中输过……。

那个道场主……是我父亲那边的祖父。

继承古神道武术的，间宫流。

好像在跟祖父的战斗中败北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

当时的Master……水上敏夫大概二十岁左右……祖父却已经步入老年……。

身高跟体重，都是小孩与大人的差距……。

但是，Master却连祖父的一根手指都没碰到就彻底败北……。

间宫流，在古武术中好像也算是相当特殊的……。

虽然有点偏向宗教……，但当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神主。

我听别人说祖父与其说是武术家……倒不如说是类似于灵能力者般存在。

Master 「那么……」

皆守 「呜!？」

这已经不是快慢的问题……根本看不清脚的动作……与其说是脚在动，倒不如说地板直接缩短，间隔像是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样……。

皆守 「咕？」

打击招式很迅速地变化成打向背后。

将自己的手腕紧贴住对方的手掌，自行地被固定住……的那个瞬间。

皆守 「哇啊啊啊！」

我大幅度扭转身体，然后用力地砸在地面上。

当然是自己做的……不那样做的话手腕就要被完全弄废掉了……。

本来的话，是要以受身减轻伤害的。

但是，要保护好要害就几乎费尽我全部心神，我的身体大部分都被直接砸在水泥地板上。

很痛……根本不是这种程度的问题了。

五感全部都消失。

哪个部位的损伤情况如何，或者说只是单纯的挫伤……一时间我也反应不过来。

Master 「哈诶诶诶诶！」

脚踩踏下来……。

我的脑袋勉强避开几厘米。

如果遭受直击，脑袋后会给用力砸到水泥地板上……头盖骨肯定会漂亮地跟地面成为平行线吧……。

皆守 「呜！」

我立刻摆好架势。

他的脸就在我眼前。

毫不留情。

我出于直觉瞬间保护住耳朵。

总算是避免了大拇指折弯的硕大拳头直击太阳穴的这一招恐怖攻势……。

用来抵挡的手腕我甚至感觉骨头好像都打碎了……。

要是没有挡住这一招的话……一个不小心真的会挂掉的。

皆守 「咕」

Master 「怎么？皆守……一点也不行嘛……我可是，还没认真起来啊？」

皆守 「我知道……」

Master 「是吗，那我就安心了」

皆守 「咕……」

用来抵挡攻势的手腕受伤了。

直击的那个部位渗出血液……。

我根本连一招都没有挡下来……。

皆守 「咕……」

基础差太多，代理师傅是在我出生之前一直修炼着武术的人……。

基本功根本不用比……。

而且……听说在开这家Bar之前他一直在做黑o会的保镖……，

倒不如说，做那份工作攒下来的钱开的就是这家店……。

他的武术，不是那种体育性质上的……单纯为了比试而存在的花架子……。

Master 「嘛，我得感谢你没有在Bar里开打呢……」

皆守 「我知道……但要是那样做会感到困扰的是代理师傅吧？」

Master 「是呢……会打坏不少东西的」

古武术……然后当保镖，拥有这些丰富经验的Master的凶器不只有肉体……。

他最擅长的武器是地面。墙壁。还有瓶子或菜刀……椅子……他的武术就是那样的……。

没在随处都能成为凶器Bar里进行决斗，就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啊……。

但是……主动邀请的人是我啊……，

应该算是不错的判断吧……。

羽咲 「皆守哥！」

皆守 「羽，羽咲？」

木村 「啊哈哈，她无论如何都说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羽咲 「Master也住手吧！皆守哥都已经遍体鳞伤了……」

皆守 「吵死了！羽咲给我闭嘴！」

不经大脑直接说了出来。

该死……就是因为会变成这样，我才不想让她来这里的……。

羽咲 「呜」

Master 「哎呀……那样说好吗？」

羽咲 「……」

羽咲 「我才不吵呢！你知道，你知道我抱着怎样的想法……」

皆守 「我知道的……」

羽咲 「你根本不知道！知道的话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皆守哥！」

皆守 「不是的！」

皆守 「才不是不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才会这样说……」

羽咲 「……皆守哥」

皆守 「我就是为了告诉你一句话，才回来的……」

皆守 「只要告诉你这句话……接下来就没问题了……」

羽咲 「所以，哥哥就是在这一点上不明白啊！我不要哥哥的什么一句话！我想要的是更多的时间，能尽可能长的跟皆守哥哥说话啊！」

羽咲 「可是皆守哥哥却一直这样，自作主张地接受什么，自作主张地去决定什么……」

皆守 「嗯，没错……羽咲你说的没错……我总是擅自接受一切……擅自决定自己要做的事……」

羽咲 「那么，还为什么要说一句话之类的呢？一句话根本就不够啊！我，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皆守哥哥说！想要跟皆守哥说更多的话！」

皆守 「羽咲……你要多少才能满足呢？如果一句话不够的话……你想要多少句才能够满足？」

羽咲 「那种事我才不管呢……我只想和哥哥说更多的，更多，更多的话……我的愿望仅此而已……」

皆守 「我也是啊……」

羽咲 「哎？」

皆守 「我也有很多话想和羽咲说！一句话根本就不够！多少话都不够！」

皆守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只是为了告诉你一句话，所以我来见你了！」

羽咲 「哎……什么意思……」

皆守 「我不会消失！我会战胜间宫卓司！今后也会在身边守护你！」

羽咲 「皆，皆守哥……」

皆守 「保护羽咲的，不是由岐，也不是Master……今后保护你的人是我！」

皆守 「羽咲！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皆守 「所以，放心吧！」

羽咲 「皆，皆守哥……」

皆守 「打倒这个死人妖！然后战胜间宫卓司！」

Master 「这个死人妖……你对着代理师傅还真会口出不逊啊……而且都被打成那副熊样了……」

皆守 「对不起，Master……刚才是我说过头了……但是」

皆守 「我要打倒你！」

Master 「……明明腿都哆嗦成那样了？」

皆守 「……这是所谓的武者震！」

Master 「……你整个人性格都变了哦……」

皆守 「我已经受够了，这还让人怎么继续装酷下去啊……」

皆守 「因为已经受够了，再不发威的话……」

双腿的颤抖，只是单纯因为身体受到的伤害过重……，

被打中太多下手脚已经没有知觉了……。

到处都是瘀伤和血迹……，

任何人都能一见了然的，绝对的力量差距……。

令人绝望的情况。

这种事从一开始我就明白的。

我跟代理师傅进行决斗的话，就只会变成这样……。

尽管如此，我……仍旧希望与代理师傅打上一场……。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皆守 「代理师傅……你打不过道场主吧……我的蒂蒂」

Master 「那是啊，怎么可能打赢那种怪物」

Master 「从战国时代延续下来至今的……这门古武术，也仅有数百种基础招式……」

Master 「但组合起来的话招式就高达数万……」

Master 「但是，对那个人来说，不是这种问题……是动物的直觉之类的吗
……嘛，那个道场是宗教性质的……历代都拥有着灵能者一样的力量
……」

皆守 「那份血统……大概，我也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

皆守 「……好了，继续来吧……」

皆守 「接下来……轮到我了」

Master 「轮到……你了？」

皆守 「操纵梦……的意义……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站在代理师傅的面前我
终于认识到了……」

Master 「……唔」

羽咲 「皆守哥！」

Master的猛烈攻势……。

已经不是什么快慢的问题了……。

动作跟刚才完全无法比较……。

果然这个人，刚才有在手下留情……。

脑袋里浮现出这个想法，我回忆起一件事情……。

那时关于某个合气道达人的事情。

时代是昭和初期。

在大战之前。

是关于达人访问旧日本陆军的一位步枪检查员的事情……。

那位达人看到士兵的射击练习，对士兵说。

“那步枪……打不中我的……”

这句话成为一个契机，达人也立刻进到射击场让众人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而且，不是一个士兵，是六个……用的都是手枪。

有效射击距离是25米。

达人站在射击场的靶子位置上。

射击前的倒计时。

一个，

二个，

三个……。

六个枪口一齐开火……白烟弥漫着射击场。

传来某种物体被扔出去的声音。

当场的人们都无法置信……下一个瞬间，六人中的一个被扔了出去……倒在地面上。

达人这样说道。

会有一道比敌人子弹更快的红色光芒射过来……只要躲避开就行了。

或者对手是持剑的人，也会先有一道白芒挥下，躲开那道轨迹后真正的剑肯定也不会伤到你……，

因此，专心躲避这种事很简单。

达人是这样说的。

他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被称为合气道达人的盐田刚三，跟达人植芝盛平对于“拥有灵能力之物”这件事情，详细地论述了一番。

那可不是什么钻研招数可以到达的领域，是属于超能力或某种无法辨明的力量范畴……。

实际上，有人说植芝盛平的武术宗教色彩很强烈。

那样的话间宫流也是一样的。

间宫流的代理师傅……看到祖父的人，都看不出祖父的招式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硬要说的话，应该只是对手故意没打中一样……看起来有那种感觉……。

如果那只是单纯的在耍诈……，

我就会完全吃下代理师傅的这记攻击吧。

但是，我没有避开那个攻击。

这是血统……。

在明晰梦中掌握的……这种感觉……。

我想知道能否在现实中通用……很想尝试一下。

并且预感到肯定能起效。

Master 「……咦？」

Master的攻击，直接避过我的身体，打在空气中。

拳头在我耳边掠过……耳朵被撕开一道伤痕……但这样就好。

对代理师傅的攻击如果不离得近一点的话……根本连反击都做不到……。

握紧拳头。

抛开一切迷茫。

「也许打不中」

「也许自己力量不足」

「也许打不赢」

刚才提到的达人那件事有后续的。

听到这个传闻……又鬼……以狩猎野生动物为对象来维持生计的人再次将枪口对准达人。

当时达人说的话是……。

「这场胜负……结束了」

「因为你的子弹能打中我」

为什么呢？

陆军士兵的手枪，瞄准的是人。

但是达人对又鬼这样说了。

你的子弹没有瞄准我。

你只坚信着能打中我。

也许这传闻很假……但是，我感觉稍微能够理解那种境界了。

比起子弹的速度……代理师傅的直拳实在是太慢了。

避开攻击，然后获得胜利……我放出无心的一击。

没有特意瞄准什么要害。

心神专注于释放的一击。

抛开一切迷茫。

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皆守 「这下攻击绝对会打中」

Master 「咕」

我的拳头直接打中代理师傅的腹部上面。

Master 「等……你也……稍微手下留情点啊……」

Master就那样倒了下去。

皆守 「……太好了！」

羽咲 「皆守哥，你都已经伤成这样了……」

木村 「真厉害……竟然赢了……」

Master 「喂……也担心下我啊……」

羽咲 「疼不疼啊？」

皆守 「要说不疼……是骗人……」

屋顶上只剩下我们两人……。

Master很善解人意啊……。

不过，也不用特意把药箱拿到这种地方给我治疗吧……。

羽咲 「到处都是瘀伤……」

皆守 「嗯，是跟那个家伙打过了嘛……这是当然的……」

羽咲 「为什么，要这么乱来……呜……皆守哥可真是……」

皆守 「我不是说过了吗……为了保护你……」

羽咲 「可是……」

皆守 「为了今后也能陪在你身边……」

羽咲 「今后也……一起？」

皆守 「嗯，没错……」

羽咲 「皆守哥……你不会再去什么别的地方吧？」

皆守 「嗯，没错……我不会再去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说……」

羽咲 「真的吗？」

皆守 「嗯……没错……」

羽咲 「可是……皆守哥都不知道已经撒过多少次这种谎话了……」

皆守 「呼……也许是那样没错……」

羽咲 「所以，其实我都想要用胶带把哥哥跟自己粘在一起，再也不让你去别的任何地方呢……」

皆守 「那也是一种不错的手段……」

羽咲 「嗯……不过」

羽咲 「我……会相信皆守哥的」

羽咲 「虽然被背叛过很多次……但我仍会相信皆守哥……」

皆守 「为什么啊……像我这种没用的哥哥……」

羽咲 「因为，皆守哥是我的英雄嘛……」

皆守 「英雄？」

羽咲 「对啊……英雄比救世主还要强呢」

皆守 「说什么呢……纯粹就是胡搅蛮缠嘛……」

羽咲 「可是没说错吧」

皆守 「嗯，没错……」

皆守 「我比那个家伙强……」

皆守 「绝对不会输的……」

第四章♣

膝盖让我枕着的羽咲的脸突然靠近……。

羽咲 「皆守哥……」

皆守 「!？」

一瞬间我还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

羽咲的嘴唇已经印在我的嘴唇上……。

比起刚才来，羽咲那染成朱红色的双唇……已经是娇艳欲滴了。

皆守 「羽，羽咲!？」

羽咲 「啊……对不……起……不由自主地」

皆守 「不，不有自主……你……」

羽咲 「啊哇哇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羽咲 「啊呜……」

红透了脸的羽咲难为情地转过脸去。

我也无法直视羽咲……。

皆守 「羽咲……」

羽咲 「对不起……」

羽咲 「但是……我是认真的……」

羽咲 「啊哈哈……竟然是认真……那样比较不妙吧……」

羽咲 「可是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羽咲 「我就只有皆守哥一个人了……」

皆守 「这个……因为是哥哥……」

羽咲 「就这样方便的时候才一副哥哥样……不方便的时候就假装成别人……」

皆守 「羽咲……」

羽咲 「不过……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羽咲 「能够一直在一起……很感谢上天让我们成为兄妹……但是……这种关系不能再进一步，有时我就会想……如果我们不是兄妹那就好了……」

皆守 「羽咲……」

羽咲 「所以呢……我也有在方便的时候……在心中将两者分开……对不起……」

羽咲的泪水啪嗒啪嗒地滴在我的脸上。

为什么羽咲会哭成这样呢……。

为什么羽咲会伤心成这样呢……。

皆守 「羽咲……」

我轻轻抚摸着羽咲哭泣的小脸。

暖暖的……而且很柔软……。

羽咲 「皆守哥……我，我……」

她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

像断了线一样地流下来，砸在我的脸上。

羽咲 「如果，皆守哥……真的是姓悠木……是没有血缘的其他人就好了……」

皆守 「那样的话，可就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生活了哦……」

羽咲 「所以呢，直到昨天为止是间宫……今日开始是悠木……那样的话我……我……」

我想要守护着的少女。

我一直以来心里都只想着她。

由岐曾经说过……我的心里只有羽咲……，

我曾经认为……这说得有点言过其实了。

不过……现在的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口……。

皆守 「嗯……我啊，心里也一直想着跟羽咲一样的事情……」

羽咲 「皆守…哥……」

皆守 「笨蛋……所以我才躲着你啊……」

皆守 「因为，我太喜欢你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已经成为了不止是妹妹的存在……」

皆守 「我就是很清楚这一点……才躲着你……」

皆守 「我，害怕正视自己的感情……所以才躲着你……」

皆守 「所以……羽咲……不要再哭了……」

羽咲 「皆守哥……」

两人的嘴唇又重合在一起。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连这些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对羽咲怀有异样的情感，那种感情已经超越亲人关系，令我无法抑制。

甚至认为那种情感是从自己存在的那一瞬间就拥有的……。

我应该在自已存在之前……在更遥远的从前，就爱着羽咲吧……。

我是这样想的……。

我慢慢地解开羽咲衣服上的纽扣，将衣服松开。

掀起衬衫后看到，被胸罩包裹着的小胸部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
白色的肌肤被逐渐染成粉色……

能闻到一股甜甜地香味……。

手指轻轻地放在内衣上，慢慢地抱紧羽咲那一碰好像就会坏掉一样的身体。

羽咲 「皆守哥……」

边互相抱紧对方……又继续亲吻起来。

身体娇小的羽咲……我一直想要保护着的少女……。

羽咲 「可以吗？」

皆守 「笨蛋啊……你在顾虑什么呢……」

羽咲 「啊……不是……那个，各种各样的……」

谁爱着谁……又有谁会对那种事给予惩罚呢……。

是神吗？

我打从一开始就不信神……要是那种神就吃屎去吧……。

世界无论满溢着多大的灾难都毫无动静……如果有只在这种时候给予我们惩罚的神存在的话……，

我就会尽全力揍飞那家伙。

给爱套上枷锁什么的都见鬼去吧……。

明明喜欢上别人却要遵守规则什么的见鬼去吧。

我用力抱紧羽咲。

爱的刻印……。

这份感情永不消失……

为了铭刻两人的羁绊……，

羽咲这样说道。

羽咲 「就这样做到最后……行吗……」

解开胸罩的挂钩时，娇小的胸部稍微摇晃了一下。

真的是稍微摇晃了一点……，

那个瞬间羽咲狠狠地瞪着我……。

羽咲 「皆守哥……你心里在想什么全部写在脸上了哦……」

皆守 「你，你也不要……老盯着别人的脸看啊……」

双丘的尖端，粉红色的蓓蕾颤抖着。

我将拥有柔软弹力的粉红色肌肤，当成是在对待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弄坏掉的冰雕一样，温柔地反复抚摸着。

羽咲 「咕…啊……皆守哥……」

从羽咲嘴里发出微弱的娇喘声，对我手指的动作很敏感地做出反应。

我亲吻着羽咲的颈脖，舌头在上面来回舔弄。

手掌对侧腹的爱抚逐渐移向胸部，碰触着因为兴奋坚挺起的突起……。

羽咲 「咕……哈啊！」

羽咲的身体稍微弹了一下。

我的指尖能感受到一些液体。羽咲的肌肤逐渐地湿润起来。

手轻轻地爱抚着羽咲柔软的腹部边往下面滑去。

身体又颤抖了一下。

羽咲 「啊……皆守哥……」

皆守 「嗯？怎么了？」

羽咲 「那，那个……」

羽咲低着头……然后小声说道……，

羽咲 「还，还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吗。

怎么指教啊……。

羽咲 「呜呜呜～」

手指被柔软地部位吸附住。

那里连一根绒毛都没有……。

嘛……确实给人跟外表一样的感觉……。

可以听到从羽咲那里传来“咕啾咕啾”的轻微水声。

温柔地爱抚着那里……。

羽咲 「呜呜呜……皆，皆守哥……呜呜～」

皆守 「怎么了……干嘛要捂住嘴巴……」

羽咲 「那个……那个啊……不把嘴巴捂住的话声音就要叫出来了……」

皆守 「叫出来不就好了吗」

羽咲 「现在是在白州峡这栋大楼上哦……要是叫出声来的话……会被下面听到的啦……」

羽咲 「呜咕?!」

羽咲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深怕叫出声来。

羽咲 「哈呜……呜哇啊啊啊啊！哈呜……呜……哈哇」

羽咲 「呜呜呜呜呜！呀！呜呜呜……啊呜……啊呜……呜嗯！」

但其实没怎么起效……捂住嘴巴的手偶尔会错开很普通地漏出声音……。

羽咲 「哈啊……哈啊……」

皆守 「喂喂……羽咲，总觉得你脸色变得很差呀……」

羽咲 「那，那个啊……紧紧捂住嘴巴后……好像有点缺氧……」

皆守 「当然会变成那样啦……不要勉强了啊……」

我轻轻地亲了一下羽咲。

然后舌头转到胸部的尖端。

用整个舌头来回舔弄，舌尖不断地挑逗着胸部的尖端。

羽咲还是一样紧紧捂住嘴巴继续忍着。

额头已经浮现出不少汗珠。

用舌头不断挑逗着尖端，边用手掌爱抚着熟透了的粉红色花瓣，轻轻地触摸着被薄膜覆盖住的嫩芽。

羽咲 「呜嗯!!」

用濡湿的手指捻着被薄膜覆盖的嫩芽。

羽咲的身体不断地痉挛着，花瓣像是要将手指引导向深处一样蠕动起来。

羽咲 「啊呜……声音漏出来了……」

皆守 「别在意啦……」

羽咲 「哈啊哈哈……但，但是…声音……要是被Master或是木村先生听到的就不妙了……」

皆守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羽咲 「呀！」

用大拇指揉着嫩芽。

在嫩芽上揉着的手指稍微用力后，覆盖的薄皮轻易地被剥开，赤红充血的嫩芽暴露在空气之中。

羽咲 「咕呜呜呜呜!!!」

强烈的快感袭来使得羽咲叫出声音，身体用力地向后仰，然后逐渐瘫软下去……。

皆守 「羽咲……可以了吗？」

羽咲 「为，为什么要问我呀……」

皆守 「嗯，也是……抱歉……」

羽咲用湿润的双瞳仰视着我。

我让羽咲将膝盖弯曲起来，将那东西顶住花唇，然后一口气插进去。

羽咲 「呜呜呜……」

确实有点犹豫……，

看到羽咲痛苦的表情那一瞬间……我几乎都想要撤回来了……。

但羽咲却没有允许我那样做。

羽咲的双手环抱着我的腰，用力地推向自己身体这边……。

羽咲 「咕，咕……」

羽咲的里面很紧……。

顶到最里面的时候……羽咲的表情总算缓和下来……。

皆守 「很痛吗？」

羽咲 「不……不痛哦……倒不如说我超开心的……因为……这样的话……」

羽咲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皆守 「咕…」

羽咲 「啊…皆守哥……你可以动起来了」

皆守 「但是你很痛对吧？」

羽咲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我一点都不痛……我很开心呀……」

我边抚摸着羽咲的脑袋，边慢慢地摆动着腰部。

从羽咲的花芯中流出血来……。

羽咲 「咕，呜呜…嗯，嗯咕…，咕…嗯…」

我边摆动着身体边亲吻着羽咲的脸颊。

嘴唇碰到脸颊后，羽咲移动了一下脑袋，嘴唇和嘴唇重叠在一起。

很快舌头就互相缠绕起来。

羽咲 「嗯嗯…，嗯…，嗯咕…」

互相用力地抱紧对方。

两人的肌肤紧密地贴在一起。

各自的体温像是融化在一起一样很轻易地能够感受到。

肌肤的触感很令人怜爱。

羽咲也像是要在我背部抓出伤痕一样紧紧抱住……。

无意识地做出这种事吧……但是，这份痛楚也让我心中的罪恶感稍微减轻不少。

羽咲明明身处于这种疼痛之中……自己感受到的却只有快感……真的很难受。

“做到最后……”

这也是羽咲的请求。

皆守 「咕……羽咲，差不多了……」

羽咲 「啊……就那样射出来……行吗……皆守哥……拜托你……」

皆守 「嗯……我明白了……就这样……就这样做到最后……」

羽咲 「拜托你……皆守哥……」

皆守 「呜呜……」

我的那话儿膨胀起来，白浊的精液瞬间在深处解放出来。

皆守 「呜呜!!」

羽咲 「呜呜咕……」

皆守 「呜呜!!!」

在这片天空下结合在一起。

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也算是以兄妹之外的关系第一次两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

在这片天空下……

羽咲和我融为了一体……。

第四章

7月18日

Jabberwocky

羽咲安心地睡着后……我悄悄地从她的身边爬了起来。

没关系的羽咲……我并没有说谎。

我一定会回来的……。

然后，跟你说更多的话。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一定会的……，

皆守 「那么……」

距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

「虽说是这样……但也不知道离天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如果天亮时间是4：30的话还容易算点……」

离天亮之前大概也就那点时间了……但谁也不敢保证那家伙会按时回来。

如果那家伙的人格在这种地方回来就不妙了。

皆守 「好了……必须要找个没人，并且不会把其他人卷进来的地方才行啊……」

话说也只有那个屋顶了吧……。

离开那个屋顶的时候，也没有锁上就那样放着没管……正好。

「要走了吗？」

皆守 「呼……对这种事情你倒是很敏锐啊」

木村 「要去跟间宫卓司战斗吗？」

皆守 「谁晓得呢……」

木村 「别用这种话来糊弄我。不是这样的话你也没理由和Master比试吧」

皆守 「不要告诉羽咲」

木村 「你打算瞒着小羽咲吗？」

皆守 「没有必要告诉她……因为我会回来的」

木村 「原来如此……」

木村 「你打算在哪里做个了结呢？」

皆守 「地方无所谓吧？」

木村 「是吗……我知道了」

皆守 「……我说啊」

皆守 「那个……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皆守 「羽咲她……就……请拜托你了」

木村 「……」

木村 「啊哈哈……突然用敬语了啊」

皆守 「拜托别人态度也要摆正……而且，我好像有点误会你了……」

皆守 「在我不在的时候，似乎你也做了不少努力啊」

木村 「那个也许只是单纯因为我自己的缘由才去做的啊……」

皆守 「但你的缘由也保护了羽咲……我必须要跟你道谢才行……」

木村 「哎呀？真坦率啊，感觉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了」

皆守 「嘛，是很谢谢你……」

皆守 「所以啊，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她就拜托你了」

木村 「我知道。但不会出事的对吧？只要你赢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

皆守 「是的，之后木村先生你的采访也会就此结束……我会让一切都结束掉的……」

木村 「真的吗？」

皆守 「嗯，我会让一切都结束的……」

在天亮之前……我回到了屋顶。

给予我们俩度过最后时间的地方。

皆守 「不，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让今天成为我最后的时间啊……」

我只是为了告诉羽咲这么一句话，才会渴望这段时间。

老实说，能否遵守好约定我心中也没数……。

不，没办法遵守好约定的可能性比较高。

确实我是打赢了Master……。

但是，这跟间宫卓司之间的战斗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

皆守 「……彩名」

彩名 「你回来了啊……」

皆守 「嗯……虽然其实哪里都行的……」

彩名 「但你还是选择了这里……」
 皆守 「嗯……这里才是最合适的……。比起这个，间宫卓司快回来了吗？」

彩名 「还有……一会儿……」
 皆守 「是吗……」
 皆守 「你知道那个男的要做什么吗？」
 彩名 「想让大家回归天空……」
 皆守 「嗯，是的……」
 彩名 「回归终之空……」
 皆守 「终之空……那到底是什么？」
 彩名 「谁晓得呢，那只是个名字……没什么意义……」
 皆守 「是吗……只是个名字吗……」
 彩名 「嗯」
 皆守 「……是吗……那么我顺便问一下……你究竟是什么人？」
 彩名 「我吗？我叫做音无彩名……」
 皆守 「那只是你的名字吧……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啊……」
 彩名 「呵呵，呵呵，那你是什么人？」
 皆守 「我吗……我是……悠木皆守……然后……」

我想要说出些什么……

但是，那些话都堵在嗓子里了。

想要说出自己的事……却堵在嗓子里。

哈哈哈哈……是啊。

是那样没错啊。

对自己的说明什么的……也只能说履历书上写的那些……。

眼前的这个女的，穿着我上的学校的制服……。

从线条的颜色来看能明白的是她跟我同一个年级。

性别是女的……，我是男的……。

仔细想一下，在这种地方互相对视也得不到什么情报……到底该说些什么好呢……。

究竟是何人……这种模糊的疑问……毫无任何意义……。

皆守 「是啊……我是悠木皆守……仅此而已……」

彩名 「是吗……那现在轮到我来问了……」

皆守 「要问什么？」

彩名 「嗯……我有对间宫君问过这个问题，也对水上同学问过」

皆守 「什么样的问题？」

彩名 「皆守君，害怕死亡吗？」

皆守 「死亡？什么意思……还真是直白的问题啊」

皆守 「不过……只不过一星期多点就死了几个人，光是这个学校就有三人……」

皆守 「弥漫着死亡味道的一星期……许多的学生的失踪，也是以这些事情作为导火索……」

皆守 「并且，引燃那条导火索的人……间宫卓司」

彩名 「间宫君害怕着高岛同学的……还有自己母亲的预言……」

皆守 「好像是那样没错……虽然我对高岛的预言不太清楚，但知道那家伙母亲的预言……因为那个预言很强烈地刻印在那家伙的大脑中……」

皆守 「世界会灭亡。一切的存在都会陷入死亡，世界会毁灭……」

皆守 「间宫卓司害怕的是……母亲的预言……说得直白点就是害怕死亡本身」

彩名 「……所谓预言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对预测到的毁灭的恐惧……」

彩名 「你也会感到害怕吗？」

皆守 「呼呼呼呼……我吗？我吗……如果前不久我会这样回答吧……」

彩名 「怎么回答？」

皆守 「死亡没有什么好怕的……消失是早就已经注定好的」

彩名 「注定好的……」

皆守 「我是为了消灭间宫卓司而产生的人格……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彩名 「作为创造者的间宫君。作为调和者的水上同学……还有作为破坏者的皆守君」

这个女的……竟然什么都知道啊……。

这实在让我有点惊讶……。

竟然对我们的事情了若指掌……简直就像是灵魂连接在一起一样……，

但是，这家伙跟我们不一样……并不是寄宿在这个身体中的人格……。

她究竟是何方神圣……，

可以确定的是……她绝对不是一般人。

就是说……这个女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跟我们一样是属于不符合规则的存在吗……。

彩名 「怎么了？」

皆守 「不……没什么」

皆守 「刚才所说的……创造者和协调者，还有破坏者的事……是那家伙对我们定下的法则」

皆守 「但结果却变成这样。破坏者快被创造者毁灭了……」

皆守 「间宫卓司没办法接受自己即将消失的这一命运……」

皆守 「不，不对……单纯的只是演不好角色，也可以说是身为破坏者的我的职责，被间宫卓司解除了……」

皆守 「然后我失去了自己的命运……」

彩名 「失去之后呢？」

皆守 「之后就只有等待被创造者毁灭掉然后消失……这就是间宫卓司写下来的新剧本」

彩名 「你对自己会消失这件事不感到害怕吗？」

皆守 「怎么可能不害怕消失……消灭的恐惧，痛觉的恐惧……不管怎样都是很令人恐惧的……死亡是很恐怖的东西啊……」

彩名 「是吗，就是说你不想死？」

皆守 「不想死？那不好说……我不明白你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彩名 「但对你来说死亡即为恐惧……」

皆守 「嗯，是啊……但事实上并不对，“不想被那样”“不想变成那样”“不想做那种事”之类的，除了死亡以外都是能够经历的……」

彩名 「“不想被那样”……“不想变成那样”……“不想做那种事”……」

皆守 「嗯，没错。例如说大部分的人都不想受到拷问对吧……虽然本身就是受虐狂的话那也许不一样……」

皆守 「其他的还有不想破产之类的……也不想成为流浪汉……」

皆守 「但那种事情是可以经历的，所以才能说“不想被那样”“不想变成那样”“不想做那种事”……」

皆守 「但，死亡是绝对无法经历的」

皆守 「死亡随处可见。去附近的墓地里就能看到死人一大堆……但说经历过死亡的人却一个都没有」

皆守 「死亡是不可能有人经历过的……这个是大前提」

皆守 「将这种无法经历的事情，跟完全可以经历的事情同日而语，我觉得这样很反常……」

彩名 「无法经历的事情，是不能和可以经历的事情相提并论的……」

皆守 「嗯，是的……但人却将死亡跟可以经历的各种事情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

彩名 「为什么呢？」

皆守 「谁晓得呢，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但也许，正因为反常所以思考死亡才会变得有意义的吧……」

彩名 「正因为反常所以思考死亡才会变得有意义……」

皆守 「嗯……所谓的反常就是那样的不是吗？」

皆守 「性交什么的原本就单纯只是一种生殖行为……但因为有着各种各样反常的想法，使得人们思考着各种事，制造出各种事，进行着各种行为」

皆守 「变态性癖……不只是这样，恋爱也是如此……肉体和爱欲是分割不开的……」

皆守 「那么？这个问题你也有问过间宫卓司吧？那家伙是怎么回答的？」

彩名 「生气了……无法原谅承认死亡是可怕的这种想法……」

皆守 「是吗……那由岐呢？」

彩名 「大致上和你一样……死亡是谁都无法经历的。死亡是谁都无法体验的」

彩名 「“死完全不是什么坏事情……死要么是一场无梦的睡眠，要么就是灵魂进入和死去的人共聚的地方”」

皆守 「苏格拉底吗……真有那家伙的风格……」

彩名 「然后，苏格拉底最后是这样总结的」

彩名 「“分开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将死，而你们还将活下去……”」

彩名 「但我经常想着。等待在我们前方的究竟是幸福吗？」

彩名 「“哪一个更好……那只有神知道了……”」

彩名 「然后，大哲学家喝下毒酒」

皆守 「原来如此……但我也不可思议。古代大哲学家的那句话……那个回答真的很高尚吗，我时常这样想着」

皆守 「那种事任何人知道」

彩名 「任何人？」

皆守 「苏格拉底的话……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皆守 「现在这个瞬间也有人死去」

皆守 「从过去……到现在……死的人不计其数……」

皆守 「特别是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想过死后世界的人占绝大多数……」

皆守 「不将死亡当做通往来世的道路，单纯当成一种消失，每天很平常的都有人死去」

皆守 「只要想一下的话就知道很不可思议……“死亡”在所有事情中是最为恐怖的，在降临到自己身上的灾难中也是最大的……」

皆守 「即便如此每天还是都有人死去……默默地死去」

皆守 「如果“死亡”真那么令人恐惧的话，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人们每天都引起暴动也没有什么奇怪……」

皆守 「但事实上却不一样。绝大多数的人，在临死之际没有因为恐惧死亡闹起来或是大哭大嚎，只是默默地死去」

皆守 「嘛，虽然在被宣告即将死亡的时候会有后悔也有悲伤就是了……但在临死之际却反而都很冷静……」

皆守 「就是说……要哀叹的对象不是死亡，这种事每个人都知道，是理所当然的……」

皆守 「思考死亡……是一种反常的冲动吧……」

彩名 「那你不害怕死亡吗？」

皆守 「不，我很害怕……当然的……但那也只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那种程度的恐惧」

彩名 「每个人都会感觉到的程度？」

皆守 「嗯……跟刚出生的婴儿会哭是同样一个理由」

彩名 「刚出生的婴儿会哭的理由……」

皆守 「在尚未存在之前就有的……存在之后，就会像人怨恨死亡一样，怨恨自己的存在说不定……」

皆守 「那样的话，刚出生的婴儿会哭，不就是对自己出生的诅咒吗……」

皆守 「老实说……我已经做过很多次那种梦了……」

彩名 「梦？」

皆守 「嗯……梦。虽然那个也算得上是预感……」

皆守 「但非常准确……是作为预感的梦」

彩名 「是什么样的预感梦？」

皆守 「一个婴儿出生了」
彩名 「谁的？」
皆守 「不知道」
皆守 「虽然不知道……」
皆守 「但确实有一个婴儿出生了」
皆守 「嗯……那个婴儿在哭」
皆守 「呜嘎，呜嘎，地哭着……」
皆守 「听到这个哭声大家都笑了」
皆守 「大家都在为婴儿祝福」
皆守 「母亲也是……」
皆守 「父亲也是……」
皆守 「并且其他人也是……」
皆守 「为那个婴儿的出生……」
皆守 「衷心祝福」
皆守 「世界充满着生命的祝福」
皆守 「但是」
皆守 「但不是这样的」
皆守 「在那里」
皆守 「我」
皆守 「我一个人在那里恐惧着」
皆守 「非常恐惧……」
皆守 「要说为什么的话……」
皆守 「因为那是在对世界进行诅咒」
皆守 「没错……」
皆守 「他在诅咒着这个世界。那个刚出生的婴儿」
皆守 「诅咒着自己的出生」
皆守 「我」
皆守 「我当场全身僵硬」
皆守 「在大家的笑容之中」
皆守 「在祝福之中」
皆守 「独自一人……」

皆守 「我啊……」
皆守 「我摇摇晃晃地……」
皆守 「接近那个婴儿」
皆守 「然后想要让那个婴儿停止哭泣」
皆守 「我想着必须要那样做才行」
皆守 「为什么呢？」
皆守 「我自己也不明白……」
皆守 「那是」
皆守 「那是，自从出生以来」
皆守 「就悲惨地活到今天的我能做到的」
皆守 「我能做到的」
皆守 「唯一的」
皆守 「唯一的赎罪啊」
皆守 「对谁的赎罪？」
皆守 「大概」
皆守 「是对那个婴儿的赎罪……」
皆守 「并且」
皆守 「也是对除他之外的某种东西的赎罪……」
皆守 「我是这样想的……」
皆守 「我用双手勒紧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的脖子……想要让那个婴儿的人生就此结束掉」
皆守 「就此结束掉……」
皆守 「在大家祝福的笑容之中」
皆守 「我……我想要用力勒紧婴儿的脖子……」
皆守 「但是……」
皆守 「我却做不到」
皆守 「呜嘎，呜嘎，地哭泣着的婴儿的脖子」
皆守 「我」
皆守 「我却下不了手」
皆守 「为什么？」
皆守 「这是为什么？」

皆守 「明明这是我对婴儿唯一能做的赎罪」
皆守 「明明必须要让婴儿停止哭泣才行」
皆守 「我却做不到」
皆守 「这明明是，无法给予那个婴儿任何意义」
皆守 「无法给予婴儿任何可能性的我」
皆守 「不得不做的唯一方法……」
皆守 「我却做不到……」
皆守 「我当场倒在地上……」
皆守 「当场……」
皆守 「就那样哭了出来」
皆守 「我，呜哇呜哇地哭了出来啊」
皆守 「很丢脸对吧……」
皆守 「虽然说是在梦里」
皆守 「什么都做不到」
皆守 「只能呜哇，呜哇地哭泣」
皆守 「一个大男人……」
皆守 「……真丢脸啊……」
皆守 「……」
皆守 「不久之后……」
皆守 「婴儿的哭声……」
皆守 「很普通」
皆守 「变得普通……变得很普通了」
皆守 「然后」
皆守 「很普通的……呜嘎，呜嘎地哭着」
皆守 「听到那个哭声」
皆守 「我一面哭着」
皆守 「一面想着，太好了……」
皆守 「太好了……」
皆守 「我在高兴什么？」
皆守 「自己也不太明白……」
皆守 「只是觉得太好了……」

- 皆守 「明明什么都没有解决」
- 皆守 「明明什么都没有改变……」
- 皆守 「只是」
- 皆守 「只是觉得太好了」
- 皆守 「我边哭着」
- 皆守 「边这样想……」
- 皆守 「我从出生……现在也继续活着……大概」
- 皆守 「大概，就是那么一回事吧」
- 皆守 「对……」
- 皆守 「并且，这个就是」
- 皆守 「这个就是所谓的预感……」
- 皆守 「我是这样想的哦」
- 皆守 「这是对我还活着的预感」
- 皆守 「……最初的问题……是问害不害怕死亡对吧」
- 皆守 「很害怕死亡……但死亡不是随时随刻降临的……这是事实没错，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仍旧恐惧着……」
- 皆守 「死亡的恐惧是……从自己受到祝福之时和……认为这是诅咒之时开始的……」
- 皆守 「如果，没有祝福也没有诅咒的话，人们是不会害怕死亡的吧……就像动物那样……」
- 皆守 「祝福会让我们感到痛苦，诅咒会折磨我们」
- 皆守 「然后祝福会带给我们救赎，诅咒会拯救我们」
- 皆守 「根本算不上是答案……」
- 彩名 「不……没那回事……这答案很正常」
- 皆守 「彩名……是叫终之空对吧」
- 彩名 「终之空」
- 皆守 「我也看得到吗？」
- 彩名 「嗯」
- 皆守 「看得到啊……」
- 彩名 「看得到……只是，最后的天空不是属于你的……」
- 皆守 「最后的天空不是属于我的？」
- 彩名 「嗯，差不多快来了……对我的侵犯好像接近尾声了……」

皆守 「侵犯你？是间宫卓司的妄想吗？」

彩名 「嗯……你看……」

皆守 「诶？」

身影？

不对……这是平时的……。

至今从没出现过的身影……在我眼前逐渐成形……。

那个身影在彩名和我之间化为人形。

皆守 「间宫……卓司……」

卓司 「你这家伙，刚才……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彩名 「你猜呢……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罢了……」

卓司 「你肯定做了什么！」

彩名 「呵呵，只是间宫君擅自开始妄想罢了……我什么也没做」

卓司 「你说什么！那才不是妄想！如果存在那么真实的妄想……那还怎么区别妄想与现实！」

卓司 「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你肌肤的温暖！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妄想！」

彩名 「……温暖……」

彩名 「……真恶心……」

卓司 「你，你说什么！」

卓司 「你这个双性变态女！射精变态女！」

彩名 「所以都说了……我，不是双性……」

卓司 「不，我确定你就是双性！」

卓司 「你看，果然……」

卓司 「!？」

彩名 「……」

卓司 「……没有？」

彩名 「间宫君……」

卓司 「咕……血？」

彩名 「间宫君……因为这已经超过了恶作剧的底线……所以我就不是扇你耳光，而是给了你一拳……呵呵你流鼻血了哦……」

卓司 「噫！」

卓司 「咕哇……好痛」

彩名 「下次见面的时候，你要是还想对我恶作剧的话……最好控制在弹额头的程度」

彩名 「不然的话，间宫君的鼻梁，又要折断了……」

卓司 「你，你这家伙……」

彩名 「不过……不会有下次了……」

卓司 「……」

彩名 「呵呵呵……我是音无彩名，是被如此称呼之物，我既不是你那莉露露酱的残渣也不是她的影子，我不是你的妄想」

卓司 「莉露露酱才不是什么妄想！」

彩名 「……是吗，那不是妄想吗……」

彩名 「但也许是那样没错……那个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妄想的……就像我也是一样……你也是一样的」

彩名 「眼前的你我……并不是妄想……但是」

彩名 「按设定，我是音无彩名」

彩名 「是人类……」

彩名 「不过……你已经不是人类……」

卓司 「这，这是当然的了，我是救世主！」

卓司 「拯救人类的存在，怎么可能还是普通的人类！」

卓司 「更不用说，我不是间宫卓司这可悲的灵魂的附属品！」

卓司 「我是要让世界回归天空的人！成为救世主的人！操纵圣波的人」

彩名 「是吗……回归……天空……那个天空的名字是……」

卓司 「世界的极限……最尽头的天空……终之空」

彩名 「这样啊……到达终之空啊……」

卓司 「无限导致有限……有限又导致无限……循环旋转的衔尾蛇」

卓司 「循环性……永恒轮回……永续性……永恒……圆运动……死和再生……破坏和创造……宇宙的根源……无限性……不老不死……完全性……全知全能……」

彩名 「呼～……很难的样子……」

卓司 「耶梦加得就要觉醒了！口衔尾、包裹着凡间米德加的……巨蛇的觉醒！」

卓司 「就要来临了！」

卓司 「所以必须回归天空！」

彩名 「呵呵呵……那真是太好了」

彩名 「间宫君，你总算是认可自己的生存价值了啊」

卓司 「什么」

卓司 「才不是那种低俗的概念」

彩名 「呵呵呵呵，也是」

彩名 「水上由岐……」

彩名 「悠木皆守……」

卓司 「呜!？」

卓司 「怎么会说起那两个人!」

彩名 「呵呵」

彩名 「时至今日……你还会对这两人的名字有反应……还在意着呢……」

卓司 「为，为什么我必须在意那两人的事……我才没有……」

彩名 「那两人……有着与间宫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看上去也完全不一样」

彩名 「每个人各不相同……做着不同的事……但终究都是一样的……」

彩名 「虽然灵魂被分成三份，但终究只是同一个人……」

彩名 「创造，协调…和破坏……」

彩名 「虽然性质各有不同……但归根结底，还是同一个人……」

彩名 「指名之人……诉说之人……还有消逝之人……」

彩名 「悠木皆守君……他说过……」

卓司 「说过？说了什么？」

彩名 「在哭泣……」

卓司 「诶？」

彩名 「无法阻止……在哭泣的婴儿的哭声……」

彩名 「然后，做不到的事……或者说无法阻止人类持有的原罪……正因如此才会善生善意……」

彩名 「人类所谓的活下去……也是以原罪为形态的善意……」

彩名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满的……」

彩名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希望构成的……」

卓司 「希望……」

彩名 「对，活着就是希望……」

彩名 「但是……」

彩名 「对间宫君来说，这已经不需要了呢……因为原本是要由悠木君来做的事，你却想代替他的职责……」

彩名 「诸神的职责被篡改……破坏者变成了创造者……创造者变成了协调者……各自的使命被逐渐改变……」

彩名 「破坏者……已失去破坏的权利……因为，创造者要结束一切……」

彩名 「再生之后……司掌协调的神束手无策……创造者，也放弃作为再生者的职责……」

彩名 「准备破坏自己创造的世界……」

彩名 「破坏者在诉说希望……」

彩名 「创造者在诉说绝望……」

彩名 「调停者陷入彷徨……原地驻足……」

彩名 「站在原地……凝视世界的终结……」

彩名 「已经开始的轮回……那个轮回已经停不下来了……」

彩名 「人最后悔困惑的是……无限和有限……还有轮回和停止……」

卓司 「闭嘴！闭嘴！你的胡言乱语我听够了！」

卓司 「我是将会到达终之空的人！」

卓司 「再说一次！我是将会到达终之空的人！」

卓司 「再说一次！我是预定将会回归终之空的人！」

卓司 「再说一次！我最讨厌你了！」

卓司 「我，是预定要回归预言的人，要抵达完全的世界」

彩名 「……今天……已经是18号了……离最后的天空不远了……」

卓司 「是的……最尽头的天空……最后的天空……世界的极限临近了……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就能看到世界的极限了……」

卓司 「就快到20号了……不，在那之前有必须结束的事……必须让一切回归天空……一切……」

卓司 「在方舟里集合的……所有的人……要让所有人回归天空……」

卓司 「快了……尽头就在那里……天空的极限就在那里……境界线……世界的最后……终之空就要来了……是的……你看」

卓司 「你看……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巨大……看起来是那么的巨大……」

皆守 「呜！？」

怎么回事……。

天空……看起来好诡异……。

这就是……间宫卓司所说的……。

卓司 「极限的彼岸……极限是门……是的……是门……门的对面…是海……深不见底的海……」

卓司 「你看，那就是世界的极限……最尽头的天空……」

彩名 「真的呢……」

卓司 「终于，来到这片终之空了……距离世界的尽头只差几毫米……」

卓司 「现在亦无妨……立刻飞出去亦无妨……」

彩名 「那么……为什么还没有动手呢？」

卓司 「……还不能这么做……还不能这么做……还不能这么做……因为，在这里还有必须做的事？」

皆守 「呜！」

是啊……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不只是我……还有间宫卓司……。

对……这就是答案……。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大声说道。

皆守 「间宫卓司！」

卓司 「诶？这个声音？？呜……」

卓司 「你……从什么开始在那里的……」

皆守 「一直在……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这里……就算你成了救世主，也不至于忘记我了吧……」

卓司 「悠木皆守……」

皆守 「啊、正是我，悠木。正是你唯一畏惧的……悠木皆守大人……」

卓司 「……呼……你在说什么啊？许久未见，感觉你性格变了嘛……不是应该更酷一点或者更DQN一点么……」

皆守 「是啊……嘛，发生许多事……原本我就是这种角色，只是忍耐着而已……」

卓司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皆守 「你在说什么啊，因为你没有给我最后一下，你也隐约察觉到了吧？」

卓司 「隐约察觉到？察觉到什么？」

皆守 「你注定会被我消灭的命运……」

卓司 「……噗！？」

卓司 「你在说什么啊……消灭？身为救世主的我会输给一个DQN吗？」

卓司 「啊哈哈哈哈……那还真是跑错片场了啊？」

皆守 「跑错片场？」

卓司 「嗯，正是。正是。因为我认识的你，应该是更低俗的白痴……比起说话，更喜欢使用肉体语言吧？」

卓司 「啊啊、你是白痴，所以说不定不知道肉体语言指的就是暴力哦……」

卓司 「在这认知的终极之地……终之空下……为什么我非得和你这种俗人打交道呢？」

卓司 「到今天为止，我在这里……遇见了白莉露露……还有父神……以及黑莉露露的化身音无彩名……我与这些认知外的存在……形而上的存在相遇……」

卓司 「但为什么你也会出现在这？」

卓司 「你这种形而下的家伙……简直就是在“尼伯龙根的指环”里，“森石松”突然冒了出来，然后说“吃寿司吧”一样的跑错片场啊……」

皆守 「嚯……是吗，但我不是有说过吗？」

皆守 「我和你的战斗，只会以一方的消灭而告终……你以为那种程度的打击就能结束了吗？」

卓司 「嘛，差不多吧……」

皆守 「嚯……我还真是给看扁了啊……」

卓司 「你说什么呢，一直藏到现在的家伙，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皆守 「藏起来？你真是白痴啊……」

不是你这家伙把我消去的吗……。

这样跟他说也没用……。

卓司 「嘛、你这应该叫做等到最后关头出现对吧？你难道去修行了吗？」

皆守 「是啊……」

卓司 「好了……你打算在这个最后的舞台上表演一下吗？」

皆守 「啊啊……是啊……我努力了」

卓司 「努力？努力什么了？」

皆守 「为了把你这家伙消灭的……努力」

卓司 「为了将我消灭的努力？」

皆守 「啊啊，没错……救世主大人不需要的三大原则……努力，根性，大根性」

卓司 「还真是性格大变啊……你这么古典囃QN的吗？」

皆守 「嘛，至今我都没有拿出真本事啊……一直隐藏的实力……但这次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来杀你了……」

卓司 「我有个简单的疑问啊……为什么你就这么想消灭我呢？」

皆守 「咕咕咕咕……为什么？真是愚蠢的问题啊间宫卓司」

卓司 「愚蠢？我是否可以认为，你被黑色波动侵害了……那样想应该不要紧吧？」

皆守 「黑色波动？还真是又找来了新妄想啊……之前见面的时候，还没说这种话的？」

卓司 「找来了？你到底有多脑残啊……不是找来。而是知道了真相」

皆守 「真拿你没办法，无所谓的妄想一个接着一个，还搞得煞有介事……」

卓司 「妄想？呼呼呼……在毫无智慧的你听来，想必一切都是妄想吧……」

皆守 「妄想啊……就像哥白尼的地动说曾被说成是妄想一样吗？」

卓司 「你这不是很明白吗……」

皆守 「尽管在很久以前……菲洛劳斯就提出宇宙的中心是火，包括地球和太阳的所有天体都在围绕着它旋转……」

皆守 「但大家却认为地球是中心，宇宙围着它旋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卓司 「什么……」

皆守 「因为答案先于事实而存在……。因为先有答案才用现实去生搬硬套……」

皆守 「世界的中心就在此处。这是大前提……因此绝对无法承认，事实是自己的世界不过是围绕某种东西旋转的一个普通天体……」

皆守 「答案先于事实……从答案中强行拼凑事实……这样一来，对现实的认知当然会被扭曲……」

皆守 「自己想得到的答案与现实吻合这种事情要多少有多少啊……」

皆守 「尽管如此，也想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自己转……世界上只有自己是特别的存在……」

皆守 「呐，间宫……你想这么相信对吧？已经被定下的答案……并且你不想承认……这个现实……」

皆守 「你既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特别的存在，更不是母亲所期待的救世主大人」

卓司 「悠木！」

来自正面的直拳……

那个轨道我完全看穿了。

特别是那家伙的怒火……还有粗心大意，很容易让我判断出轨迹。

能看清攻击的话……就没有问题。

之后只需要强烈地保持自我就行。

卓司

「？」

对手的脸穿过我身体侧面附近。

但是，我的手臂已经抓住了间宫。

就这样一口气低下腰。

就这样向下……成为完全的垂直状……。

下一个瞬间。

对手的身体被高高地抬了起来。

卓司

「咕……哈啊」

攻击有效。

手臂被固定住的情况下，在破坏手臂关节的同时将他砸到了水泥地板上。

卓司

「啊……脱臼？」

皆守

「如何啊？知晓一切招数的救世主大人，不可能没见过这招吧？」

卓司

「刚，刚才那是什么……知晓一切武术的我竟然完全不认识这种招数……」

皆守

「不会有我不认识的招数……只是我忘了……」

卓司

「……咕……啊……」

皆守

「……看来是认真地来了啊……」

卓司

「认……真……？」

皆守

「嗯……是啊……」

皆守

「我曾经认为，我只是为了消灭你而诞生的……作为否定自我，消灭自己的道具……」

皆守

「我以为自己是被制造出来的」

卓司

「你，你在说什么……」

皆守

「我是破坏者……为了结束一切而存在……破坏秩序的世界，然后……产生新的秩序，这就是我的职责……」

皆守

「我本应该就是为了这个而存在的……」

卓司 「？」

皆守 「你感到害怕了吗？不想承认了吗？」

卓司 「你，你到底在说什么」

皆守 「你问我在说什么？」

皆守 「白痴啊你！我说的当然是羽咲啊！」

卓司 「你、你在说什么？」

皆守 「呼……没想到……都已到最后了，你仍是听不见吗……」

皆守 「那家伙的名字是……啊啊，是啊……你这家伙通过将羽咲忘掉将羽咲当做不存在……想用这种手段来保护羽咲吧……」

皆守 「关于这件事，我还是蛮佩服你的……无论你怎么发疯……还是把羽咲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

卓司 「你说什么呢？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皆守 「直到最后也传达不到你耳中吗……那家伙的名字……」

皆守 「那些对你来说一直很不利的话，你都只会将其扭曲或是直接消除掉……」

皆守 「尤其是……你尽可能地消去或是大幅度修改关于羽咲的认知，这样生活到现在……」

皆守 「将羽咲的存在……用尽一切手段消除，替换，装作没看见……这需要勇气啊……你也算拿出勇气了吧……」

卓司 「到、到底在说什么……你这家伙……从刚才起就一直没说重要的部分！别把话藏起来啊！」

皆守 「把话藏起来的是你！」

皆守 「但是，关于被你藏起来的人……关于羽咲的一切，没有托付给水上由岐，也没有托付给你，而是托付给注定会消失的我！给我记住！」

卓司 「你这家伙……疯了吗？」

皆守 「疯了？咕咕咕咕……都事到如今了……此时此刻，不，这个世界中没有不疯的人啊！」

皆守 「好好记住吧……你所居住的世界。你所知道的世界。你所制造出来的世界中只有疯狂！」

卓司 「咕……」

卓司 「啊……」

连受身都做不到……间宫只能勉强强地……大幅度回转脑袋，总算是成功分散了冲击…。

还真是难缠啊……。

卓司 「嘎……啊啊啊……」

皆守 「如何？视野很模糊对吧……」

卓司 「嘎……啊啊……」

皆守 「我没有学会什么新的技巧……只是你在这妄想的时候，我拼命练习到了要尿血的地步，才体会到的新境界……」

卓司 「啊……啊呜……」

皆守 「这里就是妄想的极限……」

皆守 「你的妄想……就由这里的现实来终结吧……」

卓司 「终，终……结」

皆守 「跟那个时候反过来了啊……」

皆守 「那时是我背靠栅栏……你俯视着我……」

皆守 「但现在却正相反……被打得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人是你……间宫」

卓司 「我……倒在地上……」

皆守 「没错……一切都要结束了……」

皆守 「让我在这了结你吧……间宫卓司……」

卓司 「……什么？」

皆守 「这里是终之空的下面吧……这不刚好吗……」

皆守 「跟我们的终结很相称不是吗……」

卓司 「我们的？终结？」

皆守 「啊啊……就这样结束吧……在这里……不会把其他人卷进来……」

皆守 「别让大家陪着你的世界毁灭妄想一起死……和你的世界一同完蛋的，有我和那家伙就够了……三个人就足够了……」

皆守 「这里，是只对你我而言的，终结的天空……」

皆守 「这里就是终焉之地……」

皆守 「这样也不错吧……卓司……」

这把小刀……为什么总是随身带着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把小刀总是在我口袋里……。

从什么时候开始，谁放在口袋里的……我不清楚。

但是，必须要用这把小刀做出个了解才行……我有这种预感。

皆守 「不会有痛觉的……我会瞄准好心脏的……」

皆守 「我们之间，互相伤害的游戏，已经够了……」

「不行！绝对不行！」

皆守 「!？」

有谁的声音……。

这个声音很熟悉……这个声音是……。

羽咲 「不，不行啊……皆守哥哥……做这种事……」

皆守 「……为什么跟过来了……」

木村 「啊哈哈……抱歉……」

皆守 「木村……你这家伙……」

皆守 「切……忘记把门锁上了啊……要是锁上的话即便你跟在我后面也是进不来的……」

羽咲 「不行啊……皆守哥哥……我，我绝对不允许你那样做……」

皆守 「羽咲……」

在羽咲的眼中看来是我自己准备将刀子刺进胸膛里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从现在开始是要将刀子刺进自己身体里的。

羽咲 「不能做那种事……早知如此把你五花大绑关起来就好了……」

皆守 「所以啊……那确实也是一种手段没错……」

皆守 「呜?!」

卓司 「悠木!!」

这个变化羽咲是看不到的。

但是，间宫卓司夺走了我手中的刀子。

那把刀子现在是掌握在间宫卓司的意志之中……。

不好……。

这个刀子已经是属于间宫卓司的了。

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瞬间。

皆守 「呜……」

卓司 「心脏……是这个位置吧……你的心脏……」

羽咲 「不要啊啊啊啊!!!!!!」

羽咲 「不要啊、皆守哥哥!! 不要死啊!!!!!!」

皆守 「……在最后的关头失手了啊……」

卓司 「失手了？你在说什么啊……这是必然的结果……是预定和谐啊……」

刀子毫无疑问是刺在身体上的……就是说，无论是间宫卓司还是我……胸膛上都插着刀子。

从这个触感来看……不只有我，间宫卓司也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

刀子刺在胸膛上，刺得很深。

皆守 「预定……协调吗……」

皆守 「原来如此……看来不管怎样对于你来说……我都已经毫无任何价值了对吧……」

卓司 「啊，是啊……你终究只是在我成为救世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卓司 「是我必须超越的存在……我确实是小看你了……太小看你了……感谢你告诉了我这一点……」

卓司 「不管是什么时候，救世主都不可以粗心大意……无论对手是多么渺小的存在……都不能粗心大意……」

卓司 「你教会了我这点……谢谢你」

皆守 「……那个……羽咲……对不起……」

皆守 「看来我……没能遵守约定……要死在这了……」

皆守 「呼……我没能为你做点什么啊……羽咲……呐……」

羽咲 「皆守哥哥……」

羽咲 「没有那回事……真的……所以，皆守哥……」

皆守 「竟然被这家伙打倒了……真是没办法啊……」

皆守 「真是没办法啊……呐……」

皆守 「这也是现实吗……」

皆守 「那就接受吧……」

卓司 「啊啊、接受吧……这就是现实……」

卓司 「我是救世主，要让世界回归天空……这就是现实……」

皆守 「这样啊……那还真是辛苦你了……」

皆守 「哈哈……早知如此……把最后的时间……用在其他地方就好了……」

皆守 「多陪陪她就好了……」

皆守 「哈哈哈哈……真是没用的哥哥啊……我……」

皆守 「没有任何改变啊……我……」

皆守 「好了……该道别了……间宫卓司……恭喜……是你赢了……」

皆守 「并且……是我输了……」
 羽咲 「……………呜……………呜……………」
 羽咲 「皆守哥哥……不要走……」
 皆守 「笨蛋……不要接近我……很危险的……」
 皆守 「这个身体要变成间宫卓司的东西了……我即将消失……」
 羽咲 「皆守哥哥怎么可能会消失呢！因为」
 皆守 「是啊……真不想消失呢……」
 皆守 「我还想继续跟羽咲待在一起啊……」
 羽咲 「是啊……所以皆守哥哥。一起，一起回去吧。回去我们的家里……」

皆守 「是啊……确实是那样约定好的啊……」
 羽咲 「嗯，对啊……」
 皆守 「一起，今后也一直在一起……说更多的话……」
 羽咲 「嗯……说更多更多的话……约定好了的……我，还完全没说够哦……想继续跟皆守哥哥说话……」

皆守 「完全……没说够吗……」
 是啊……能说更多，更多的话就好了……。
 老是注视着无所谓的东西……却没有正视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会消失，我注定会消失，所以基本上是不跟羽咲在一起制造什么回忆……。
 想一下就能够明白的……我的想法是有多么幼稚……。
 人总有一天会消失……并不只有我……。
 即便是总有一天会消失……但每份回忆都是很珍贵的……。
 所以……

皆守 「继续……说点话吧……」
 羽咲 「嗯、我、我啊。昨天晚上。看到了一株很大的向日葵」
 羽咲 「在夏日的夜空里大大的……黄色的向日葵……非常漂亮，非常大……」
 皆守 「向日葵……」
 不知为何……我好像看到了在夜空中挺立着的向日葵……。
 只有一瞬间……
 那株向日葵……

好像在某个地方……

羽咲 「嗯、已经是夏天了呀……完全是夏天了啊……」

羽咲 「学校也差不多快放暑假了……我想着今年应该跟皆守哥哥去哪里玩……才好呢……」

皆守 「夏天吗……」

羽咲 「嗯……一直，都想一起去个什么地方……所以想着今年的夏天一定要去……」

羽咲 「因为今年的夏天跟皆守哥哥再一次和好了……」

羽咲 「所以啊，暑假……一起回那个村子里吧……」

皆守 「那个村子？」

羽咲 「嗯……回那个村子里……以前跟哥哥一起生活过的……」

皆守 「那个……」

向日葵……。

跟羽咲一起……。

是啊……。

我是哥哥啊……。

要是……能再多当当她的哥哥就好了……。

咦……，

刚才的……，

那个是……那片风景……，

是吗……那片风景……，

我也是知道的啊……，

在坡道途中的向日葵……。

皆守 「为什么会忘掉了呢……是吗……我们也曾那样在一起……」

羽咲 「嗯，暑假……我们再回那个村子吧……」

皆守 「暑……假……吗」

羽咲 「嗯，皆守哥哥」

皆守 「嗯……好啊……」

皆守 「暑……假……吗」

蔚蓝的天空和向日葵。

漂浮着大大的云朵……，

羽咲戴着大大的帽子……，

然后，跟我走在一起……，
走着，走着……，
为了……，
两人一起……，
爬上那个坡道……，
因为……那个坡道的前方
有很漂亮的景色……。

To Be Continued.

第五章

Which Dreamed It

兄与妹

世界是独立于我的意志的。
即使我们所希望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
这也只能说是命运的恩惠吧
为什么意志和世界之间没有关联
因为不存在保证这件事的逻辑关联。

《逻辑哲学论》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自从双胞胎的哥哥过世起，已经过了多久了呢……。
从那时起，我的时间就全部停止了。
所以，我一直保存着那个布偶。
在那以后的我只是个影子……而这个布偶才是我……
这样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只要现在的我消失掉就行了……。
那两个人却救了这样的我。
一个是由岐姐……。
她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带着皆守哥……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水上由岐姐姐……温柔的姐姐。
曾经非常喜欢皆守哥的人……，

Master 「咦？好早啊」

羽咲 「啊，早上好」

Master 「今天那孩子呢？」

羽咲 「早上是皆守哥」

Master 「这样啊，是皆守啊……」

羽咲 「是的，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Master 「那孩子也真是的……从以前开始就有那种毛病……」

羽咲 「是的，嘛，不过这也很像皆守哥的作风呢」

Master 「呼……那孩子……还没有治好吗……」

羽咲 「啊哈哈……单凭医院的话……」

Master 「那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啦……」

Master 「所以由岐来了……由岐是为了帮助皆守……」

羽咲 「Master……」

Master 「诅咒……那是诅咒啊……」

Master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PTSD而丧失了心智……」

Master 「他在我的弟子里也有着最为……」

Master 「最为坚强的心……就算发生了那样的事件……也不可能丢下小羽咲……也不可能就那样逃避……」

羽咲 「是诅咒……吗……」

Master 「所以……由岐来了……」

Master 「因为那孩子……可以和皆守一起战斗……」

羽咲 「同诅咒……战斗吗……」

Master 「不管那是唤魂之村里巫女的诅咒也好……救世主的诅咒也罢……只要他们两个人一起的话，就一定可以将其战胜……」

羽咲 「……对」

诅咒。

唤魂之村里的诅咒

沢衣村……特别是间宫道场的人都是这样相信的。

医生说是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所谓的PTSD。

因为那个事件而引起的精神创伤……。

这就是，哥哥疯掉了的理由……。

不管是死者的诅咒也好。

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好。

我无从得知真相……。

但是，我有一个愿望……。

羽咲 「皆守哥……他会回来的吧」

Master 「那是当然的……否则，我要是碰到名叫神的家伙，一定会揍他个屁滚尿流」

羽咲 「啊哈哈……对」

神……，

用六天时间创造出世界的神。

最后一天休息……。

为什么，神没有用这一天来将这个世界上的苦恼抹去呢……。

为什么，神给了哥哥一个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7月15日

自从皆守哥不见了之后到底过了多久了呢……。

最后见到他是前天吧……。

那时，要是再对他任性点的话就好了……。

因为，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羽咲 「呼……」

我又来到了北校。

想着说不定能见到皆守哥……，

但是在学校看到的哥哥……要么是卓司哥，要么就是我不认识的由岐姐……，

明明一模一样，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我曾听说过，人类是太过于因循守旧的生物……。

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只要一直做下去，只要成为了日常……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样吧……我毫无根据地……

感觉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羽咲 「啊哈哈……明明哪里也找不到那样的依据的……」

以后也可以一直这样……我这么想着。

羽咲 「“因为你是外部人员……不要经常出入”，他这么说过的吧……」

羽咲 「那么就进去看看吧……」

如果做了被皆守哥禁止的事情……说不定就能见到皆守哥了吧……，
我想到了这样的蠢事。

今天，由岐姐在超市买了便当，也没有什么可以送过去的东西了吧
……。

羽咲 「没有找他的理由……该怎么办呢」

我抱紧兔子。

被紧抱着的兔子无力地歪下了头……。

哥哥送给我的时候，比我的身高还要高的兔子布偶，现在已经显得小
多了。

所以……不由得让我觉得只有这只兔子还活在那个童年……。

让我觉得……我是这只人偶所做的梦……是那时的我所做的梦。

就算是傻傻的我也明白，那只不过是一种妄想。

但是……理解和感觉并不总是一致的……。

兔子歪着头……就好像在向我问什么问题一般……。

但是，我却无法听到它的声音……。

明明这孩子一直都在听着我的话……，

羽咲 「!？」

什么……有什么动静……

准确地说……是微弱的声音……。

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空气振动的感觉
……。

羽咲 「!」

木村 「哎？」

羽咲 「你是……什么人……」

木村 「啊，不……那个，怎么说好呢……」

羽咲 「这相机还真是大呢」

木村 「啊，不……我是个风景摄影师啦……」

羽咲 「是这样啊……」

木村 「那么……就失陪了……」

羽咲 「……」

木村 「哎？」

木村 「呀啊啊啊啊」

羽咲 「你拍了照片吧……」

木村 「好痛好痛。连，连你都会武术啊。这啥兄妹啊」

羽咲 「连你？那是什么意思？」

木村 「痛痛。骨，骨头要」

羽咲 「你……莫非连皆守哥？」

木村 「皆守哥？」

羽咲 「啊，不对……卓司哥」

木村 「啊，啊哈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拍了你哥哥的照片了呢？
呀啊啊啊啊啊好痛好痛」

羽咲 「我说啊……既然你都说漏嘴说出兄妹什么的了，还觉得用这种借口就能逃脱吗……」

木村 「唏、唏……抱歉，那个……不过您能不能先松开一点？」

羽咲 「才不要呢……你在四处打探哥哥的事情吧……这种人……不折断一根胳膊的话就太危险了」

木村 「等等，说出这种话的你才危险吧」

羽咲 「为什么，你要找哥哥？」

木村 「别……我说啊……我是风景摄影家啦……
呀啊啊啊啊啊好痛好痛」

羽咲 「还剩几厘米……要是我把体重压上去的话，你的胳膊会变成怎样你明白吧」

木村 「你，你……长着那么可爱的脸蛋却这么吓人……不愧是卓司君的妹妹……」

羽咲 「废话请省省吧……请告诉我四处打探哥哥的事情的理由」

木村 「那，那个啊。一开始是在采访年轻人的毒品泛滥……」

羽咲 「毒品泛滥？」

木村 「嗯，现在大学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种什么大麻吗……所以呢，有客户问我能不能做个这方面的采访」

羽咲 「为什么……找上哥哥？」

木村 「哎呀……他在这一带不是很有名吗。在这附近采访的时候经常出现他的名字」

羽咲 「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哥哥的名字？」

木村 「听他们说你哥哥勒索毒品……好像连道上的都注意到他了」

木村 「嘛，虽说是一道上的，毒品在大型的o社会组织里基本都是禁止的吧？所以这种部分差不多就是些小混混在搞」

羽咲 「哥哥做了什么吗？」

木村 「哎呀……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从毒品客户那里勒索毒品」

羽咲 「哎？也就是说哥哥吸毒？」

木村 「啊哈哈……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都勒索了那么多的量，到底是怎样的瘾君子啊」

木村 「但是不久就注意到了……这并不是个人用得着的量……说不定是用来贩卖的吧……」

木村 「从那起，我就一直跟踪你的哥哥。把勒索来的毒品拿出去卖，这可以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啊」

羽咲 「然后……哥哥呢？」

木村 「我的期待完全落空了……他不仅没有贩卖，反而把勒索来的毒品全部都扔了」

羽咲 「是这样啊……」

木村 「嗯……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呢……我认为那风险太大，太荒唐了」

羽咲 「……」

木村 「于是……我做了很多调查……有关间宫卓司的过去……」

木村 「然后……发现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白莲华协会……你的母亲过去是属于那里的吧……」

羽咲 「哈，连这都查出来了啊……」

木村 「嗯……在调查过去的新闻时，在一则白莲华协会教祖的女性关系的新闻中发现了你母亲的名字……」

羽咲 「那我就暂且……先打断你的关节……」

木村 「等、等下。我说啊，为什么你们兄妹俩的反应都一样啊。反对暴力！不行！」

羽咲 「因为我们兄妹……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所以我现在就要除掉你这个灾星……」

木村 「哎呀哎呀……等等小姐……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啊……」

羽咲 「你说什么？」

木村 「哎呀，所以说啦。照你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就是危害到自己的怀有恶意的人，要么就是怀有善意而和自己来往的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羽咲 「我可没说得那么极端……」

木村 「哎呀哎呀，请冷静点……的确我拿着这样的相机很可疑……但我一定是招致祸害的人吗？一定是敌人吗？」

羽咲 「我不觉得你是朋友……」

木村 「呀哇……不，不对啦。这个世界啊，不是只有敌人和朋友这么简单东西啦」

羽咲 「你想说什么？」

木村 「最近，这个学校里不断发生奇怪的事情……以你的哥哥为中心……」

羽咲 「哎？在学校？」

木村 「啊啊……对。你不知道吗？最近几天这个学校的学生已经有两个人死了……」

羽咲 「两个人……死了？」

木村 「嗯，对……短时间内连续死了两人……」

木村 「一个是城山翼……北校的三年级男生。采访时多次在街上的毒品交易现场发现他……他好像还挺喜欢在晚上游荡，经常泡在俱乐部里……」

羽咲 「那位怎么了么？」

木村 「他啊，死了哦。正好是五天前吧？我想大概是吸毒时发生了意外。好像是在天台上做引体向上然后掉下来了」

羽咲 「另一个呢？」

木村 「高岛柘榴」

羽咲 「哎？高、高岛柘榴不是那个……」

木村 「对，好像和你的哥哥比较熟……我曾经好几次确认到他们在一起哦」

羽咲 「高岛同学为什么？是事故吗？」

木村 「不，不是的哦。你没看新闻什么的吗？」

羽咲 「我很少看电视……」

木村 「因为是相当轰动的事件，电视上都报道了哦……似乎是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从杉之宫站附近的高层住宅上跳了下来……」

羽咲 「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就说是自杀吗？」

木村 「谁知道呢，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十有八九是自杀吧……电视上说这应该是网上的自杀志愿者网站搞出来的」

羽咲 「自杀志愿者网站？」

木村 「啊，哎呀，她们，在那以前几乎都不认识。于是就有人猜测是不是通过那种东西」

木村 「在我调查的范围内，她们并没有在某个自杀志愿者网站上发帖的痕迹」

木村 「我想……大概……不是自杀志愿之类的吧……」

羽咲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木村 「不光是我一个人哦……一部分的网民也察觉到了……高岛同学她们的死并不是单纯的自杀志愿者的聚会……」

羽咲 「一部分的网民？」

木村 「啊啊……虽然好像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有很多人进行了人肉搜索哦」

羽咲 「人肉搜索？」

木村 「啊啊，就是说闲得发慌的网民针对这次的事件进行了调查……」

木村 「不过，人肉搜索的人遇到了瓶颈。某个部分无法调查……」

羽咲 「某个部分，是指什么？」

木村 「围绕着某个网站，猜测满天飞……」

木村 「也就是所谓的学校的里论坛啊」

羽咲 「里论坛？」

木村 「嗯……嘛，就是学校非公认的网络论坛的意思啦……」

木村 「成为话题的北校里论坛因为是会员制，所以无法轻易见到」

羽咲 「那个……互联网的事情我不太了解，所以不是太明白……」

木村 「论坛本身，需要管理者的认证……这个管理人的防御看起来还挺坚固的」

木村 「首先，外部人员想要查看这个网站都相当困难，并且进去之后还处在管理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一经发现有可疑的举动就会被迅速禁止浏览……」

木村 「实际上，大型论坛的网友中，也有看到过内部帖子的人们或是复制，或是保存了页面……」

羽咲 「那，那个……专业术语我不是太明白……」

木村 「啊，抱歉。与其说是专业术语，不如说是网络用语……总之，在某些网上这个炒得很火……说是这个事情要发展成大事件……」

羽咲 「发展成大事件……吗……」

木村 「嗯，有人说，北校的城山翼的死……还有高岛柘榴、海老须川校的筑川宇佐美、圣之川女子校的瑞绪亚由美三人的死，只不过是开始吧……」

羽咲 「开始……然后呢……」

木村 「其中心毫无疑问就是你的哥哥……」

羽咲 「……」

木村 「你应该知道今年夏天的一个预言吧？」

羽咲 「……」

羽咲 「世界的末日将要来临……一切都将回归天空的日子……」

木村 「好像玛雅遗迹上刻着的日期就相当于2012年左右……嘛虽然那个好像是12月」

木村 「但是，预言是今年7月20日的人也有好几个……」

木村 「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宗教白莲华协会的教祖」

羽咲 「但是，那个教祖已经推翻了自己的预言……好像说他凭自己的奇迹避免了这场灾难……」

木村 「呵呵呵……知道得挺清楚的嘛……白莲华协会的教祖实际上已经撤回了预言……那是距今七年前左右的事情……」

木村 「但是，深信着这个预言的人也是有的……」

羽咲 「……你想说什么？」

木村 「你的妈妈……噢不，是原本的妈妈吧？好像离婚了来着？旧姓好像是佐奈实」

羽咲 「……母亲才没有离婚！是因为父亲去世了！现在还是间宫琴美！」

木村 「啊，是这样啊……」

木村 「但是……你妈妈现在还坚信……网上还有另一个话题网站哦」

羽咲 「……是母亲搞的网站吧……」

木村 「对，根据Web Bot Project的预言……那上面现在还写着世界的终结是2012年7月20日」

木村 「尽管白莲华协会已经否定了，她现在仍深信着世界的终结」

羽咲 「哼……调查得挺清楚的呢」

木村 「好痛好痛」

木村 「等、等一下。就算现在把我揍一顿，也总有一天会有人查出此事的真相」

木村 「那将不仅只是网民，像我一样的记者也会出动……」

木村 「警察也是，要是接下来再发生什么的话，他们必然会出动的」

木村 「因为运营使用Web Bot Project的预言网站的，是原白莲华协会教祖的情人！」

木村 「并且，她的孩子，间宫卓司就是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的可能很高」

木村 「咕唔……」

羽咲 「哎？」

Master 「……真是的，大众媒体还真是下流的没边了……」

羽咲 「Master……」

Master 「没关系的……我可没有杀他。只是请他稍微睡一会儿……在这里说话也不方便，去我的店里吧」

羽咲 「哈，哈……」

Master背起了自称记者的人，就这样搬着他走了出去……。

Master 「嗯……这孩子干啥的？」

羽咲 「好像是记者」

Master 「记者啊……那么……怎么办好呢？」

羽咲 「因为Master你老是对皆守哥性骚扰……要不换这个人来发泄你的欲求不满怎样……」

木村 「哎？哎哎？等？什么？」

羽咲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Master把晕过去的记者背到店里之后立刻就让他复活了……真是收放自如啊……这个人……

Master 「嗯……虽然不大对我的口味……

不过我可是童贞杀手，所以稍微有点兴趣……」

木村 「啊，不要……我不是童贞啦……虽然……只跟青楼女子做过……」

Master 「啊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啊」

木村 「啊哈哈，就、就是说嘛」

Master 「我是在说菊花的处女膜哦……夺去异性恋的初夜是我的最爱」

木村 「慢、等、等一下。我在店里曾经被姑娘用手指插过所以不是处啦」

Master 「啊哈哈哈哈，被女孩的手指插过也还是处哦。菊花要被那话儿插过才算是第一次嘛」

木村 「唏、唏唏唏唏唏」

羽咲 「那、那个……我、我觉得有些太下流了」

- Master 「哎呀对不起了……
嗯？木村先生是记者啊」
- 木村 「哎？怎、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 Master 「岂止是名字，住址、电话号码我都知道哦。因为我已经把你身上的东西全调查过了」
- 木村 「怎、怎么这样……」
- Master 「……顺便问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扛着一个这么大的相机……这不是太显眼了么……」
- 木村 「啊，那个不行。刚刚修理好拿回来的」
- Master 「嗯……那么，关于刚才的话题」
- 木村 「刚才的话题是指？」
- Master 「关于北校发生的事件在很多地方炒开了锅的话题」
- 木村 「那是当然，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了嘛」
- Master 「那么多事情啊……」
- 羽咲 「好像哥哥认识的人死掉了两个……」
- 羽咲 「还有……妈妈的网站……」
- Master 「你妈妈的网站……那个不是完全没更新了么？」
- 羽咲 「嗯，妈妈从那天开始只是一直坐在电脑前……应该没有进行更新过……」
- 木村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确网上盛传的那个网站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 Master 「为什么那个会被人传起来」
- 木村 「据说好像会自动运行……而且预言都应验了……」
- Master 「是吗？」
- 羽咲 「哎呀……那东西是那样的吗……好像的确是有个程序……」
- 木村 「哎？果然是用程序猜中的吗？」
- 羽咲 「与其说是猜中……」
- 木村 「是程序写下那个预言的吧？」
- 羽咲 「啊，不是啦……据由岐姐所说，那个只是把互联网上引起轰动的言论，事后若无其事地当作预言写上去而已……」
- 木村 「哎？那是什么意思？」
- 羽咲 「好像就是事后诸葛亮地写上预言」

木村 「这不是完全是乱来吗」

羽咲 「现在好像还是什么beta版……只是将互联网上“成为话题的言论”姑且当作是预言写上去的阶段」

木村 「这完全就不是预言吧」

羽咲 「那个……照她所说……从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算起，写出预言的时间在逐渐缩短……最终就能在引发骚动之前写出来」

木村 「真能那样才有鬼了啊」

羽咲 「是这样吗……但是，一开始好像要用好几天，现在好像只用几秒就能写出预言了」

羽咲 「所以，她说再过一阵子就能超越未来了」

木村 「不可能超越啦……」

Master 「那不也是挺了不起的系统吗？」

羽咲 「是的，由岐姐经常摆弄那个来打发时间……所以，再过一阵子就能超越未来了」

木村 「所以说……不是那个问题啦……」

木村 「我在网上调查过Web Bot Project，应该是个更了不起的东西的」

羽咲 「啊啊，好像由岐姐说过」

羽咲 「Web Bot Project就是一种灵异现象，那种事情怎么可能」

羽咲 「她说，这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理论……错误的理论……总之就是灵异现象……」

Master 「呵……挺像孩子的作风呢……」

Master 「明明很瞧不起这种东西，却因为好玩而去接触……」

Master 「那么……也就是说，这次的事件由岐也造成了一部分的原因啊……」

羽咲 「啊哈哈……好像是呢……现在去删掉它比较好吧……」

木村 「不，我觉得还是不要删掉比较好……删了的话就只剩下了“预言命中了”的事实了」

木村 「既然是事后诸葛亮的预言，那么这个花招露馅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Master 「原来如此……的确如果现在删掉的话，就无法证明那只是个骗局了……」

木村 「网上的舆论呢……对于问题事例的真伪，只要有一次拿出决定性的证据，就会简单地定下基调……」

Master 「反言之，如果是没有确证的事例，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争论……」

木村 「当然，网上的大部分人都只是觉得有趣，预言什么的并没有相信……」

木村 「只是，这几天那个Web Bot Project完全没有动作……」

木村 「反而……由Web Bot Project引起的谣言，在网上迅速流传……所以，如果那个系统将“成为话题的言论”当作预言写上去的话……」

Master 「没有添加新的预言的必要……」

木村 「如果发生了其他什么话题性的事件，说不定事情又会不一样了……」

羽咲 「先不说这个……所谓的灵异现象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不是太明白……」

Master 「那个啊……」

羽咲 「哎？怎、怎么会，但、但是……」

木村 「什么啊，大叔乱教一通……告诉女孩子灵异现象是什么会让她脸红，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啊」

Master 「什么啊，你怎么知道我是在乱教一通……还是说想让我把你的嘴巴弄得乱七八糟……」

木村 「啊，不，我胡说的。啊哈哈」

羽咲 「不管怎样，由岐姐说，现在这个还在无法作出预言的状态」

木村 「不过……暂时还没露馅真是了不起啊……数秒间就把预言写上去，这个还真难以置信……」

Master 「嗯，先不说这个，最近和北校有关的事件在网上引起了怎样的谣言？」

木村 「“Web Bot Project预言今年的7月20日将成为惨事的最高峰……北校的少女们为了逃避这场灾难而自杀……”」

羽咲 「为了逃避而自杀吗？」

Master 「不管怎样都会死的话，也犯不着自杀了吧？」

木村 「谁知道……关于那件事啊……据说只是那些少女们提及了7月20日世界灭亡」

羽咲 「是这样吗……那个人……」

Master 「那个自杀的女孩子……小羽咲认识吗？」

羽咲 「啊，不是……也谈不上认识……只是有一次看到她和皆守哥还有由岐姐在一起……」

木村 「……听了很多次了，这个皆守哥是谁？」

Master 「你很烦啊……你没有提问的权利吧……」

木村 「你的哥哥不是只有卓司君吗……」

羽咲 「……哥哥又不是只有卓司哥一个……」

木村 「这是……什么意思？」

Master 「我说你很烦啊……」

木村 「呀」

羽咲 「那么，互联网上哥哥自己也已经成为话题人物了吧？」

木村 「嗯……虽然还没有出现名字……不过已经有谣言说北校里正在发生很不得了的事情……」

木村 「以某个男生为中心……就是这种认识吧……不管怎么说，包括我在内，都无缘得见谣言的震源地，北校的里论坛」

羽咲 「那是……卓司哥……」

Master 「……」

Master 「家庭背景到底暴露了多少？」

木村 「不知道……，只是既然我已经注意到了，所以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个直觉敏锐的家伙会注意到的……」

Master 「根据我听说的，网上的世界里只要知道个名字，住址什么的都能找到」

木村 「嘛，差不多是那样吧。虽然不敢说一定可以，但是住址啦电话号码之类的在网上的世界里暴露的可能性我感觉还是有的……」

Master 「现在还没事吧？」

木村 「现状啊……与其说是没事，不如说是还不太轰动，还处在调查情报的阶段……等到各种事情都水落石出了，说不定就会开始电突了」

羽咲 「电突？是说电线的烟囱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吗？」

木村 「啊，这是网络用语。电话突击的简称。就是向企业或者学校里打电话啦」

羽咲 「那是为了什么？」

木村 「嘛，姑且被称作电话突击采访，所以会问些问题吧，不过还是把它当作单纯的骚扰电话比较好吧？」

Master 「比如说打来很多无音电话？」

木村 「啊啊，和那种古典的骚扰电话还是有点不同哦。他是把采访中的对话记录下来，然后上传到网上」

Master 「哈……真是闲得蛋疼啊」

木村 「嘛，本来就是打发时间的」

Master 「为了打发时间而做出这种骚扰别人的事情……这个国家已经只剩下一堆无可救药的人了啊……」

木村 「嘛，虽然也能说是公愤或者义愤什么的……」

羽咲 「但是我们家没有电话哦。应该只通了网线……」

木村 「电突一般来说与其打到住宅，更多的是打到学校吧……」

Master 「那么，现在不是马上就可以打了么？已经知道是发生在北校了吧？」

木村 「所以现在还是在观望。就是所谓的人肉中，应该正在展开种种调查吧」

Master 「那么，间宫的家庭住址暴露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啊……」

木村 「我想也是呢……」

Master 「原来如此……
那么小羽咲」

羽咲 「在」

Master 「从今天起，在这里住吧」

羽咲 「哎？但，但是」

Master 「把必要的东西写出来」

木村 「这可能会好一点……从现在起他们家周围说不定会稍微不太平……」

Master 「对对，那么就让那个叫木村的搬过来吧」

木村 「是说我吗？」

Master 「对啊。如果你不爱惜这台相机的性命的话……倒也无妨？」

木村 「那是我用来为正义而战的尼o单反D3啊」

Master 「哎呀这个相机可以战斗啊？那么用来试砍一下也行吧」

木村 「慢，您别，那可是我的魂啊我的心啊」

Master 「那么这颗心……就让我来射穿吧……用这颗被称为10cm的炸弹的拳头……」

木村 「您别，您是哪里的佣兵拳击手啊？」

羽咲 「洋平是拳击手？」（洋平＝佣兵）

木村 「啊，不是啦，刚才那个是只有大叔才明白的梗啦……要问刚才那一系列梗的笑点在哪里的话……」

Master 「不是大叔，是大姐啦」

木村 「唔呀」

羽咲 「吐槽点是那里吗？」

Master 「还有，最后的是向成原博士致敬」

木村 「你是、狂热粉……丝啊……倒……」

木村 「唏……小、小人回来了……」

Master 「时间花得太多了……」

木村 「这不是可以称得上搬家的程度的行李吗」

Master 「女孩子要留宿，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木村 「只是女孩子的留宿，为什么甚至连整个衣橱都要搬过来啊」

Master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女孩子的内衣怎么能让你这样的男人碰到呢」

木村 「呜哇……就因为这个就要整个衣橱啊」

Master 「理所当然」

羽咲 「啊哈哈……不好意思……」

Master 「那么，楼上的房间是空着的」

羽咲 「没有空着吧，那里只有Master的房间」

Master 「所以就在那个房间里睡吧」

羽咲 「Master呢？」

Master 「我会去情人那里睡的」

木村 「啊哈哈……爱人什么的，太过现实了好恶心呢」

木村 「唔呀」

羽咲 「那个，Master……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店里睡……」

Master 「慢，那可不行哦。怎么能让女孩子睡在这种地方」

羽咲 「是这样吗？里面的沙发足够我睡了」

Master 「说什么啊……根本睡不踏实吧」

羽咲 「才没有那回事呢。睡在那么大的沙发上肯定会睡得很香的……而且」

Master 「而且？」

羽咲 「如果，皆守哥，或者以前的由岐姐过来的话……我想第一个见到……」

Master 「小羽咲……」

羽咲 「我其实，是很想就那样住在间宫家里……但是说实话，一直看着那样的由岐姐很痛苦」

羽咲 「所以呢……实际上，当听到Master说可以让我在这里住下的时候，真的感觉帮大忙了……」

Master 「什么啊……那么一开始告诉我不就好了」

羽咲 「对不起……但是果然感觉还是……太任性了……」

Master 「笨蛋……」

羽咲 「啊……」

Master温柔地抱紧了我……。

Master 「你可是那孩子舍命守护住的孩子啊……是我的孩子哦……」

Master 「皆守也是……现在，那孩子也在守护着他……我是这么坚信着的……」

Master 「我想医生肯定会说不是这样的……大概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不是这样的……」

Master 「但是呢……我坚信着。那个时候，保护了小羽咲的那孩子……现在也在守护着皆守……」

Master 「保护他远离所有的咒缚……所有的亡灵……」

羽咲 「……是」

我也抱住了Master……

父亲死了……母亲成了那副样子……从那时候起，一直作为父亲，同时作为母亲守护着我们兄妹俩的，是水上Master……

这是撒娇吧……。

但是，我……在Master的怀中哭了。

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哭个不停。

7月16日

我不知道眼睛是闭着的，还是睁着……

没有光的世界……。

……

并不是没有光……。

眼睛渐渐地完成聚焦后……我明白了自己处在微妙的光亮中。

羽咲 「……这是……和以往不同的…天花板」

羽咲 「啊……」

我跳了起来确认四周。

啊……对了……原来是这样啊……。

我从昨天开始就睡在店里了呢……。

羽咲 「现在几点了啊……」

平常的话，可以凭借日光的强度大概推测时间……像这么暗的话完全推测不了。

我看了下店里的钟。刚过早上9点……。

酒吧里就算是早上也几乎没有日光射入，很是阴暗。

按照Master的说法，好像是这墙壁和门都厚到就算暴力团过来也会安然无恙……

过去，暴力团们聚集的酒吧，为了应对这类袭击，将店盖成根本不像酒吧的厚重的门和墙壁……

当然这好像是外国故事……

从这点来说……酒吧比起自己家来，的确是安全的场所……

锁上门的话，先不说谁也无法攻进来……甚至从外面都无法窥视到里面的情形。

羽咲 「呼……」

羽咲 「咦？」

刚才，入口好像有声音……敲门声？

不过我觉得这种时候不会有客人过来……

木村 「起来了么？」

羽咲 「……啊」

我站在巨大的门前。

我用稍微有点大的声音回答。

羽咲 「是木村先生吗？」

木村 「嗯，木村，鬼之木村，年度记者之王木村」

羽咲 「什么乱七八糟的……」

木村 「从那以后我又做了不少工作哦，掌握了新的重大情报」

羽咲 「在那之后还在调查吗？」

木村 「嗯，完全没睡哦！很了不起吧！让我进去啊！」

怎么办呢……Master说过在他回来之前谁也不准进来的……

羽咲 「嘛，算了……」

木村 「早上好小羽咲」

羽咲 「真精神呢……」

木村 「因为我没睡哦」

木村 「啊，给我点酒。威士忌!」

羽咲 「明明还没到营业时间……」

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站到柜台后。虽然我平时只会呆在里面的厨房里的……

羽咲 「吃过饭了吗？」

木村 「没吃! 话说回来小羽咲会做饭吗？」

羽咲 「嘛，只在店里打过点下手……」

木村 「哇」

羽咲 「你要吃什么？这是菜单」

木村 「那个……腌芹菜，辣汁直通心粉，玛格丽特披萨，还有……」

羽咲 「那个，腌芹菜没了，还没有进货……」

木村 「那么威士忌，阿多威克的哦……」

就要个，1000年的!」

羽咲 「才没有这种威士忌呢……」

木村 「那么10年的就行了」

木村 「噗啊，小羽咲做的料理真好吃。太美味了」

羽咲 「多谢夸奖」

木村 「还有，再给我来点酒。格兰花格一亿年的!」

羽咲 「没关系吗？你满脸通红哦」

木村 「是因为爱上了你吧？」

羽咲 「……哈」

木村 「啊哈哈哈哈，怎么，听了我的话春心萌动了？沉醉于大人的魅力了吗？」

羽咲 「我觉得喝醉的是木村先生吧……那个，后面」

木村 「后面？」

Master 「为啥木村这家伙进来了啊……」

羽咲 「因为他好像说又调查到了很多新情报……」

Master 「不要上了这种话的当哦……真是太不小心了……」

Master 「那个……」

羽咲 「在干什么呢？偷偷摸摸地……」

Master 「哎？从钱包里把钱掏干净。然后就轮到把他扔到外面去了……」

羽咲 「那种黑店一般的行为不可以啦」

Master 「然后呢？木村的所谓的新重大情报是？」

木村 「很劲爆的哦。会让你重新认识到我是一个记者的」

Master 「啊啊，就算没有那种东西……从恶劣的那一面来说你也是典型的大众媒体了」

木村 「真正的记者啊，就是嘛。Master也是这么觉得的吧？」

Master 「啊啊，我知道啦，那个新情报是？」

木村 「话说呢……昨天盯着网络看的时候看到了个帖子说杉之宫站周边好像发生了什么，于是去了杉之宫」

Master 「然后呢？」

木村 「杉之宫的话，不就是那个发生跳楼事件的公寓么，于是就去监视了……然后看到有两个女孩子过来了」

Master 「唔，然后呢？」

木村 「她们好像捡了什么东西带回去了」

Master 「……这哪里是什么新情报啊」

木村 「首先呢……那两个女孩子，是北校的学生哟」

Master 「所以说……这哪里是什么重大情报啊……」

木村 「那两个人……是名叫赤坂惠和北见聪子的女孩哦」

Master 「然后呢？」

木村 「这两个人，可是一直欺负自杀的高岛柘榴的学生哦」

Master 「你有什么证据才这么说的？」

木村 「话说啊。其实我原来是在做毒品泛滥的采访的。在那过程中出现了好几个北校的学生的名字」

木村 「这两个女生作为相关人员名字出现了好几次，所以之前就调查过她们」

木村 「我查到了，以前曾经发生过疑似是由于被欺负而引发的事故，就是发生在北校C栋」

Master 「唔……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木村 「了不起!」

Master 「什么东西了不起……」

木村 「连这都调查出来的我，太了不起了」

Master 「一点都不了不起……这不是还啥都没弄明白吗」

木村 「你在说什么啊! 谜题可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开的! 是要慢慢地解开的!」

Master 「那么，全部解开了之后再说啊……中间过程什么的我不需要……」

木村 「真、真过分! 我收集情报到这种地步也很不容易啊」

Master 「这不是你的工作吗……」

木村 「就算说是工作，我可根本没有睡啊! 要是是加班的话要按 2 4 小时工作来计算的」

Master 「以不睡觉为荣……你到底有多烦人啊……女孩子可不会喜欢你的哦?」

木村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Master 「以不睡觉为荣的人很烦人可是名言哦。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可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木村 「我是例外啦」

Master 「……怎样的例外啊……」

羽咲 「木村先生有女朋友吗?」

木村 「啊哈哈……为了和小羽咲交往，我现在还是素人童贞啊」

木村 「好痛……」

Master 「你啊，大概过了 3 0 还是素人童贞吧……」

木村 「为什么! 像我这样工作出色，又温柔又幽默的完美男人!」

Master 「那么，为什么都这么大了还是素人童贞啊……」

木村 「这当然是等着和小羽咲……和你的这个邂逅啦」

Master 「去嫖过的人还有脸说……」

木村 「那个……Master，能不能不要老是揍我啊……这是幽默啦……」

Master 「你那表情根本就不是在幽默吧……」

木村 「好过分……」

木村 「小羽咲觉得怎样?」

羽咲 「是，是指什么?」

木村 「说我啦，我的幽默」
羽咲 「哈……很不得了啊……我觉得」
木村 「哎？什么？」
羽咲 「啊，不……就是说看你这样幽默连发，应该是很累了吧……」
木村 「是么？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就是那种太关心别人最后累了自己的那
种类型吧，
啊哈哈哈哈哈」
羽咲 「真、真不得了呢……」
木村 「您觉得这样的我怎么样？当然是作为异性来说」
羽咲 「哈……很不得了的人呢……我觉得」
木村 「哎呀，你很清楚我这个人很不得了啊。我一直都很不得了！」
Master 「……你把不得了的意思理解错了吧……」
木村 「不得了不就是了不起的意思么？先不提这个，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
样？喜不喜欢？」
羽咲 「我们又没熟悉到可以谈得上喜欢……」
木村 「那么从今以后就会逐渐互相熟悉吧？」
Master 「不行哦……小羽咲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羽咲 「哎？」
木村 「哎？真的么？那家伙是谁？」
Master 「那个人啊」
羽咲 「哇、哇、哇哇哇！对了！请快去做今天的采购吧Master」
Master 「哎，那种事情傍晚再说嘛」
羽咲 「那个，我说，木村先生」
木村 「哎？什么事？」
羽咲 「已经关门了！请回去吧」
Master 「明明还没开门呢……」
羽咲 「好啦好啦！请到外面去」
木村 「哇、哇、哇哇哇……」
羽咲 「Master！」
Master 「啊哈哈，抱歉抱歉」
羽咲 「真是的，不要说奇怪的事情啦」
Master 「哎呀，不就是开个玩笑嘛。莫非真有那种人？」

羽咲 「才、才没有……那回事呢」

羽咲 「真是的，我、我去采购了」

Master 「哎？店……还没……」

羽咲 「我出门了」

羽咲 「哈、哈、哈……」

真是的，为什么一大早就发生这种事情……

羽咲 「呼……」

看了下时间……大概11点不到……

说是去采购……仔细一想，采购要去的店从12点开始营业……

羽咲 「怎么办……」

当时一把就把店里的钱包拿了出来……要是什么东西都没买就回去……总觉得跟笨蛋一样。

羽咲 「呼……」

没办法……

这几天，也没去看过……还是去看看情况吧……

白莲花公寓……

我并不是很想来这里。

亲戚们甚至说最好不要接近这里……

但是，我每隔几天就会来这个公寓一次……

抛弃了我的人……

否定了我的存在的人……。

这间公寓里住的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不能抛弃这个人……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家族爱或是博爱什么的……

抛弃了我的人……

现在这个人没有能力了，然后我也抛弃了这个人的话……只能说和这个人是一样的……

我讨厌这个人……

但是我的体内却流着这个人的血……

所以我，不会采取和这个人同样的行动。

我不会抛弃她……

虽然她抛弃了我……但我不会抛弃她。

因为……

羽咲 「皆守哥……就是这么做的……」

皆守哥十分憎恨妈妈……

为了守护我……

但是皆守哥……最后也无法永远憎恨妈妈。

无法弃她而去……

所以……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然后就连现在……

羽咲 「哈哈……皆守哥真卑鄙……」

羽咲 「明明那么口口声声地说要抛弃那个女人……但是最后却无法抛弃妈妈」

羽咲 「既然皆守哥是那样的人……我也是一样的……」

羽咲 「皆守哥……」

木村 「那么？皆守哥是谁？」

羽咲 「嗯？呜呀」

木村 「小羽咲喜欢的对象，就是那个皆守哥吗？是不是那种青梅竹马的哥哥一般的感觉啊？」

木村 「也就是说，小羽咲，憧憬那种有点大人味的哥哥对吧？」

羽咲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木村 「因为担心你嘛…所以追着小羽咲过来了」

羽咲 「那不应该是叫跟踪吗？」

木村 「你说什么啊……这不是担心你会遇到什么不测吗？像小羽咲这样弱小的女子必须要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大哥哥作保镖哦」

羽咲 「是这样啊……木村先生要做我的保镖啊……」

木村 「当然了」

羽咲 「把手伸出来」

木村 「哎？什么？想要牵着手一起走么？还是要看手相？我会看哦」

我握住了木村先生的手。

木村 「嘎～，呀～」

羽咲 「那么……请把我这只手甩开」

木村 「痛、好痛好痛……不、不可能的……很痛啊！放开我啊！」

我叹了口气松开了手。

羽咲 「被我这种没有力气的人抓住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的人，我觉得是不可能守护得了我的……」

木村 「不、不是啦……我是文化系啦，这种体力活不是很擅长啦。啊，但是不睡觉之类的是我的专长哦」

羽咲 「哈……」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人……
我再一次看了看木村先生的脸。
木村先生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

但是，嘛……应该不算是个坏人吧……

还把自己收集到的情报迅速告诉了我了……的确，收集那样的情报应该是很辛苦的工作……

虽然也有想要接近我们来获取情报的一面……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告诉了我们很多并不是必须告诉我们的事情……

就连现在，明明也可以一直跟踪我到最后的，然而最终还是出来了……

而且不管怎么说……

羽咲 「你好像很受Master赏识呢……」

木村 「Master？哎？我没有那种兴趣啦，我对小羽咲是专一的哦」
与其说是不听别人说话……不如说是理解力的问题吧……
但是这个人是记者……理解力那么低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羽咲 「呼……总之，下次请不要不声不响地跟踪我了」

木村 「啊哈哈……抱歉」

羽咲 「呼……既然来到这里了……不如顺便把昨晚我所说的Web Bot Project……就是那个程序给你看看吧？」

木村 「哎？这里有吗？」

羽咲 「是的……因为这里是妈妈的公寓」

木村 「这样啊……名字很厉害呢……直接用了这名字啊」

羽咲 「是的……但是白莲华协会方面发来过“请不要擅自使用名字”之类的……据说是内容证明什么的文件」

木村 「啊，那么和白莲华协会没有关系吗？」

羽咲 「没有关系哦……只是保留了名字而已。现在，只有妈妈住在这里，还有每天过来几次的钟点工」

木村 「你也来了呢」

羽咲 「怎么说也算是女儿……不管形式上怎样……」

羽咲 「请」

木村 「啊哈哈，多谢，多谢……」

木村 「呜哇」

「……」

羽咲 「啊，那是我妈妈……」

木村 「啊，是小羽咲的妈妈吗？那个，我叫木村」

羽咲 「没用的……现在对妈妈说什么她都听不到……」

木村 「听不到？」

羽咲 「是的……」

木村先生探头看着妈妈的脸……

明明是被陌生人盯着看，妈妈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木村先生在妈妈的眼前，做了很多无法形容的表演之后……总算是死心了。

羽咲 「从七年前开始就一直这样……」

木村 「七年前……」

羽咲 「要喝茶吗，木村先生？」

木村 「啊，请不用费心」

羽咲 「那个，冷的乌龙茶和温的绿茶，你要喝哪个呢？」

木村 「啊，哪个方便……就哪个」

羽咲 「你在记笔记吗？」

木村 「啊啊，那当然呢。说起来，七年前发生了什么吗？」

羽咲 「不告诉你」

木村 「哎？为什么？」

羽咲 「记笔记，就是说你要写成报道吧？」

木村 「没有那回事哦。这种事情也要看亲属的心情啦」

羽咲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对别人说……想知道的话，请你随意调查」

木村 「啊哈哈，还真是严格呢。嘛，话说回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羽咲 「木村先生，采访过哥哥……卓司哥哥吧……」

木村 「嗯，嘛，本来只是顺便，但是后来几乎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上面了」

- 羽咲 「木村先生……你是怎么看卓司哥的……？」
- 木村 「怎么是指？」
- 羽咲 「请不要用问题回答问题……就是字面的意思……」
- 木村 「嗯……怎么看啊……很难用一句话形容呢……和他说了好几次话，相机被弄坏了两次……」
- 木村 「老实说，我感觉不到他是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更准确点说是我不愿相信……吧？」
- 木村 「我遇到的间宫卓司……既凶暴，又有种冷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
- 羽咲 「实际上呢？」
- 木村 「……这间公寓有客人来吗？」
- 羽咲 「哎？不，基本没什么人来……怎么突然这么说？」
- 木村 「不是太好形容……但房子在振动……这个数值我想应该是在上楼梯的声音」
- 羽咲 「上楼梯的声音？」
- 木村先生这么说道，指了指一个奇怪的机械。
小型的机械上有一个码盘，前端贴在地面上。
- 羽咲 「这是什么？」
- 木村 「振动监视传感器……不过通常是用来调查机械故障用的……凭借独特的数值变化，在有人侵入建筑物时可以预先知道」
- 羽咲 「有那么高性能吗？」
- 木村 「嘛，这要看建筑物的构造了……这种用轻型钢筋建成的公寓相对来说可以比较正确地辨别出来……」
- 羽咲 「您还真拿着些便利的东西呢……」
- 木村 「我再问一次，这里有客人来吗？」
- 羽咲 「家政人员的话，每天会过来一次……」
- 木村 「那么时间呢？」
- 羽咲 「应该是傍晚以后……」
- 木村 「这个时间有来客的预定吗？」
- 羽咲 「没有……」
- 木村 「可能性呢？」
- 羽咲 「亲戚吧……不过大家都有工作，应该不会在这种工作日过来……」

木村 「……是同业者的跟踪……还是说网民的人肉搜索？」

羽咲 「怎么办呢？」

木村 「我出去看看……」

羽咲 「这不太好吧。如果是亲戚的话怎么说明才好呢」

木村 「但是，如果是危险的家伙的话」

羽咲 「……木村先生你能对付的了吗？」

木村 「嗯嗯……为了小羽咲，我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羽咲 「……请躲起来」

木村 「哎？为什么？按刚才的剧情发展怎么会变成这样？」

羽咲 「不管怎么说，木村先生的话在各种方面来都很危险……总之请先躲起来。这个菜刀请您拿好」

木村 「哇噢……还是柳叶菜刀呢……刺进去的话前端会留在体内的东西」

羽咲 「总之请先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木村 「等、哇」

我姑且先把木村先生推进了壁橱。

羽咲 「然后……」

姑且……看下情况……

我从门上的猫眼观察外面的情况。

看起来并不是站在门前，看不见人影。

话说回来，真有人如木村先生所说，登上了公寓的楼梯吗，这点都很可疑……

没办法，我挂上门锁链，稍微打开了点门，观察外面的情况。

羽咲 「……哎？」

我马上取下了门锁链……

间宫 「啊……」

羽咲 「……」

那里出现的是哥哥的身影……

这个白莲华公寓，只有皆守哥和以前的由岐姐知道。

来到这里的话，就说明他是其中的某一位，我瞬间这么想到……

间宫 「那……那个……」

羽咲 「为、为什么会来这里……」

太过开心而吐出的话语……

但是，在下一瞬间我重新冷静了下来……

现在……眼前的人，没有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确证……

我立刻准备关上门……

在那一瞬间……

间宫 「对、对不起……我、我决不是可疑的人……那、那个……」

羽咲 「现、现在……是谁？」

间宫 「哎？」

羽咲 「是谁？」

间宫 「那、那个，我叫水上……那个……」

羽咲 「水上……由岐……」

由岐姐……

但是从说话的方式来看……并不是那个由岐姐……

是不认识我的由岐姐吧……

但是，那个由岐姐好像是，把我替换成了名为镜和司的角色。

那个由岐姐，应该无法把我当作我来认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羽咲 「啊、啊哈哈……那个，水上由岐……是北校的水上由岐吗？」

间宫 「啊，啊……你怎么会知道？」

果然，这个由岐姐……并不是我所认识的由岐姐……

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并不把我认知成双胞胎姐妹呢……

羽咲 「那、那个……有什么事吗？为什么由岐姐会来这里？」

间宫 「啊，不是……那个……」

羽咲 「……」

他无言以对……总之，现在眼前的由岐姐无疑就是我不认识的由岐姐
……

羽咲 「要进来吗？」

间宫 「哎？」

羽咲 「要进家里……来吗？」

屋里有妈妈和木村先生在。

木村先生躲起来了所以没问题。

也没有把妈妈藏起来的必要……不仅如此，说不定可以凭借眼前的人看到妈妈的反应，来判断他是怎样的存在。

间宫 「那么，能稍微打搅一下吗？」

羽咲 「好的……」

哥哥踏入了公寓的房间。

皆守哥踏入这间公寓的时候每次都很不高兴。

然后稍微保持点距离，凝视着妈妈。

由岐姐确认了妈妈的身影后，不知为何一定会抚摸我的头。

这个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羽咲 「想要喝点什么？」

间宫 「啊，不用您费心……」

羽咲 「乌龙茶可以吗……」

间宫 「啊……可以……」

我给哥哥准备了乌龙茶。

我是第一次这样客气地对待哥哥。

卓司哥看不到我……以前的由岐姐和皆守哥都是普通地对待我。

新的由岐姐一直把我认知成我不认识的双胞胎……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间宫 「在，在此之前想问下……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羽咲 「抱歉……是这样呢……稍微有点怪异呢……」

间宫 「啊，不是这样啦……」

羽咲 「我……叫间宫羽咲」

间宫 「间宫羽咲……哎？间宫？」

羽咲 「对……是由岐姐班里的……」

间宫 「间宫……卓司……」

羽咲 「卓司是我的父亲」

间宫 「哎？」

不知道他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姑且先抛出个脱离常识的回答……

但是这也是由岐姐教给我的方法……

被对方询问的情况下，试着做出某种程度脱离常识的回答……可以凭借对方的反应速度来理解对方对自己有多了解。

对这个可疑的回答的反应速度越慢，就越能说明对方不了解自己。

由岐姐教给我的事情……却必须在由岐姐身上尝试……真复杂啊……

间宫 「这是说……」

羽咲 「开玩笑的」

间宫 「就是说嘛，原来是开玩笑的啊」

羽咲 「卓司是我的丈夫」

间宫 「呃?!」

羽咲 「开玩笑的」

间宫 「别……已经够了……」

羽咲 「对不起……」

羽咲 「……我想稍微缓和一下气氛……」

间宫 「哎呀……嘛……怎么说呢……不用那么费心的……」

羽咲 「对不起……」

虽然很像是由岐姐说出来的笑话……不过好像不受现在的由岐姐的欢迎……

我深切地感觉到，她果然不是我所认识的由岐姐……

羽咲 「其实……我是间宫卓司的妹妹」

间宫 「妹妹？」

羽咲 「……是的」

能够认知到我……却连我是他妹妹的事情都不知道……

眼前的由岐姐，是新的由岐姐吗……还是说是又一次新创造出来的由岐姐吗……

无法判断。

我想着这样的事情时，隔壁的房间里传来杯子翻倒的声音……

大概是妈妈把我给木村先生泡的乌龙茶弄倒了吧……

羽咲 「啊……妈妈……」

我用餐巾纸擦掉母亲洒出来的乌龙茶。

早知道让木村先生把杯子也拿到壁橱里就好了……

但是这样的话，一只手持着柳叶菜刀，一只手持着乌龙茶……总感觉是很奇怪的光景……

我知道由岐姐在隔壁的房间里向这边窥视。

看到母亲，完全就是第一次看到的陌生人一般的表情……

羽咲 「啊，对不起……母亲有点」

间宫 「你的妈妈她……」

羽咲 「是的，我想你也能看出来，我的妈妈有点……」

……

间宫 「……是患病了吗？」

羽咲 「是的……」

羽咲 「话说回来……由岐姐怎么会到这个家里来？连哥哥都几乎不接近这个家的……」

间宫 「啊，抱歉……其实我是看到了这个才来的……」

他这么说着，给我看了用电脑打印出来的东西……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大悟。

大概这个由岐姐是在调查北校里所发生的事件吧……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来到了这个家里……

之后……我和由岐姐说了很多话。

然后渐渐明白了……

大概，为了合乎逻辑，在这个地方把我作为间宫卓司的妹妹来认知的吧……

反过来，如果在这里出现那个双胞胎才会出问题。

所以，姑且把我认知成间宫羽咲……

然而，那毕竟还是毫不相干的人……身为间宫卓司的妹妹的我……

这个事实的确很可悲……即便如此，能够和由岐姐说话还是很开心。

说话的感觉……果然是平常的那个由岐姐……

现在的由岐姐也在用由岐姐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件吧……

真是讽刺啊……

和自己共有肉体的人制造的事件，却必须要自己来查明究竟……

间宫 「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

羽咲 「啊，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

间宫 「那么……」

羽咲 「那，那个……」

间宫 「怎么了？」

羽咲 「啊……对不起……没什么……」

间宫 「？」

羽咲 「有什么困扰的事情的话……请随时到这里来……」

间宫 「啊，嗯」

羽咲 「还有，如果遇到了哥哥的话……请告诉他……妹妹让他偶尔到这里来……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他……」

间宫 「小羽咲见不到哥哥吗？」

羽咲 「……是啊……好像见不到哥哥……」

羽咲 「大概……是这种诅咒吧……」

间宫 「诅咒？」

羽咲 「啊，什么也没有……」

间宫 「总之，遇到他的话我会告诉他的……」

间宫 「但是啊……虽然这么说有点不负责任，不过我觉得没这回事」

羽咲 「？」

间宫 「你看，有小羽咲这么可爱的妹妹却不愿承认什么的，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我不想哥哥是不会不愿认你的」

羽咲 「……」

羽咲 「那，那个……」

间宫 「怎么了？」

羽咲 「由岐姐，有青梅竹马吧……两个人……」

间宫 「啊，嗯……若槻姐妹啊」

羽咲 「……你喜欢……她们吗？」

间宫 「诶？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羽咲 「啊，不是啦……那个……」

间宫 「……」

间宫 「喜欢啊……毕竟是重要的青梅竹马呢」

羽咲 「……好的」

羽咲 「谢谢你了」

间宫 「嗯，再见」

羽咲 「好的」

我知道，把一切告诉现在的由岐姐……

那种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本来就是，将知道一切的由岐姐删除……才创造出现在的由岐姐……

如果，就算把一切告诉现在的由岐姐……就算由岐姐理解了一切……结果也还是一样。

这个由岐姐也只会消失……

木村 「刚才的，是间宫卓司吧」

羽咲 「是的……」

木村 「嗯～……」

我本以为要被他的问题炮轰……然而不知为何木村先生独自露出苦恼的表情望向外面。

在壁橱里能听到我们的对话吧……却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只是说了一句……

木村 「我想，不论发生多重大的事件……你所相信的哥哥肯定是无罪的……」

木村 「我是这么想的……你也是这么相信的吧……」

只说了这一句话。

对话的内容里，有很多奇怪的部分吧……他却一点都没有触及。

羽咲 「重大的事件吗……」

木村先生在为我着想……

即便如此……却不否认将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的预感……

简直就像以这件事的发生为大前提一样……

这样的话……

羽咲 「哥哥会牵扯其中吧……」

木村 「……」

木村先生不知如何回答……

他什么也回答不了……

这样啊……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

撇下我……周围的一切都在运转……

这样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也什么都做不了吧……

只是被守护着……什么也解决不了……

那时起明明已经过了七年……我还是连改变这个命运都做不到吧……

木村 「你是在想……能做些什么吧？」

羽咲 「……」

木村先生突然望着我的脸问道。

我什么都回答不了……

我只能随便苦笑了一下……

- 木村 「我啊，被你哥哥收拾了两次呢。被他那么强给吓坏了」
- 木村 「他虽然很瘦弱，却好像连力量的流动都能看到一样，一瞬间就把我的抵抗化为无」
- 木村 「我就想，啊啊，这小子真了不起啊……」
- 木村 「但是啊，他啊，下手到不伤害人的最大限度……我在想痛成这样关节是不是断掉了，但后来过了几分钟就不痛了……」
- 木村 「我想到，强大就是温柔啊……并且深切地感受到，温柔就是往死里忍」
- 羽咲 「温柔是，往死里忍？」
- 木村 「啊哈哈……虽然强大是温柔这句话很老套，不过温柔就是往死里忍这句话果然还是没有听说过吧」
- 羽咲 「是的……」
- 木村 「所谓的温柔啊，就是一过性的……比如说只表现一瞬间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温柔。那只能叫做同情」
- 羽咲 「只表现一瞬间的东西是……同情？」
- 木村 「对，一过性的温柔，没有难过没有痛苦……也没有风险」
- 木村 「不仅仅是当时……长远来看都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即便如此还贯彻始终的……这才是温柔」
- 羽咲 「贯彻始终的……才是温柔……」
- 木村 「当时随便说点温柔的话是很简单的哦。凭此而给别人一种好人的感觉也是很简单的」
- 木村 「但是，这种人才是和温柔最无缘的人……」
- 木村 「巧言令色，鲜矣仁……只知道应酬般地见风使舵的家伙是最无药可救的……」
- 木村 「即便把自己的痛楚放在天平上去称……仍然自始至终为对方着想……这才是温柔啊」
- 木村 「被你哥哥的收拾了之后……他可以对我做出更过分的事情，也可以更进一步利用我……」
- 木村 「但是，却很细心地不留下后遗症……最重要的是，把我当成人来对待」
- 木村 「不是大众媒体，也不是记者……而是把我当成木村来对待……这啊，可不是什么上策哦……」
- 木村 「你的哥哥啊……真是温柔的人啊」
- 木村 「为了尽可能多地排除毒品，不惜承担一个又一个的风险……」

木村 「这是，对于自身力量的绝对自信……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起自己的痛楚来说，更加重视他人的痛楚的人……」

木村 「没有被任何人感谢……只是做着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木村 「支撑着他的行动的，只是单纯的固执」

木村 「支撑着人的温柔的，就是固执啊」

木村 「将其贯彻始终的固执……」

羽咲 「……我太清楚你想说什么……」

木村 「我也被你收拾过了……那一瞬间想到的是，你们果然是兄妹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木村 「你的哥哥很强……同时他也很温柔……你也很强……同时也很温柔」

羽咲 「……你这是过奖了……我既不强……也不温柔……」

木村 「嗯……也许是呢……因为，你现在动摇了」

羽咲 「动摇了？」

木村 「准备将想要贯彻始终的意志消除掉……」

羽咲 「想要贯彻始终的……意志？」

木村 「你，这几年里……从发生了某个大的转变的七年前开始……一直在想着什么吧？」

木村 「你一直想要做什么事情吧？」

羽咲 「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木村 「哎呀……充其量只是我的直觉而已……但是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木村 「七年前发生了什么呢……让你的妈妈变成这样的理由……」

木村 「并且，让你想要完成什么事情……」

羽咲 「我……从那时开始就想要做的……事情」

木村 「有的吧……但是你对这件事动摇了……」

羽咲 「……」

木村 「这次事件……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大概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会变成最坏的情况……」

羽咲 「最坏的情况？」

木村 「嗯，当然不是世界灭亡之类不现实的事情……但是，会是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

羽咲 「……」

木村 「我在调查这个事件……如果演变成了大事件的话就是特大新闻了」

木村 「但是我想尽力地避免最坏的事态」

羽咲 「……真是太谢谢你了」

羽咲 「那个……为什么到学校？」

木村 「北校的谜当然要到北校……总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羽咲 「哈……那个，虽然和现在的话题没有关系，不过我想问个问题，可以吗？」

木村 「请随意」

羽咲 「“不入虎穴”这句谚语为什么说必须要抓走老虎的小孩呢？是想养老虎么？」

木村 「谁知道呢，不是因为虎的毛皮很值钱吗？」

羽咲 「为了这种理由而偷老虎……真是坏人呢……」

木村 「但是我可不是坏人哦！」

羽咲 「不是啦……我并不是在说木村先生的……」

羽咲 「但是，不管怎么说像木村先生这样的人进了学校的话会被报警的吧？」

木村 「没关系的啦」

木村先生这么说着，走进了学校。

羽咲 「那，那个……」

木村 「唔噉！」

先生 「你，等一下！」

木村 「我、我不是可疑人物」

羽咲 「啊哈哈……这不是完全不行吗……」

先生 「喂！站住！」

羽咲 「木村先生想做什么呢……」

羽咲 「木村先生」

木村 「吓、吓死我了。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办公室去了」

羽咲 「所以说……像木村先生这样的人突然在校内徘徊的话肯定会这样啦……」

木村 「为什么？我看起来不是挺年轻的么」

羽咲 「不是这种问题啦……一般拿着那么大的相机走路的人就很可疑的吧」

木村 「穿着制服的话就好了吧……」

羽咲 「不是啦……我想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羽咲 「话说回来……你想要调查什么呢？」

木村 「哎呀……那个里论坛，好像在你哥哥呆在学校的时候会频繁地变动哦」

木村 「反过来，你哥哥在家里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什么动作」

羽咲 「也就是说……木村先生认为哥哥和那个里论坛有关系对吧……」

木村 「嗯、嗯……嘛……是这样吧」

羽咲 「你有证据的吧……」

木村 「嗯……嘛……」

羽咲 「请告诉我……如果你为我着想的话……」

羽咲 「我觉得如果要阻止接下来发生的灾难，就必须要知道所有的事实」

木村 「……所有的……唔」

木村先生稍微深思了一下后……开口道。

木村 「我不是说，昨天的时候……在杉之宫站附近的住宅楼旁，赤坂惠和北见聪子捡走了什么东西吗」

羽咲 「是的，你说在网上看到帖子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然后在杉之宫站的住宅楼前监视……」

木村 「嗯……实际上呢，在那之前监视到了你哥哥……」

木村 「我刚才是说了捡走了什么……不过实际上那个东西，是你哥哥在那之前不久放在路上的东西……」

羽咲 「……原来如此，听你这么一说的确是重大情报呢……」

木村 「嗯……只是，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所以把这部分隐瞒了」

木村 「虽然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就注意到你哥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只不过是偶然」

木村 「我想，这个情报果然是除了我以外，包括网上的人都不知道的事实」

羽咲 「哥哥想要以他的意志……来引发什么事情……木村先生是这么想的吧」

木村 「嗯……虽然对不住你……不过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并不是以他为中心，而是他要引发什么事情」

木村 「一切都是由他的意志……」

羽咲 「木村先生……请调查哥哥的电脑吧……」

木村 「电脑？间宫家的？」

羽咲 「不是，我想那台电脑应该什么都没有……是放在哥哥的秘密基地里的另一台电脑」

木村 「有这种东西？」

羽咲 「木村先生常说的北校的里论坛的管理者，大概就是卓司哥」

木村 「……是这样啊」

羽咲 「果然并不吃惊呢。已经察觉到疑点了吧」

木村 「嘛，因为我一直在注意他嘛……不过，你知道那台电脑在那里吗？」

羽咲 「知道……虽然没有去过……不过大体的地方……」

木村 「那么，今晚就潜入那里吧」

羽咲 「我想没有必要等到今晚。现在立刻就过去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木村 「不是啦……我是很像这样做……不过那个学校的保卫系统可是很厉害的……」

我想这不是保卫系统的问题……

羽咲 「要去那个地方，我想不经过校舍也是可以的……」

木村 「哎？是这样吗？」

木村 「真、真的就在前面么？」

羽咲 「是的……应该就在前面……」

木村 「但是这里啊……」

木村 「是下水道吧……」

羽咲 「对……是的……啊，就是那里」

木村 「那里？」

木村 「这啥？房间？」

羽咲 「好像是游泳池的蓄水箱」

木村 「游泳池的蓄水箱？一点水都没有哦……」

羽咲 「好像是已经不再使用的旧游泳池的蓄水箱……接下来……」

木村 「啊，小羽咲」

木村 「什、什么啊？这是？」

羽咲 「你能看到什么吗？」

木村 「地基……为什么这么大的地基会……」

羽咲 「是的……我也很吃惊……居然有这么大的地基……」

木村 「小羽咲也是第一次看到啊，话说回来……你为什么知道这呢？」

羽咲 「曾经从皆守哥……啊，哥哥那听说过……」

木村 「……原来如此啊」

木村 「哦，这不是发电机吗。

原来如此……是个弄得很不错的秘密基地啊」

羽咲 「电灯亮了……」

木村 「……那边……特别明亮」

木村先生所指的方向隐约地亮了起来……

羽咲 「咦!？」

木村 「哇，怎，怎么了」

我抓住木村先生躲到了柱子后面。

木村 「怎、怎么了，因为两人独处就？」

羽咲 「哥哥在」

木村 「哥哥？」

地基的中央……有一个好像在仰望着天花板的人影站在那里。

虽然看不清脸……但那只有可能是哥哥。

木村 「啊，真的……不妙啊……把电灯打开了哦……再怎么说明也肯定注意到了吧……」

羽咲 「不……我觉得应该没事……」

木村 「没事？可是在这一片黑暗中一下子开开电灯，谁都会注意到的吧」

羽咲 「但是……你看。哥哥根本一动不动……」

哥哥用和刚看到他时几乎同样的姿势仰望着天花板……

羽咲 「我看到过好几次那种状况……大概现在的哥哥不接受一切的外部情报」

木村 「不接受一切的外部情报？」

羽咲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没事」

木村 「没事？但、但是……」

羽咲 「总之先到那边去吧……去那个有光的地方」

木村 「啊，小羽咲……」

木村 「了、了不起……这是什么地方？」

羽咲 「我想，这里大概是哥哥的秘密基地」

木村 「秘密基地吗……真了不起啊……啊，电脑t」

羽咲 「我想大概就是在那里上网的。哥哥在家里基本不碰电脑的……」

木村 「……啊、真走运……好像不用输密码……那个，小羽咲稍等一下……」

木村先生取出硬盘连到USB端口上。

木村 「稍等一下……我把看起来像的文件都复制过去……」

木村先生紧盯着哥哥的电脑……

我则环视着第一次来到的哥哥的秘密房间……

羽咲 「好多的书……」

满是灰的书橱……那里塞着许多看上去很深奥的书……

这些是……由岐姐或者皆守哥的书……为什么被集中到这里了呢……

啊，这么说起来……他们经常因为读到一半找不到书了而生气呢……

羽咲 「为什么呢……」

卓司哥因为讨厌这种深奥的书所以藏在这种地方的吗……

真是会给那两个人添麻烦呢……

我环顾了一下其他的书橱……整齐地收拾好的书橱里摆放着一大堆轻小说和漫画……

这些大概是卓司哥的东西吧……

羽咲 「那个人明明以前也尽读些深奥的书的……」

是反作用吧……说不定过去太痛苦了……

反而是皆守哥明明和深奥的书无缘的……

……这果然都是由岐姐的影响吧……

因为皆守哥喜欢由岐姐吧……

羽咲 「!？」

木村 「手机？那个……」

羽咲 「不是的……大概，这个来电提示音是哥哥的……」

木村 「你哥哥的？」

羽咲 「出去吧……大概，哥哥已经醒了」

木村 「等、真的？那个……」

木村先生关了电脑，拔出了USB线。

羽咲 「快点」

木村 「唔，嗯……」

人影好像在确认手机。

现在的话还能不被发现地逃出去。

羽咲 「木村先生……快点……」

木村 「啊、啊啊……」

羽咲 「哈、哈、哈、哈……」

木村 「通到这种地方啊……好厉害……」

羽咲 「木村先生躲起来吧……这里是校内……很麻烦的」

木村 「啊、啊啊……」

我和木村先生躲到了草丛里。

沿着这个草丛逃走的话，可以到达学校后面的围墙……

羽咲 「木村先生……快点」

木村 「稍微等一下！」

羽咲 「哎？」

木村 「你哥哥从熏井口出来了」

羽咲 「哥哥他？」

哥哥也从地下的秘密房间出来了。

看上去好像很焦急。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木村 「他看上去好像在着急？」

木村 「啊」

羽咲 「有人来了……」

我们屏住了呼吸。

哥哥的周围聚集起了相当多的学生。

哥哥看到这个场景显得很吃惊……

木村 「你哥哥被包围起来了哦……那是怎么回事？」

木村 「那是，赤坂惠和北见聪子……然后那个……应该是橘希实香……」

羽咲 「你知道得很清楚呢……」

木村 「因为我调查了不少事情呢……这个学校的学生的相貌和名字都记得很熟哦……」

希实香 「那、那个……间宫大人……」

卓司 「……」

希实香 「看、看到了……」

卓司 「不、不是……这、这是……」

希实香 「瀨名川老师真的死了！橘希实香好感动啊！为救世主大人的力量」

卓司 「我、我说啊……」

卓司 「……」

希实香 「按照间宫大人的指示……在庭院里等着……瀨名川老师真的掉下来了……已经都摔成肉酱了」

卓司 「什、什么？」

希实香 「四层楼的天台……也就是五层的高度跳下来，明明是不一定会摔死的高度……她却漂亮地裂开了」

希实香 「是的，你不是给我指定了时间和地点了吗……」

卓司 「是、是这样吗？」

我和木村先生都哑口无言……

又有新的死者出现了……在这个学校里……

木村 「这、这下可糟了……得快点从学校里逃出去……」

羽咲 「哎？啊，对……」

我太过混乱，连正经地回答都做不到。

又有一个人死了……

而且照刚才的话来看……哥哥预言了那个人的死……

这就是说……

木村 「小羽咲，我知道你在动摇，总之先离开这里吧」

木村 「刚刚死了人。在这里乱晃的话，说不定会被当成犯人的」

木村 「来」

木村先生拉着我的手，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围墙……自己先爬上围墙

……

木村 「小羽咲也快点」

羽咲 「好，好的……」

我也爬上了围墙。

然后下到学校后面的马路上的瞬间。

先生 「你们！为什么从那种地方出来！」

木村 「噫」

先生 「你是刚才的可疑人物!」

木村 「要、要逃了……」

羽咲 「好、好的……」

Master 「然后呢?」

木村 「被看到了脸……」

Master 「真蠢啊……」

Master 「综合一下你说的话……学校和警察觉得最可疑的就是你了」

木村 「我、我什么都没做啊」

Master 「这种事情对警察说去」

木村 「怎么可能说得出来啊」

Master 「没关系的……审讯几天就完了吧……」

木村 「Master你是不知道才这么说的。要知道一旦被怀疑是犯人的话审讯会有多么恐怖」

Master 「那种事情谁知道啊。是因为你太笨了才弄成这样的吧……」

木村 「啊哇哇……到了明天不会就被通缉了吧? 还画上我的肖像画」

Master 「……嘛, 那个人又不一定是他杀, 你也只是听说她死了而已……」

木村 「是这样没错……」

Master 「而且新闻里都没报。要是他杀的可能性较高的话会上新闻的」

木村 「虽、虽然是这样没错……」

Master 「呼……不过, 竟然又有新的牺牲者出现啊……」

木村 「是的……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吧……」

羽咲 「哥哥的电脑数据拷出来了多少?」

木村 「没看内容不太清楚……姑且把汇总密码的文档……还有论坛的工作数据都全拷出来了」

木村 「因为基本都是不需要的动画, 所工作数据本身很容易找到……」

羽咲 「那个, 这个……」

我把钥匙交给木村先生。

木村 「这是?」

羽咲 「我家的钥匙……备用的……」

木村 「为什么给我这个?」

羽咲 「我家里也有电脑……那个也请你尽量调查一下那个……」

木村 「哎? 让我? 可以吗?」

Master 「什么好不好的……你已经不可能背叛了吧……从立场上来说你最不妙」

羽咲 「而且，我看了那些东西也完全不明白。如果木村先生明白的话……」

木村 「啊，哎呀，帮大忙了。多谢」

羽咲 「还有……木村先生」

木村 「什么？」

羽咲 「……那个」

话在嘴里说出口……

但是……那种事情已经无法隐藏了……

木村 「怎么了？」

羽咲 「如果哥哥回家……并且那个人自称皆守的话……」

木村 「啊啊……明白了。如果自称皆守的话……就把他带到这里吧？」

羽咲 「哎？」

木村 「……虽然还半信半疑，不过大概的事情已经理解了……」

木村 「你所喜欢的哥哥……是那个叫皆守的吧？」

木村 「那个稍微有点凶暴而且狂妄的……少年吧」

羽咲 「是，是的……」

木村 「明白了……他要是回来的话，我一定把他带到这里」

羽咲 「多谢您了」

Master 「嗯～」

木村 「怎么了吗？笑成那样？」

Master 「挺好的男人嘛……」

木村 「是说我吗？」

讨厌啦……请不要说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啦」

Master 「我都想吃掉你了呢……」

木村 「不要啊」

7月17日

那一天，我醒来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因为昨天的事情，直到早上都没睡着。

为我着想的Master给让酒吧休业了一天，就这样一直睡到这个时候。

羽咲 「电、电话……是木村先生打来的」

羽咲 「是木村先生吗？」

木村 「啊啊，我是木村哦」

羽咲 「怎么了吗？」

木村 「哎呀那个，昨天的事情好像暂且被当作自杀了，所以我好像没有被怀疑是杀人犯……」

羽咲 「这样啊，太好了」

木村 「然后呢……虽然没有被当成杀人犯，不过我好像还是作为和一系列事件有关的人物而遭到了警察的搜查哦……」

羽咲 「是，是这样吗？」

木村 「据说呢……昨晚，药贩子好像被年轻人袭击了……」

羽咲 「药贩子是指？那个……」

木村 「违法的药啊。好像因为这件事一部分暴力团开始活动了……又因为这个关系警察也出动了……」

木村 「哎呀……问了一下公司里的人，他们说“木村先生还是去警察局自首比较好。被警察抓到了还能活下来，被暴力团伙抓到了就会被杀掉哦。”」

羽咲 「没、没事吧？」

木村 「我也算是在采访毒品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门路……最后通过熟人解除了误会」

木村 「因为这个缘故，见了很多很多人，所以今天没有怎么收集情报……对不起」

羽咲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啊……不要这样。木村先生自己也辛苦了吧」

木村 「辛苦了呢……嘛，还没有完全消除怀疑，所以还不应该用过去形……」

木村 「事件的真相水落石出的话，怀疑就会消失，道上的人们也不会盯着我了……现状啊，我可是被黑白两道通缉中的状态」

木村 「警察……好像也断定这一系列的事故就算不是他杀，也是毒品泛滥造成的而开始了搜查」

羽咲 「毒品泛滥……」

木村 「嗯……嘛，甚至都让我从这里开始采访了，这一片的毒品泛滥就是这么有名……」

羽咲 「哥哥呢？」

木村 「你哥哥好像暂时还没有被盯上……正好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身上」

木村 「不过我想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木村 「警察现在好像在查出了和药贩子频繁接触的几个学生的名字……」

羽咲 「哥哥和药贩子们认识么？」

木村 「不，我想应该不会从药贩子那里直接说出他的名字……就我所知，没看到过他和药贩子接触」

木村 「只是，如果对药物出手的学生被抓到的话，那里很有可能会供出他的名字」

木村 「你哥哥确实从他们那里敲诈过毒品……」

羽咲 「……是这样吗……」

木村 「还有，发生在北校的事情……比如说你哥哥弄伤了教师之类的……」

羽咲 「有这回事吗？」

木村 「据说好像是上课时用花瓶狠狠地敲了教师的头……」

木村 「这件事，现状好像是学校方面对警察隐瞒起来了的样子……不过暴露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木村 「从这种异常行为来看，说不定会怀疑和毒品有关……」

羽咲 「是这样啊……」

木村 「嘛，不幸中的万幸，现状是，他们都在追查濂名川老师从教学楼天台上落下来的时候，在校内徘徊的可疑人物，也就是我，所以并没有太过在意那方面……」

羽咲 「对不起……总感觉，老是给你添麻烦……」

木村 「你在说什么啊。这是我的工作，是因为喜欢才被卷进来的……果然身处事件的中心的话临场感就是不同呢」

羽咲 「哈哈……不要说这么从容的话了多保重自己啊……要是因为这个让木村先生有个三长两短」

木村 「三长两短？哎？你在担心我吗？」

羽咲 「那是当然的……会担心你」

木村 「也就是说，被我的大人的魅力……」

羽咲 「才没有这回事」

木村 「啊呀，立刻回答……」

木村 「对了……还有一点，不知道这个该不该对你说……」

羽咲 「怎么了吗？」

木村 「你哥哥……回家了」

羽咲 「哎？」

木村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所说的皆守君……」

木村 「总之，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过去一趟……」

羽咲 「那，那个，木村先生……」

羽咲 「挂了……」

哥哥在家里……

我想大概是新的由岐姐。

基本上在家里一直看到的都是这样……

但是假如说是皆守哥的话……

羽咲 「就算皆守哥回来了……他也不知道我在这里……」

也没有考虑过告诉他我在这里的手段……

如果木村先生遇到他了……虽然这么说……木村先生也不是一直蹲在我家里。

如果谁也不在的时候皆守哥回来的话……

羽咲 「谁也告诉不了皆守哥……」

羽咲 「现在在家里……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是……如果是皆守哥的话……

就算不是的话，其他两个人也认知不到我……

在教室里遇到的话，会被认知成那对双胞胎……在家的话因为会引发认知的不整合，所以应该会被剔除。

羽咲 「这样的话……」

为了皆守哥回来的时候能够知道我在Bar白州峡，我写个便条告诉他吧……

羽咲 「没有危险吧……」

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个方便的借口。

不管理由是什么……我都想要确认一下。

因为完全见不到皆守哥……所以想见他。

只要稍微有这种可能性……我就想要去见哥哥……

我乘上了从杉之宫开往家里的方向的车。

距离并非那么遥远。

一直感觉很快就到了的……铁路，却让人觉得很长很长……

羽咲

「呼……」

我一边一直注视着流逝的风景……

一边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想了很多很多东西……

现在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皆守哥和卓司哥的关系……还有保护了我的由岐姐的事情……

还有，之后的……两个一起度过的日子。

不……并不是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度过的日子……

那是……和皆守哥、由岐姐……还有卓司哥一起度过的时间。

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一切……改变了我们家族的一切的……那个事件。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直到此处……

皆守哥的温柔……

卓司哥的诅咒……

还有由岐姐的……

羽咲

「啊」

想着心事的时候，要下车的车站的站牌映入了眼帘。

进入站台的电车逐渐减速。

为了停在这里……

家里亮着灯……

哥哥真的是回来了吧……

羽咲

「会是谁呢……」

起居室里亮着灯。

二楼……哥哥的房间里有什么人在。

我静静地爬上楼梯……

哥哥在房间的正中央摆弄着手机。

那个机种并不是哥哥的东西……

不管是哪个哥哥，几乎没看到过他热衷于摆弄手机的样子。

会是谁呢……

间宫 「因为是昨天删除的……重要的短信应该都可以重新接收……」

间宫 「大概……应该有高岛短信的一览……」

一边斜着眼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一直摆弄着手机。

是在调查什么东西吧……

间宫 「唔哇……出来了好多……」

那是谁的手机呢……

间宫 「这就是说……先不管是不是幽灵……看起来这确实是在诱导濑名川老师……」

濑名川老师……好像是昨天意外死亡的那位。

是在调查濑名川老师的死吗……这样的话……

羽咲 「是由岐姐吗……又说不定是，皆守哥……」

是哪个呢……

说话很少，所以分不清是哪个……

我出去的话……由岐姐认知不了我，皆守哥的话应该会注意到我的吧

……

那么就干脆……

间宫 「……稍微有点兴趣呢……」

哥哥开始用手里的手机拨打不知哪里的电话……

于是……

间宫 「?!」

室内响起了微小的振动音。

现在，哥哥拨打的电话，好像就在这里……

羽咲 「……」

不知为何哥哥对此感到相当惊讶。

就好像完全无法置信的感觉。

间宫 「为什么……拨打了高岛同学的手机……会在这个房间？」

拨打的是高岛同学的电话？

那么那个来电音是……高岛同学的手机？

间宫 「！」

哥哥翻倒出响起声音的桌子的抽屉。

然后……

- 间宫 「这是……」
 那部手机……
 那个……貌似是几天前卓司哥带回家里的手机……
 记得他嘟嘟囔囔地摸着那玩意……
 印象中坏得很严重，让人感觉相当诡异。
 那个……是高岛同学的手机啊……
 但是为什么卓司哥会把那东西带回家？
- 间宫 「高岛……柘榴的手机？」
 哥哥战战兢兢地拿起那个手机。
 大概，他不知道那是被卓司哥带回来的东西吧……
 这样的话，那个人是新的由岐姐吧？
- 间宫 「骗、骗人……等、等一下……冷静……首先……」
 紧盯着手机后，哥哥一屁股倒在了椅子上。
- 间宫 「这，这是怎么回事……咳……这是」
 刚坐下去就飘散起白色的粉末……
 那是什么啊……那个粉末……
- 间宫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哥哥打开窗户，想要把粉末放到外面去……然而那粉末却被风卷了起来，越发地四处飘散……
- 间宫 「啊啊，我在干什么啊……」
- 羽咲 「咦……」
 我看着自己手扶着的柱子……不知为何有指纹浮现了出来。
- 羽咲 「这个是……侦探片里使用的……」
 为了让指纹浮现出来，用刷毛噗噗地拍的那种粉吧……
 哥哥有那种东西啊……。
- 间宫 「哎？这是什么……」
 不知为何……哥哥发出了绝望的声音……
- 间宫 「这是……」
 四处飞散的粉末使房间里的指纹都浮现了出来……桌子上……抽屉的把手……衣橱……
 然后哥哥凝视着那些指纹，哆哆嗦嗦地不停颤抖……
- 间宫 「和高、高岛同学的座位上的指纹一样……为什么？」

间宫 「为、为什么……我的房间里有她的手机……甚至还有她桌子上的指纹……」

间宫 「我说……为什么啊？」

那是新的由岐姐……

而且由岐姐有着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自己的指纹……

把自己的指纹认知成了他人的东西……大概那个是，现在的由岐姐所追查的犯人的指纹。

也就是卓司哥的指纹。

大概，由岐姐看到房间里存在着卓司哥的指纹，觉得非常恐怖吧……

但是，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由岐姐和卓司哥是同一个人……指纹当然是一致的。

因此，这个房间里有那种指纹，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

间宫 「这是……」

由岐姐哆哆嗦嗦地颤抖着……我看着她这副样子，不由自主地冲到了房间里……

间宫 「哎？」

看到我的瞬间……由岐姐的表情凝固了……

糟了……我这么想到。

我只不过是担心由岐姐……

羽咲 「那、那个，由岐姐，我说啊」

羽咲 「冷静点，不是的，没有害怕的必要的」

间宫 「噫……」

不、不行……大概……并不是认知不到……而是拒绝认知……

被拒绝的认知一定会以恐惧这一形态而被认知。

所以，现在我的样子……

羽咲 「对不起……由岐姐」

羽咲 「那个……」

间宫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羽咲 「由岐姐」

羽咲 「……唔」

我在做些什么啊……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只会让由岐姐混乱的行动……真是最差劲了

……

羽咲 「呼……」

总之，先把散乱的东西收拾一下。

还要把四散在房间里的粉末擦干净……

于是……

木村 「小羽咲，你回家来了啊」

羽咲 「啊，是的……」

木村先生大概是从我的表情里发现了，于是他道歉道。

木村 「果然似乎还是不告诉你比较好……不是那个人啊……」

羽咲 「嗯……」

木村 「是吗……对不起，是个不需要的情报呢……」

木村 「监视着这个家的部下……话虽这么说其实也就是个打工的，他突然联络我，于是我赶紧赶回来了」

羽咲 「木村先生的工作呢？」

木村 「嗯，大体上结束了」

木村 「虽然警察那边暂时还无能为力，不过总算是解开了道上的诸位误会」

羽咲 「那真是太好了……」

木村 「还有，在那之后，我请他们调查了很多东西……」

木村 「小羽咲说了七年前吧，所以七年前的报纸我全部调查了一下，从全国报纸到地方上的报纸，全部……」

木村 「然后……发现了在叫做泽衣村的地方发生的某个事件……」

木村 「因为相关人员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当时采访的人，让他吐了出来……」

木村 「从那次事件起……这场悲剧开始了……」

木村 「是这样的吧……」

羽咲 「……是的」

木村 「如果说错了的话请告诉我……不对，如果不想说的话那就别说了……这只是我的自言自语……」

木村 「只是，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话……我就容易查出你所寻找的皆守君了」

羽咲 「……」

- 木村 「……现在的间宫卓司君……并不是真正的间宫卓司君」
- 羽咲 「……」
- 木村 「现在，被称为间宫卓司的人物，在户籍上并不是间宫卓司」
- 木村 「间宫卓司在户籍上已经去世了……」
- 木村 「已经是不存在的人物了……」
- 木村 「户籍上……现在，你活着的哥哥只有一个人……间宫家的长子……
间宫皆守」
- 木村 「就是你称作“皆守哥”的人物」
- 木村 「这是正确的推理吗？」
- 羽咲 「……」
- 羽咲 「……是的」
- 木村 「间宫皆守君在七年前发生的事故中……杀死了间宫卓司君……」
- 羽咲 「……」
- 羽咲 「不是……那样的」
- 羽咲 「……皆守哥才没有杀人……」
- 羽咲 「皆守哥没错！因为皆守哥」
- 木村 「……我知道的……因为我请人详细地调查了当时的事件……」
- 木村 「皆守君是完全的被害者。他并没有错……」
- 木村 「事件是完全的正当防卫……是间宫卓司君的错」
- 木村 「皆守君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你不被持刀的卓司君伤害，在扭打中误杀了卓司君」
- 木村 「完全是事故」
- 木村 「谁都没有责备皆守君的理由……」
- 木村 「警察也是这么判断的」
- 木村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想」
- 木村 「一个人是你的妈妈……另外一个人是……」
- 木村 「皆守君自己……」
- 木村 「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弟弟……间宫卓司的罪恶感，他否定了自己的人格……」
- 木村 「为了抚慰因失去卓司君而受到重大打击的间宫琴美女士……变成了宛如卓司君附体一般的人格……」

木村 「医生的诊断是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的二次解离……可能是某种离人症或解离性遁走而产生的人格误认」

木村 「进行体验的自己和进行观察的自我互相解离的症状……这个解离采用了已经死去的间宫卓司的形态，好像是相当罕见的症状……」

木村 「嘛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当作其他人的病……诊断上是这么说的……」

木村 「我也见了当时诊断的医生哦……」

木村 「本来的话，好像是不会告诉我的……不过我提示了这次的事件和皆守君有关的可能性后，他就告诉了我很多事情……」

木村 「但是，主治医生并不知道大部分的事情……」

木村 「听到出院后甚至发展到三次解离的事情，他相当吃惊……」

木村 「三次解离……即解离性人格疾患……就是所谓的多重人格……」

木村 「这似乎也是出院后才出现的症状……」

木村 「据说好像是因为母亲单方面的要求而中止了治疗……」

木村 「所以为何水上由岐这种人格……还有原来的人格，皆守君的人格会再度出现，仍是一个谜……」

木村 「啊不……主治医生也说了哦……“老实说，在医学上，还不清楚为什么皆守君不把自己认作“间宫皆守”而是认作“悠木皆守”……”」

木村 「“只不过在症状上，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而已”……他这么说」

木村 「出院后，你的母亲……间宫琴美女士把皆守君当作卓司君来抚养……」

木村 「学校里的文件之类的名字都成了间宫卓司，也是因为这个……」

木村 「如果对照户籍的话，当然会出现矛盾……不过学校毕竟不会做到那一步……」

木村 「当然，琴美女士也伪造了一部分私人文件吧……要不然的话有很多事情都无法说明……」

木村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那是有意识的……还是因为疯狂导致的……」

木村 「这次的事件，是从七年前的悲剧的扭曲中产生的……更进一步的悲剧」

羽咲 「不是这样的……」

木村 「……」

羽咲 「七年前并不是一切的原因……」

羽咲 「一切的原因……是我的出生」

羽咲 「这是自从我出生到这个世界的瞬间起就开始了的悲剧」

木村 「……不是这样的」

羽咲 「不……就是的。我的出生，我的被诅咒的出生才导致了大家的不幸」

羽咲 「杀死了卓司哥……还让皆守哥背负那个诅咒……」

羽咲 「然后甚至连完全没有关系的……由岐姐都卷了进来……」

羽咲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出生才引起的悲剧」

木村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木村 「这种说法是不行的！」

木村 「那个时候……救了你的性命的女性……她要是听到你这么会说会怎么想？」

木村 「守护了你的水上Master的女儿……」

木村 「水上由岐……听到了这么悲伤的话……会怎么想？」

羽咲 「由岐姐……」

木村 「水上由岐是……白州峡的Master水上先生的女儿……」

木村 「因为你们是他的女儿舍命守护的孩子们……所以水上Master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

木村 「放弃了作为武人的生活……选择了和你们一起生活……」

羽咲 「……是的」

木村 「这次事件……并不是因为你的出生导致的……」

木村 「小羽咲并没有错。皆守君更加没有错……」

木村 「所以……」

木村 「所以，我们必须阻止间宫卓司……」

木村 「我们，必须要斩除他的怨灵……」

羽咲 「……木村先生」

羽咲 「你说什么我们……木村先生不是无关的人么……而且本来已经够麻烦木村先生的了……」

木村 「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自己喜欢才上的这条船。直到最后，都会和你们一起走下去的」

羽咲 「木村先生……」

木村 「这么说了之后，你是不是被我的大人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了？是不是？」

羽咲 「你是笨蛋吗……木村先生……」
 羽咲 「人家，人家……只喜欢皆守哥一个人啦……」
 木村 「哈哈……我知道的……」
 木村 「我可不是白白素人童贞了这么多年的……」
 木村 「我知道……」
 木村 「我喜欢上的优秀的女性，一定是有喜欢的男人的」
 木村 「我已经被甩惯了哦……」
 木村 「所以说，只要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就行了」
 木村 「在我的怀里」
 羽咲 「……木村先生」
 羽咲 「……木村先生……你是认真的在搭讪我吗……」
 木村 「哎？你觉得是开玩笑的吗？」
 羽咲 「因为……木村先生和我……不管怎么说……」
 木村 「嘛，也是呢啊哈哈……」

木村先生这么说着，抚摸了我的头。

木村 「玩笑啦，玩笑，我是知道你有多么深爱皆守哥的哦」
 木村 「而且我这种大叔也不会有人喜欢的吧……」
 羽咲 「……要是没有皆守哥的话……我说不定会考虑一下」
 木村 「哎？」
 羽咲 「但是……因为有皆守哥，所以不行……」
 木村 「就是说嘛……」

我被木村先生的车送回了白州峡。

回去的路上……

平时不会经过的坡道……

在登上那个坡道的途中……

我看到了夜晚的太阳。

明明就在附近，却一直不知道的巨大的向日葵。

夜露使它的绒毛泛出了白光。

碧蓝的月光和黄色的向日葵……

就好像太阳和月亮的立场反过来一样……

原本是那么耀眼的太阳在地上，只能在其背后下发光的月亮在天上

……

黄色的向日葵被染成了碧蓝色。

那副样子虽然很美丽……

努力绽放的向日葵，看起来反而是柔弱的存在。

在夜里向天空伸展的向日葵……

我在车内一直追寻着它的身影……

被夜晚的月光映照着的太阳。

被染成碧蓝色的太阳……

它的身影……我一直追寻着……

因为没有和Master联络，惹得他大发雷霆。

因为他实在太过生气，吓得我都快要哭了……

但是，看到Master认真地生气了的样子……感觉好像理解了木村先生所说的话……

Master……由岐姐的爸爸……深爱着我们。

深爱着被由岐姐守护了的……我们……

木村先生把我送到Bar里，很快就又返回了间宫家。

木村 「因为还有很多必须要调查的事情……」

木村 「下次，看到他的时候，会好好确认并把他带回来的……」

木村 「确认他是不是你的“皆守哥”」

……………。

……………。

……………。

在日期快要改变的时间……Bar的沉重的门打开了……

装在那里的钟发出了小小的声音……

虽然今天应该已经挂出了Closed的牌子……

Master正准备告诉进来的客人“今天不开门了”的时候……

就那样僵在了那里。

门口那里有着熟悉的身影……

那是几小时前才看到的身影……

但是却有少许的不同……

Master 「啊，诶？」

木村 「你好……我是木村」

Master 「啊，啊啊……也就是说……」

木村先生摆出了个……我把人带回来了的造型。

木村先生带回来的人……

只会有那一个……

那并不是别人。

我的嘴巴颤抖着。

话不成声。

无法说出话来……

仅仅只有短短的词语……

只有哥哥的名字……

鼓起勇气……

化为话语……

羽咲 「皆、皆守哥？」

眼前的男人露出了一丝苦笑。

然后，带着那个表情回答道。

皆守 「……啊啊，是的……我是皆守」

羽咲 「呜哇哇哇哇哇哇！」

皆守 「喂、喂，羽咲」

皆守哥经不住我的拥抱，倒在了门上……但是，我无法自持。

一度决堤的话语无法停止。

在这里的可是皆守哥啊。

我最喜欢的皆守哥哥。

一直、一直在一起的人……

皆守哥看着这样的我，害羞地笑了。

这样的笑容，卓司哥和由岐姐都不会露出来。

对我露出这样的表情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

所以……

所以我……

羽咲 「我一直觉得，一直觉得已经不会再见到你了……好像卓司哥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大……」

皆守 「弄得很大吗……的确呢……」

羽咲 「皆守哥没有记忆，可能并不知道，有人死了，有很多人下落不明……」

皆守 「啊不……能找到微妙的记忆……毕竟和那个男的共用一个大脑啊……」

Master 「哎？可以做到那种事情吗？」

皆守 「最近才掌握的……通过训练……」

Master 「唔嗯，说起来，感觉上你有点大人味了呢。好像是变了呢，发生了什么了吗？」

皆守 「啊，不……也没什么……
非要说的话也只是被间宫卓司打了一顿，之后，在梦中徘徊……」

Master 「梦中？」

皆守 「啊啊……稍微见了一下由岐……」

Master 「由岐？啊，这样啊……嗯」

皆守 「？」

Master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Master，在由岐姐人格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提到自己是她父亲的事情。

由岐姐也没有提到自己生前是Master的女儿。

人们都觉得由岐姐的人格只是单纯的疾病。

认为那只是皆守哥创造出来的……幻想……

但是Master一直相信着。

眼前的由岐姐，是自己真正的女儿……为了拯救皆守哥，而附在了这具肉体上……

为了斩断卓司哥的诅咒……为了帮助皆守哥……由岐姐才会在这里……

解离性人格疾患。

用这个词来概括问题很简单……但是人心要复杂得多。

寄宿其中的灵魂则更为复杂。

Master 「呵呵呵呵……稍微有点那孩子的模样呢……」

皆守 「那孩子？」

Master 「啊，没什么，我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先不说这个，你不是有重要的话要对小羽咲说吗？」

皆守 「是的……」

Master 「不是很急吗……快点对她说吧」

皆守 「……好的」

皆守哥这么说着，稍微和我分开一段距离。

看到我露出了难过的表情，皆守哥用手指示意“稍等我一会”。

明明我连一秒钟都不愿等的……

Master 「嗯？」

皆守 「在此之前……Master！」

Master 「怎么了？」

皆守 「请到外面去！」

Master 「外面？你们两个人要说悄悄话？」

皆守 「不是的。请和我一起到外面去！」

Master 「哎？」

Master 「青妍？」

皆守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到外面去决斗！」

Master 「呵呵呵……怎么了？很少见呢」

皆守 「与其说是很少见，不如说是第一次……对师父说决斗无异于自杀行为」

Master 「但是，还是要决斗吧？」

皆守 「是的……请多指教」

Master 「好吧」

羽咲 「哎？皆守哥？」

皆守 「其实，我就为了告诉你一句话才回来的……但是，在说这一句话之前，有件想要确证的事情」

羽咲 「那、那个，皆守哥……」

皆守 「我……做了个梦……」

羽咲 「……梦」

Master 「你刚才也这么说呢。还说见到了由岐」

皆守 「是的，见到了由岐。然后在那里被她传授了梦的操作方法」

Master 「……梦的操作方法啊……
就是所谓的明晰梦？」

皆守 「你知道吗？」

Master 「嗯，那在武道的世界中也是一种境界」

皆守 「是这样啊……那更要请你和我决斗了」
 Master 「……怎么了啊。一个劲地发情说要决斗什么的」
 皆守 「……这种说话方式很恶心，请你还是停下为好……」
 羽咲 「哎？怎、怎么了？」
 羽咲 「Master？皆守哥？」
 皆守 「稍微……离开一下」
 羽咲 「不、不要嘛，好不容易隔了这么久才见到的……」
 皆守 「啊啊、没关系的……我马上就回来……」
 羽咲 「皆守哥」

我想要追上他们。

然后被木村先生拉住了。

羽咲 「木村先生」
 木村 「冷静点……大概，是在天台上……」
 羽咲 「天台？」
 木村 「嗯，曾经听他说武术的练习主要是在这栋大楼的天台上进行」
 羽咲 「为什么是武术的练习？」
 木村 「……不对，不是为了练习哦……」
 羽咲 「你、你在说什么！」
 木村 「皆守君……想要超越水上先生……」
 羽咲 「哎？超越Master？」
 木村 「嗯……是的」
 羽咲 「为、为什么？」
 木村 「这个答案，我想你应该去问皆守君……」
 羽咲 「呜」
 羽咲 「皆守哥」
 羽咲 「明明是不容易才见到了你的，皆守哥」
 羽咲 「皆守哥！」
 皆守 「羽、羽咲？」
 木村 「啊哈哈，
 她说无论如何都要过来……我制止不了她……」
 羽咲 「Master快住手！皆守哥已经遍体鳞伤了……」

皆守 「吵死了！羽咲闭嘴！」

羽咲 「！」

Master 「哎呀……这么说好么？」

羽咲 「……」

羽咲 「我才不吵呢！你知道、你知道我抱着怎样的想法……」

皆守 「我知道的……」

羽咲 「你根本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才会这么说！皆守哥！」

皆守 「不是的！」

皆守 「才不是不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才会这么说……」

羽咲 「……皆守哥」

皆守 「我只是为了告诉你一句话才回来的……」

皆守 「只要告诉你这句话……接下来就没有问题了……」

羽咲 「所以说，皆守哥一点都不明白！我才不要什么一句话！我想要和皆守哥聊得更久，能聊多久聊多久！」

羽咲 「然而皆守哥却一直在自作主张的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地决定我的想法……」

皆守 「啊啊，是啊……就像羽咲说的那样……我一直自己自作主张地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地决定别人想法……」

羽咲 「那么，为什么会说只说一句话什么的呢？一句话什么的根本不够！我、我还想和皆守哥说更多的话！再聊很多很多的事情」

皆守 「羽咲……那要多少能满足呢？如果一句话不够的话……要多少你才会满足呢？」

羽咲 「那个我才不管呢……我只是想更多地、更多、更多地和皆守哥说话……只是想要这样……」

皆守 「我也是……」

羽咲 「哎？」

皆守 「我也想和羽咲说话！一句话什么的根本不够！想尽情地说很多很多话！」

皆守 「所以！我今晚才会为了告诉你一句话，而来和你相见！」

羽咲 「哎……什么意思……」

皆守 「我不会消失！我会战胜间宫卓司！然后，以后也会一直保护着你！」

羽咲 「皆、皆守哥……」

皆守 「保护羽咲的，不是由岐，也不是Master……能保护你的只有我！」

皆守 「羽咲！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皆守 「所以，放心吧！」

羽咲 「皆、皆守哥……」

皆守 「把这个人妖打倒！然后把间宫卓司打倒！」

Master 「这个人妖……你对代理师傅说话的口气还真不得了呢……而且明明都这么遍体鳞伤了……」

皆守 「Master对不起……刚才说得有点过火了……不过」

皆守 「我要打倒你！」

Master 「……明明腿都哆嗦成那样了？」

皆守 「……这是精神抖擞！」

Master 「……你整个人性格都变了哦……」

皆守 「我已经受够了，这还让人怎么继续装酷下去啊……」

皆守 「因为已经受够，再不发威的话……」

已经遍体鳞伤的皆守哥……

应该是被Master揍得很惨吧……

满身疮痍，血迹斑斑……

谁都能看明白的，绝对的力量差……

绝望性的状况。

然而皆守哥却……

皆守 「代理师傅……你敌不过道场主对吧……我的蒂蒂」

Master 「那个啊，那种人不可能打得过吧」

Master 「从战国时代传下来的……这个古武术，只有数百种基本技……」

Master 「而其组合却有数万种……」

Master 「但是，那个人，却不是这个问题……该说是动物般的感觉呢……嘛，那个道场历代都是宗教性的东西……历代都具有灵能力者般的能力……」

皆守 「然后，这血统……我想，大概，我也感觉到了……」

皆守 「……来吧，准备好了……」

皆守 「从现在起……轮到我了」

Master 「轮到……你了？」

皆守 「操作梦……的意义……在这个现实世界，我站在代理师傅的眼前终于认识到了……」

Master 「……唔」

羽咲 「皆守哥」

一瞬间，感觉时间好像停止了……

时间既没有流向过去，也没有流向未来……

好像只是停在了那里……

在我觉得永远会这样持续下去的下一瞬间……

两个人影动了起来。

Master 「咕」

Master 「等……稍微……手下留情……」

皆守 「……成功了!!!!」

羽咲 「皆守哥，已经这么遍体鳞伤了……」

木村 「了不起……赢了啊……」

Master 「等……也没人关心我……」

羽咲 「不痛吗？」

皆守 「要说不痛的话……那就是骗人的……」

我把药箱拿了过来。

为什么这个人一回来就弄得遍体鳞伤了……

从以前开始就一点都没有变……

皆守哥回到我身边时一直都是……

羽咲 「浑身是伤啊……」

皆守 「那当然是因为和那个人对决……理所当然的啦……」

其他时候不也是……

我刚想这么说……还是止住了……

皆守哥没有过去的记忆。

深信自己就是间宫卓司，自己就是卓司哥创造出的人格。

所以……皆守哥把自己的记忆全部丢掉了。

那个幸福的泽衣村的事情也是……

羽咲 「为什么，要这么勉强自己……真是的……皆守哥真是……」

皆守 「所以我都说了吧……是为了保护你啦……」

羽咲 「但是……」

皆守 「为了以后一直在一起……」

羽咲 「以后……在一起？」

皆守 「嗯，是的……」

羽咲 「皆守哥……你哪里都不会去吧？」

皆守 「嗯，是的……哪都不去……所以可以跟你尽情地聊很多很多事情……」

羽咲 「真的吗？」

皆守 「嗯……真的……」

羽咲 「但是……皆守哥就是这样骗了我很多次……」

皆守 「嗯……可能吧……」

羽咲 「所以，真想用胶带把你五花大绑，让你哪都去不了……」

皆守 「这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呢……」

羽咲 「嗯……但是」

羽咲 「我……相信皆守哥……」

羽咲 「虽然被背叛了很多次……但我还是相信皆守哥……」

皆守 「为什么啊……像我这么没出息的哥哥……」

羽咲 「因为，皆守哥是我的英雄啦……」

皆守 「英雄？」

羽咲 「是的哦……英雄比救世主还要强哦」

皆守 「那是什么啊……胡搅蛮缠的歪理……」

羽咲 「但是就是这样的啦」

皆守 「啊，没错……」

皆守 「我比那家伙更强……」

皆守 「绝对不会输……」

我和皆守哥的约定……

虽然以前没有达成……

但是我还是相信……

因为皆守哥是我的哥哥……并且是我的英雄……

所以我相信皆守哥……

7月18日

……。

没有风声……

刚才还能听到的风声……

为什么风不吹了呢……风……

羽咲 「!？」

羽咲 「店内？」

羽咲 「为、为什么，我好像是在天台上……」

木村 「是皆守君把你搬过来的……」

羽咲 「皆守哥他？」

羽咲 「那、那么，皆守哥呢？」

木村 「那个……」

羽咲 「木村先生」

木村 「我、我被下了封口令的……」

羽咲 「木村先生！」

木村 「在、在……那个……

不，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约定……嗯」

羽咲 「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约定？」

木村 「对，挽留为了战斗而踏上旅途的男人，我可做不到……」

羽咲 「为了战斗……我明白了。多谢了」

木村 「哎？」

木村 「我说！你怎么突然跑起来了」

羽咲 「皆守哥为了战斗而前往的地方只有一个」

木村 「哎？为什么？」

羽咲 「为了和卓司哥战斗的话，只能是在北校」

木村 「但、但是你还不知道在北校的什么地方呢？」

羽咲 「那种事情不去看看怎么会知道」

羽咲 「皆守哥」

木村 「那么……在哪里呢？」

羽咲 「啊，木村先生没问吗？」

木村 「嗯，我没问他去哪里了……」

羽咲 「那哪里是什么封口令，其实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嘛……」

木村 「哎呀……大概是这样吧……」

羽咲 「!? 那是人影？」

木村 「哎？哪、哪里？」

被月光照亮的天台上……

一个人影……。

明明只是一个人影……

却好像……在和什么东西对峙着一样……

羽咲 「皆守哥」

月下的立像

一个人影。

胸口在风中闪烁。

放在胸前的手里的是……那时的小刀。

和七年前同样的姿势。

唯一不同的是，那里的人影只有一个。

那把小刀，好像是被他自己刺入体内。

羽咲 「不可以！绝对不行！」

皆守 「？」

人影露出了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那到底是谁。

露出那种……有些困扰的温柔的笑容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

羽咲 「不、不行啊……皆守哥……不能这么做……」

皆守 「……为什么跟过来了……」

木村 「啊哈哈哈哈……不好意思……」

皆守 「木村……你这家伙……」

皆守 「切……忘了锁门了吗……要是把门锁上的话就算你们跟过来了也进不来……」

羽咲 「不行啊……皆守哥……我、我不允许你做这种事情……」

皆守 「羽咲……」

羽咲 「早知道你是为了做这种事的话……我应该把你五花大绑关起来就好了……」

皆守 「所以……我说了那也是一个办法的……」

在皆守哥被我吸引了注意力的一瞬间，
 皆守哥的神色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一下。
 只有那一瞬间……变成了不同的人。
 我想要喊出声来。
 然而，在将空气吐出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被钢铁撕裂的纤维……然后是血、肉……
 黑暗中只有声音响起。
 终曲的奏鸣……
 对我宣告终结的音调……

皆守

「?!」
 在黑暗中发亮的钢铁。
 如同在那美丽的表面上舞动般流淌着鲜红的血。
 无比漆黑的天空。
 将这漆黑映照成青色的月亮。
 发亮的钢铁。
 流淌的鲜红的血。
 变得一片空白……
 脑袋里……
 一片空白……
 没有喊出来的话语……
 没有制止住这件事的话语……
 不成话语的呼吸……转变成了悲鸣。

羽咲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羽咲

「不要啊，皆守哥!! 不要啊啊啊!」
 只是这样叫着。

我一边哭着，一边只是这样叫着……

皆守

「……最后的最后，搞砸了呢……」

皆守

「是预定……调和吗……」

皆守

「原来如此……不管怎样，对于你而言……我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对吧……」

皆守哥……像是自言自语般地嘀咕着……

对方是……卓司哥吧……

我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明白的只是，哥哥将刀子插入了自己的胸膛这件事……

这个行为……谁也不能成为胜者。

他们的肉体的毁灭……

就是三个人的灵魂的毁灭……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我，瘫倒在了那里……

发不出声音……

只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止不住自己的颤抖。

皆守 「……那个啊……羽咲……对不起……」

皆守 「看起来……我没法再遵守约定了……就要在这里结束了……」

皆守 「呼……什么都没能做到……没能为羽咲……做到……」

羽咲 「皆守哥……」

羽咲 「没有这回事……没有……所以皆守哥……」

皆守 「会着了这家伙的道……也是没办法的……」

皆守 「也是没办法的……呢……」

皆守 「这也是现实吗……」

皆守 「那么，我就只能接受了……」

羽咲 「……………鸣……………鸣……………」

皆守 「哈……早知如此……最后的时间……用来做点其他的事情就好了呢……」

皆守 「再多陪陪你就好了呢……」

皆守 「哈哈哈哈……我也是……真是没用的哥哥呢……」

皆守 「我也……一点都没变呢……」

皆守 「好吧……再见了……间宫卓司……恭喜你……你赢了……」

皆守 「然后……我，输了……」

我冲向了皆守哥的身边。

然后抱紧了皆守哥。

羽咲 「皆守哥……不要走……」

皆守 「笨蛋……不要接近我……很危险的……」

皆守 「这个肉体会变成间宫卓司的东西……我会消失的……」

羽咲 「皆守哥才不会消失呢！因为」

皆守 「是呢……不想消失呢……」

皆守 「还想再多和羽咲在一起……」

羽咲 「就是啊……所以皆守哥。一起，一起回去吧。回家里去……」

皆守 「没错呢……这是我们的约定呢……」

羽咲 「嗯，就是啊……」

皆守 「一起，从今往后一直在一起……聊很多的……事情……」

羽咲 「嗯……聊更多、更多的事情……约定过的……和皆守哥说的话……我还完全没感到满足呢……」

皆守 「说的……不够多吗……」

皆守 「来……说吧……」

羽咲 「嗯，我，我呢。昨晚啊。看到了好大的向日葵哦」

在坡道上看到的夜里的向日葵。

在平时不会经过的坡道的途中，看到的……夜晚的太阳……

被碧蓝色支配的世界里……努力发出黄色的光芒的向日葵。

我说了向日葵的事情。

坡道的向日葵。

羽咲 「夏天的夜空里……很大的，黄色的向日葵……非常美丽，非常大……」

皆守 「向日葵……」

羽咲 「嗯，已经是夏天了呢……完全是夏天了呢……」

我认识那个夜晚的太阳……

因为在那个坡道上，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太阳……

羽咲 「学校也快要放暑假了……我想，今年能和皆守哥一起去什么地方玩就好了呢……」

皆守 「夏天吗……」

羽咲 「嗯……一直，哪里都没去……所以今年的夏天想去什么地方玩玩……」

羽咲 「因为今年的夏天又和皆守哥重归于好了……」

羽咲 「所以，暑假……一起回那个村子吧……」

皆守 「那个村子？」

羽咲 「对啊……那个村子哦……和哥哥一起生活过的……」

皆守 「那个……」

皆守哥慢慢地笑了。

皆守 「我为什么会忘了呢……对啊……一起生活过的……」

羽咲 「嗯，暑假……再去那个村子吧……」

皆守 「暑……假……吗」

羽咲 「嗯，皆守哥」

皆守 「啊啊……是呢……」

皆守 「暑……假……吗」

羽咲 「木村先生，叫救护车！」

卓司 「怎么回事！」

羽咲 「呜」

哥哥挣脱开我，站了起来。

卓司 「呜哇，这是怎么回事」

卓司 「痛……呜……」

羽咲 「哥哥不要动！」

我准备制止哥哥……但是那只手被挥开了……

羽咲 「哥、哥哥……」

木村 「那、那是……」

和刚才的表情不同……

声音也不同……

明明是同一副外貌……却简直像是另一个人……

在月光中站起来的……那个身影，简直如同幽鬼一般……

木村 「小羽咲，危险！」

羽咲 「哥哥！」

木村 「不行！那不是皆守君！那是要杀了你的男人！」

羽咲 「哥哥！哥哥！」

木村 「危险！不行！你明明最清楚的吧！间宫卓司是个多么危险的人物！」

木村 「现在，他的麾下有一百好几十名信者！」

羽咲 「哥哥！哥哥！不行！快回来！」

木村 「危险！总之你先回来！我去联络警察和医院！」

卓司 「但是……我还有太多的事情必须要做……」

卓司 「呜……」

卓司 「好……回去吧……回到方舟里……最后之日已经接近了……」

哥哥捂着伤口……消失在了建筑物的背后……

木村 「小羽咲」

羽咲 「对不起」

木村 「呜咕……」

羽咲 「木村先生……对不起……但是……」

我追向哥哥的背影……

哥哥消失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门……那里架着一个铁梯子……

羽咲 「……」

好像无止境地通往黑暗的地下一般的梯子……

不可能不觉得恐怖……

但是……我……

那里挤满了人。

很多很多人……

这么多的人，在这种地方……

羽咲 「哥哥……」

我在那一堆人中寻找哥哥……

寻找哥哥……

希实香 「……咦？」

一个人看到了我，开口对我说道。

希实香 「你怎么在这里？」

羽咲 「哎？」

希实香 「啊，对了……你还不认识我呢……」

希实香 「我倒是调查过救世主大人的人际关系，所以知道你……」

羽咲 「你和哥哥是熟人吗？」

希实香 「嗯，嘛，算是吧……」

羽咲 「哥哥在哪里？哥哥现在很危险的！」

希实香 「……」

女人想了一下……

然后苦笑起来。

希实香 「是呢……那个人，虽然是我们的救世主大人……但也是你的哥哥呢……」

希实香 「妨碍计划的人必须消灭……」

羽咲 「……」

希实香 「虽然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果然……我还是做不到啊……」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在里面的房间里……」

希实香 「你下来的梯子旁边的墙……」

羽咲 「太，太谢谢你了……」

希实香 「……嘛，只有神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羽咲 「只有神知道？」

希实香 「嗯？」

你的哥哥是决定要做我们的救世主呢，还是决定做你的哥哥呢……」

希实香 「这是让神来决定才比较好的事情……」

羽咲 「……」

那里……是哥哥的秘密房间……

之前，曾经和木村先生一起来过……

那个时候，可能是偶然吧，布卷了起来，看上去并不像一堵墙……

羽咲 「哥哥……」

卓司 「……………」

羽咲 「哥哥！」

卓司 「……………」

哥哥……

卓司哥在嘀咕着什么……

我的话语无法传给这个人……

因为卓司哥很讨厌我……因为他觉得我消失了就好了……

所以不可能看得到我……

我是知道的。

但是……

羽咲 「够了，饶了他吧！请饶了皆守哥吧！够了！请消失吧」

羽咲 「消失吧！」

卓司 「怎么了……你？」

卓司 「若槻姐妹？」

羽咲 「不是的！我是，我是，你最憎恨的羽咲！间宫羽咲啊！」

卓司 「双胞胎姐妹吗……」

羽咲 「不是的！是双胞胎的，不是布偶和我！」

羽咲 「是双胞胎的，是你和我啊！」

羽咲 「是卓司哥和我啊！」

羽咲 「才不是这个兔子布偶！」

羽咲 「是双胞胎的，是我和卓司哥！」

卓司 「……」

哥哥只是凝视着我……

用着怀有憎恶的视线……

如同那时一般……

卓司 「怎么了你们俩……竟然两个黑波动的发生源一起钻进了这个方舟呢……」

羽咲 「哥哥……」

羽咲 「为什么……为什么卓司哥……把皆守哥……这样……」

卓司 「原来如此……悠木的那个行动……那异常的强大……」

卓司 「哈哈……这样啊……我正想着作为妈妈所设定的难度来说也太高了……那家伙也太强了……」

卓司 「是你们……是你们这些黑波动的发生源，给了那家伙力量啊……如同白波动的莉露露帮助了我一样，原来如此……」

卓司 「音无所说的就是这种事吗……原来如此……破坏者呢……原来如此……」

卓司 「悠木就是被你们创造出来的，用来破坏救世主的黑波动暗救世主……妨碍人类救济的存在……」

卓司 「这样的话一切就吻合了……那种程度的强大……把我逼到这种程度的理由，都吻合了……」

卓司 「但是，很遗憾结果是这样」

卓司 「暗之救世主死了」

卓司 「暗之救世主消失了……然后身为真救世主的我活了下来……在这个世上……」

卓司 「是我的胜利……对……我的胜利……」

卓司 「暗和光的战斗……白波动和黑波动的战斗……是我们的胜利……白波动的胜利」

卓司 「救世主的……胜利……」

羽咲 「为什么……传递不到呢……为什么……」

羽咲 「已经，够了吧……卓司哥……够了……」

卓司 「消失吧……」

羽咲 「消失吧……求你了……」

卓司 「你才该消失呢……把黑波动停下……」

羽咲 「卓司哥……为什么……为什么……」

卓司 「要是不停止黑波动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卓司 「只有强制消除了……」

卓司 「叫人过来!」

安子 「在? 什么事?」

卓司 「不管是谁都好! 叫几个男人到这里来!」

从远处进来了很多人。

大家都瞪着我。

男生 「有、有什么事吗? 救世主大人」

卓司 「你们，一直在做爱吧?」

男生 「啊，不……虽然也不是一直都在……」

卓司 「你们喜欢做爱吧。喜欢奸淫吧!」

男生 「啊，是。非常喜欢」

卓司 「上了这个女的……」

男生 「哎? 可以吗?」

男生 「真的吗! 太好了!」

羽咲 「呀!」

卓司 「不是那个!」

男生 「哎? 不是那个? 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卓司 「让那个女的，让她看着自己的姐姐被人上……逐渐死去的样子直到最后……不要对那个女的动手!」

男生 「那、那个……什么意思？自己的姐姐是？」

卓司 「那个长着长耳朵的女的……那个有着红眼睛的女的……那个全身用布做的女的！」

男生 「哎？也、也就是说？」

男生 「真、真的假的……那不是说布偶么？难道？」

卓司 「对……把那个用布做的……女的干到死，然后杀了……用最残酷的方法杀了……」

羽咲 「干、干什么？」

卓司 「把那个女的按住！」

男生 「啊……好的……我、我明白了……」

羽咲 「不要！那是皆守哥、皆守哥给我做的玩偶」

卓司 「妹妹？啊，我明白了。我就不对你妹妹出手了……本来只要让你们消失了就行了的……」

卓司 「会变成这样也是因为你那么反抗，每件事都要跟我对着干……司就饶恕她好了」

卓司 「你妹妹如果没有你的话就什么也做不了吧……那家伙只是跟在你屁股后面转悠的存在……」

羽咲 「哥哥！皆守哥你听不到吗！求你了！皆守哥！」

羽咲 「皆守哥做给我的玩偶要被弄坏了啊！」

卓司 「闭嘴！干了那家伙！」

男生 「干、干是指……这个东西吗？」

卓司 「没关系……她因为担心妹妹所以不会抵抗的吧……没什么好怕的……」

男生 「担心妹妹……是说这个布偶吗？」

男生 「话说，这女孩不是救世主大人的妹妹吗？」

男生 「所以不可以上吧？」

卓司 「怎么了你们……不听我的命令了吗？」

男生 「啊，不是！这就干！请让我干！」

男生 「快，你也干啊……把这家伙……」

男生 「哎？我也要？」

男生 「这是救世主大人的命令！」

齐声 「哦——」

男生 「好了，兴致上来了哦！」

卓司 「在她发飙之前先让她晕过去……」

男生 「晕过去？啊，好的。总之先揍她吧！」

男生 「好了命令来了！狠狠地揍这家伙！」

齐声 「哦——」

男人们聚在一起捶打皆守哥制作的玩偶。

之前，由岐姐帮我补好的地方又绽开了……

羽咲 「不，不要——」

男生 「嘿嘿嘿嘿……这样子真够惨的」

男生 「嘿嘿嘿嘿，这是为了仪式顺利地进行……你啊……是笨蛋吗……不可能拿掉的吧……呵呵呵呵……从现在起快乐的时间就要开始了……」

这些人……在和谁说话呢……

好像……嘀嘀咕咕地在跟布偶说话……眼神也散乱无神……

是听到了什么听不到的声音了吗……

我看着这恐怖的场景，甚至连气都不敢喘……

只是哆哆嗦嗦地颤抖着……看到我的这副样子，哥哥很开心地笑了……

卓司 「哈哈哈，你就在那里看着姐姐被玷污得越来越脏吧……」

男生 「来……现在开始……才是主菜……忍不住了……呜嘻嘻，怎么害怕了……这家伙……开始明白要被干啥了吗……」

男生 「哈哈哈哈哈……一般都会知道的吧……知道的啦……全都明白是当然的吧……」

男生 「这，是，什么……？」

男生 「这家伙……没穿内裤啊……」

男生 「一直不穿内裤地生活啊……」

羽咲 「……」

他们卷起布偶得裙子在嘀咕着什么……不是很明白他们的意思……

是在对布偶没穿内衣而感到不满吧……不是很明白。

男生 「啊、啊啊啊啊……果然大腿很柔软啊……忍不住了哦……」

男生 「我…我也…要摸」

男生 「真棒……受不了了……这家伙的o穴完全是粉红色的哦……」

男生 「打、打开来看看啊……」

男生 「喔……真棒……这家伙的缝……好像跟小孩子的一般细哦……」
他们硬是要把兔子玩偶下面的接缝撑开……这么做的话会把玩偶弄坏的……。

因为已经是很旧的玩偶了……

男生 「再……撑开点啊……」

男生 「大、大大小阴的的的……内侧是小阴唇吧……」

男生 「是、是是是啊……那么现在该怎么做啊……」

他们的话愈发听不懂了。

男生 「详、详细的……啊巴，啊巴巴，啊巴巴巴巴……」

男生 「总、总、总之……先……啊巴、啊巴巴、啊巴巴巴巴……」

男生 「怎、怎怎、怎么？样？怎么样了」

男生 「哎啾、哎、哎哎、哎啾啾啾……啾啾啾……」

男生 「喂回答啊！怎么样了啊？」

男生 「对不起，别别、别大声嚷嚷大大大声大大大声……大、大声、大声声……」

男生 「想想想……想干……干什么？不、不要……好害怕……」

男生 「呵呵呵呵呵……害怕吗？可怕的火球选手大人……你、你、你……害怕吗……害怕吗……」

男生 「……好、好好好、好怕好怕好怕……发、发发发光的……好怕……好怕……」

男生 「太棒了优胜吗……」

男生 「是啊……只能是这样……优胜……」

男生 「不不不……不行……好怕好怕好怕……唏、唏唏唏……」

男生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库拉拉的重症患者站起来了……窗户变成了窗窗窗……」

男生 「库拉拉……这不是起来了吗……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男生 「好怕好怕好怕好啊龟梨！」

男生 「啊哈哈哈哈。再继续搞啊搞啊，捏，捏，捏……」

男生 「对……然后就这样把龟NA☆RI☆捏捏……做出来的面包给他吃」

男生 「啊哈哈哈哈，那玩意真棒真棒说不定能治头痛吗……」

男生 「龟形龟……龟形……龟形……是万能的啊……龟……龟龟龟龟龟……龟有形有」

羽咲 「呀」

男人们说着不明所以的话，突然开始脱起了裤子……

我遮住眼睛……

男生 「快舔啊！舔龟形！舔舔舔舔舔……」

男生 「龟形最棒最棒呜呜嘻嘻嘻嘻……」

男生 「不、不行……嘴里满满的……龟龟龟有形……龟龟龟龟……龟……」

男生 「喂、喂喂喂喂……龟、龟有龟……龟有有……」

男生 「啊，里面呢？里面巴巴巴……啊巴、啊巴巴……里面是牛奶、牛奶蛋糊糊……渣……渣自……渣自……」

男生 「啊巴巴巴……啊巴、啊巴巴巴……嘴、嘴，和酵母菌关系好呢呢呢呢呢……呢」

男生 「啊…啊啊……啊玛格南……优胜……」

男生 「啊……啊啊啊……射精的瞬间……优胜……决定……」

男生 「只有射精的瞬间……优胜！去了！」

男生 「啊、优胜吧……啊，优胜KA·攥E·NA·R 1！去了……」

男生 「只有射精的瞬间…优……胜……去了」

男生 「再、再再……再多叫点人来！在、在那里搞……」

男生 「赞、赞赞成……要很多人才行……优，优优……优胜胜……」

男生 「哎？好怕……优胜好可怕……优胜……」

羽咲 「啊，不行……」

男人们把布偶搬到了旁边宽敞的地方……

羽咲 「不行！不要做过分的事情！」

安子 「……怎、怎么了……这是？」

男生 「请、请你、请你随便说点什么……关于优胜的一句感想……」

安子 「……一、一句感想？对、对这个布偶？」

男生 「快快、快点……因为要优胜的，啊啊，半身已经优胜了……」

希实香 「呼……快，来说一句吧……」

安子 「橘、橘学姐……」

希实香 「因为眼前的女生是若槻姐妹中的姐姐啦」

安子 「哎？这个吗？」

希实香 「就是的啦……你真不合拍呢……这样的话可到达不了哦？」

安子 「怎、怎么会……那个……你、你是若槻姐妹啊……不管怎么都好……快点开始吧！」

男生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快点……」

安子 「他们想要开始什么啊？」

希实香 「他们是说接下来要让她自慰……」

安子 「哎？让这个布偶吗？」

希实香 「哈……来，救世主大人的药……就是因为这样你的脑浆才没有到达啊……请使劲地吸吧」

安子 「是、是的……太谢谢你了……」

一大群人凝视着兔子布偶……

大家一起凝视着一动不动的布偶……

是在看什么呢……在狂欢的人也有很多。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也有不少……

不知为何……也有害怕布偶的人……

这些人到底看到了什么了呢……

女生 「根本不动……」

安子 「不、不认真做的话……就会被所有人侵犯了哦！」

希实香 「呵呵呵……安子酱……真认真呢喵……」

安子 「你平时都在自慰吧？来，想着你最重要的人来做吧」

男生 「啊……啊啊……好像又要优胜了……啊……啊啊啊……优胜了了……」

男生 「只有瞬间……射精优胜，去了！」

男生 「啊、优胜了……啊、优胜！去了……」

男生 「……去了」

逐渐被玷污……

我的布偶……

曾经的我……逐渐被玷污……

我那停止的……重要的时间……逐渐被玷污……

我的记忆……

那个时候的我……

被不知道的人们的手……

逐渐玷污……

记忆逐渐被玷污……

停止的时间被弄得破烂不堪……

卓司 「怎么样？你有什么感觉？」

羽咲 「好、好过分……好过分啊……为什么做这种事……太过分了……」

卓司 「呵呵呵呵……镜完全坏掉了啊……」

羽咲 「为什么、为什么做这种事……我的……我的重要的……重要的……」

卓司 「你重要的姐姐坏掉了哦。体无完肤的……啊？」

羽咲 「哎？」

卓司 「啊？啊啊？啊巴巴……啊巴巴巴？」

羽咲 「哥、哥哥？」

突然……哥哥翻起了白眼……下巴嘎嘎地抽搐着……

羽咲 「那、那个」

卓司 「看、看我弄坏你……完完全全弄坏你……把你完全弄坏掉……」

卓司 「竟、竟竟竟敢小瞧……竟敢小瞧我……」

卓司 「来人！把锤子拿来！来人！拿梯子！拿铁锥来！磔刑……给她处以磔刑……磔刑磔刑磔刑磔刑磔刑磔刑磔刑……」

羽咲 「哎？为、为什么？为什么？」

卓司 「吵死了！被那么挑衅还能沉默吗？真的把你弄坏……你这个兔子混蛋！」

羽咲 「不要，住手！」

卓司 「那个混凝土的柱子……钉在那个柱子上……高高的……在比这高很多的地方……钉上……钉上钉上钉上钉上钉上……」

原本是那么吵闹的声音……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声音越来越少……

不久，一切都被静寂所笼罩。

一个人也没有……

广阔的空间中……只有我在哭泣……

我只是在哭泣着……

「司……」

叫我司的……人。

我……不想见这样的人……

「这……这是……镜吧……」

羽咲 「不是的……这孩子……不是这个名字……」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

羽咲 「才不是什么为什么……这不是哥哥做的事情么……」
「好过分……为什么做这么过分的事情……」

羽咲 「……哥哥」
我凝视着哥哥……
那副模样是皆守哥……
但是……灵魂却不同……
并不是我想见到的人……
「是这样啊……」
「镜……回家吧……」
哥哥，抱起了布偶……
「回去吧……回家……」

羽咲 「……」
两个人在夜里的街道上行走……
已经是没有电车的时间了……
走到家里花了大约一个小时……
两个人只是沉默地走着……
然后……
「过去也曾经这样……背着你回去过吧……」
「那个时候啊……你太过努力了……赛跑的时候肌肉都拉伤了……」

羽咲 「……那是」
「司联络了我之后马上就过去了哦……」
「然后……镜这么说……」

羽咲 「不是……」

羽咲 「那是……我啊……」

羽咲 「是那个……坡道的事情啊……」

羽咲 「两个人一起看到向日葵的……那个坡道……」

羽咲 「……我说要爬上那个坡道……要去找爸爸的灵魂……」

羽咲 「我想，如果到了那个坡道的前方……就能取回爸爸的灵魂……爸爸就会复生的……」

「你说取回……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你想要去哪里？」

羽咲 「那种事情……我不知道……」

羽咲 「只是……那个向日葵的前方……穿过那片向日葵的花田的前方……
一直都没能越过那个前方……」

羽咲 「如果越过向日葵之路……向着向日葵所朝向的天空延伸的……那个
大大的坡道的话……大概，就会有爸爸的灵魂……」

「大大的坡道？」

羽咲 「爸爸的故乡的……大大的坡道……」

「那个，有那么大吗？」

羽咲 「我想大概现在不会这么觉得了……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感觉非
常巨大」

羽咲 「甚至觉得那就是世界尽头的墙壁……」

羽咲 「要是能爬完这个坡道的话……那里就是世界的界限」

羽咲 「但是，不是这样的……」

羽咲 「爬完了那个坡道之后，越过那个山丘之后……」

羽咲 「在那前方……依然是街道……」

羽咲 「在那前方还有坡道，坡道前方也是一样……」

羽咲 「街道永远地延续着……」

羽咲 「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世界并没有尽头……」

「说起来，你在那里哭了」

羽咲 「嗯……」

羽咲 「因为，我明白爸爸的灵魂已经不会再回来了……于是悲伤起来」

羽咲 「……知道了有不会再回来的东西……」

羽咲 「然后，皆守哥来了……每次都是这样」

羽咲 「皆守哥……我一哭就会过来的」

羽咲 「我，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老是在哭着……一直都什么也做不
到……」

羽咲 「想要变强……变强……」

「所以说……你努力过头了……」

羽咲 「……完全不够……我……什么都没有努力……」

「没有那回事……你明明都这么努力了……」

羽咲 「……皆守哥……」
 哥哥无法看到我……
 被其他人的灵魂占据了……无法看到我……
 但是……他却说了除了我和皆守哥之外没人知道的事情……
 虽然，哥哥已经无法看到我了……但是……果然这个人就是皆守哥……。

羽咲 「皆守哥……」
 我静静地抱住哥哥……
 哥哥就那样停了下来……
 「镜……到家了哦……」
 哥哥突然停在我不认识的家门口……
 「镜变成了这个样子……伯母和伯父……会非常伤心吧……」
 「但是镜是想要回家的吧……」
 「镜……」

大婶 「来了」
 「……」

大婶 「那、那个……」
 「……」
 「对不起……我……我，没能保护镜……」
 「让镜变成了这个样子」
 「非常抱歉」

大婶 「那个……」

大婶 「你是谁？」
 「……哎？」

大婶 「那个玩偶……怎么了么？」
 「哎？」

「这是什么？」

大婶 「那、那个……你到底是……」

「不是的。直到刚才为止这还是镜……若槻镜啊」

大婶 「是这个名字吗？这个玩偶？」

「不是这样的，若槻镜可是这家的女儿啊」

大婶 「那个……夜已经很深了……我想在这种地方说话也不是太方便……」

「但是，若槻伯母」

大婶 「我、我说啊……我们家姓长谷川……不是叫若槻的人家啊……」

「哎？」

大婶 「那个……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就得叫警察了……」

「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了？我……」

「司！」

羽咲 「够了……适可而止吧……」

羽咲 「够了！虽然不知道你是谁！把皆守哥还给我！」

「噫」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 7 月 1 9 日”

深夜中学校里也会响起钟声吗……

黑暗中声音在回响……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回到了北校。

到现在为止一直抱在怀里的玩偶没有了……

我，从那时起……第一次……一个人站着。

什么都没有……只是……

羽咲 「皆守哥……」

果然……我想那个时候我还是死了最好。

正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死……所以才变成了这样……

附身在皆守哥身上的是卓司哥的怨念……

是诅咒……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并不是什么精神病……

那是诅咒……

下在幸存的我们身上的……诅咒……

说不定，不仅仅是卓司哥……连由岐姐也在诅咒我们……

所以，变成这种结果……

哥哥刺向了自己的胸口……

破坏了我的半身……

然后……还要把很多人送回到天空……

回归天空的日子。

交还灵魂的日子。

那一天，卓司哥对我做的事情。

杀了由岐姐的……那个行为……

他想要再一次实行……

这次……和很多人一起……

羽咲 「哥哥……」

「早上好……」

羽咲 「哎？」

从某处……传来了声音。

「这里……」

羽咲 「哎？是、是哪里啊？」

「并不是场所……是调律……」

羽咲 「调率？」

「对……间宫家是古神道世家……有着可以使心的频率重合的技能
……佐奈实的血也同样如此……」

「所以，只要慢慢的调合频率……」

羽咲 「啊……」

「看……见到你了……」

羽咲 「你是……谁……」

彩名 「彩名……你是……间宫羽咲」

羽咲 「是、是的……」

这是谁呢……从来没有见过。

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穿着制服……但是……

羽咲 「你是谁……」

彩名 「所以说，是彩名……」

羽咲 「……不是人吗？」

彩名 「……不是人的话那是什么？」

羽咲 「……我不知道」

彩名 「呵呵……」

彩名 「你是要去看吧」

羽咲 「看什么？」

彩名 「终之空」

羽咲 「tsuinosora？」

彩名 「对……」

羽咲 「是妈妈预言的天空吗……」

彩名 「对……是你妈妈迷恋的天空……」

彩名 「这个世界的临界点……」

彩名 「为了让灵魂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的……地点……」

彩名 「只要没有找到出口……就会无数次地重新开始……」

羽咲 「重新开始？至少，那种天空至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彩名 「至今为止？你所说的“今”在哪里？」

羽咲 「……我不是在说那个……」

彩名 「那么……你是要去看接下来的事情吧？」

羽咲 「接下来」

彩名 「对……终之空的前方……」

羽咲 「终之空的前方？」

彩名 「魂之回转的终点……」

羽咲 「那是什么……」

彩名 「前方的天空……小羽咲能够看得到吗？」

羽咲 「所以说，那是什么啊，所谓前方的天空！」

彩名 「呵、呵、呵……魂之回转……无限回廊……时间模型……」

彩名 「天球仪的前方……回转的影戏的前方……」

彩名 「我为门……」

彩名 「既为门亦为键」

彩名 「全为一，一为全之物……」

彩名 「原初的话语的外在表现」

彩名 「外在的理智」

羽咲 「……你是」

彩名 「音无彩名」

彩名 「虽然谁也没有赋之形体……但谁都能够理解……谁都知晓……」

彩名 「就算是世界上一次都没出现过的风景……那也并不是会让人吃惊的景色……」

彩名 「随处可见的世界」

羽咲 「随处可见的世界？」

彩名 「对，这个世界的前方……有着随处可见的世界……」

羽咲 「……那是？」

彩名 「……美好的每一天」

羽咲 「美好的每一天？」

彩名 「对……以永远之相下……」

羽咲 「这片天空的前方……能看到那个吗？」

羽咲 「……我……」

我走了起来……

向着校舍踏出了一步。

一个人……

羽咲 「……一个人都没有」

彩名 「不在这里……」

彩名 「因为……这里不是天空……」

看不到身影……

只能听到声音。

羽咲 「这里并不是天空……」

彩名 「通往最后的天空是一条直线……」

彩名 「从这个方舟开始……延展出去一条路……」

彩名 「那是比你未能登上的……那个坡道更长……一直伸向天空……」

羽咲 「你，到底是！」

彩名 「我是音无彩名……仅此而已……」

羽咲 「……是那个铁梯子……吗？」

……

不断延伸的梯子……

那简直就如同陷入了徘徊在永远的静寂中的幻觉一般……

羽咲 「……」

羽咲 「是风……」

从远处能听到风声。

远远的……前方、前方……

从梯子的前方……传来了风声……

原本让人感觉如此遥远的风声……渐渐大了起来……

风声在……

羽咲 「……」

卓司 「……已经到时间了哦……」

卓司 「看样子……羽咲是想要永远停留在这个时间里呢……」

卓司 「我要往前走了……在这个回转的世界里……」

卓司 「再一次、作为寄宿在新的肉体上的灵魂……」

哥哥的身体浮在空中……

我无言地跳了出去。

啊啊……是这样啊……

由岐姐也是这种心情啊……

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只是因为喜欢的人向着天空跳下去了……

我想要抓住那个身体……

我——

To Be Continued.

第六章

Jabberwocky II

夏のある日/出会い

Jabberwocky II

夏日的某一天。

我走在路上。

夏天的阳光……

湛蓝的天空……

巨大的云彩。

翠绿的树木……

我在这样的景色中走着。

带着青草芬芳的风迎面拂来……

小溪的流水声……

泥土的清香……

这里是父亲的故乡……

名叫泽衣村……

话虽如此……我并不清楚这里在日本地图上的大致方位。

只知道，这座村子的夏天比东京要凉快，而冬天也更加寒冷。

小时候的我，只知道这种程度的事了……

皆守

「那个……羽咲差不多要到了吧……」

确认了一下时间。

在这村子里，本没有太多需在意时间的事情，所以我特地把家里的闹钟带在身上。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证据就是，设定好的闹钟在片刻前就已经响过了。

虽说在这地方一个人摆弄闹钟也是枉然……

皆守 「明明说过大概下午三点会到……真是的」

羽咲要来泽衣村了……

趁着父亲住院的机会，从死老太婆那里逃了过来。

皆守 「真是的……父亲也是，早点 and 那个老太婆分手就好了……」

「哈哈……不能说这样的话哦……」

皆守 「嗯？哇啊！」

皆守 「父、父亲？」

浩夫 「皆守似乎很有精神嘛？」

皆守 「搞什么啊，突然出现」

浩夫 「抱歉、抱歉……从车站走过来要花不少时间呢……这座村子」

皆守 「噢……话说，羽咲呢？」

浩夫 「嗯？哎？」

羽咲 「！」

在父亲身边的羽咲不知为何吓了一跳，躲到他身后。

虽然身材很瘦小，但再怎么样也无法完全藏起来……

皆守 「……真是的，怎么又躲着我了……」

浩夫 「啊哈哈。你看，不要紧的哦……羽咲」

皆守 「真是的……羽咲，为什么要躲着我啊……已经忘了我吗？就三年没见啊？」

浩夫 「也不能这样说……皆守在东京的时候，羽咲还很小呢……」

皆守 「那就是说，已经不记得我了？」

浩夫 「嘛，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子呢。」

羽咲 「那、那个……是哥哥吗？」

皆守 「啊啊，没错。我就是皆守，你的哥哥！」

羽咲 「啊呜」

皆守 「为什么又躲起来了啊！」

浩夫 「喂喂，不能这样哦。这么大的话……羽咲会害怕哥哥的哟……」

皆守 「可怕的哥哥什么的，那是指的卓司吧……」

浩夫 「唔、嗯……嘛，虽说如此……」

皆守 「卓司还是死性不改吗？」

浩夫 「嘛，的确是那样呢……」

皆守 「还在虐待羽咲吗？」

浩夫 「不，也没有做出虐待这种事呢……」

皆守 「那就是虐待吧。那个母亲也是……快点把羽咲带到这里来就好了呢」

浩夫 「哈哈……你果然还是很讨厌你母亲呢」

皆守 「那当然！她背叛了父亲和我！我绝对不会原谅那家伙的！」

浩夫 「那只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没出息罢了……嘛，如果你要恨就恨我吧」

皆守 「为什么父亲马上就摆出这样的脸啊！」

皆守 「卓司也好，那个女人也好，为什么不去揍他们一顿啊！」

浩夫 「呃，暴力是不好的嘛」

皆守 「但是，卓司却一直对羽咲施以暴力不是吗？」

浩夫 「嗯……虽然我也有说过他呢……」

皆守 「真是的……你害怕那个女人吧？」

浩夫 「……皆守……不能老是用那个女人来称呼自己的母亲哦」

皆守 「我啊，才不承认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况且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是那家伙先背叛我们的啊」

浩夫 「唔……我也知道皆守说这话的心情……」

皆守 「如果父亲不和那个女人分手我就会一直呆在这个村子里的……」

浩夫 「……抱歉呢」

皆守 「……真是的，为什么要道歉啊……比起道歉还是快分手吧……」

皆守 「对于那个女人而言，只要卓司一个人就够了吧？」

浩夫 「没有这种事哦。她也爱着皆守的，当然也是爱着羽咲的……」

皆守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吧！」

浩夫 「……」

浩夫 「你看，这么大声会让羽咲害怕的啊」

皆守 「我才不管！」

羽咲 「哈、哈呜……」

皆守 「哈呜个毛啊！」

羽咲 「啊、啊呜、啊呜……」

皆守 「还真是干脆啊！」

浩夫 「喂喂，别这样吓她啊」

皆守 「哼……」

浩夫 「父亲啊，明天就不得不回去了呢……」

皆守 「明天？那么早吗？」

浩夫 「明天就要开始住院了呢」

皆守 「明天？我还以为会过一阵子呢，原来那么快啊……」

浩夫 「啊啊，但只是进行一些检查，没什么大事的，短短几天就能出院了」

皆守 「那当然。如果父亲发生了什么事，间宫家要怎么办啊。快点把身体养好吧」

浩夫 「啊哈哈，真像皆守会说出来的话呢」

皆守 「啊啊，抱歉了呢，没有长成一个坦率的儿子……」

羽咲 「父亲……要快点回来呢……」

浩夫 「啊啊，没关系的」

羽咲 「否则……我会被这个可怕的哥哥……」

皆守 「喂，说的是我啊！」

浩夫 「看起来是这样呢……」

皆守 「我有什么可怕的」

羽咲 「哈呜」

皆守 「哈呜个毛啊！」

皆守 「真是的……这种软弱的家伙居然是我的妹妹……」

浩夫 「不……羽咲是个女孩啊，就是这样才对啊……」

皆守 「不对，就算是妹妹也应该越强越好！」

浩夫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毕竟是女孩啊」

皆守 「由岐姐就非常强哟」

浩夫 「由岐姐？那是谁？」

皆守 「就是道场里的代理师傅由岐姐啊，那个暴力女」

浩夫 「道场里的代理师傅……水上先生……噢，原来就是水上先生家的由岐吗……的确，那个女生从前就是争强好胜的性格呢」

皆守 「就是啊。在道场里能够胜过由岐姐的家伙也没几个……所以是父亲太过时了，认为女孩就应该柔弱一些。况且你的老婆也比你强多了嘛」

浩夫 「虽、虽说如此……但是……」

皆守 「所以，羽咲！」

羽咲 「啊呜……」

皆守 「不要啊呜！应该说“是的”！」

羽咲 「是呜…」

皆守 「到底是哪个啊……」

皆守 「你在这里会变强的」

羽咲 「变、变强？」

皆守 「啊啊，没错，变强」

浩夫 「可不这么做也……」

皆守 「那怎么行！况且你一直被卓司欺负不是吗？」

浩夫 「那、那也不能以暴制暴嘛……」

皆守 「父亲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落得如此地步的……真是的」

皆守 「卓司变厉害了吗？羽咲？」

羽咲 「哎？」

皆守 「以前因为那家伙很自以为是，我没少和他掐架呢。在那之后，他稍微变厉害点了吗？」

浩夫 「呃……说是掐架，只是你单方面在打他吧……」

皆守 「是啊是啊，然后因此就被那个蠢女人痛殴。为什么父母会干涉小孩之间的掐架啊」

浩夫 「是为了阻止你们吧……你母亲」

皆守 「才不是阻止啊。那个可恶的女人，一直偏袒卓司……嘛，虽然最后我连那个蠢女人也一起揍了」

浩夫 「就因为你总是这样……才被送到这个村子里来了吧……」

浩夫 「真是的……年纪轻轻就崇尚家庭暴力……你啊……」

皆守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不会承认那个女人是我的亲人的。其实，我连父亲也不打算原谅，因为你居然原谅了她……」

浩夫 「……皆守」

皆守 「但是，我还是无法恨父亲呢……所以，你先去好好住院，养好身体吧」

浩夫 「……哈哈哈，谢谢你呢……」

皆守 「总之，不仅仅是暑假期间，让羽咲一直留在这里就行了」

羽咲 「哎？」

皆守 「这里既没有那个女人也没有卓司，很和平哦」

羽咲 「但、但是……父亲……不在这里……」

皆守 「啊哈哈，那只是时间问题哦。父亲看到羽咲来了这里，肯定会最终放弃，回到这个村子的」

羽咲 「哎？是这样吗父亲？」

浩夫 「我说，为什么你就自说自话决定啊」

皆守 「嘛，但是羽咲」

羽咲 「是、是的……」

皆守 「你的确是在被卓司他们欺负吧？」

羽咲 「嗯、嗯……」

羽咲 「那个……因为羽咲的错，卓司哥哥最终没有成为救世主……」

皆守 「父亲……

你倒是纠正这样的想法啊！」

浩夫 「我也一直在说，没有这种事……」

皆守 「但是，卓司和那个女人却还在这么说吧……真是的」

浩夫 「嗯……母亲也好几次说过这样的话了」

皆守 「那个女人，根本听不进父亲说的话吧……她那种个性是不会听的……」

皆守 「嘛，没办法，
羽咲！」

羽咲 「是、是的」

皆守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被卓司欺负吧？」

羽咲 「嗯、嗯……」

皆守 「被打、被掐住，是吧」

羽咲 「嗯……」

皆守 「所以呢，你应该很了解被欺负的感受吧」

羽咲 「是、是这样吗……」

皆守 「所以呢，试着反过来想想」

羽咲 「反过来？」

皆守 「就是这样……一味被别人打，就会有很多想不通的事哦。有些事，只有通过打别人才能明白啊」

羽咲 「通过打别人？」

浩夫 「别、别教她奇怪的事啊……皆守」

皆守 「男人啊，互相打着打着……就逐渐彼此理解了……」

羽咲 「那、那个……羽咲……是女孩……」

皆守 「女孩也是这样的啊！羽咲」

浩夫 「不能这样！羽咲是女孩啊」

皆守 「所以说，这种草食系大叔的天真想法是行不通的！」

皆守 「在这里，我能教你和卓司打一万次，就能够赢一万次的办法……」

浩夫 「真是的……你啊……」

夏日的某一天……

我与多年不见的羽咲重逢了。

虽然这么说，羽咲却似乎已经不记得我了……简直就像是第一次见面一般……

父亲虽然把这解释为那时候的羽咲还小，但在我的记忆中，以前的羽咲并不是那么年幼……

非要说原因，可能是羽咲把自己在东京的日子从记忆中抹去了……总觉得是这样。

我住在东京的间宫家的时候，醉心于莫名其妙的邪教的母亲……一直在胡作非为……

深信自己会成为救世主的卓司……

还有，被卓司与母亲虐待的羽咲。

异常的家庭状况。

而只有父亲，独自在摸索和平的解决方法。

但对于小时候的我，等待这种解决方法只能让我越发急躁。

所以，我什么也没能解决……

我只是变得很暴躁。

一旦发现了羽咲被虐待的痕迹，就会去找母亲或者卓司算账。

对于这种做法，现在我依旧没有任何悔意……

然而，随着冲突的升级，最终发展成持刀伤害事件……

顺便说一句，受伤的是母亲，而拿起刀的也是她……

因为我夺过刀具之后进行的反击，母亲受伤了。

因此我就可喜可贺地被送到了父亲的老家，这座泽衣村……

浩夫 「但是皆守看起来也精神十足呢」

皆守 「啊啊，我很有精神哦」

浩夫 「嗯」

父亲边说边笑，抚摸年幼的我的头……
 总觉得这张脸似乎有些寂寞的神色……但我却无法理解其中含义。
 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却依旧是个彻头彻尾的小鬼呢……
 所以，我没能理解父亲最后那笑容的含义。
 一直都勉强着自己的内心和身体……
 这一定是经历了我这个小鬼根本无法想象的辛苦吧……
 为了让家人一起获得幸福……
 在那天之后——
 我就再也没看到过父亲那笑着的脸庞了……

夏のある日/隣町へ

Jabberwocky||

从昨天起，羽咲就在这个村子住了下来。
 虽说只是暑假期间……但是，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她关于这座村子的各种有趣事情。
 羽咲从出生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来这座村子……而这里有很多在东京见不到的东西……

晨练结束后，我径直走向了厨房。总之先确认一下早饭有没有做好。
 在听说已经差不多准备完了以后，我打算去叫醒还睡着的羽咲。
 在横穿道场的时候……看见了结束晨练、正在乘凉的学员们。
 就这么走过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那个让人感到不快的名字……

学员 「为什么佐奈实的孩子会在间宫家……」
 皆守 「……!」
 学员 「说的是皆守吧？怎么都现在了你……」
 学员 「别搞错了……皆守虽说是佐奈实的孩子，可更是间宫家的孩子啊」
 学员 「噢，皆守是能成为间宫流道场主的人呢……首先眼神就与众不同」
 学员 「强到能把一群孩子逐个打飞……果然流淌着间宫之血呢……」
 学员 「水上代理师傅也很欣赏皆守啊……」
 学员 「嘛，毕竟有那么好的素质呢……」
 学员 「皆守很讨厌他母亲的不是吗？那个佐奈实家的母亲」

- 学员 「是这样吗？」
- 学员 「没听说过吗？所以才被扔到了这个村子里」
- 学员 「这样啊……」
- 练习生 「噢，似乎和母亲因为某件事而拔刀相向了呢」
- 学员 「哎？皆守用刀吗？」
- 学员 「怎么会……是母亲那边哦。是母亲对自己的亲儿子举起刀的……」
- 学员 「对亲儿子？」
- 学员 「不愧是佐奈实家的人啊……」
- 学员 「嘛……我曾经也见过那个佐奈实家的女人……的确是会做出这种事的可怕女人呢……」
- 学员 「话说回来？你到底是指数谁啊，你口中的那个佐奈实家的孩子？」
- 学员 「哎？除了皆守，就没有别的佐奈实家的孩子了吧」
- 学员 「你不知道吗……那个佐奈实家的女人，和有名的新兴宗教的教主生了孩子哦」
- 学员 「哎？和浩夫先生离婚了吗？」
- 学员 「没有哦」
- 学员 「这不是很奇怪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和新兴宗教的教主生的孩子啊？」
- 学员 「不是啊……所以我说啦……」
- 皆守 「……」
- 「喂！那里的！扫除还没有结束，别像一群家庭主妇似的凑在一起八卦！」
- 皆守 「哎？」
- 察觉时，由岐姐已经站在我身后了。
- 学员 「哇、是由岐姐！」
- 由岐 「你！还有你！不快点把扫除搞定，我会和代理师傅说的哦！」
- 学员 「那、那个还请饶了我吧」
- 由岐 「会被代理师傅揍的哦……」
- 学员 「噫！」
- 皆守 「是由岐姐啊……」
- 由岐 「哦？皆守，挺精神的嘛」
- 皆守 「我看上去像有精神吗？啥眼神啊你……」

由岐 「像这样？」

皆守 「哇，干什么啊？」

突然眼前一黑。

就像是世界被黑暗所包围……虽然想这么说，但是好像也只是被黑色的布包裹住而已……

皆守 「喂，你在干什么啊由岐姐」

由岐 「在由岐姐姐的裙子底下呢」

皆守 「裙、裙子底下？什么？」

由岐 「就是这样哦，感觉如何？大姐姐的裙子底下很舒服吧？」

皆守 「你、你傻啊！」

由岐 「哦哦，别那么粗暴嘛、哦？哦？哦？」

皆守 「快、快放我出去，你这个零羞耻的女人」

由岐 「啊、啊哈哈、别那么粗暴啊。真是开不起玩笑啊、呜哈哈哈哈哈、啊嗯！」

皆守 「哇、哇、快放我出去」

由岐 「呜哈哈哈哈哈，啊嗯……啊呜、啊……」

皆守 「哈、哈啊、哈啊……搞、搞什么啊……」

由岐 「皆守，这不是挺精神的嘛」

皆守 「精神个鬼啊，是被吓到了！我，我说你啊，别把人家按到你裙子底下啊！」

由岐 「怎么了嘛皆守，难道在大姐姐的裙子底下兴奋了吗？」

皆守 「怎么可能～～。你也稍微懂点害臊吧～～」

由岐 「跟小鬼有啥好害臊的」

皆守 「才、才不是小鬼！」

由岐 「不就是小鬼嘛」

皆守 「什、什么啊……这个微妙的视线……」

由岐 「真是的……真是个小鬼啊……」

皆守 「你说什么！我都说了我才不是小鬼」

由岐 「是吗？那就让姐姐见识一下你不是小鬼头的地方吧」

皆守 「什、喂、喂！我说住手啊！」

由岐 「什么嘛，不打算让我看看你不是小鬼的地方吗？」

皆守 「为什么要看不是小鬼的地方就要扒我的裤衩啊！！」

由岐 「哼哈哈，所以说小鬼就是不明白这种噱头呢」

皆守 「不是这个问题！」

由岐 「哦？」

我挣脱了由岐姐的双手，立刻摆出姿势。

皆守 「小鬼、小鬼什么的，竟敢小看我！可恶！现在和我一决胜负吧由岐姐！」

由岐 「一决胜负？和皆守吗？」

皆守 「没错」

由岐 「哼嗯……所谓的一决胜负……就是这样吗？」

皆守 「！」

由岐姐的身影一瞬间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我防御着即将到来的冲击……但是……

皆守 「唔、唔哇、唔哇、快住手啊！

别扒我的裤衩！」

由岐 「哈哈哈，作为一个武道家，日常，就是武道！别以为对方总会告诉你“好，接下来我们开战了！”啊～～」

皆守 「你所谓的开战就是扒别人裤衩吗！」

由岐 「也包括这件事呢」

皆守 「扯淡！你到底把我小看到了什么地步啊～～」

由岐 「喔？」

皆守 「别小看我了……你这个暴力女！」

由岐 「说我暴力……总是使用暴力的应该是皆守才对吧」

皆守 「烦死了！」

由岐 「哦？讨厌呢～小孩子一被别人拆穿马上就翻脸啦」

由岐 「哦、好怕、好怕怕，皆守干的不错嘛……好快快快……哦？」

由岐 「我说，还真不慢嘛，皆守」

皆守 「怎么样！这就是我苦心钻研的技巧！」

由岐 「连苦心钻研这么高深的词汇都懂了嘛、哦、哇！」

皆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由岐 「骗一你的」

皆守 「哇？」

由岐姐随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居然如此简单就……

由岐 「虽然速度是提升了……可这又不是打拳击……只知道用勾拳进攻怎么行呢」

皆守 「呃、啊」

由岐 「直拳才是基本呀。毕竟直线进攻最能够缩短与对方的距离呢……而且一味攻击要害，就太单调了哦」

苦笑之后，由岐姐就放开了我。

由岐 「嘛，一个孩子有这样的身手已经很值得表扬了呢」

皆守 「别把我当作小孩子！」

由岐 「在说什么啊，如果皆守不是小孩，那我算什么呢……」

皆守 「大妈……」

由岐 「搞什么啊……原来皆守喜欢半老徐娘吗？」

皆守 「为什么你会这么理解啊！」

由岐 「因为，皆守最喜欢我了不是吗」

皆守 「才、才没有！」

由岐 「啊哈哈，居然脸红了呢……皆守啊」

皆守 「什，你、你又在耍我玩吗？」

由岐 「才没有耍你玩哦。但是皆守最喜欢我了吧」

皆守 「喜欢才怪」

由岐 「真的吗？」

皆守 「你是敌人啊！怎么能喜欢上敌人！」

由岐 「皆守觉得，敌人就不能喜欢上吗？」

皆守 「这当然！」

由岐 「照你这想法，武艺就不会进步了呢……知道武术是怎么回事吗？」

皆守 「巅峰的技巧？」

由岐 「就是所谓“和来杀掉自己的对手成为短信朋友”」

皆守 「这、这种看不起人的回答算啥，骗谁啊你～」

由岐 「哼哼哼……太天真了呢……这句话可是出自现代武术大师之口哦」

皆守 「是、是谁？」

由岐 「现代武术大师……水上由岐」

皆守 「比起由岐姐，代理师傅不是更强吗」

由岐 「嘛，这种事无所谓」

由岐 「我想和你身后的那个孩子成为短信朋友哦」

皆守 「身后的孩子？」

我转过身……而站在那里的是……

皆守 「羽咲？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

羽咲 「那、那个……」

由岐 「让我们成为短信朋友吧」

羽咲 「意，意思就是……要成为羽咲的敌人吗……」

由岐 「哎？为什么？」

皆守 「刚才，由岐姐不是刚说过，“所谓终极的武术，就是和敌人成为短信朋友”吗……」

由岐 「啊，不是，不是。敌人是指的这个家伙」

由岐姐一边说一边指向我。

这家伙……

羽咲 「果然……哥哥是羽咲的敌人吗？」

由岐 「是啊，打倒这个家伙吧」

皆守 「喂，和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了啊……由岐姐不是说过要和敌人做短信朋友这种非暴力的话吗……」

由岐 「啊哈哈、没错没错，所谓的武术呢，就是相亲相爱……」

还真是随便……

这是哪门子武术理论啊……

由岐 「话说回来，羽咲是皆守的妹妹吧？」

羽咲 「那个……为什么你知道羽咲的名字？」

由岐 「刚才你自己说了啊」

羽咲 「哎？我有说过吗？」

皆守 「我说……对我摆出这样一张不安的脸，我会很困扰的……」

由岐 「皆守的妹妹还真是可爱呢……当你的妹妹真是太浪费了啊」

皆守 「要你管……」

由岐 「请多关照，小羽。我是水上由岐，这座道场代理师傅的女儿」

羽咲 「由岐姐姐？」

由岐 「是啊，叫我由岐姐就好了」

羽咲 「……由岐姐姐」

由岐 「啊哈哈……一上来就让你叫由岐姐，果然太得寸进尺了吗……」

「是从东京来的吗？」

羽咲 「是、是的……从东京……」

由岐 「是吗是吗，因为是暑假呢。嗯，这里是个好地方哦」

由岐 「空气也很清新」

皆守 「的确是个好地方呢……喂，你一开口就是这个吗……」

由岐 「那还要我怎么称赞啊，这座村子！」

皆守 「天知道」

由岐 「还有，就是星空很漂亮啥的……」

皆守 「这和空气很清新是同一个意思吧……」

由岐 「还有就是没有什么灯光」

皆守 「不就和这里是乡下一个意思吗……」

由岐 「干什么啊！那到底应该怎么称赞这个村子才好啊！」

皆守 「呃，别问我啊……」

由岐 「嘛也好……这个村子呢，总之还算是个不错的地方」

羽咲 「是的……」

由岐 「话说回来，快要到开饭的时间了呢」

皆守 「啊，这么说来……」

由岐 「吃完饭打算做些什么呢？」

皆守 「没什么，没啥计划……」

由岐 「那就去海边吧」

皆守 「为、为什么啊」

由岐 「因为，东京那里看不到海吧？」

皆守 「不……也不是看不到……只是没有能游泳的地方罢了……」

由岐 「泽衣的海滩很不错哦。大家都说，那里就像加勒比海的海滩一样呢」

羽咲 「哇……是真的吗？」

由岐 「嗯，有说过有说过」

皆守 「才没有这种说法吧……」

由岐 「搞什么啊，皆守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啊……那你说说看，泽衣的海和加勒比海有什么区别啊」

皆守 「首先，这座村子哪有谁去过加勒比海啊……」

由岐 「这可说不准哦，说不定我就在不经意间去过加勒比海了呢」

皆守 「怎么会啊」

由岐 「其实没去过」

皆守 「没去过啊……」

由岐 「但是呢，我去过泽衣的海滩哦！」

皆守 「这个嘛……由岐姐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泽衣人呢……」

由岐 「嘛，不管了，皆守！我们走吧！」

皆守 「我吗？」

由岐 「是啊，还有小羽」

羽咲 「羽、羽咲……那个……泳衣……」

皆守 「没有把泳衣带过来吗？」

羽咲 「嗯……事先不知道这里有海呢……」

皆守 「居然不知道……」

搞什么嘛，这种事父亲也应该事先说明一下的……

况且这座村子除了山啊海滩啊啥的，也没别的东西了……

皆守 「这么说来……羽咲带来的行李还真是少呢……」

羽咲 「嗯……因为是突然间决定来这里的……」

皆守 「突然间？」

羽咲 「嗯……总觉得好像非常仓促的样子……」

的确是这样……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他们就来了……

原本还以为只是我知道的比较晚，原来是突然决定的啊……

羽咲 「父亲呢……突然说是有急事……」

急事……这是指住院的事吧。

父亲应该是去医院进行住院检查的……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决定呢……

由岐 「……」

由岐 「是吗……那么就改变今天的预定，一起去相邻小镇上给小羽挑选泳装吧」

皆守 「这又是什么啊……别擅自决定」

由岐 「小羽不愿意吗？」

羽咲 「想、想要泳装……但是」

由岐 「啊哈哈哈哈，别担心钱的问题。这点钱，大姐姐会帮你付掉的」

羽咲 「哎？真、真的吗？」

由岐 「噢，包在我身上～～」

羽咲 「但、但是……」

由岐 「不能收陌生人买给自己的东西？」

羽咲 「啊，不是的……我知道由岐小姐和父亲是彼此认识的……」

羽咲 「“在间宫家里有一个叫由岐的大姐姐，一定要好好听她的话”……
被这么叮嘱过了……」

由岐 「那就没问题了嘛」

羽咲 「啊……但，但是……哥哥……如果皆守哥哥不想去的话……」

由岐 「搞什么啊！原来原因在你这里啊！」

皆守 「为、为什么啊，我没说过不想去这种话吧」

羽咲 「那、那个……总觉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由岐 「原来你不耐烦啊！皆守！」

皆守 「为什么我会不耐烦……」

羽咲 「那，那么你同意了？」

皆守 「呼……我说啊……为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先得我的允许啊……」

羽咲 「父亲说了，要我好好听皆守哥哥的话……」

皆守 「父、父亲吗？」

那个人搞什么啊……羽咲可不能学我这种反面教材……
况且，一直对于我的言行进行劝阻的不就是父亲吗……
却又为什么让羽咲好好听我的话……

由岐 「啊哈哈，不愧是浩夫先生呢」

皆守 「你、你什么意思啊？」

由岐 「啊哈哈，搞不明白吗？皆守？」

皆守 「所、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啊」

由岐 「所以呢，像你这样的小孩子，这种说法是最有用的呢」

皆守 「有用？」

由岐 「就是这么回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只要听到说“要好好听哥哥的话哦～”这种话，也一定会努力做个好哥哥吧……」

皆守 「呜……」

原、原来是这样么……

由岐 「嘛，确在这个村子里，你就是小羽的保护者了。要打起精神哦」

由岐 「别老是一副小鬼的样子」

由岐 「那我就先告辞了，等会我还会再过来的哦！」

羽咲 「由岐……姐姐」

皆守 「噢，那就是由岐姐……因为性情很凶暴，所以一定要小心哦……」

羽咲 「真是个好人呢……」

皆守 「喂，好好听别人的话啊！」

羽咲 「噫……果、果然……皆守哥哥是可怕的人？」

皆守 「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因为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

吃完饭后，就和由岐姐、羽咲一起出发去买泳衣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泽衣村并没有卖这种东西的地方……

毕竟是连便利店都没有的乡下呢……

从泽衣村乘不到一个小时的巴士……

我们来到了相邻的小镇。

隔了三座山的邻镇，是能够容纳JUSCO这种巨大购物中心的大都市

泽衣村的人们是这么想的。

尽管在东京人看来，正因为有这种大超市，所以越发有乡下的感觉

……

不过对泽衣村的人来说，相邻小镇就算大都市了。

来一次这种地方，就已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了……

由岐 「那么，你觉得哪件好呢？」

羽咲 「那～个、那～个……嗯……」

由岐 「噢，用不着这么着急的……慢慢挑选就好……时间还很充足呢」

羽咲 「嗯、嗯……」

由岐 「你看，这件怎么样呢，小羽？」

羽咲 「啊、嗯……」

皆守 「……」

由岐 「呜哇，这算什么啊？明明我是如此看中这套的，你们也稍微有些反
应好吗？」

皆守 「……」

由岐 「啊，这套怎么样，皆守，羽咲穿这套会很可爱的不是吗？」

皆守 「……」

由岐 「喂！你也说两句啊皆守！」

皆守 「拜托，在卖女孩子泳衣的地方我能说些什么啊」

由岐 「哈……真是个小鬼啊……你能稍微成熟一些么皆守」

皆守 「这和成熟没关系吧……」

由岐 「当然和成熟有关系啊，这种时候正应该展现出大人的对应方式」

皆守 「那么……如果是大人会怎么应对啊……」

由岐 「我想想……“很、很适合你哦小羽……不对，这件会更加可爱吧？
哈啊、哈啊、哈啊，哥、哥哥想看小雨穿学校泳衣的样子呐”这样子？」

皆守 「这不太对吧……」

由岐 「有什么不对劲？」

皆守 「这才不会是大人吧……虽然我也不是很明白……」

由岐 「当然是大人哦，就因为是大人的，所以说出这种话也没问题！给我好
好记着！」

皆守 「喂，这就算是大人，也肯定是有问题的大人啊」

羽咲 「羽、羽咲……并不想穿学校泳装……」

由岐 「啊～，那种东西不买也行。毕竟这话是建立在皆守是个变态的前提
上说的呢」

皆守 「为什么又变成我的原因了啊」

羽咲 「哎？皆守哥哥觉得羽咲穿成那样子比较好吗？」

皆守 「怎么可能啊。况且我压根没说过那件好啊……」

由岐 「那么……皆守来帮小羽挑选一件吧」

皆守 「我吗？」

由岐 「还是说，皆守是打算帮我挑泳装呢？你看，还有布料那么少的
哦！？」

由岐 「你觉得呢……对照了一下，除了乳头什么都遮不住嘛这东西……下
乳可全都露出来了哦」

皆守 「关，关关关我什么事！再说，为、为为、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帮由岐
姐选泳装啊！」

由岐 「有什么好脸红的啊……怎么了？难道已经开始想象我穿这没多少布片的泳装时候的样子了？」

皆守 「才、才没有」

羽咲 「呜～……」

皆守 「好痛、好痛，为、为什么羽咲要捏我啊」

羽咲 「明明还没有帮羽咲选好……却开始想着帮由岐姐姐挑选了呢……」

皆守 「才、才没有这种事。由岐姐的泳装啥的无关紧要～」

羽咲 「但是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呢……刚才的嘴脸……」

皆守 「不、不可能吧……快、快到那边去看看吧。说不定会有适合羽咲的哦」

皆守 「那么……到底怎么样的泳装才适合羽咲呢？」

话说……为什么我非要这么辩解不可啊……

该死……由岐姐老是说些奇怪的事……

我无可奈何地在购物中心的泳装角落寻找适合羽咲的泳装。

话是这么说……我却根本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款式才适合羽咲……

与其说是让我选……倒不如说是让我苦恼更合适……

皆守 「……那个……记得你很喜欢小兔子吧」

羽咲 「哎？」

皆守 「哎？不是吗？」

羽咲 「不对，不对，羽、羽咲很喜欢小兔子哦」

皆守 「那为什么要摆出一副如此吃惊的表情啊……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记错了呢……」

羽咲 「因、因为……我在想，为什么以前根本没见过面的哥哥会知道羽咲喜欢的东西呢……」

皆守 「都说啦！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虽然你大概已经不记得了，直到三年前我还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啊！」

羽咲 「哈呜」

皆守 「别又开始怕我了啊」

由岐 「你这么大嗓门，当然会让别人害怕吧……但还真让我佩服啊」

皆守 「佩服？为什么？」

由岐 「因为啊，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小鬼，居然还懂得女孩子的心思……不是吗？」

皆守 「女孩子的心思？」

由岐 「呐，你看……」

皆守 「看什么？」

皆守 「呃，哭起来了」

由岐 「是你让她哭起来的哦」

皆守 「因、因为我太大声了吗？对、对不起，拜托，别在这种地方哭啊……羽咲」

羽咲 「皆、皆守哥哥……」

皆守 「啊、啊唔，由岐姐！救救我吧！」

由岐 「诶～现在才不是我出场的时候哦……」

皆守 「哎？」

不知为何，哭着的羽咲一把抱住了我。

怎么回事？

羽咲 「谢谢你，皆守哥哥……有好好记得羽咲的事呢……」

皆守 「哎？那、那个……」

由岐 「哟，小白脸……有点本事嘛……一般来说，男人对女生的爱好啊生日啥的，明明一扭头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皆守 「这、这只是偶然……况且记得妹妹喜欢的东西，这很正常吧」

皆守 「话说回来……」

不知为何大家都看着我……

难、难道是以为我把人家弄哭了？

不、不是的啊……

由岐 「哈哈哈……真是的，正因为如此才是个小鬼呢……」

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由岐姐大笑起来。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吧……

由岐姐真是的……

.....

.....

.....

由岐 「那么？」

皆守 「这件怎么样？上面印着小兔子哦」

由岐 「但是……这只兔子……总觉得像是要把人吃掉的样子……」

皆守 「不是很拉风嘛」

由岐 「很拉风？」

皆守 「噢，明明是兔子却能吃人，肯定很强吧？你看这只兔子」

由岐 「啊、啊啊……这样吗……」

由岐 「没想到你会毫不犹豫地說出这样的话呢……」

羽咲 「这个……这样的很不错吗？」

由岐 「嘛，怎么说呢？这种东西时下的确是在流行，记得是被称作kimokawa吧？看上去虽可爱，却又带着些残暴的感觉？」

由岐 「不过，小羽还是适合更可爱一些的衣服吧……她又不是这种会吃人的兔子的形象……」

羽咲 「不会啊，这样就好，这件就可以了」

由岐 「是、是这样吗？」

羽咲 「嗯，很可爱的～～」

由岐 「啊哈哈……是这样吗……」

由岐 「可这件……因为是角色商品，所以价钱有点贵呢……」

皆守 「你说啥」

由岐 「呃，没啥，没啥，啊哈哈……就买这件吧，嗯，就决定是它了」

由岐 「JUSCO还真有意思呢，不愧是啥都有的地方」

羽咲 「嗯，东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哦」

东京也有吧……特别是在郊区……

只不过我们住的地方就没有了呢……

但如果因此就把这里称作都市，果然还是有点……

由岐 「啊哈哈，不加快速度就赶不上巴士了哦」

皆守 「噢，因为泽衣村非常乡下……太阳落山后就没有巴士了呢……」

由岐 「那样的话，就不得不翻三座山了呢」

羽咲 「三、三座山？」

皆守 「噢，虽然很遗憾，但的确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三座山……一不小心就要变成彻夜翻山了……」

羽咲 「那、那么，不抓紧的话……」

由岐 「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要抓紧了哦……」

羽咲 「啊……」

正打算加快步子的时候，羽咲突然停了下来。

皆守 「嗯？」

羽咲注视着的是……

一间小小的玩具店……在橱窗里，放着一只巨大的兔子人偶。

羽咲 「……」

皆守 「……羽咲」

这家伙还真是喜欢兔子呢……

这么说来，在东京的时候……虽然她已经不记得了……那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她在巨大的兔子人偶面前停下了脚步。

皆守 「怎么了？羽咲？」

羽咲 「啊，没事，没事的……」

皆守 「没事吗……」

从前羽咲就是这样。

自己绝对不会说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从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妹妹只知道一味忍耐。

皆守 「为什么羽咲会喜欢小兔子呢？」

羽咲 「哎？那个……要说为什么喜欢小兔子……」

羽咲 「寂寞的兔子会死掉的……所以想着，至少让羽咲这种人呆在小兔子身边吧……」

皆守 「为什么是你啊」

羽咲 「那个……因为羽咲是没用的孩子……所以也就能做这种事……小时候是这么想的……」

皆守 「……」

由岐 「喂～！巴士真的快开走了哦！」

皆守 「啊，羽咲，再不回去的话……就不得不从这里徒步走回去了哦」

羽咲 「啊，嗯……」

羽咲和小兔子……

会因寂寞而死的生物。

以及孤独的少女……

所以，她们成为了双胞胎……

这样就能无时无刻不在一起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夏のある日/砂浜のお城

Jabberwocky II

由岐 「大家准备好了吗～」

羽咲 「好了～」

由岐 「皆守那边呢？」

皆守 「啊、噢……嘛」

由岐 「傻瓜！」

皆守 「疼疼疼，喂，为什么突然攻击我啊！」

由岐 「这么有气无力的回答，皆守难道是在小看大海吗！」

皆守 「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话说现在还在家门口吧……」

由岐 「只要有庙的地方，就会有菩萨！」

由岐 「你明白吧！」

皆守 「完全不明白……」

由岐 「傻瓜！」

皆守 「别有事没事就攻击我啊！」

由岐 「搞什么啊，明明平时老是说“认真和我打！”……真是多变的家伙呢……」

由岐 「首先，只要有庙，庙里就有菩萨，这是民俗学的基本哦！给我记住了！“庙＝菩萨”也就是指供えガイ！（漫画名）」

皆守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概是把“准备（備え）”看成“供奉（供え）”了吧……（两字读音相同）」

由岐 「总而言之，小看大海的家伙会吃亏的！吃大亏！」

皆守 「吃亏的是你吧……」

由岐 「小羽是怎么看的呢？对这个小看大海的男人」

羽咲 「我、我想，对大海放松警惕是要吃亏的」

由岐 「你看！果然要吃亏的是皆守吧」

皆守 「呃……我又没有小瞧大海……」

由岐 「那么，重新来一遍！准备好了吗？」

羽咲 「好了～!」

由岐 「皆守呢?」

皆守 「噢,准备好了」

由岐 「这样啊,那么出发吧!」

皆守 「话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行李啊……」

由岐 「因为大海是很可怕的哟」

皆守 「是这样吗……」

再吐槽下去就太傻了……

由岐姐把行李放在自行车行李架上,开始蹬起踏板。

骑过去自然是没问题……但回来的时候……

由岐 「哎呀,说到泽衣村的海滩……一直都像是被包场的私人海滩一样呢」

皆守 「因为是乡下,所以没人会去吧」

由岐 「嘛,海什么的就在那边吧……的确是在那附近……」

皆守 「比起这个……由岐姐,要在哪里换衣服呢?」

由岐 「嘿嘿嘿……看这里」

皆守 「傻、傻瓜……在光天化日之下」

由岐 「吓了一跳?」

皆守 「哎?」

由岐 「底下就是泳衣哦」

皆守 「哈……既然这样,就别摆出诱惑人的姿势脱裙子啊……」

由岐 「为什么啊,反正是泳衣没什么问题吧」

皆守 「羽咲呢?」

羽咲 「还没有换……」

由岐 「给你,我把披巾带来了哦」

皆守 「披巾?那是什么?」

由岐 「就是类似那种拉美土著穿的东西啦,一块布然后开个洞,让头穿过的东西。这种专门用来室外换泳衣的装备,买得到的哦」

皆守 「这样啊……」

由岐 「嘛,皆守是崇尚裸泳的,所以不需要换什么衣服呢」

皆守 「净瞎扯……」

由岐 「锵锵～
怎么样？」

皆守 「你叫我怎么回答……」

由岐 「哈啊～……真没劲呢……这可是今年新买的泳装哦」

皆守 「我说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啊……」

由岐 「哦，小羽也换好了吗？」

羽咲 「啊、嗯……」

羽咲 「怎、怎么样呢……」

皆守 「你叫我怎么回答……」

羽咲 「不、不好看吗？」

由岐 「你这个猪头！」

皆守 「搞、搞什么啊」

由岐 「我说你啊……是做哥哥的吧？是多年之后的重逢吧？就只有这种反应？」

皆守 「啊、噢……」

由岐 「就不能说些更好听的话吗，皆守啊」

皆守 「所以啊，你期待太多了」

由岐 「傻瓜，小羽比你年轻吧？那么，这样的说法就不管用了哦」

皆守 「是、是这样吗」

由岐 「皆守是哥哥，而且，是你挑选的泳装吧」

由岐 「我可是钱包大出血了！」

搞什么啊……就像是我死磨硬缠拜托她买的一样……
果然还是对那个价钱很不爽啊……由岐姐……

由岐 「你说啥？」

皆守 「啥、啥都没说啊」

由岐 「写在脸上了……」

我说……这女人到底有多敏锐啊……

羽咲 「那、那个，皆守哥哥……」

皆守 「噢，很烦啊，羽咲你很烦啊」

羽咲 「啊、啊呜……」

皆守 「我说，这是我觉得适合你才挑选的泳装吧！别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啊！」

羽咲 「那、那个……」

皆守 「很、很合适的……没问题!」

羽咲 「真、真的吗?」

皆守 「噢，是真的，所以别反复问我了」

羽咲 「嗯、谢谢你皆守哥哥」

由岐 「我呢?」

皆守 「天知道……」

由岐 「哇，对姐姐好冷淡!」

由岐 「嘛，算了。太好了呢小羽」

羽咲 「嗯，也谢谢由岐姐姐了」

由岐 「是啊，也要好好感谢我呢。这东西还真不便宜……」

羽咲 「啊、啊呜……谢谢你……」

还真是抠门呢……由岐姐……

居然和这么小的孩子谈钱……

由岐 「好了! 接下来就是大海了! 诸位!」

皆守 「你在说什么啊……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海边啊……」

由岐 「傻瓜!」

皆守 「我说，为什么又攻击我啊!」

由岐 「说话如此有气无力会死的哦! 皆守!」

皆守 「喂……为什么这样会死啊……」

由岐 「小羽，如果皆守死掉，你会伤心的对吧」

羽咲 「哎? 皆守哥哥吗? 哎?……哎哎?……」

由岐 「你看你看! 小羽哭出来了!」

皆守 「是你吧……把她弄哭的……」

由岐 「傻瓜!」

皆守 「别老是打我啊!」

由岐 「那你就避开啊……我从刚才开始就在测试了哦? 一直嚷着战斗战斗啥的烦死人，所以才鉴定一下你有没有这种资格……」

皆守 「呜……」

由岐 「总而言之，在下水之前先要做体操。准备体操!」

羽咲 「准备体操?」

由岐 「是啊是啊，就是准备体操哦。好了，跟着由岐大姐姐做」
 皆守 「做毛啊……」
 由岐 「首先，手举成这样！」
 皆守 「手？这样？」
 由岐 「没错，掌心向下，放在下巴附近……然后同时向右」
 皆守 「哈、哈啊……」
 羽咲 「我做好了哦」
 由岐 「好，接下来，就要开始了」
 由岐 「一～
 二～
 伸手～」
 由岐 「下一个天空～」
 皆守 「什么啊这是」
 由岐 「烦死了，好好做！」
 由岐 「很好～
 一～
 二～
 伸手～
 下一个天空～」
 羽咲 「一～
 二～
 伸手～
 下一个天空～」
 皆守 「一、一～二～伸手～下一个天空～」
 由岐 「然后大幅度扭腰！」
 由岐 「从右边？」
 「从左边？」
 「还活着吗？」
 由岐 「死了吗？」

由岐 「还有明天吗？」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

一二」

「一～

二～

伸手～」

皆守 「这种东西谁做得下去啊！

给我来点正常些的准备体操！」

由岐 「怎么了啊……好不容易加了些老粉丝喜欢的捏他……」

皆守 「啥玩意啊……老粉丝……」

羽咲 「一～

二～

伸手～

下一个天空～」

皆守 「不……羽咲不要去记这东西……这种莫名其妙的舞蹈……」

由岐 「很有意思的哦……能明白这东西的，就只有十年老玩家们了呢」

皆守 「所以我说，十年老玩家到底是啥啊……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由岐 「那么，就去游泳吧！」

皆守 「……这块板是什么啊？」

由岐 「哦？是冲浪板啊～」

皆守 「不，我没问你这个……为什么你会带着这种东西啊！」

由岐 「由岐大姐姐接下来要稍微去和海浪搏斗一下了，所以小羽就拜托你了哦」

皆守 「我说，你不是监护人吗！？」

由岐 「嗯，没错哦。但是接下来我要去冲浪了，所以之后就由皆守负起保护小羽的责任！靠你了哦！」

皆守 「……我说，明明你教导过我们大海是可怕的地方……怎么能把小孩子丢下啊」

由岐 「啊哈哈，到这个时候才把自己当小孩子吗？」

你明明是个大人了，不是吗？」

皆守 「什！」

由岐 「特别要注意那种被称作集波的东西哦……是一种乍看以为是小波浪，却突然会有大波浪接连而至的家伙呢」

皆守 「我、我知道的……但是」

由岐 「怎么了啊皆守？应该能好好保护小羽的吧……因为皆守已经是大人了呢」

皆守 「……真是的，只有这种时候才会这么说」

由岐 「……嘛这样就好，总之多说说话吧……小羽呢，也应该是很想和你交谈的呢」

皆守 「由岐姐……」

由岐 「那就这样了，少年。抱紧大使！主要是熔岩大使，还有圣德啥的来着……」

皆守 「由岐姐……」

……

真是的……由岐姐……

虽然熔岩对上号了，圣德是“太子”啊……

总觉得各种地方都错的离谱……已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吐槽了……由岐姐……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

皆守 「羽咲想做什么呢？好不容易来到海边，就尽情玩吧……一整天我都会陪着你的哦」

羽咲 「嗯，那个，羽咲呢，有很多很多事想和皆守哥哥一起做呢！」

皆守 「噢……我明白了，我会陪着你的……」

羽咲 「啊、啊呜……不、不行的……皆守哥哥……」

皆守 「没关系的哦……你看，都已经那么宽敞了……」

羽咲 「啊、啊嗯……再碰下去会坏掉的啊……」

皆守 「哇……全都流下来了呢……」

羽咲 「呜啊……因为、因为皆守哥哥性子太急了啊……」

皆守 「那么……就再往里面一些……」

羽咲 「不、不行的，皆守哥哥！啊、啊呜！」

皆守 「啧……总是不能顺利穿过呢……」

羽咲 「不、不行的……这样硬来真的会坏掉的……」

皆守 「没关系，没关系的，一切都交给哥哥就好……」

羽咲 「啊呜……」

羽咲 「啊、噢噢～」

皆守 「啊……」

羽咲 「散掉了……」

皆守 「啊、啊咧？怎么散掉了呢……」

羽咲 「因为皆守哥哥挖得太心急了啊。通道是需要慢慢打通的……」

皆守 「哎呀……因为正在涨潮，我想要是不赶快造好，会被浪头打坏的……」

羽咲 「的确，刚才还完全没注意到，脚边已经很潮湿了呢……再挖下去，说不定会有水出来呢……」

皆守 「嘛，那也是因为我草草决定了地方的关系呢……没有把涨潮计算在内」

羽咲 「再做一个吧……换个地方……」

皆守 「好吧……稍微移动一下……」

皆守 「这次要做一个大号的哦」

羽咲 「嗯」

这家伙……兴冲冲来到海边要做的……并不是游泳而是玩沙子……在公园的沙地里不也一样吗……

在东京的时候，曾经和羽咲一起在沙地里玩过吧……

那时候的她比现在还小呢……

皆守 「……羽咲，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段时间过的还好吧？」

羽咲 「嗯、嗯……嘛……」

她答得有些迟疑……

皆守 「那个女人还活着吗？」

羽咲 「不能说“那个女人”这种话哦……毕竟她是羽咲和皆守哥哥的母亲……」

皆守 「……的确是这样呢」

是啊……

虽然对我而言，那个女人只是个背叛者……但对于羽咲而言还是母亲呢。

无论她是个多么异常的女人……

皆守 「卓司还精神吗？」
 羽咲 「……」
 皆守 「啊，不是的……如果不想说就不用说了……」
 羽咲 「卓司哥哥呢……一直都在好好学习哦……运动方面也很加油呢……」

皆守 「是吗……一点都没有变呢……」
 羽咲 「都是因为羽咲出生了……卓司哥哥才不得不拼命努力呢……」
 皆守 「所以说，不是这样的！」
 羽咲 「！」
 皆守 「啊、抱歉……刚才的怒火并不是针对羽咲的……抱歉……」
 羽咲 「……谢谢」
 羽咲 「……总觉得，虽然很多事羽咲都忘记了……但渐渐又回忆起来了哦……皆守哥哥过去是个怎么样的人……」

皆守 「啊哈哈，是吗，想起来我那时是个不老实的家伙了？」
 羽咲 「没有呀，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哦」
 羽咲 「皆守哥哥呢，是唯一——个只属于羽咲的同伴呢……」
 皆守 「哎？是、是这样吗？」
 羽咲 「嗯……」
 皆守 「但、但不还有父亲在嘛」
 羽咲 「父亲并不是只属于羽咲的同伴……虽然的确很温柔……」
 皆守 「嘛、嘛……是啊……但就算是我，也不是只属于你的同伴哦」
 羽咲 「是这样吗？」
 皆守 「噢，就是这样。我只是率性而为而已」
 羽咲 「率性而为」
 皆守 「嗯。我啊，对于让人火大的事就会发火，不管对方是亲人还是别的谁，只要无法接受，就会战斗到接受的那一刻……只是这样而已呢」
 羽咲 「是、是这样吗？」
 皆守 「噢，就是这样。所以我并不是羽咲的同伴，只是一个任性的哥哥罢了」
 羽咲 「……任性的哥哥……」
 皆守 「是啊。我呢，对于那个女人一头扎进的宗教最讨厌了。什么世界会毁灭……像傻瓜一样」

羽咲 「2012年的事？」

皆守 「是啊……明明那段时间刚刚有过号称世界要毁灭了的骚乱……」

羽咲 「那段时间？」

皆守 「噢，是啊……记得是在羽咲刚刚出生的时候吧？」

羽咲 「这样啊……发生过这样的事啊」

皆守 「噢，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其实就是杞人忧天……」

羽咲 「是这样啊……」

皆守 「噢，世界毁灭啥的，很久以前就有很多预言，但没有一次应验呢……」

皆守 「……所以呢，那预言也是骗人的，卓司因为你的错而无法成为救世主啥的，更是一派胡言」

羽咲 「……嗯」

皆守 「……怎么了，不相信我吗？」

羽咲 「啊，不是的。当、当然相信哦……皆守哥哥说的事……」

皆守 「那么，为什么会迟疑呢」

羽咲 「啊、呜……那个……为什么呢……」

我想……她并非不知道。

因为，从羽咲一生下来，就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言论……

事到如今，才听别人说这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顺利地接受这个事实……

无论如何，羽咲都会想着，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和卓司带来了不幸……

皆守 「这样吧，羽咲，你这么想」

羽咲 「？」

皆守 「如果那家伙是救世主，我就是英雄」

羽咲 「英雄？」

皆守 「就是这样。说不定那家伙真的能拯救世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呢」

羽咲 「啊哈哈……」

皆守 「但是，如果说那家伙要去拯救世界，我就会成为守护你的英雄」

羽咲 「皆守哥哥吗？羽咲的英雄？」

皆守 「噢，确切地说，是变身英雄啦」

羽咲 「能变身吗？」

皆守 「噢，我能变身哦。不论是guogal还是atraoger还是giont，都没问题……」

羽咲 「那霹oQ娃呢？」

皆守 「那搞不定」

羽咲 「这样啊……」

皆守 「不，如、如果你希望的话……那种东西我也能变吧……」

羽咲 「美少女战士呢？」

皆守 「呃、噢……应、应该也能变成那个吧……哥哥我呢……只要是为了羽咲……总会……想办法加油的……」

羽咲 「真的吗？」

皆守 「噢，是真的哦」

皆守 「你就记住……如果卓司是救世主，那我就是英雄」

皆守 「为了守护你，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无论如何我都会挺身而出」

皆守 「相反，你还可以把危险看成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刻」

羽咲 「大展身手？」

皆守 「噢，就是这样，大展身手。能够把危机转变成机会，才是英雄呢」

羽咲 「把危机转变成机会才是……英雄……」

皆守 「是啊，我是你的英雄。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保护你的！V！」

羽咲 「皆、皆守哥哥……好帅气……」

皆守 「没错，你的皆守哥哥就是那么的帅气」

羽咲 「我明白了。羽咲呢，相信皆守哥哥哦。皆守哥哥在任何危险的时候，都会为了保护羽咲而复活呢」

皆守 「噢，这只是情节安排上的问题啦」

皆守 「做成这样，结局会更加感人不是吗？」

羽咲 「嗯，是的呢」

皆守 「所以呢，无论遇到了什么艰辛都没关系，因为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你呢」

皆守 「因为，有英雄在你身边呢」

由岐 「皆守～」

皆守 「嗯？」

皆守 「哇啊!」

「为、为什么由岐姐的头上裹着海带啊……话说泳衣呢?」

由岐 「被冲走了啊……比基尼什么的果然不适合冲浪啊」

皆守 「……是、是这样吗?」

由岐 「呜哇～平时都是穿连体泳装的，因为今天和皆守一起来所以才鼓起勇气穿的泳装，却被浪冲走了～」

皆守 「……我说，那就别去冲浪，和我们一起玩啊……」

由岐 「什么啊，我这做姐姐的可是为你们着想哦……久违的兄妹独处时间嘛……」

由岐 「其实我也不想一个人冲浪的啊。人家很想和小羽一起玩的呢……」

皆守 「骗人……明明一个人冲得很爽不是吗」

由岐 「没错没错，今天没什么风，浪非常漂亮呢。如果能将冲浪板巧妙翻转过来再乘上浪，就能表演过山车一般的动作了呢」

皆守 「果然乐在其中了……还有，你跟我拽那么专业的词，我也不明白啊～」

由岐 「呜哎～但是衣服被冲走以后，一下子就没了兴致了呢……」

皆守 「关我啥事……话说你快把衣服穿上……」

由岐 「呜哎～总之暂时就这样吧」

皆守 「我说……为什么要凑过来啊」

由岐 「干什么啊，也让我玩玩嘛」

皆守 「真是的你要做什么啊」

由岐 「灰姑娘的城堡」

皆守 「这种东西谁做得出来啊!」

由岐 「那皆守打算做什么呢」

皆守 「少年无意间在要塞里发现的拉风的o达!」

羽咲 「哈哈……原、原来是要做那样的东西啊……」

皆守 「哎? 不是吗?」

羽咲 「羽、羽咲呢……想要做城堡……」

由岐 「你看你看!」

皆守 「这、这样吗……」

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变身英雄的话题，还以为羽咲已经开始对这方面感兴趣了……

该死……还是不行吗……

由岐 「那么，就做城堡吧。我负责拌水泥哦」

皆守 「水泥又是哪来的……」

由岐 「行了行了，小羽也快加油干吧」

羽咲 「嗯、嗯……」

由岐 「我说，这是要做哪里的城堡啊？」

皆守 「不是恶魔城吗？德古拉住的」

由岐 「那种东西鬼才懂……灰姑娘城堡就可以了么？」

羽咲 「嗯……灰姑娘城堡就好」

皆守 「灰姑娘城堡是什么样的？」

羽咲 「应该是有很多尖塔耸立着的……」

皆守 「有很多塔吗？」

嘛，说到钢铁之城什么的……总之，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

由岐 「很好，那每个人就负责自己面前的一块吧」

羽咲 「嗯」

由岐 「加油哦」

皆守 「钢铁之城、钢铁之城……那个……」

由岐 「完成了～哎！？」

羽咲 「！」

由岐 「这个头部是什么东西啊？」

皆守 「不……这就是我个人对于城堡的诠释……」

由岐 「……你搞什么啊」

由岐 「总之……乍看还算是过得去呢……」

由岐 「差不多该回去了吧……没把东西忘记吧」

羽咲 「嗯，没有哦」

皆守 「噢，那就回去吧……」

由岐 「嗯，大海在到家之前一直都是大海，别掉以轻心了哦」

皆守 「真是这样会变得很可怕吧……」

到家之前一直都是大海……

村子都会被水淹没吧……

怎么说都很糟糕吧……

由岐姐骑上了装有行李的自行车。

不仅是行李，还把羽咲的自行车和羽咲一起带着……

明明眼前有很多坡道……

我有些震惊了……

由岐姐若无其事地踩着自行车。

来这里的时候是下坡……而回程却要经历上坡……

但对由岐姐来说，似乎毫无影响……

由岐 「嘿哟……」

啊哈哈，小羽已经睡着了呢……」

皆守 「嗯。这家伙，大概玩成这样还是第一次吧」

由岐 「是这样吗？」

皆守 「……既然由岐姐在这所道场里，一定知道我家的事吧？」

由岐 「嘛、嘛……也只是传言的程度呢……」

由岐 「毕竟，佐奈实琴美小姐……啊，抱歉已经不是这个姓了，如今应该叫间宫琴美吧」

由岐 「她在这个村子里可是个名人呢……」

皆守 「那女人……我是说我的母亲，是什么人物？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在意她？」

由岐 「不，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由岐 「差不多是在我出生前的事了……附近的一个村子被废弃了」

皆守 「村子？」

由岐 「嗯，单纯只是因为人太稀疏了……但要说到那个村子，在附近还是挺有名的」

皆守 「有名的村子？」

由岐 「在那里有一间神社……记得是叫佐奈伎神社的……」

由岐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传说，所以我也不清楚，但据说这一带死掉的人的灵魂全都聚集在那座神社里哦」

皆守 「哎……」

由岐 「不知为何，那座神社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洞穴……据说这个洞穴，是通往灵界的道路还是啥的」

皆守 「那是真的吗？」

由岐 「这种事显然是骗人的吧？」

皆守 「也是呢……」

由岐 「所以我说……这只是古代的迷信罢了……」

由岐 「不可能会有这么愚蠢的事吧……」

由岐 「琴美小姐啊，似乎是那座神社的女儿呢……」

皆守 「噢……我也听说过……好像是一座像灵异故事一样的神社来着……」

由岐 「灵异故事吗……嘛，的确如此呢……」

由岐 「附近的村民都相信，那神社的女儿能够操纵人的生死呢」

皆守 「那是真的吗？」

由岐 「那我反过来问你啊……皆守曾经见过自己的母亲操纵死者吗？」

皆守 「不，完全没有」

由岐 「就是说咯……」

由岐 「所以这仅仅是迷信呢……」

由岐 「大概事实就是琴美小姐根本没有这样的超能力……但这座村子，却很容易相信自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呢」

皆守 「大家都相信这件事……」

由岐 「谁知道呢……虽然不知道村里所有人的想法……嘛，说不定也有人说过她的坏话呢……」

由岐 「其实，似乎有这样的说法，为了使泽衣村的神道系古流柔术传承下去，间宫家才把她带到泽衣村，所以这并不是偶然呢」

皆守 「是这样吗？」

由岐 「皆守知道间宫家蒂蒂的事吧？一年前去世的那个」

皆守 「嗯，虽然我来这里不久他就过世了，所以不大熟悉……但听说是道场里最强的呢」

由岐 「噢，强得一塌糊涂哦。我老爸曾经有一次和他比试，被打得遍体凌伤呢，就在几秒之间……」

皆守 「哎？和水上代理师傅比试吗？」

由岐 「已经，完全是不同次元的强大了……」

皆守 「但那只是比试吧？」

由岐 「……若不是比试，在和那位老蒂蒂碰面的瞬间，估计就得演变成决斗了吧……」

皆守 「决斗？」

由岐 「老爸是个傻瓜呢。年轻的时候，似乎来踢过馆……」

由岐 「在那以后……在那次比试之后，父亲好像再也不敢和那位老蒂蒂比试了……」

皆守 「有那么恐怖吗……那个蒂蒂」

由岐 「是战前出生的人吧？那个人……据说在战争中渡海去了大陆，好像经历过无数次你死我活的拼杀……」

皆守 「那个蒂蒂，明明那么瘦小的……」

由岐 「好像在碰面的瞬间，就能知道对手的一切……」

皆守 「知道一切？」

由岐 「下一招是怎么样的攻击啊，对手在思考什么啊……」

皆守 「这都什么啊……灵异故事嘛」

由岐 「嘛……的确是灵异故事呢……但是真的哦」

由岐 「有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深夜，我老爸和徒弟在道场里睡觉」

由岐 「突然响起了怒吼声」

由岐 「很响的声音，怒吼着“你们都在搞什么啊！老鼠正在偷吃道场神龕上供奉的饼啊！”」

皆守 「耳朵真灵呢……」

由岐 「就算再好也听不到吧。那个蒂蒂是在别的房间里睡的呢……和道场隔了好几栋房子哦」

皆守 「这、这是真的吗？」

由岐 「似乎是真的哦……还听说过别的类似的故事呢」

皆守 「……那个蒂蒂还真是这么强啊……」

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个摇摇晃晃的老人罢了……

由岐 「嘛，说到古流武术，大多都是需要通晓古神道的呢……而说到间宫家的武术，似乎更是对这种神力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呢」

皆守 「神力就是指超能力那样的东西吗？」

由岐 「嘛，简单地说不就是那样子的东西吗？超自然的力量啥的？」

皆守 「不用碰到敌人，就能把敌人扔出去啥的？」

由岐 「啊，不是的，并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似乎能够完全看穿人的心思哦」

皆守 「真的假的……」

由岐 「谁知道呢，应该是真的吧？至少老爸说过，再也不想第二次和他交锋了呢」

皆守 「这样啊……完全不知道呢」

由岐 「邻村的人说，只有间宫家……才配得上佐奈伎神社的巫女……才配得上佐奈实家的血脉……」

由岐 「间宫家继承了数百年前的古武术，是钻研神力这类东西的一族啊……」

皆守 「这样啊……原来发生过这种事啊……」

由岐 「所以呢，对于你母亲，不要让她太发火哦，说不定会召唤死人啥的来干你哦」

皆守 「什么啊，召唤死人……」

由岐 「天知道……只是想试着说说」

皆守 「没、没关系的。那个女人不可能有这种特殊能力吧」

由岐 「嘛，也是呢……」

由岐 「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相信，所以这座村子里的人都很畏惧佐奈实琴美哦」

皆守 「畏惧？」

由岐 「啊，好像在害怕的感觉吧？嘛，只是单纯的害怕就好了……但恐惧有时不是会变异成攻击吗？」

皆守 「变异成攻击……什么意思？」

由岐 「人啊，面对自己害怕的东西，会因为害怕而发起攻击的」

皆守 「攻击？」

由岐 「简而言之，就是歧视」

皆守 「歧视……像欺负一样的玩意？」

由岐 「嗯……差不多吧。就是说，大人之间的欺负，就是歧视」

皆守 「大人之间的欺负……好厉害啊」

由岐 「嗯，那时候的她，简直受到了连性格都能扭曲的残酷欺负了呢……特别是在学校里……」

皆守 「是这样啊……」

由岐 「而那时候呢，在她身边支持着她的，就是你父亲哦……」

皆守 「……父亲」

由岐 「因为你父亲十分温柔……无法原谅这种因遗风陋俗而产生的歧视」

皆守 「所以才结婚了吗」

由岐 「不是，不是。一开始只是温柔相待，但最终两人还是因为相知相爱才结婚的」

由岐 「所以为了逃离村民的迫害，两个人就逃走了……在那之后，你就出生了」

皆守 「原来如此……因为母亲被村里人讨厌了……所以两个人逃到了东京」

皆守 「怪不得这个村子里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些微妙呢……」

由岐 「在这一带，间宫家是属于有历史渊源的大家族，很受村民都尊敬哦。而且浩夫先生人又善良又聪明，大家应该不会对他儿子的皆守做出不好的事吧」

皆守 「嗨～这样啊。不过……的确听人说过，在我的体内“同时流淌着被村里人讨厌的血、以及被村里人敬爱的血”这样的说法呢……」

皆守 「但是……羽咲不一样……羽咲并没有间宫的血统……」

由岐 「哎……所以村子里的人才会歧视小羽……你是想说吧？」

皆守 「难道我说错了吗？」

由岐 「这种遗风陋俗，究竟要把人的思想囚禁到何时呢……」

皆守 「但是，昨天早上我的确听到学员们谈论了。说羽咲是佐奈实的人啥的……」

由岐 「嘛，那只是在流言蜚语吧？像家庭主妇发牢骚一样」

皆守 「即使如此，他们的确对羽咲抱有特殊的想法……」

由岐 「呼……我明白，我明白。这一点我无法否定」

由岐 「因为遗风陋俗的影响……这座村子的确有脱离时代的地方呢……」

由岐 「就连通了有线电视的家庭都很少，所以我也只能骑一个小时车，去邻村的文化宫看了」

由岐 「就为了看discovery和history这种有线电视台才会播的节目……只有那里，才能看到有线电视……」

皆守 「……」

原来她不爽的是这个？

由岐 「即便如此，又有啥问题？」

皆守 「当、当然有问题啊。难道说，连由岐姐也认为，流着佐奈实之血的人被欺负是理所当然的？」

由岐 「完全不认为啊。我很喜欢小羽呢」

皆守 「既然如此」

由岐 「啥叫既然如此？又没啥问题嘛？」

皆守 「怎么会没问题啊！问题很大吧！」

由岐 「完全没问题吧？你看，那孩子身边有英雄陪伴呀」

皆守 「哎？」

由岐 「是从别处打听到的消息呢……羽咲身边有变身英雄保护呢……皆守君知道这件事吗？」

皆守 「小、小样，你听到了啊！」

由岐 「没错，从头到尾都听到了」

皆守 「由、由岐姐！偷听可是恶趣味啊！」

由岐 「哎～我也想上前插嘴的，但总觉得你们在说很重要的话……于是觉得，打断你们的对话有些过意不去呢」

皆守 「由、由岐姐……你这家伙……」

由岐 「啊哈哈哈哈，不过，这不就行了吗？
无论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在她身边总会有英雄陪伴，所以没关系吧？」

由岐 「你也别杞人忧天啦。放心吧，现在村里人也不会对羽咲动手动脚了。虽然偶尔可能会说说闲话」

由岐 「都已经是能去JUSCO购物的时代了啊？不会再有村民因为灵异迷信、而对幼小女孩进行歧视的事了」

由岐 「而且，不仅是我，老爸也会给你们撑腰，间宫家就更不用说了」

皆守 「……嗯」

由岐 「所以，放心吧」

由岐 「接下来，就只剩下要你好好照看小羽这件事了……」

皆守 「……我知道了」

由岐 「很好，不错的回答呢。那么就再见了呢，皆守」

皆守 「……」

……总觉得，果然由岐姐是大人啊……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面对这样的由岐姐，我会……

皆守 「战胜她……」

由岐姐……是那种……如一堵必须跨越的高墙一般、挡在英雄面前的对手角色……

在海边玩累了，但却不可思议地不想睡觉。

话虽如此，我也只是一直在海岸边堆沙子……累不到哪儿去……

看了看钟……差不多十点……

乡下的夜晚来得很早。

在东京，这时候肯定还是灯火通明……但这座村子已经完全被黑暗笼罩了。

皆守 「母亲吗……」

关于那个老太婆的事，我几乎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呢。

的确听说过，她在小时候就被带到了间宫家，就这样和作为间宫家长子的父亲结了婚……

但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被带到间宫家来。

虽知道母亲的旧姓是佐奈实，但具体的就不清楚了。

只是听说，这和灵异有关。

似乎也是以此为契机，白莲华协会的那个畜生才会和母亲扯上关系的……

皆守 「能够招来死者的、神社的末代巫女吗……」

的确，这种感觉……很适合那个阴森森的女人呢……

皆守 「不过，也得建立在这个巫女能真能纵死者的前提下呢……」

连小孩都不会相信嘛……

要是母亲真有那样的力量，我和羽咲应该首先就会被杀掉吧。

更何况，我已经被母亲用刀砍过了。

如果那个死老太婆真有那样的力量，根本不会用刀子吧。

用那特异功能把我咒杀掉就好了……

皆守 「……」

我望着天花板……

家中古老的天花板上的木纹，乍看就像是人的脸一般。

不知为何……一想到母亲……就变得心情不好起来。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嗯？」

皆守 「啊咧？羽咲，怎么了？」

羽咲 「那个呢……可以一起睡吗？」

皆守 「啊，不……我是没关系的」

羽咲 「那个呢……分开一个人睡……很害怕的」

皆守 「啊咧？不是和奶奶一起睡的吗？」

羽咲 「嗯……但是更想和皆守哥哥一起睡……」

皆守 「这是为什么呢？」

羽咲 「因、因为……皆守哥哥……是羽咲的英雄呢……」

皆守 「……这样吗，是啊，既然是英雄就没办法了呢」

皆守 「那么，我去把铺盖拿来」

羽咲 「想睡在皆守哥哥的被子里」

皆守 「我的被子吗？」

羽咲 「不行吗？」

皆守 「不是，也不是不可以……真的好吗？一个人睡一个被窝会更宽敞哦」

羽咲 「不喜欢宽敞……」

皆守 「为什么啊……我更加搞不懂了呢……嘛，好吧快钻进来」

羽咲 「嗯……」

小小的羽咲很快钻进了我的被窝。

皆守 「嗯？这是什么？」

仔细一看，羽咲似乎握着什么东西。

羽咲 「啊，这个是……兔子的人偶……是双胞胎哦」

羽咲张开手，于是两个大小正好能收进她小小的手掌的兔子人偶，便出现在我眼前。

皆守 「与其说是人偶，不如说是挂饰呢……难道你一直带在身边吗？」

羽咲 「嗯，一直都放在口袋里哦」

难怪……都变得漆黑了……

羽咲 「是父亲买给我的……」

皆守 「哎……是父亲啊」

羽咲 「其实，是买给卓司哥哥和羽咲一人一个的呢……」

羽咲 「卓司哥哥说不需要和羽咲一样的玩具，就把它扔掉了，所以羽咲收下了」

皆守 「……还真像卓司的反应啊……一如既往地让人火大」

如果当时我在场，肯定已经揍上去了吧……

羽咲 「不是哦。正因如此，羽咲的小兔子变成双子了呢，所以很高兴……」

皆守 「嘛……羽咲觉得好就好……」

两个人偶……

被送给双胞胎兄妹的卓司和羽咲。

真符合父亲的思考方式……

但是，卓司却拒绝了这个人偶。

这当然……因为那家伙一定怨恨着，自己和羽咲是双胞胎兄妹这个事实……

那家伙会把这个人偶丢掉，也是当然的……

羽咲

「怎么了？」

皆守

「啊、不是……什么都没有」

羽咲

「今天，很开心呢」

皆守

「是吗，太好了」

羽咲

「嗯，由岐小姐也很温柔」

皆守

「噢，由岐姐很温柔哦……尽管也很凶恶……」

羽咲

「不会的。虽然皆守哥哥这么说，一点都不凶恶哦。十分温柔呢」

皆守

「不，这只是羽咲不了解由岐姐而已。那个女人虽然温柔，但也很凶恶啊」

羽咲

「呜～由岐小姐明明很温柔的……」

和羽咲在一起的乡下生活……

这只是到暑假结束前的预定。

一旦暑假结束了，羽咲就会回东京。

而父亲也会出院，再度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本该如此……

直到那个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之前……

夏のある日/夏の終わり

Jabberwocky II

夏日的终结。

我和羽咲被叫到了东京的医院。

经过检查，本应在住院的父亲，已经瘦削得不成人形。

羽咲握着他的手哭泣着，叫喊着。

而我也只能站在一边……

卓司和母亲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幅景象。

夏日的终结，但悬在空中的太阳依旧不知疲倦地炙烤着大地。

父亲在白色的病房中永久地沉睡了。

父亲事先应该知道的吧……

事情会变成这样……

所以，才会把羽咲带到自己的老家来……

我默默听着遗嘱。

有很多“遗产分配”这种我听不懂的话……我基本都左耳进右耳出了。

而我能够理解的，是父亲托付给我的东西。

「守护住羽咲吧」

只有这一句话。

夏日的终结。

即使如此，太阳还在高高的空中闪耀着光芒……

在远方的天边飘来了积雨云。

它们大概会带来润泽的雨水吧……

我一边在毫无生气的白色病房中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父亲，一边想着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

羽咲还在哭泣。

而我则在一旁站着。

当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变成红色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却发现卓司和母亲已经不见踪影了。

而这时站在那里，的变成了祖母。

我被祖母告知，葬礼将会在间宫的老家……也就是泽衣村进行。

似乎是因为母亲强烈的愿望……

多么过分的女人啊……

自己的丈夫死去了……却不让葬礼在自己住的东京举行，而要去老家……

放弃了自己丧主的身份……这女人真敢胡作非为……

在我的内心，只能浮现这样的感情。

在听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心情也是平静得让人害怕。

然后留下了祖母，说是已经准备了车，让我和羽咲先回泽衣村。

羽咲说不想这样……

祖母则温柔地对她说……

「爸爸的灵魂已经不在这里了」

「会和你们一起回泽衣的」

「明明爸爸想要回去，如果羽咲不肯回去，爸爸也就没办法回去了哦」

听到这话，羽咲终于答应了。

而我却这么想，即使父亲的灵魂已经不在这里了，

大概，也不会和我们一起回到泽衣吧。

我并不那么认为。

这时候祖母又温柔地……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哦」

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由岐 「你们回来了啊……皆守……小羽」

羽咲 「呜、呜、呜哎……由、由岐小姐……呜、呜」

羽咲 「呜、呜哎……父亲、父亲他……」

由岐 「……」

羽咲扑进由岐姐的怀中哭了起来……

而我却只能站在一边。

由岐姐带着温柔的微笑看向我……

我的内心突然爆发了。

而此刻的我却无法压抑这种冲动。

皆守 「——！」

明明是在自己在哭，却连自己的哭声都听不见。

应该是压抑住自己的声音，激烈地抽泣着吧……但是，就是听不到自己的哭声。

我在由岐姐的怀中哭着。

曾经是那么平静的心灵……像是被刀割一般……

而我只能哭泣。

由岐姐温柔地抚摸着哭泣的我们。

而我也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只是在哭泣。

由岐姐只是温柔地抱着我们。
 脸上已经被泪水弄得一塌糊涂了……
 而我们两人依旧在……哭泣……
 夏日的终结……
 白天能把人烧伤的日光像是不存在一般……
 此刻，我只能感受到凉爽的风。
 这天夜里，
 在被窝里还是无法停止哭泣的羽咲，
 反复向我询问，父亲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话。
 反复说着，明明奶奶告诉我们会在一起的，为什么根本见不到他。
 而我则只能回答……父亲已经回到天上去了。
 大概，在天空的另一边有一个叫天国的地方……而父亲已经踏上了去那里的旅程……我这样答道。
 羽咲一直在哭。
 一直……

夏のある日/向日葵の先へ

JabberwockyII

我负责被称为“玉串奉奠”的佛礼烧香。在这一神道独有的守夜仪式结束之后，

我突然发现羽咲已经不见了。

皆守 「那个……由岐姐？」
 由岐 「嗯？怎么了？」
 皆守 「有看到羽咲吗？」
 由岐 「哎？不见了吗？」
 皆守 「不……直到刚才应该还在的……在轮到她玉串奉奠的时候就不见了」
 由岐 「会是去洗手间了吗？」
 皆守 「我也在家里的洗手间找过了，但没找到呢」
 由岐 「怎么了啊，这是」

由岐姐赶紧从家的周围开始了搜寻。

我也在家周围可以想得到的地方寻找起来。

由岐

「找到了吗？」

皆守

「不，还没有……虽然也问过大家了……」

水上

「皆守，你说羽咲不见了？」

皆守

「代理师傅！那个，应该是不在家里了，连壁橱里面都已经找过了」

由岐

「附近也找过了，至少家的周围没有见到人」

水上

「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

皆守

「我也不知道。我认为在玉串奉奠之前还在的……一不注意……」

由岐

「总而言之，先叫学员什么的一起找吧，老爸」

水上

「噢，我知道……总而言之，先叫上所有没事干的人吧」

由岐

「总而言之，皆守我们走吧。首先要找的是水边哦」

皆守

「水边？」

由岐

「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吧，如果发生什么就无法挽回了」

水上

「我去海滩那里找找」

由岐

「嗯，虽然我认为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走不到海边，应该不用太担心，但总之防患于未然吧……」

由岐

「那么，我和皆守去运河边找找」

水上

「啊啊，拜托你们了」

由岐

「哈、哈、运河边是找不到……的样子呢」

由岐

「再前面就是水库了呢……」

皆守

「……」

由岐

「怎么了皆守？」

皆守

「啊，没什么……这么说来，我想起羽咲那家伙曾经说过奇怪的话呢」

由岐

「奇怪的话？」

皆守

「啊，那个，学校的后山不是有一条小道吗」

由岐

「啊、嗯」

皆守

「听说在那尽头有些什么东西呢」

由岐

「坡道的尽头？」

皆守

「半山腰上有一片向日葵吧，羽咲的脚力登到那个高度已经是很辛苦了」

皆守 「于是羽咲总会问我，在那向日葵田的前方是什么地方呢」
 皆守 「在那尽头有什么东西呢什么的……就一直在胡思乱想……」
 由岐 「在那尽头……不就是深山吗……」
 皆守 「噢，所以……说不定会变得很糟呢，在这个时间……」
 由岐 「皆守，要抓紧了！」
 皆守 「羽咲！」
 由岐 「小羽！」

我和由岐姐在向日葵田中搜索着。

由岐 「向日葵长得那么高，完全看不见呢」
 皆守 「说不定在前面那条小道那里呢」
 由岐 「我明白了，我去那条小道前面找找，皆守就在这里等着」
 皆守 「为什么？」
 由岐 「傻瓜，不能让小孩子走夜里的山路吧！」
 皆守 「我才不是小孩子呢」
 由岐 「烦死了！总之你就在这里等着！」
 皆守 「啊、由岐姐！」

由岐姐就这么向坡道的前方跑去。

皆守 「该死……」
 说老实话，我脚力跟不上由岐姐……就算现在跑起来也追不上了吧
 ……

没办法，我继续在向日葵田周围搜寻起来。

皆守 「羽咲一！」
 比我还高的向日葵，轻而易举地将我的叫声掩盖了。
 无论怎么叫喊，我的声音很容易就会消失在向日葵丛里。

皆守 「该死……声音传不出去呢……」
 在向日葵田里再怎么叫喊……也不会有任何进展……总之先找个高一
 点的地方吧。

登上了高地，声音应该能传到更远吧……

我站在能够俯视向日葵田的地方，呼唤着羽咲的名字……

皆守 「啊咧？」
 站在能够俯视向日葵田的地方，我才第一次发现……
 皆守 「那个是……小道？」

在向日葵田中有一条横穿的小道。

而这条小道似乎是通向山里的小路的样子……

皆守 「因为向日葵的高度而完全没有发现呢……在那种地方，居然还有小道啥的……」

皆守 「……」

虽然由岐姐说了让我等在这里……但我并不打算遵守这个约定。

除了由岐姐找的路外，还有别的路。

而且羽咲很有可能会在这条小道的尽头。

所以我……

穿过向日葵田，跑向那个坡道。

皆守 「哈、哈、哈啊、哈啊……」

也不知道这条小道会通往何方。

但是，在盛开向日葵的尽头……坡道仿佛通往无尽的黑暗，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上之物。

难不成羽咲……真的相信了我的话……

相信了父亲的灵魂已经启程去了天空中的远方……前往叫做天国的地方……

那家伙，应该登上了这坡道吧。

位于绽放的向日葵尽头的漆黑坡道，看起来简直就像分隔生与死的道路。

羽咲大概想着，父亲的灵魂就在这坡道的尽头吧。

所以我跑了起来。

向着坡道的正前方……

穿过黑暗……看到了前方的光芒。

就像是，来到了世界的另一边的错觉。

一眼望去，世界一片深蓝。

在那里，还点缀着光芒四射的群星。

我从来未曾见过这样的夜空。

就像是整个夜空都要掉下来的感觉。

皆守 「这是什么啊……」

因为群星的众多，我不禁困惑了。

的确，这座村子夜空有非常多的星星。

但是，我在这座村子呆了三年……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星空……这就好像是……

羽咲 「灵魂在飞舞呢……」

皆守 「羽咲！」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

在羽咲倒下之前，我扶住了她。

羽咲已经浑身上下都是泥了……

大概在坡道上跌倒了很多次吧……

连站都站不稳，已经精疲力尽了……

羽咲 「呐……这其中，一定有父亲的灵魂呢……」

羽咲 「但是……羽咲那么矮，够不到父亲的灵魂呢……」

皆守 「傻瓜……不单单是你……父亲的灵魂，已经谁都触碰不到了……」

羽咲 「明明已经到了那么接近的地方……」

皆守 「即使如此，还是够不到的……父亲的灵魂啊……」

羽咲 「明明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仿佛会有群星坠落般的天空……

羽咲相信这是世界的尽头，也无可厚非呢……

即使这是世界的尽头……

也无济于事……羽咲哭了起来……

羽咲 「这里才不是世界的尽头呢……皆守哥哥……」

羽咲 「父亲的灵魂不在这里呢……」

羽咲在我的怀中哭着。

而我则尽量温柔地抱着羽咲。

羽咲 「才不是世界的尽头呢……因为……」

羽咲用手指着。

指向与泽衣村相反的方向……

在那里，有和泽衣村一样，人们生活所亮起的灯火。

村子的前方有别的村子……而在更前方还有小镇……在那前面有着无数的村子和小镇……

就算再往前走，还是无法和父亲的灵魂相遇。

羽咲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件事了……

父亲的死……

死亡的含义……

我抱紧了羽咲。

皆守 「回去吧……大家都在担心呢」

羽咲 「大家吗……」

皆守 「噢，是啊……大概村里已经发生大骚动了呢……因为你不见了……」

羽咲 「大骚动……」

皆守 「噢，这种时候还跑到外面乱逛，被父亲知道了肯定会生气哦」

羽咲 「对不起……」

皆守 「傻瓜……别干第二次了哦……」

皆守 「快点……」

我弯下身子，背对着羽咲。

皆守 「我背你……已经没办法走路了吧？」

羽咲 「才，才没有……」

皆守 「如果没事就不会跌倒了吧……快点，坐上来」

羽咲 「……唔、嗯……」

羽咲 「对不起……」

皆守 「为什么？」

羽咲 「让你担心了……」

皆守 「噢，的确呢……」

羽咲 「但是……为什么皆守哥哥会知道羽咲在哪里呢？」

皆守 「为什么？你傻了吗？」

羽咲 「哎？为什么？」

皆守 「我说过，我是你的英雄吧……如果不能在你陷入危机的时候来到你身边，那还叫什么英雄啊」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所谓英雄，就是能够创造出这种巧合呢」

羽咲 「是这样啊……」

皆守 「就是这样哦……」

羽咲 「那个呢……皆守哥哥……这个」

皆守 「什么？这不是兔子人偶吗」

羽咲 「嗯，送给你一个」

皆守 「真的好吗？只剩下一只会很寂寞吧？」

羽咲 「这孩子有羽咲在身边，所以没关系的」

皆守 「啊哈哈……这算什么啊……」

皆守 「这样吧……那么，那家店里不是有个兔子吗。我买来送给你吧」

羽咲 「哎？那家店是？」

皆守 「你看，就是和由岐姐一起从JUSCO回来时候你看见的……那个很大的兔子」

羽咲 「若槻商店的兔子人偶？」

皆守 「居然连店名都记得啊」

羽咲 「嗯，那个小兔子就是若槻商店的孩子呢……」

皆守 「这样啊……那么，就帮你买那个若槻商店的小兔子吧……」

羽咲 「但是，很贵哦……」

皆守 「你傻啊？我的积蓄可是和国家预算有一拼的哦」

羽咲 「真的吗？」

皆守 「噢，是真的哦……所以放心好了」

羽咲 「……如果是真的……这只小兔子也给皆守哥哥……」

皆守 「哎？两个都给？」

羽咲 「嗯，这样一来，就不会寂寞了哦。这个孩子也是……」

皆守 「这算什么意思……」

羽咲 「羽咲呢……会和皆守哥哥送给我的兔子，成为双胞胎」

羽咲 「所以，这对双胞胎的小兔子就交给皆守哥哥了……」

皆守 「这都啥啊……」

羽咲 「……」

然后羽咲就沉默不语了。

刚想着为什么……却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一定是累了吧。

皆守 「话虽如此……」

虽说是英雄……我能找到羽咲……其实纯属偶然……

正因此，我不禁想着，这大概是受到了父亲的指引吧……

在守夜的时候，据说人的灵魂还停留在这个土地上呢……

皆守 「那么……父亲，你听我说……」
 皆守 「我啊……我可是恨着父亲的哦……」
 皆守 「因为啊……父亲对谁都太温柔了……事情才会发展成这样……」
 皆守 「所以啊，在死后……请只守望羽咲一个人吧」
 皆守 「只守护羽咲一个人……」
 皆守 「我别无他求……」
 皆守 「只想看到这家伙得到幸福……」
 皆守 「拜托你了啊……」

仿佛会有群星坠落般的天空。

我朝着这样的天空，诉说着与父亲最后的话语……

夏のある日/うつりゆく季節

Jabberwocky||

说好要帮羽咲买的人偶。

即使我拥有能和国家预算匹敌的存款，这个价格也还是无法承受。

而我得到了由岐姐的帮助，选择了自己制作这个方法。

我几度跑到店门口拍照，和由岐姐一起分析构造。

我和由岐姐挑战了很多次，但不知为何，却只能从乌贼进化成大王乌贼最后进化成枪乌贼。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将它完成了。

在秋高气爽的时候……

秋天给溪谷间的树木披上了一层美丽的红色。

我和由岐姐一起，带着羽咲，漫步在这红叶之中。

对村子里的一切还不熟悉的羽咲，看到这个风景，十分惊讶。

对我们而言，已经看惯的风景……而在羽咲面前却是那么新鲜。

看到被红色浸染的树林，羽咲忍不住发出惊叹。

而这表情也是十分有趣。

到了冬天，泽衣村就被大雪封锁了。

虽然也并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但这是在东京根本无法想象的积雪。

羽咲和我在雪中尽情玩耍着。

而在这时候，羽咲也终于交到了好朋友。

和我，还有朋友们一起在雪中玩耍。

一起打雪仗。

一起堆雪人。

一起做冰屋。

对羽咲而言，这就像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的事物，那时候真的是十分尽兴。

脸被冻得通红的羽咲，在纯白的世界中尽情玩耍。

拥有这种笑容的羽咲，以前我从未见过。

那个时候，我不禁想，羽咲能够来到这座村庄真是太好了。

在这村子里，没有什么奇怪的预言。

不论那个病态的母亲，还是卓司……一切会欺负羽咲的东西，都不存在。

羽咲在雪中放声欢笑。

虽然脸蛋已经冻得通红……

还是在雪中玩耍着。

在东京被装饰得热热闹闹的圣诞节，在这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虽然相邻小镇的购物中心也多少被装饰过……在泽衣，却没有这样的活动。

这一年……羽咲在间宫家的被炉里迎来了新年。

和圣诞节不同，间宫家的正月搞得十分热闹……

这怎么说也是神道教的节日，会搞成这样也是理所应当吧……

从由岐姐那里拿到了压岁钱。

我的红包里只有一个五日元硬币。

我正想因为这种恶作剧而发火时，却发现羽咲的红包里放进了一万日元。

由岐姐笑着说，

由岐 「两个人一起用哦……」

由岐姐年底有在相邻小镇打工，所以手头很宽裕……她是这么说的……

但我不认为，基本上还是学生的由岐姐，会有手头宽裕的时候。
总之先谢谢她吧。

而由岐姐的回答是，

由岐 「偶尔也要做一点姐姐应该做的事情吧」

然后苦笑起来。

在说什么啊……

由岐姐从来都没有做过不像姐姐的事情……

由岐姐一直是为我们两人着想的大姐姐。

然后随着季节变迁……

迎来了春天。

一直都在挑战的那个兔子，失败作的数量已经十分可观了。

那个浑身雪白、长耳朵长腿的东西，我们无论怎么做，最后都会变成像乌贼触手一样的奇怪玩意。

在无数次的重复后，店里的阿姨终于肯帮我们量好兔子人偶的尺寸，为我们制作了图纸。

然后，又经过数次尝试，终于做成了真正兔子的模样。

觉察时，秋冬已逝，春华已至……

当拿到兔子人偶时，羽咲已经完全适应泽衣村的生活了。

当初那种让人担心的模样也已经完全不见了。

羽咲也交到了好朋友……就这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春天的雪。

樱花飞舞的季节。

我和羽咲都升上了新的年级。

当然由岐姐也是……

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我这么想着。

在快要到夏天的时候……

我回忆起了那一天的事情。

羽咲来到这座村子的第一天。

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笑脸的那一天。

那个夏日。

猛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

明明只过了一年……就像是遥远的记忆一般……

和羽咲一同度过了春夏秋冬……又再度迎来了夏天。
 泽衣一片浓绿……天空一片蔚蓝。
 还有太阳。
 在那坡道上，遍地的向日葵又盛开了……

夏のある日/さまよえる魂
Jabberwocky II

夏日的终结。
 即使如此，太阳还在高高的空中闪耀着光芒……
 在远方的天边飘来了积雨云。
 它们大概会带来润泽的雨水吧……
 季节的终结……
 又来到了父亲去世的这一天……
 即使已经过了一年，悲伤的事情依旧让人悲伤……
 虽然也经历了很多开心的事情……但在父亲的周年祭的前一夜，羽咲还是哭了。
 好久没有看见羽咲哭泣的样子了……仔细想想，已经一年没有看到了吧……
 在那之后已经一年了……
 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
 发生了让一切都崩溃的事情。
 在父亲的周年祭上……不知为何，连神葬祭都没有露面的那个女人

母亲，以及卓司，来到了泽衣村……

皆守

「……为什么你们会来啊」

琴美

「……」

那个女人只是盯着我。

而卓司则站在母亲的身前。

卓司

「在母亲面前，依旧是嘴巴不饶人呢……哥哥」

皆守

「哼……我可没有把这女人当母亲看」

羽咲 「皆、皆守哥哥」

卓司 「羽咲……真是好久不见了呢……哼哼哼」

羽咲 「欸……」

皆守 「你这是什么让人不爽的笑声啊……羽咲在害怕啊……」

卓司 「你这话可真够失礼的……刚才那个是笑容哦……因为与妹妹久别重逢了嘛」

皆守 「笑容？还真是让人不爽的笑容呢……」

卓司 「你一点都没有变呢……哥哥……」

琴美 「母亲大人呢？」

皆守 「奶奶的话在正房里哦……」

琴美 「哦……卓司，我们走……」

皆守 「……为什么那家伙会来泽衣村？」

羽咲 「是为了出席父亲的周年祭吧？」

皆守 「周年祭？就那种连神葬祭都没出现的家伙？」

羽咲 「嗯……我也不是很清楚……」

皆守 「卓司那家伙……一点都没有变呢」

羽咲 「卓司哥哥……因为很听母亲的话……」

皆守 「那个死母控！」

皆守 「你又怎么样呢，妹控」

皆守 「你、你说什么！」

皆守 「由岐姐……」

由岐 「怎么了，刚才那位是皆守的弟弟吗？」

皆守 「噢，羽咲的孪生哥哥」

由岐 「是双胞胎啊……嘿」

皆守 「是个只知道对羽咲施暴的混蛋罢了……」

由岐 「暴力？不是兄妹吵架吗？」

皆守 「羽咲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吧……都是单方面的哦……」

由岐 「哼～是这样啊……」

由岐 「哦，羽咲还是一直把这个人偶带在身边呢」

羽咲 「嗯……」

羽咲抱着一只兔子人偶。

是我和由岐姐花费了三个季度的时间制作的兔子。

虽然比起店里的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但羽咲似乎非常中意的样子。

由岐 「哼，皆守有好好带着羽咲送给你的双胞胎小兔子吗？」
 皆守 「在屋子里放着」
 由岐 「你傻啊，绑在手机啥的上面啊！这东西不应该随身携带吗？」
 皆守 「男，男子汉岂能把那东西带在身边！」
 羽咲 「不、不行吗？」
 由岐 「大傻瓜！」
 皆守 「好痛……所以说别没事打我啊傻瓜」
 由岐 「你才是傻瓜吧！」
 由岐 「真是的，你把小羽最重要的宝物当做什么了啊」
 皆守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啊……那样的小兔子不可能当作手机挂饰吧……」
 由岐 「烦死了！给我好好贴身带着啊，呆子！」
 皆守 「呜……嘛，我知道了……」
 由岐 「然后呢，怎么样？这个人偶」
 羽咲 「偶尔会掉线，但皆守哥哥会修好的」
 由岐 「是这样啊……」
 皆守 「托了它的福，做了那么多缝缝补补的活……差不多能做裁缝了呢」
 由岐 「皆守做什么都很像样嘛」
 羽咲 「嗯，在学校里也很厉害哦。皆守哥哥不仅成绩好，运动也很强呢」
 皆守 「不……成绩呢，应该说这个村子普遍水准比较低呢……」
 由岐 「但是，听说在东京成绩也很好呢」
 皆守 「嘛，好歹也努力过啊。因为无论哪一点都不想输给那个混蛋卓司」
 由岐 「啊哈哈……真是很讨厌弟弟呢」
 皆守 「也不是很讨厌，只是想要在所有的地方都胜过他啊」
 羽咲 「但是，皆守哥哥走掉以后，卓司哥哥的成绩好像变得很好了哦」
 羽咲 「似乎在全国的模拟测试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样子……」
 皆守 「哎？真的？」
 羽咲 「嗯」
 由岐 「哦呀哦呀，一下子就输掉了嘛」

皆守 「无、无所谓！男子汉之间的胜负，靠的又不是成绩这种鸡毛蒜皮的玩意！」

由岐 「那是靠什么呢？」

皆守 「这个嘛，男子汉自然是靠拳头」

由岐 「……白痴吗」

皆守 「总而言之，羽咲，如果卓司想对你动手动脚，你就马上喊」

羽咲 「啊、嗯……」

皆守 「因为根本不知道那家伙在想些什么呢……」

由岐 「……」

由岐姐的表情很微妙的样子。

大概，是想让我们改善关系吧……

但是，由岐姐也理解了，我这个家族的内部关系并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只能阴沉着一张脸。

「怎么了啊哥哥……」

皆守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卓司 「干什么？这还用问么，今天不是父亲的周年祭吗……」

皆守 「你还有脸说……明明父亲的神葬祭也没有露面……」

卓司 「那是因为母亲过度悲伤，所以去不了呢……母亲可是很爱父亲的哦」

皆守 「爱着父亲？你傻啊？如果真的爱着，那女人为什么又会背叛父亲！」

卓司 「母亲背叛了父亲？这指的是……生了我和羽咲这件事……

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皆守 「什、什么……」

卓司 「因为羽咲和我并不是间宫家的孩子呀……一半是母亲：佐奈实家的血脉……另一半则是白莲华教会教祖的血脉……」

卓司 「这意味着什么……就连我这种小鬼也明白哦……我既不是鸛运来的，也不是从卷心菜里长出来的……」

卓司 「原因与结果……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哥哥会说这是背叛吧……」

卓司 「不过，若说这是背叛的话……那么我和羽咲不就是背叛的结果了吗？」

皆守 「别说这种歪理！」

卓司 「才不是歪理哦……事实就是事实嘛」

卓司 「如果哥哥把母亲说成背叛者，那就是连带羽咲一起骂了，不是吗……」

皆守 「胡说八道！羽咲没有任何错，那家伙没有做过坏事，谁会骂这样的羽咲啊？」

皆守 「根本不可能吧！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原谅的、绝对不会原谅的……」

卓司 「哥哥还是一成不变地没有逻辑性呢……我真是完全无法理解……」

卓司 「如果说母亲是背叛者，那我和羽咲就是背叛的产物，是伦理上不受祝福而生的、堕落与背叛的象征……这不就是逻辑的推理吗？」

皆守 「呃……」

真是让人不爽的家伙……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如今又变得更能说了……

只知道说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皆守 「羽咲怎么可能是背叛的象征，你也就知道玩弄文字，把话说成那样……」

皆守 「背叛了父亲、和别的男人睡觉的女人就是背叛者，这的确是事实」

皆守 「即便如此，羽咲也没有罪。羽咲不可能有罪。不管别人说什么，羽咲都没有罪！」

卓司 「呵呵……为什么要庇护羽咲到这种程度呢？哥哥啊？」

皆守 「这是当然的吧，羽咲是我的妹妹啊！」

卓司 「但流淌着背叛者和强奸犯的血脉哦……」

皆守 「和血脉啥的没有关系。啥叫背叛者之血啊！还有强奸犯之血！你是白痴吗，羽咲是我的妹妹，除此之外我一概不承认！」

卓司 「哼哼哼……还以为哥哥头脑能更灵光一点的，没想到完全没办法反驳我呢……」

皆守 「我也没心情和你这种人争论……」

卓司 「为什么会这样呢……既然羽咲是你的妹妹，那不也是哥哥的弟弟吗？」

皆守 「噢，的确是啊……我也曾这么相信过……但是，想弄死羽咲的家伙，我是不会认他做弟弟的」

卓司 「又是那件事嘛……我什么时候想弄死羽咲了啊……」

皆守 「随时随刻啊！」

皆守 「你们无论何时都在盘算着，想让羽咲消失……想让羽咲从这个世界消失……」

- 皆守 「我已经好几次听到你和那个女人这么说了」
- 卓司 「哼……那是你搞错了哦」
- 皆守 「我会搞错吗，你们还在相信着那个来路不明的预言吧？」
- 卓司 「来路不明么……原来如此。哥哥所说的，就是白莲华协会教主的预言吧？」
- 皆守 「噢，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女人，都因为信了这个，才会憎恨羽咲的吧」
- 卓司 「哈哈……才没有那种事哦。我并没有憎恨羽咲哦」
- 皆守 「别装傻了……卓司」
- 卓司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退一步，以前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有这样的想法吧……」
- 卓司 「即使如此，现在我却没理由憎恨羽咲，不是吗。对我来说，羽咲是重要的孪生妹妹啊」
- 皆守 「重要的？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所谓救世主之血吗？」
- 卓司 「……白莲华协会的预言……你认为如今我还信那东西吗？」
- 皆守 「噢，我是这么想的」
- 卓司 「那已经是过去式啦。况且母亲已经离开白莲华协会了吧」
- 皆守 「……」
- 卓司 「差不多也该相信母亲和我说的话了吧？父亲也一定是这么希望的……」
- 皆守 「父、父亲……」
的确……父亲是这么希望的……
互相再也不是憎恨着对方，而是作为家族一起生活的道路……
但是……
- 皆守 「总而言之，只要敢对羽咲动手动脚，我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记得也告诉那个女人」
- 卓司 「“那个女人”……哥哥又对母亲说了过分的话呢……差不多也该改那个说法了吧？」
- 皆守 「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原谅那个女人的」
- 皆守 「无论有什么理由，她背叛了父亲和我这件事是不会变的……」
- 卓司 「……哼，虽然多日不见，你让我大失所望了哦，哥哥……」
- 皆守 「什么？」

卓司 「因为，哥哥完全是个小孩子啊……从刚才的对话看来，完全是个长不大的小鬼呢」

皆守 「你说什么……卓司」

卓司 「哼哼哼……这么说来，哥哥似乎变得很能打了呀」

皆守 「……噢，没错」

卓司 「虽然从前哥哥就一直很强……但是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呢……」

皆守 「客套话就免了……如果你想打架我就奉陪……快来吧」

卓司 「哼，讨厌啦……你大概是搞错了什么吧……这方面我完全不行呢」

皆守 「什么……」

卓司 「我可不是永远长不大……反正我打不过哥哥，便不会对那些格外没意义的东西有什么执着……」

皆守 「你说没意义？」

卓司 「啊，抱歉抱歉，请别误解了……我只是想表示我不会和哥哥打架的，仅此而已……」

卓司 「……不会招惹无法战胜的对手，就是这个意思啦……」

皆守 「……」

卓司让人不爽地笑着。

而从他的眼神中……我却完全看不到一丝笑容。

周年祭在日落之前结束了。

我虽然表示想要帮忙做整理工作，由岐姐却阻止了我。

由岐 「那种东西呢……让道场的学员做就好了……比起这个……」

这么说着，由岐姐拉住了我的手。

而另一边则早已握住了羽咲的手。

刚刚出门太阳就已经开始下沉了。

在夜幕降临的时刻……我和羽咲……还有由岐姐走在那坡道上。

由岐 「无论何时看，都是很厉害的向日葵田呢……」

皆守 「噢……有那么多，与其说壮观，不如说让人有些不爽呢……」

羽咲 「没有这种事哦……向日葵非常漂亮的……」

由岐 「小羽喜欢向日葵吗？」

羽咲 「嗯，由岐姐姐呢？」

由岐 「我啊……嘛，一般喜欢吧……」

羽咲 「这样啊，我最喜欢了！」

皆守 「喂、喂……别跑那么快啊！会像去年那样摔倒的哦！」

由岐 「没事的啦……向日葵每年也就这个时候能看到……就让她稍微玩玩吧」

皆守 「……这倒也是」

由岐 「这么说来，小羽这一年也长大了不少呢……不会这么简单就摔倒的哦」

皆守 「噢……」

的确，这一年羽咲变了不少。

曾那般跌跌撞撞的双脚，如今也能像跳舞一般，在大地上自由驰骋了。

由岐 「皆守觉得怎么样呢？向日葵？」

皆守 「向日葵的印象么……我也查了一下书籍，向日葵应该是菊科的植物吧……」

由岐 「大概是吧……」

皆守 「所以呢，在想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由岐 「相似？和什么？」

皆守 「和菊花啊……」

由岐 「这样吗？首先大小上就不一样吧？」

皆守 「噢……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但就是相似啊……向日葵和菊花」

由岐 「……有什么地方像啊？」

皆守 「……阴沉沉的……」

由岐 「……是这样啊」

由岐姐似乎总算接受了我的想法，望着向日葵田……

由岐 「可是啊，不是说向日葵会一直朝太阳的方向盛开吗？」

由岐 「朝夏天的太阳公公盛开，就像光明的象征一样……」

皆守 「向日葵并没有朝太阳盛开哦……」

由岐 「哎？是这样吗？」

皆守 「噢……向日葵追寻太阳，是在开花之前……」

皆守 「一旦开花了，就再也不会追着太阳了……」

由岐 「哎……原来是这样啊……」

皆守 「总觉得连这点也是阴沉沉的……」

由岐 「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皆守 「……嘛，除了我以外，我也不认为会有别的家伙说向日葵阴森森的……」

皆守 「但是呢……这花就像是，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就像是……

皆守 「看上去就像是葬礼之花呢……」

皆守 「大概……是因为那一天的印象过于强烈了吧……追着羽咲，登上这个坂道时候的记忆……」

由岐 「原来如此……坡道上的向日葵……就像是送别故人的花吗……」

皆守 「嗯……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穿过向日葵的小道……就能够看到那阴暗的坡道了……

和去年一样……那就像是通向阴间的坡道一样。

去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事实上，似乎有很多人认为这坂道是通往阴间的分界线。

事后才知道，在古书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述。

可实际上，这坡道压根不是啥阴间的分界线……

登上那个山坡后就会知道，那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更不是什么崭新的世界。

那里有的，仅仅是普通的风景……

由岐 「小羽，不要紧吧？是很陡的坡道呢」

羽咲 「嗯……不、不要紧的……」

皆守 「由岐姐不用担心啦，沿着这条坡道爬上山已经有好几次了……而且“在那之后已经过了一年了”不是由岐姐你自己说的吗」

羽咲 「嗯……没关系的哦……我和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由岐 「啊哈哈……也是呢。而且这一年间，羽咲也已经成了大人呢」

皆守 「要变成大人才没那么简单吧……才刚刚过了一年……」

由岐 「还真是没有眼光呢……羽咲确实已经变成大人了哦……」

皆守 「那你说说具体的地方啊」

由岐 「的确呢……比如说身高」

皆守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个小个子呢……」

由岐 「其他的呢……自称从“羽咲”变成了“我”了呢……」

皆守 「啊，这么说来……以前羽咲在自称的时候总是用“羽咲”呢……为什么改掉了？」

羽咲 「改掉了？我……以前自称是“羽咲”吗？」

由岐 「现在有时候也这么说哦……但是大致都变成“我”了呢……」

羽咲 「是这样啊……我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呢……」

由岐 「嘛，自我称谓啥的，都是不经意间改变的呢……但是，确实有改变哦……」

皆守 「……这你都注意到了啊」

由岐 「因为一直在有意啊……就连你，也基本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了呢」

皆守 「我原本就是个男子汉」

由岐 「不是哦，我是说你成长了」

皆守 「是这样吗？」

由岐 「因为你们自己就处于成长期，所以对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呢……」

由岐 「嘛……明明自己觉得一点都没变……事实上却变了……这种事也是常有的」

由岐 「一直以为无法登上的、如海市蜃楼般遥远的坡道……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经常走的坡道了呢」

由岐 「随着时间推移，改变的到底是景色，还是自身……对当事人而言，是无法搞清的呢……」

皆守 「由岐姐也是这样的吗？」

由岐 「不知道呢……皆守看来我是怎么样的呢？」

皆守 「也没改变多少……不如说完全没有变」

由岐 「是吗……也对呀……」

一穿过黑暗……那个山丘便又映入眼帘。

清澈透明的天空中，群星正在闪闪发光……

羽咲 「哇……好厉害……」

由岐 「果然今天的星空很漂亮呢」

由岐 「今天是下弦月……」

皆守 「下弦？」

由岐 「嗯，下弦月……而且月亮还没有出来哦……」

由岐 「因为有了月光，才能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呢……」

羽咲 「这样一来，星星就变得那么漂亮了呢」

由岐 「嗯，就是这样」
羽咲 「呐，我能玩玩吗？」
由岐 「嗯，但是不能走到更前面去哦」
羽咲 「为什么？」
由岐 「这座山丘有悬崖峭壁啊……」
羽咲 「悬崖……」
由岐 「嗯……所以不能到那边去哦」
羽咲 「我知道了……」
由岐 「皆守呢？」
皆守 「我怎么了？」
由岐 「不去玩玩吗？」
皆守 「为什么？」
由岐 「你很想玩不是吗？」
皆守 「没啊……我又不是小鬼……」
由岐 「……明明就是个小鬼……」
皆守 「哼……这种对白我已经腻了」
由岐 「说不定是这样呢……所以……」
皆守 「所以？」
由岐 「快点变成大人吧」
皆守 「哎？」
皆守 「这、这算什么啊，又把我当小鬼了吗？」
由岐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快点变成一个男子汉吧……」
皆守 「都说了，我就是男子汉啊」
由岐 「唉，每次跟你说的含蓄点，你就听不懂啊……」
皆守 「所以你就别含蓄了啊」
由岐 「噢，我知道了」
由岐 「皆守啊，快点变成大人，然后向我求婚吧」
皆守 「哈啊？那，那算什么啊？」
由岐 「啊哈哈，为什么会脸红啊，哈哈哈」
皆守 「什、什么啊，玩弄我吗？」
由岐 「啊哈哈……因为你在脸红啊……」

皆守 「你这家伙说什么」
 由岐 「住、住手……呜啊!」
 由岐 「好痛……」
 皆守 「!？」
 由岐 「我说你啊……因为身体比以前壮实了，要注意一点哦……我已经挡不住你了呢」
 皆守 「抱、抱歉」
 由岐 「为什么会脸红？」
 皆守 「啊，没什么……」
 由岐 「啊咧……我的裙子!」
 由岐 「看见了？」
 皆守 「啊，没有……一点点……」
 由岐 「……!」
 皆守 「啊，不……抱歉」
 由岐 「噗、哈哈哈哈哈」
 皆守 「什、什么啊」
 由岐 「啊，那个啊……我寻思着，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也开始顾忌“内裤会不会被你看到”了呢……」
 皆守 「啥玩意啊？」
 由岐 「不明白吗？也是呢……但是以前啊，我都把皆守当小屁孩，小裤裤啥的可以随便让你看……」
 由岐 「啊哈哈……可现在我居然脸红了，连你也面红耳赤……」
 皆守 「那、那是当然的吧!」
 由岐 「是这样呢……是啊……是这样呢。哈哈……」
 由岐姐大声笑着。
 而我却不知道由岐姐大笑的原因。
 只是，虽然不是很明白……这笑声中并没有取笑我的感觉……
 由岐 「哎呀……还真是壮丽的星空啊，就像星星会掉下来的样子……」
 皆守 「可星星啥的，哪会掉下来啊」
 由岐 「的确啊……星星不会掉下来……掉下来的，只是远道而来的、以前的群星发出的光芒而已……」

由岐 「世界真奇妙啊……」
 皆守 「为什么？」
 由岐 「呃，因为啊……居然能看到来自如此遥远世界的光芒呢……」
 皆守 「这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由岐 「我们的头脑有多么宽广？」
 皆守 「那是什么？」
 由岐 「是诗哦……世界上我最喜欢的诗……」
 由岐 「我们的脑袋比这片天空更加广阔……」
 由岐 「来，你来试试看……天空被嗖嗖地吸进脑袋里了……」
 由岐 「然后……连你也吸了进来……」
 由岐 「我们的脑袋比海还要深……」
 由岐 「来，将两份蔚蓝重合起来……」
 由岐 「大海便被嗖嗖地吸进了脑袋里……」
 由岐 「就像是海绵吸水一样……」
 由岐 「我们的脑袋和上帝一样重」
 由岐 「来，正确地测测看……」
 由岐 「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
 由岐 「话语和声音的不同……」
 皆守 「话语和……声音……」
 由岐 「没错……」
 皆守 「……没有那种事吧」
 由岐 「为什么？」
 皆守 「因为神是不存在的」
 由岐 「原来如此……在这个世界上……神是不存在的」
 皆守 「噢，根本不可能存在……」
 如果存在……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我的家庭……
 为什么，会杀了父亲……
 皆守 「神这个人啊……」
 由岐 「也不是人啦」
 皆守 「那么，神啊，即使存在，也是个既无能又无力的、一无是处的家伙
 吧」

由岐 「啥都不做的一无是处的家伙？」

由岐 「啊，但是呢……我也有自己的观点哦」

由岐 「不是有世界是神用一星期的时间造出来的说法吗？」

由岐 「那还真是一派胡言呢」

由岐 「因为啊，如果神真的创造了世界，他绝对会这么说的」

由岐 「这玩意才不是我造出来的呢……」

由岐 「这玩意」

由岐 「等等，还没完成呢」

皆守 「噢……我也是这么想的……无论人间有多少苦难，他都可以无动于衷，是个麻木不仁的混蛋啊」

由岐 「呵呵呵……如果神是像人一样的存在，被说成这样也无可厚非呢」

由岐 「的确是最差劲的家伙」

由岐 「明明无所不能，却什么都不做……」

由岐 「但是呢，皆守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皆守 「什么？」

由岐 「嗯，沙滩上的足迹……」

皆守 「那是什么？」

由岐 「神一直在我们身边……所以，在死后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一定会看到另一行足迹」

由岐 「人生呢，一直是被身边的力量支持着的……」

由岐 「但是呢……在最痛苦、最悲伤的时候，足迹就会只剩一行了……」

皆守 「唉，在最痛苦的时候，它反倒不在身边……不过，神不就是这样的嘛」

由岐 「不是哦……」

由岐 「那时候……神会成为这个停滞不前的人的双脚啊……」

皆守 「自己的双脚？」

由岐 「是啊……就连原本以为会停滞不前的道路……也一定会向前延伸的……」

由岐 「就像是，小羽以为自己无法登上的那坡道一样……」

由岐 「人会一直向前……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由岐 「仅仅因为，有一个信念，被铭刻在他们心中」

皆守 「有一个信念？」

由岐 「是啊，如同命令般的烙印……所有的人……不对，是所有生命，都被这烙印所命令，生存下去」

皆守 「命令所有生命的烙印……」

由岐 「是啊……这个烙印，只是这样写着：」

由岐 「幸福地活下去吧！」

由岐 「无论是猫，狗，斑马，老虎，还是蝉，当然还有人类」

由岐 「众生平等，幸福地活下去吧！」

皆守 「那算什么啊……」

由岐 「没有不希望幸福的生物……所有的生命都祈求着自己的幸福……」

由岐 「就是这样被命令的呢……」

皆守 「这是命令吗？」

由岐 「谁知道呢……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吧？」

由岐 「而人类又……不对，人类能够得到动物们根本无法相比较的幸福」

由岐 「以及绝望」

皆守 「为什么会这样？」

由岐 「只要不期盼幸福，就不会绝望」

由岐 「就是那个，和动物不会绝望是一个道理呢」

皆守 「但是，动物也被命令要幸福地活下去吧？」

由岐 「是啊」

皆守 「那么，为什么动物不会绝望呢」

由岐 「那是当然的吧。因为动物活得很幸福啊」

皆守 「这又是什么意思……不幸福的动物也存在的吧」

由岐 「不存在哦，动物无论何时都很幸福的」

由岐 「直到死亡的瞬间，所有的生物都拥有同等而永恒的幸福」

皆守 「为什么呢」

由岐 「到底为什么呢」

皆守 「你也不知道啊」

由岐 「啊哈哈，才没这种事，要回答很简单哦」

由岐 「因为它们不知道死亡……」

由岐 「动物活在永恒的外表之下……」

由岐 「所以，幸福地生活的动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幸福的……」

皆守 「动物不知道死亡吗？」
 由岐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皆守 「为什么呢？」
 由岐 「因为，其实无论谁都不知道死亡的啊」
 皆守 「无论谁？」
 由岐 「是啊，任何人都不知道死亡……因为不存在体验过死亡的人呢……」

由岐 「死仅仅是想象……无论过了多久，都无法经历……」
 由岐 「人不知道死亡……尽管如此，人类还是认识了死亡，因此才意识到，自己已沉溺在幸福之中……」

由岐 「所谓绝望……是给予沉溺在幸福之中的人类的特权」
 皆守 「啥特权……怎么看都不像好东西吧」
 由岐 「是啊……但是，正因如此，人类才拥有了语言……」
 由岐 「感受到了天空之美……」
 由岐 「想要改造这个世界……」
 由岐 「美、语言，以及希望……」
 由岐 「依靠这三种力量……人类得到了美好的每一天」
 由岐 「人啊，幸福吧！」
 由岐 「不沉溺在幸福之中……也不对世界感到绝望……」
 由岐 「只是幸福地，活下去」
 皆守 「只是幸福地活下去……吗」
 由岐 「哎呀，有点太故弄玄虚了呢……」
 由岐 「啊哈哈……
 但是真厉害啊」

皆守 「什么？」
 由岐 「不是，再度仰望天空，我不禁想，“星空真厉害呀～”啥的」
 由岐 「啊哈哈……」

由岐 由岐姐笑着展开了双臂。
 由岐 「如此广阔的天空……如此广阔的宇宙，尽收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哦……真厉害真厉害」

皆守 「尽收……头脑之中……」
 这么说着，我抬头看向天空。

如此美丽的风景……是我脑中的世界……

这倒也理所当然……

可是，一旦这么想着，这份感觉就变成了战栗……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世界……

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去看辽阔的天空时，无论是谁，都会有头晕目眩般的感受吧……

由岐 「刚才说的，全是灵机一动想到的哦」

皆守 「是吗？」

由岐 「嗯，就是这样，刚刚看着天空想到的」

由岐 「当然，我一直、一直都抱有疑问呢……就和皆守一样……」

由岐 「神什么的，并不存在于世界之中」

由岐 「不仅如此，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受到诅咒一样呢……」

由岐 「因为啊，会死掉嘛」

由岐 「无论多么幸福的时光，都会迎来终结」

由岐 「无论多么快乐的时光，都会画上句号」

由岐 「无论多么珍爱他人……无论多么珍爱世界……」

由岐 「都会结束」

由岐 「画上名为死亡的终止符……」

由岐 「所以，我觉得降生在这个世界，简直和诅咒差不多呢……」

由岐 「因为，幸福终究会迎来尽头……」

由岐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做过好多多次相同的梦哦……」

皆守 「相同的梦」

由岐 「是啊，梦……婴儿的梦」

皆守 「婴儿的梦很可怕吗」

由岐 「嗯，很可怕呢……让我快要哭出的……可怕的梦……」

由岐 「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虽然不知道是谁生的……」

由岐 「不对……说不定，是我生下来的呢……」

由岐 「所以呢，我觉得很高兴」

皆守 「很高兴吗？」

由岐 「嗯，很高兴呢……」

由岐 「然后呢……这个婴儿哭了起来……呜啊、呜啊的……」

由岐 「因为很高兴，我们都笑了出来……和周围的大家一起……」

由岐 「这就是所谓的祝福吧」

由岐 「对于新生命的……祝福」

由岐 「因为啊，只是单纯的高兴……对于婴儿能够降生于这个世界……充满感激之情……」

由岐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对生的祝福……」

由岐 「但是……但是我突然察觉到了……」

由岐 「啊……不是这样……」

由岐 「这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了恐怖……在一片笑容之中，只有我在害怕……」

由岐 「因为……我意识到了啊……这个孩子正在诅咒世界……」

由岐 「诅咒着自己被生下来这件事……」

由岐 「在大家的笑容中，只有我一动不动……在被祝福所包围的世界里……独自……」

由岐 「这个时候，我想到……必须停止这婴儿的哭声……我掐住了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脖子……一定要把他的人生就此终结……」

由岐 「因为，生下来就是一种诅咒呢……」

由岐 「至少刚刚出生的孩子，就是这样想的吧……所以……」

由岐 「为了结束这个被诅咒的人生……」

由岐 「但是……理所当然地……我做不到啊」

由岐 「面对哇哇大哭的婴儿，我却无法将他掐死……」

由岐 「为什么呢……明明婴儿一生下来就被诅咒了……我却无法斩断他被诅咒的人生」

由岐 「明明不得不做……却下不了手……」

由岐 「于是……我也哇哇地哭了起来……虽然这种事情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呢……」

由岐 「而此时……婴儿的哭声……又变得正常了」

由岐 「我感觉到，他的哭声变得正常了……」

由岐 「只是正常地……哇哇地哭着……」

由岐 「听到了这个声音……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由岐 「然后，我就开始祈祷……请赐予这个生命幸福……」

由岐 「其中的含义，到了今天，我全都领悟了」

皆守 「是这样吗？」

由岐 「嘛，皆守一定还不知道吧」

由岐 「但是，看到了这星空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由岐 「为什么，无法阻止刚降生的婴儿的啼哭……」

由岐 「为什么，人会哀悼他人的死亡……」

由岐 「还有，这个哀悼……绝对不是错误……」

由岐 「而是正确的祈祷啊……」

由岐 「对世界的爱……」

由岐 「让世界充满爱……」

由岐 「这就是祈祷……」

由岐 「自己正在被眼前的夜空……所祝福……」

由岐 「这就是祈祷……」

由岐 「世界上充满祝福……」

由岐 「所以即便认识了死亡，人也能活在永恒的外表之下……」

由岐 「能做到啊……」

皆守 「由岐姐……」

由岐 「好厉害啊！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

由岐 「我难道要死了吗？」

皆守 「……这个叫孔子的人所探求的真理，被由岐姐知道了吗？」

由岐 「还不知道呢」

由岐姐笑了。

仿佛坦然接受了不久以后、自己的死亡一样……

祝福着最后的夜晚。

我察觉到异变，是在数分钟后。

背后，有一股未曾有过的气息……我和由岐姐察觉到了这个异常。

由岐 「琴、琴美小姐……」

皆守 「为、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琴美 「由岐……长大了呢……以前明明只有那么一点点大……」

琴美 「正好和……现在的羽咲差不多……人是会成长的呀……」

皆守 「喂！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由岐 「跟踪我们的吗……」

琴美 「不……不是这样」
 由岐 「那么，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琴美 「因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由岐 「注定？」
 琴美 「是啊……一切都是由预言所注定的……」
 皆守 「预言，果然，你还对那种玩意……！」
 琴美 「那种玩意？竟把能够知晓预定和谐之法的预言，说成是“玩意”……皆守依旧是个不争气的孩子呢」
 由岐 「预、预言是什么？」
 皆守 「通往世界毁灭之路上的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这个女人是这么想的」
 由岐 「……世界……毁灭」
 皆守 「卓司说你已经不相信那个预言了啊！」
 琴美 「这是当然的啊……那孩子很聪明……和皆守不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呢……」
 皆守 「你、你说目的？」
 由岐 「所谓的目的……」
 皆守 「你们……又想要杀掉羽咲吗……」
 由岐 「杀掉小羽？」
 琴美 「杀掉？你在说什么啊……只是让她回到应该去的地方而已」
 皆守 「又是这种妄想……」
 羽咲 「不要～」
 皆守 「羽、羽咲!？」
 由岐 「喂、等、等一下皆守」
 我向着羽咲发出惨叫的地方飞奔而去。
 由岐 「皆、皆守！那里有悬崖，小心点！脚下看不见的！」
 皆守 「羽咲！」
 我咒骂着自己的判断。
 咒骂稍微有些信了他们的自己……
 他们根本没有改变。
 卓司打算杀掉羽咲，然后取回自认为被夺走了的力量。
 皆守 「卓司你这混账！」

卓司 「还真是迅速呢……哥哥」

皆守 「你这家伙，白天说的话……是说谎吗？」

卓司 「白天说的话？」

皆守 「噢，你说了吧！不再想让羽咲消失了！」

卓司 「噢，的确说了……那又如何？」

皆守 「那么，这刃器又是怎么回事……」

卓司 「这个吗？这是一把刀啊」

皆守 「为什么要用这把刀指着羽咲……」

卓司 「因为羽咲很不听话呢……我也不想做出这种粗暴的事情……」

皆守 「听话……你要对羽咲做什么……」

卓司 「哥哥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呢？」

卓司 「这是必然的呀」

皆守 「必然个屁啊！你要做什么！」

琴美 「回归天空……」

皆守 「！」

由岐 「琴、琴美小姐……」

皆守 「你们……又想做这种事……」

琴美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刻注定的」

琴美 「这是在天地初开之时就被决定的……预定和谐」

皆守 「狗屁预定和谐！如果那预言是正确的，你和那个教祖生下来的应该只有一个男孩吧！」

由岐 「和那个教祖生下来的孩子，说的是……」

皆守 「由岐姐也听说过传闻吧。羽咲和卓司身上，流的不是间宫家的血」

皆守 「他们身上流的，是新兴宗教白莲华教会教祖的血……」

皆守 「你背叛了父亲！和邪教里的混账生下了孩子！」

皆守 「还吹嘘说，这个孩子能够成为拯救世界毁灭的救世主！」

卓司 「是啊……我本应是作为救世主而生的」

卓司 「白莲华教会教祖之血，再加上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巫女佐奈实之血，继承了这两条血脉的我，本应是能够引领众生进入新世界的救世主啊！」

皆守 「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实是，你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主！」

卓司 「错了！这是因为本应汇在一处之血，分成了两个！」

由岐 「你、你是说……」

皆守 「就是这样……由岐姐……他们坚信，因为羽咲的降生，卓司无法成为救世主」

卓司 「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这是已经确定的、明显的事实！」

卓司 「原本因两种异能之血的融合，救世主必将降生……都被这家伙妨碍了」

卓司 「本应融为一体的灵魂，分成了两个」

皆守 「放狗屁！你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主！其实你们只是被白莲华协会的教祖舍弃了，因为他已经玩腻你们了啊」

皆守 「所谓“生育救世主”，不过是借口！」

皆守 「这件事，死去的父亲已经调查过了吧！那个教祖对自己染指过的女人，全都是这么说的！」

卓司 「哼……区区记者这种蝼蚁之辈，岂能知晓玄机……他们只懂得追寻事物的表面……」

皆守 「父亲是为了调查这个，才改行当记者的！」

皆守 「为了让你们知道真相！」

卓司 「这是什么真相啊……真相只有一个……」

卓司 「世界将迎来终结……而在那一天之前，我必须以救世主的身份，君临天下……」

皆守 「迎来个屁啊！你只是个凡人罢了！这和羽咲是否降生毫无关系！」

卓司 「我才不想被哥哥说成是凡人！的确，之前哥哥在所有方面都比我强，但现在已经是我全面领先了！」

皆守 「那么，就把刀扔在一边，决个胜负吧……男人就应该用拳头一决胜负！」

琴美 「不需要听皆守的话……卓司」

皆守 「你这家伙！」

琴美 「皆守身上，毕竟也流着佐奈实家和间宫家的血……自然天赋异禀……」

琴美 「但是，这对身负救世主的命运而降生的卓司来说，也只是必须跨越的障碍罢了」

琴美 「就算现在赢不了哥哥也没事……卓司，你总有一天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人……」

皆守 「放狗屁！别胡说八道！」

皆守 「别把羽咲卷进你们的妄想游戏里！你们自己玩不就足够的吗！」

皆守 「把羽咲还给我!」

卓司 「哼……和哥哥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呢……」

琴美 「不能听信俗人的话哦……卓司」

卓司 「嗯，我懂的……羽咲原本就是我的一部分……只要让她回到天上……然后把力量还给我……」

琴美 「是啊……这么一来，一切都能被拯救了。卓司啊……让羽咲的灵魂回归天空」

琴美 「这么一来……你失去的灵魂碎片，就能再一次回到你身体里了……」

卓司 「这么一来……」

卓司? 琴美「

「
我
卓
就
司
能

卓司·琴美 就

卓司·琴美 成

会
为
成
救
为
世
救
主
世
了
主
」
」

皆守 「放狗屁!!」

其实我也不敢确定……

所以这大概是轻率之举吧……

我瞬间飞奔起来。

向着卓司……

但是，由岐姐向着和我不同的方向跑了起来。

卓司

「!」

羽咲

「!？」

瞬间……

真要说的话，比瞬间还要短暂。

羽咲往悬崖的方向飞去。

瘦小的羽咲，比想象中更轻易地飞下了悬崖。

我急忙跑向悬崖边。

然而，飞奔而出之后，方向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我失去了平衡，就这么摔倒在地。

只能一直用目光追寻着羽咲的身影。

飞出悬崖的羽咲。

身体浮在半空中。

在下一瞬间，便听任自由落体定律……径直坠下陡峭的悬崖。

皆守

「羽……咲……」

话语变得迟缓。

双腿变得迟钝。

除了深感自己无能为力之外，什么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的视线仍捕捉到了难以置信的景象。

飞出悬崖的羽咲，被由岐姐接住了。

不只是伸出手的程度。

由岐姐……自己跳向天空，将羽咲抱住。

在看到了那场面之后……仅仅过了一瞬间。

皆守

「羽咲!!! 由岐姐!!!」

两人的身影仿佛被悬崖的黑暗所吸收，消失了。

不想听到的声音。

非常地刺耳……

让人极度反感的声音。

只是，不想听到的声音。

皆守 「羽咲!!! 由岐姐!!!」

卓司 「呼、呼呼呼……哈哈哈哈哈!」

卓司 「做到了, 做到了……终于做到了……」

卓司 「迄今为止, 都因为那个烦人的、装出一副父亲模样的男人百般妨碍……」

卓司 「终于, 回来了……本应属于我的力量……变成了羽咲的力量的碎片……已回归天空……」

琴美 「做得好呢……」

卓司 「是啊, 我做到了! 母亲! 我终于成为了救世主……」

皆守 「……」

卓司 「这样一来, 我终于能够拯救世界……」

卓司 「让世界回归天空了……」

皆守 「……」

琴美 「这样一来, 预定和谐也应该回到神所注定的状态中去了吧……一切都将按照预言进行……」

皆守 「放、放狗屁!」

卓司 「哥哥……」

卓司 「呼……因为哥哥是凡人, 所以可能不明白呢……这也不是什么值得悲伤的事情」

卓司 「羽咲也没有被杀害, 只是回归了天空……」

琴美 「是啊……的确我也看到, 她被天空吸收的摸样了……」

皆守 「你们到底有多么愚昧啊!」

「……」

皆守 「哎……这个声音……」

卓司 「哎?」

琴美 「!……」

皆守 「羽咲! 是羽咲吗!」

羽咲 「皆守哥哥……皆守哥哥……」

皆守 「羽咲没事吗!」

羽咲 「嗯……我还好, 但是……但是……」

皆守 「怎么了!」

羽咲 「由岐姐姐她、由岐姐姐……流了很多血……一动不动了……」

皆守 「由岐姐吗？」
皆守 「由岐姐怎么了！」
羽咲 「她保护了我……为了保护我……」
羽咲 「一直紧紧地抱住我……直到最后……直到掉到地面为止……」
羽咲 「好几次撞到悬崖上……由岐姐姐……由岐姐姐……」
皆守 「由、由岐姐……」
皆守 「在那里别动！」
皆守 「我现在就过去」
卓司 「那、那个女人！……」
琴美 「卓司！只有现在了！在下弦月升起之前……让羽咲回到天上！赶在皆守前面！」
卓司 「是、是！」
皆守 「会让你得逞吗！」
卓司 「！？」
卓司 「呃啊」
皆守 「还会让你得逞吗！会吗！会吗！」
卓司 「咳……嘎……咕……」
皆守 「你这家伙，把由岐姐……还想再杀掉羽咲吗！」
卓司 「该、该死！」
皆守 「！」
卓司 「哈、哈啊……真强呢……能够躲过刚才小刀的一击……」
皆守 「你这家伙……」
皆守 「在这里给一切都做个了断吧……卓司……」
卓司 「……了断？」
皆守 「噢，我已经不再退缩了……你的妄想，在你被完全击败之前，是不会终结的」
皆守 「我将在这里……将你打得体无完肤」
卓司 「哼哼哼……赤手空拳吗？这边可是有武器的哦……」
皆守 「噢，这样的让步正好呢……没问题……」
卓司 「……哼，真不知道哥哥的自信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皆守 「和你不一样，我可是每天都在苦练呢……」
卓司 「什么啊……这种仿佛只有自己在努力的说法……」

卓司 「从哥哥离开的那一天起，这几年我都在拼死努力」

卓司 「为了超越哥哥，为了让你知道，你充其量就是我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这事实……」

皆守 「结果就是这个？」

卓司 「噢……没错……但是还没有结束呢。先让哥哥回到天上……然后就是羽咲……」

卓司 「然后，我会成为救世主……」

皆守 「胡说八道！」

卓司 「会的！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是被选中的人！」

皆守 「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不就是母亲被别的男人玩弄后生下来的孩子吗！」

卓司 「闭嘴！」

皆守 「！……」

脸颊滚烫。

我一摸，发现有一道很宽的刀伤。

但远不及致命伤的程度。

我为了迎接下一次攻击，摆好姿势……

可是……

卓司 「这、这是什么……」

皆守 「……？」

卓司 「这是什么啊！」

皆守 「卓、卓司……」

卓司 「喂、喂……别开玩笑啊……这是什么啊……」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而事实却是，之前还被她拿在手上的小刀，如今正插在卓司的胸口上。

皆守 「卓、卓司……你……」

卓司 「怎么回事啊……我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吧……可是……」

皆守 「卓司！」

我想要拔出卓司胸口的刀。

琴美 「不、不要！……」

听到了身后想要制止我的声音……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我就这样将卓司胸口的刀拔了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采取的行动……是最不应该做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深山中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已经足以致命了……

尽管如此，如果我没有拔出小刀，也不会将他的生命缩短到只剩仅仅数分钟吧……

但是我……却把它拔了出来。

卓司 「啊、啊咧……为什么呢……突然间……一片空白……」

皆守 「卓司！振作点！」

卓司 「怎么了……哥哥……居然逃进光的里面……太卑鄙了啊……」

皆守 「卓司！喂！」

卓司 「啊咧？真奇怪呢……为什么，我的身体无法动弹了呢……？」

皆守 「给我坚持住！」

卓司 「啊咧？为什么哥哥会？」

卓司 「难道说……输掉的是……我吗？」

皆守 「才没有输掉！卓司！坚持住！」

卓司 「原来是这样啊……输掉了呢……我……所以身体才变得越来越冷……动不了了……」

卓司 「呵呵呵……但是，我不会死掉哦……绝对……」

卓司 「因为……我的母亲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巫女的后代……所以……」

皆守 「卓司！」

卓司 「……没错，绝对……不会死的……」

卓司 「我……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活下来……」

皆守 「噢，我知道。总而言之，至少要保持住意识！」

我撕破了自己的衬衫，想要堵住卓司的胸口。

然而，从伤口流出的血完全止不住。

皆守 「卓司！振作起来！」

卓司 「我……的话……没问题……的……可以放心了……」

卓司 「放心……放……心……」

卓司 「不会死的……绝对……」

皆守 「噢，不会死的！没问题的！」

卓司 「是啊……呐」

卓司 「就算……身体被破坏了……」

皆守 「卓司」

卓司 「用哥哥的就可以了呢」

皆守 「!!」

皆守 「卓、卓司……」

卓司 「我是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卓司伸出手指，刺向我的太阳穴。

并没有什么激烈的疼痛……

皆守 「!!……」

这、这家伙……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

琴美 「就这样击溃他……」

皆守 「击、击溃？」

琴美 「是啊……卓司……你的话应该能做到的……把皆守的大脑……破坏掉……」

皆守 「呃、呃啊啊……」

细长的双眼……注视着我的眼睛。

卓司 「我……就收下哥哥的大脑了……」

皆守 「咕……呃啊……」

这是幻觉吗……还是现实……

皆守 「啊、啊嘎……」

卓司的指尖捅破了头盖骨……

这根本不可能吧……人的手劲如何能够捏破头盖骨……

这毫无疑问是幻觉……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

这种事，习武的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这种根本不可能的事……

尽管如此……

我的意识仍朦胧起来……

已经无法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了……

卓司 「我……收下皆守哥哥的身体了哦……」

卓司 「所以……」

卓司 「永别了」

夏のある日

Jabberwocky II

司空见惯的风景。

比之前看到的风景更让人眼熟。

我所熟悉的风景……

由岐 「回忆起这个景色了吗？」

皆守 「噢……这个嘛……关于那座村子的回忆，直到刚才都完全记不起来啊……」

由岐 「也是呢……」

皆守 「在那之后，我就变成间宫卓司了？」

由岐 「谁知道呢……至少从外表上看，你还是原来的模样……」

皆守 「但是……我作为间宫卓司活了下来」

由岐 「根据医院里医生的诊断……这是精神上的伤害引起的过激反应障碍……也就是所谓PTS囉了」

皆守 「但是，村里人都认为这是间宫卓司的诅咒……或者说佐奈实琴美的力量」

由岐 「因为有琴美小姐能够将死人召回的传闻呀……」

皆守 「那么……真相又是什么？」

由岐 「真相？哪来的什么真相……哪个证据都无法明确地说，你没有被间宫卓司附身」

由岐 「当然，因PTS囉而导致人格分裂，这种解释也无法否定」

由岐 「无论哪种解释，都有自己的道理……」

由岐 「但是，事实就是，在那之后，你不把自己当成“间宫皆守”，而当成“间宫卓司”了呢」

皆守 「似乎的确如此啊……」

皆守 「那么，这里是？」

由岐 「你认为是哪呢？」

皆守 「楼顶……C栋吗？」

由岐 「回答得好……」

皆守 「这样啊……所以直到刚才为止的梦……就是过去的记忆……是这样吗？」

由岐 「嗯……应该是吧……」

皆守 「我并没有死去吗？」

由岐 「如果死了……就无法站在这里了吧……既然这里既不是阴间也不是天堂，抑或别的什么地方……」

皆守 「但即使这C栋，也不是现实中的C栋……是由岐虚构出来的吗？」

由岐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呢……」

由岐 「我只知道……不存在于此地之物……那才是重要的，不是吗？」

皆守 「不存在于此地之物？」

皆守 「!？」

皆守 「刚才的……」

由岐 「就是啊……必须做的事情……不得不由自己去做的事情……想起来了？」

皆守 「我是……我是……」

由岐 「所以……去吧……皆守……去保护小羽。无论发生了什么……」

皆守 「是啊……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要保护羽咲……」

由岐 「嗯……很好的回答……」

皆守 「……好个毛啊……刚才的梦、过去的记忆……那都是由岐姐搞的鬼吧？」

由岐 「由岐姐……总觉得被这么叫很高兴呢……很高兴啊……」

皆守 「怎么了啊……由岐姐……」

由岐姐笑着，却又哭了出来。

由岐 「总觉得啊……真的变成大人了呢……皆守……」

由岐 「和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看……」

由岐姐抓住了我的手腕。

由岐 「曾经那么纤细的手臂也……变得比我还粗了呀……」

皆守 「噢……是啊……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很久了……」

由岐 「和那时候的我已经一样大了呢……皆守」

皆守 「是吗……」

由岐 「是啊是啊，因为你不怎么在意我的事情，所以不知道咯……」

皆守 「对小鬼来说，大人就是大人吧……」

由岐 「啊哈哈……是这样吗……」

皆守 「噢……那时候并不知道，原来由岐姐的手竟这么小巧啊……」

由岐 「啊哈哈……是吗……我的手……很小啊……」

皆守 「噢……由岐姐的手……是这么得小巧啊……能被我的手完全包住……」

皆守 「小的时候……由岐姐看起来，明明是那么地高大……」

由岐 「但是就算现在胸部也很大哟……」

皆守 「不过……即便这样，胸围还是比我的小吧……体型也是……」

由岐 「皆守在男人里已经算矮的了……」

皆守 「但比由岐姐高大哦……」

由岐 「是啊……比我高太多了呢……皆守……」

皆守 「由岐姐……一直都知道这一切吗？」

由岐 「知道什么？」

皆守 「我们的过去啊……」

由岐 「不是……很遗憾……我用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一切的真相……」

由岐 「直到我能在这个肉体的无意识状态下，观察外界之后……」

皆守 「根据明晰梦……吗」

由岐 「就是这样……」

皆守 「这里也只是……模仿C栋的屋顶创造的明晰梦」

由岐 「是啊……」

皆守 「还有，我刚刚看见的……也是发生在过去的回忆……」

由岐 「是啊……是你因为痛苦，而封印起来了的回忆啊……」

皆守 「……还真是脆弱的人啊……我……」

由岐 「没有这种事哦……说不定，真的是被诅咒了呢……」

皆守 「即便如此，我还是输给了诅咒吧……」

由岐 「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输过了」

皆守 「就没赢过吧……」

皆守 「即使是那一天，保护羽咲的也是由岐姐……」

皆守 「我明明约好要保护羽咲的……却根本没有兑现承诺……」

皆守 「甚至，还让卓司钻到我的脑袋里……」

由岐 「可你不是再度挡在卓司的面前了吗……」

皆守 「是啊……再度挡在他面前……然后完败」
 皆守 「真是何等失态……」
 由岐 「说什么呢……这样不也很好吗？」
 皆守 「什么啊……好个毛啊……」
 由岐 「这种东西……不就是表演吗？」
 皆守 「表演？」
 由岐 「噢，就是这样……英雄登场不都是这样的吗？」
 皆守 「英雄？」
 由岐 「你是英雄吧？变身英雄……」
 由岐 「虽然给羽咲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但这种东西，也不过是为从今后那幸福的每一天埋下的伏笔吧？」
 皆守 「由岐姐……」
 由岐 「约定过了吧……和羽咲」
 由岐 「在那片海滩上……」
 由岐 「……如果卓司是救世主，那我就是英雄……」
 由岐 「为了保护你，无论遇到什么危机，我都会挺身而出……」
 由岐 「危机的时候，反倒是大显身手的机会啊……因为能够化危机为机
 会，才是英雄啊……」
 由岐 「羽咲直到现在，都还坚信着……」
 由岐 「你，是英雄……」
 皆守 「由岐姐……」
 由岐 「当然我也一样……」
 由岐 「皆守……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不会输」
 由岐 「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会输……」
 由岐 「因为啊……英雄不就是这样的吗？」
 由岐 「我也相信的哦……」
 由岐 「皆守是英雄……到最后会把一切都解决……」
 皆守 「在说什么啊……明明那时候我没有保护好由岐姐……」
 由岐 「傻瓜……都说了，你是小羽专用的英雄吧……」
 皆守 「由岐姐不是说，你也相信我是英雄吗……」
 由岐 「噢，相信啊……」
 由岐姐不自然地笑着。

就像为了掩饰自己的哭泣一般。

由岐 「我会把他带走的……所以你走吧……」

皆守 「带走？」

由岐 「卓司……那个电波小子，就让我把他带走……」

由岐 「所以你就前进吧……」

皆守 「前进？」

由岐 「噢，就是这样……在这前方……」

由岐 「向日葵盛开的山坡的前方……」

由岐 「在无法登上的坡道的尽头……」

由岐 「你不能停滞不前，必须前去迎接小羽……」

皆守 「无法登上的坡道……」

由岐 「好啦，打起精神来……皆守」

由岐 「因为要就此告别了……」

皆守 「告别？」

由岐 「是啊……告别……我只能走到这里了……」

由岐 「在这天空下……和皆守……不得不道别了呢……」

由岐 「在广阔的天空下……尽管至今都一同走过……但已经到尽头了」

由岐 「在这前方……走在你身边的，将不再是我……」

由岐 「能和皆守一同前行的，将不再是我……」

由岐 「所以……去吧……英雄」

由岐 「我的……英雄……」

由岐 「更是……」

由岐 「小羽的超级英雄」

由岐 「在这里道别吧……」

皆守 「道别？」

由岐 「是啊……暂且告别吧……」

由岐 「我必须好好地把他送回去呢……」

皆守 「由岐姐……」

由岐 「别摆出这样的脸哦……皆守……」

由岐 「你看……我的存在……能感觉到吧」

由岐姐握紧了我的手。

这双手，是那么得纤细……那么得温软。

由岐 「我一直都会在你的身边哦……」

由岐 「虽然我不得不走……但我永远都陪伴在皆守的身边……」

由岐姐缓缓放开了我的手。

接着……她退后一步，喊道。

由岐 「所以……去吧!」

由岐 「如果英雄最后无法保护女主角，那可怎么行!」

由岐 「不是吗……皆守……」

皆守 「!?」

皆守 「刚才是……」

由岐 「羽咲坚信着……我坚信着……皆守——」

由岐 「会战胜——」

由岐 「命运的!」

羽咲 「哥哥!」

皆守 「羽、羽咲?!」

羽咲抓住了从屋顶跳下的我的脚踝。

但是……身体过于无力的羽咲，反倒越发被拖向屋檐的外边。

皆守 「羽咲! 把手放开!」

羽咲 「哎?」

皆守 「你傻啊! 马上把手放开!」

羽咲的脸色变了。

羽咲 「啊，刚才的声音……」

皆守 「快点! 这样子你也会掉下去的! 放手!」

羽咲 「皆、皆守哥哥……皆守哥哥……还活着啊……没有消失啊……我、我……!!」

羽咲抵住地面的双脚稍一松懈……身体便越发滑出屋檐。

尽管如此，她仍很高兴。

羽咲 「太好了……太好了……那时候，我还以为皆守哥哥已经消失了呢……我、我……」

皆守 「我知道! 比起那个，先放手!」

羽咲 「……」

羽咲的泪水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

一边哭着，一边发出无法编织成话语的声音。

在哭泣的同时，她的力量正越来越弱。

身体也愈发滑向天空。

尽管如此，羽咲抓住我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

不仅没有放松，那小小的双手，甚至更坚强地、以打死也不分开的架势，紧紧抓住了我的身体。

皆守 「在干什么啊！羽咲！」

羽咲 「……我不要……」

刚才还低着头的羽咲，把脸抬了起来。

还以为她在哭，却发现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皆守 「你、你说什么……」

羽咲 「我不要……我这么说了哦……」

皆守 「傻瓜啊！这样下去，连你也！」

羽咲 「这无所谓！」

皆守 「无所谓个毛啊！我是为了保护你啊！」

羽咲 「那种事我才不管！才不管！」

皆守 「羽、羽咲……」

迄今为止……从来没见过如此大喊的羽咲。

如此坚定地表明自身的感情、展露自身的意志，以前从未有过。

羽咲 「我、我已经不再是总是要靠人保护的我了……我……我喜欢皆守哥哥！」

羽咲 「本以为皆守哥哥死了，所以很悲伤……感觉万念俱灰了……」

羽咲 「所以……其实我本并不打算救卓司哥哥的……因为他是杀害了皆守哥哥的人……」

羽咲 「但是……但是……因为卓司哥哥、卓司哥哥……他还是皆守哥哥的模样……」

羽咲 「所以我要救他」

羽咲 「就是这样……为什么呢？」

羽咲 「为什么我就不能帮皆守哥哥？为什么，必须得救的只有我一个？」

羽咲 「只要皆守哥哥还活着，只要皆守哥哥还在这里，我就绝对不会放手！」

羽咲 「绝对！绝对！就算死也不放开！」

皆守
皆守
皆守
皆守
羽咲

「你这大傻瓜!」

「为什么你不能救我，这答案是很明显的吧!」

「因为你要由我来保护啊!」

「我是只为了保护你而存在的英雄啊!」

「!」

轻飘飘的感觉。

瞬间，感觉到了周围空气的急速变冷。

扬起的灰尘伴随月光的照耀，在空中飞舞。

告别了永不相交的平行，我和羽咲被吸进了……

垂直下落的世界。

月光映照出羽咲身体的轮廓。

地面没有影子。

宛如高空飞翔一般……

远方传来警笛声。

在苍穹之下反复回响。

我仰望无限的天空，笔直坠下。

一刻也不愿看丢，在我上方的羽咲……

月在笑。

神在笑。

笑这滑稽的姿势。

笑这喜剧般的悲剧。

群星旋转。

如舞如蹈。

夜空上的神，正嘲弄着我们。

就像把空瓶子扔在地上的天真的孩子一样……

世界变得一片空虚。

但我却说，

皆守

「吃屎去吧!」

关神屁事。

关命运屁事。

我是，皆守。

间宫皆守。
 我约定过，
 要保护羽咲，
 要成为保护羽咲的英雄，
 所以，我不会退缩。
 无论敌人是谁，都不会退缩。
 神挡杀神。
 鬼挡杀鬼。
 我会用自己的双手，挣脱命运的束缚。
 喜剧和悲剧，都吃屎去吧！

皆守

「羽咲!!」

我拼命伸出手去。

羽咲

「……」

没有回答。

不对，就连我也无法确信，自己真的发出了声音。
 从这里到地面，应该只有话都来不及说的一瞬间……
 但我还是喊道，
 羽咲！

之前还那般冰冷的空气，渐渐变得炙热起来。

月光不再耀眼。

群星停止了旋转。

我在空中奔跑起来。

违背神的意志……我跑了起来。

然后伸手抱住了羽咲。

羽咲

「皆守哥哥!」

自由落体……被称为重力的命运束缚，我们笔直坠向地面……
 无法飞上天空的人类，
 只能从天空坠向大地。
 但是，我不承认。
 此处没有绝望。
 只存在非做不可之事，

这个瞬间非做不可之事，
为了此刻的生存，
以及明日的生存。
重力仿佛要杀死我们，
要将我们砸向地面，结束这一切。

皆守

「呜哦哦哦哦哦!!」
我在空中挣扎。
没用，人类在空中是无力的。
无法做出任何抵抗。
在重力面前，人类无计可施。
但我依旧在空中挣扎。
无力者在巨大的敌人面前垂死挣扎。
不论有多狼狈，
只要能活下来，不论有多狼狈我都无所谓。

皆守

「!」
我一脚踹向建筑物的玻璃。

皆守

「呃啊!」
玻璃破碎，失去平衡的我猛地撞到教学楼的屋檐上。
全身感到像散架般的剧痛。
但我还是紧紧抱着羽咲。
痛苦无所谓。
我抱紧羽咲。
不让她留下丝毫伤痕。
我们只被屋檐挂了一下，便继续向下坠去。
同样的冲击。
但我已无法分辨，是撞上了什么。
失去平衡的我一边反复承受撞击，一边朝楼底坠下。
大概就在这时候吧，
不知在第几次冲撞后……开始耳鸣了。
扭曲的声音。
但没有疼痛。

也没有光明。

只能感受到，怀中羽咲的温暖。

月正笑。

要保护羽咲，

月正笑，仿佛一无所知般。

仿佛对人间的一切丑恶——污秽、肮脏，以及罪恶，都浑然不知。

只是散发着美丽的光芒，

笑着，将世界遍染苍蓝。

月正笑。

我在这笑容之下，不断地承受撞击，遍体鳞伤地向下坠去。

束手无策地下坠。

最后，月亮映入眼帘。

它并没有嘲笑我，

看上去很悲伤。

看上去在哭泣。

皆守 「搞什么啊……你这家伙……」

皆守 「原来不是在嘲笑我啊……」

皆守 「原来是看着我，在哭啊……」

我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心里想着……为什么发不出声音来呢……其实连自己到底有没有发出声音，都不知道。

仔细一想……四周已是一片寂静。

直到刚才还能听到的风声。

警笛之声。

还有撞到各个地方的声音。

这一切都从世界上消失了。

完全的沉寂。

噢……这样子……不行啊……我不禁这样想到。

活到现在，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的沉寂呢……

我想，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沉寂吧……

所以已经结束了。

已经到此结束了……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

皆守 「羽咲……」

羽咲 「皆守哥哥……皆守哥哥……」

皆守 「哈哈……你没事啊……」

羽咲 「嗯……皆守哥哥保护了我……所以我……」

皆守 「因为总是打破约定啊……这样一来，终于能够实现了……」

羽咲 「嗯……谢谢你，皆守哥哥……」

皆守 「那么……终于要结束了吗……」

羽咲 「大骗子……」

皆守 「大骗子……?」

羽咲 「还想要打破约定吗?」

皆守 「约定?」

羽咲 「是啊……明明约好了……」

羽咲 「今年夏天……说好了要回到那座村子……」

皆守 「那座村子……」

羽咲 「是啊……泽衣村……两个人再去拜访……」

羽咲 「然后再度两个人一起攀登……那个坡道」

羽咲 「两个人一起爬上向日葵盛开的那个坡道……」

皆守 「那个坡道……么……」

羽咲 「是啊……小时候的我没办法爬上的坡道……」

羽咲 「还有，父亲死掉的那一天……皆守哥哥找到我的那座山坡……」

皆守 「山坡的顶上……」

羽咲 「嗯……」

皆守 「那……不是英雄会做的约定啊……」

羽咲 「但约定就是约定啊」

约定就是约定……

羽咲会说如此任性的话，还真少见呢……

话说回来，我真的累了……

能够……走到这里……

所以……

由岐姐……

To Be Continued.

尾声：向日葵的坡道

祈祷是关于世界意义的思想。

『草稿 1916 年 6 月 11 日』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木村 「非要走这种山路吗？就没有直通村子的巴士吗？」

Master 「真是的，你在说什么啊……又不是什么多远的路……而且说回来谁也没叫你来啊」

木村 「小羽咲没关系吗？这种山路」

羽咲 「完全没关系哦……」

夏日的某一天。

我们走在山路上。

夏日的阳光……，

蔚蓝的天空……，

大片的云彩。

青翠的树木……，

我们走在这样的风景之中。

微风带着青草的清新拂来……。

河流水声潺潺……，

泥土的芳香……，

这里就是父亲出生的故乡……，

名为泽衣村……。

我知道不少关于这村子的事情。

比如说……秋季。

泽衣村的溪谷，被漂亮地染成了美丽的红色。

当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被染成红色的山林时，那种惊叹……。

看到那样的我，皆守哥哥和由岐姐都笑了。

比如说……冬季。

这个村子的冬天比东京更加寒冷。

飘洋过海而来的云彩，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皑皑白雪。

整个冬日，在被雪包围住的村子里孩子们总是喧闹不已。

打雪仗，堆雪人，甚至还造过雪房子……。

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为开心的时光。

也是年幼的我最为欢乐的时光之一。

比如说……春季。

泽衣村的风景一到春天就会焕然一新。

雪白的风景一口气被染成绿色……樱花瓣宛如春雪一般飘落。

樱花飞舞的季节。

让人感到生命的气息的季节。

还有新绿……。

我不仅喜欢樱花……还喜欢泽衣村榉树的新绿。

新绿的叶间漏下的阳光的那种美丽……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在榉树那嫩嫩的绿……变成深绿色的时候……，

夏天来了。

泽衣村的夏天很热。

宛如阳光在暴晒整个世界一般……。

但是树荫下也有东京比不上的凉爽。

这里就是这样的村庄……。

木村 「我说……为什么跑回这种村子了啊……」

木村 「嘛，确实现在是在保释期内……我也能理解你为什么回来……但是对我来说可是个大麻烦啊」

木村的话打破了我好久没有的享受山路的心情。

羽咲 「……气氛都被破坏掉了……」

木村 「哎？为什么我在就会破坏气氛呢？」

Master 「那是当然的啦……这可是许久没回的乡下啊……而且你说什么麻烦，本来就没有人叫你来啊……是你自己跟来的」

木村 「唔……嘛，话是这么说……我这也算是工作嘛……」

Master 「真是的……已经基本都确定无罪了，你就算跟来也写不出什么有意思的报道哦……」

木村 「嘛，对于世人来说他们还有不少想知道的事情呢……」

マスター 「だから言葉分らない人ねえ……この村に関わる事なんて記事にしたら……普通に殺すわよ」

木村 「呷，呷」

Master 「这可是个平静的村子，别惹什么麻烦哦……」

木村 「是……我会妥善处理的……」

夏季的尾声……，

在那个事件之后已经过了一个月……，

这一年不知为何要进行父亲的御灵祭。

所以我们才会走在这条路上。

和父亲一起走过的路……，

和父亲一起……第一次来到泽衣村的路……。

羽咲 「啊」

约定中的地方……。

就像那个夏天一样……

即使现在站在那种地方还是会有点紧张。

那个时候有父亲在身边。

但是还是心跳加速。

第一次见到的哥哥。（虽然其实三年前就一起生活过了……）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我只是一个劲地紧张着……。

羽咲 「皆守哥哥」

皆守 「……羽咲」

哥哥……转过头来。

和那时一样。

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却无比温柔的……哥哥。

羽咲 「皆守哥哥等很久了吗？」

皆守 「是啊，等得快死了……你看都这个时间了」

Master 「我说……你怎么还带着闹钟啊……」

皆守 「因为在这个村子里不容易察觉到时间……我又没带手表」

木村 「哎？那手机呢？」

皆守 「白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信号吧……」

木村 「你说什么」

木村 「那，那就麻烦了。因，因为公司会有紧急联络的啊」

Master 「所以我就说啊……也没人叫你来你回去就是了……」

皆守 「话说，木村先生你为什么要来啊？」

木村 「来采访啊」

皆守 「哎……还真是热心工作呢……但是，要是把这个村子里发生的事写出来的话……我就干掉你哦」

木村 「欸」

「不行，不要一边这么说一边要动我的D3」

Master 「真是的……这男人在搞什么啊……」

木村 「简单地被保释出来了啊……」

皆守 「听说是构不成阻止我回归社会的理由什么的……」

木村 「嘛，是因为有那么多多重人格的证据呢……」

木村 「特别是存在你在那起事件中甚至用刺伤自己来阻止对方这事实呢……」

皆守 「但是他们也没让我住院呢……」

木村 「因为……已经消失了吧。间宫卓司君……」

皆守 「是这样呢……」

间宫卓司的人格以某一天为界就再也没出现过……。

或者这么说……我再也没有和别的人格交换过……。

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完全不存在那种不连续性，只是普通的生活着。

解离性同一性障碍的症状也已经痊愈了。

木村 「嘛，大概是因为间宫卓司君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了……已经没有再次出现的必要了」

Master 「来……让我们走到间宫家吧」

木村 「哎？还要接着走么？」

羽咲 「那是当然的……话说我真心觉得木村先生还是快回去比较好……」

木村 「不要说这种话嘛……好冷淡……」

皆守 「我回来了……」

由岐 「哦……皆守，真早呢……」

羽咲 「啊……是由岐姐呢」

由岐 「嗯……是由岐姐哦……好久不见了小羽咲」

Master 「……」

木村 「哎？怎，怎么了？快点进屋子啦……」

Master 「也是呢……」

我被保释后立刻就被委托给了这个村子。

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开媒体，但是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医生也认为我最好是在这个村子里生活……。

所以也被加上了每周去一次隔壁村子的精神科医生那里的义务。

由岐 「我说，好久没走的山路怎样啊」

羽咲 「由岐姐觉得怎样呢？」

由岐 「因为我原本就是这个村子里出生的啦，所以不是很在意哦……」

皆守 「你在说什么呢……一开始不是因为不能上网而闹得够呛吗」

由岐 「因为你看啊，因为连上伪o百科搜东西都不行啊，明明世上还有一堆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皆守 「别……哪个世界才有在伪o百科上搜东西的人啊……至少也用维o百科吧……」

由岐 「不要小看伪o百科啊」

皆守 「不……就算你这么强调也……」

羽咲 「但是到的还蛮早的呢」

由岐 「也是呢……我还以为你们会更迟一点呢」

皆守 「不……就算这样也迟到了十五分钟左右了……你们也要站在等人的角度想想啊……」

夏季的尾声。

即便如此，太阳还是在空中闪耀……，

在蓝天遥远的彼端积雨云涌立着。

那朵云，大概也带来过温润的雨水吧……。

季节的尾声……，

父亲去世的那天终于来了……。

在那之后八年……，

我们，回到了那个村子。

泽衣村……我和羽咲……还有和由岐以及Master相遇的地方。

嘛，虽然和羽咲之前就曾经一起住过（本人不记得了……）

明天是父亲的法事和御灵祭……。

虽说如此……今年也不是什么父亲死了多少周年的御灵祭。

虽说最接近的是十年祭……可年岁还有点不够。

但是间宫家的祖母安排道「那么就当作是七回祭不就好了」于是就变成这样了。

当然我也说过「不……父亲去世是在八年前所以算不上七回祭……」这种话。

虽说如此……这当然也是考虑到我的情况才下的决定……，

许久没回的村子。

虽然不清楚是御灵祭还是法事什么的，总之只要做点什么，以前的老朋友也会回来不少。

大概就是如此吧。

和尚跑来了神道的家庭。

和尚念起了不知道什么经。

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佛经……，

「能不能早点结束啊……」

一边这么想着……。

明明是祖母考虑到我的事情才做的这些事……我在这天却……。

我透过窗户看着外面。

外面还是一如既往的洒着强烈的阳光。

由岐 「天空……好蓝呢」

皆守 「和尚在念经的时候不准说话……」

由岐 「蓝蓝的天空真好呢……」

皆守 「你之前不是说不喜欢吗……」

由岐 「什么嘛，在那之后我不是也说过喜欢蓝天了吗」

皆守 「当时的理由是因为香烟的火灭不掉吧」

由岐 「什么嘛，难道不能因为那种事情就喜欢上了吗……」

羽咲 「由岐姐以前讨厌蓝天么？」

由岐 「啊，差不多吧……，怎么说呢，天空很可怕不是吗？」

羽咲 「天空很可怕……」

由岐 「因为啊，我可是从天空中掉下来过的……」

羽咲 「啊，这么说起来我也掉下来过两次」
 由岐 「但是，你不是好好地活着吗」
 由岐 「第一次是我……第二次是被皆守保护了呢……」
 皆守 「是啊……我确实是好好地活着回来了呢……」
 由岐 「啊哈哈……那是因为你是英雄啦……英雄是不会死的吧……」
 皆守 「英雄是不会死的，吗……」
 由岐 「等法事结束了……我们再去看看那片向日葵吧……」
 羽咲 「啊，这主意不错哦……」
 由岐 「出发吧」
 皆守 「羽咲没问题吗？很远哦」
 羽咲 「当然没问题了，因为小时候爬上去过嘛」
 皆守 「但是那个时候很熟悉这片土地吧……而现在却一直都住在城里」
 由岐 「要是走不动了的话皆守会背你的所以没问题吧」
 皆守 「不要擅自决定」
 由岐 「什么啊……你不是英雄吗？」
 皆守 「为什么英雄就要做那种万事屋一样的事情啊」
 羽咲 「哇……好厉害……」
 皆守 「到处都是向日葵呢……」
 由岐 「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看呢」
 羽咲 「是这样吗？」
 由岐 「嗯」
 由岐 「因为我们决定，等小羽咲来了，到时再一起看……」

决定过……。

虽然是明明没有那种事实……但这件事上应该说是互相默认了吧……。

反正都要看的话不如等羽咲回来……再来欣赏这片景色。

因为这条坡道就是这样的地方……。

羽咲 「原来向日葵是这么大啊……」
 由岐 「是啊……」
 羽咲 「啊哈哈……我本来以为因为我长大了所以向日葵看起来应该会比那时候小呢……」

由岐 「不管怎么说向日葵都比人要高呢……反过来说，越是离花朵近，看起来就越大呢」

羽咲 「啊，这样啊……我那时还太小了，还不怎么看得清顶上呢……」

由岐 「就是这样嘛……嘛，这个世界上也有就算自己长大了，看起来依然是很大的东西呢」

羽咲 「是啊……向日葵一直，一直都很大呢」

由岐 「怎么了……从刚才开始不说话」

皆守 「啊，嗯……」

由岐 「怎么了？还是和以前一样觉得向日葵阴森可怕？就像是凭吊死者的花一样……」

皆守 「不……我并不那么觉得……」

由岐 「是吗……那就好……」

皆守 「是这样吗……」

由岐 「因为啊……没有必要给死者供花了吧……」

皆守 「没有必要给死者……供花……了吗」

由岐 「就是这样……」

羽咲 「我说，我们上坡吧」

由岐 「嗯」

我们登上了那条坡道。

羽咲一边欢闹着一边爬。

明明小时候……爬得那么辛苦的坡道……。

一直以为无法爬上去的……那遥远的模糊的坡道

如今也只是散步的程度……。

随着时光流逝而变化的……这片景色……。

羽咲 「呜哇」

羽咲 「好漂亮啊」

羽咲 「好厉害，好厉害，天空变得这么宽敞」

由岐 「原来是这样啊……这片山丘的景色……」

皆守 「……是啊」

在记忆中也是美丽的……这片山丘的景色。

然而它并不逊于记忆……现在，这个瞬间也无比美丽。

随处可见的景色。

随处可见的世界。

恐怕永远，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风景。

它无比美丽。

皆守 「……由岐」

由岐 「嗯？」

皆守 「能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由岐 「什么？」

皆守 「永远都是这样……恐怕是不可能的吧……」

由岐 「……」

由岐 「天空好美啊……」

皆守 「嗯……」

由岐 「要是工口游戏的话……其实这是灵魂出窍，由岐姐其实还活着哦，这样也是可能的吧……」

皆守 「你的墓可是确实有的……」

由岐 「没错没错，在很久之前我的身体就被烧成灰了呢……」

我来到泽衣村的那晚。

由岐回到了我身边。

只是，并不是像以前那样的人格转换。

而是普通地……就像是幽灵一样地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皆守 「你……是幽灵吗？」

由岐 「谁知道……不是大脑出毛病了吗？」

皆守 「那么，是幻觉吗？」

由岐 「应该就是吧？」

由岐 「因为不是这样的话……」

皆守 「不是这样的话？」

羽咲 「由岐姐～，这里有三叶草哦～」

由岐 「真的吗，那应该也有四片叶子的吧」

由岐笑着向羽咲那里跑去。

幻觉吗……，

如果是幻觉的话，就是连羽咲都能看到那幻觉……，

我抬头看向蓝天。

天空……是人所能看见的最为遥远的世界。

几乎是无限的遥远的世界。

我们的头顶上就是一片这样的东西。

仔细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呢……，

我们在片大地上，被有限的……渺小的……不断变化的……被这一类的东西包围着度过着每一天，

将它们看作随处可见的日常活着。

但是，在那正上方，却是一片人们绝对到达不了的……甚至连其极限都无法得知的……无限。

在随处可见的风景之上……如同理所当然一般的无限……。

我们就在这样的世界中……活着。

皆守 「所谓神秘……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而世界存在着，这一点是神秘的……」

由岐 「把世界作为一个有限整体的感觉，是神秘的……是这样吗？」

皆守 「啊啊……是啊……」

皆守 「怎么样，找到四叶的三叶草了吗？」

羽咲 「完全没找到……」

皆守 「这样啊……」

两个人拼命地想找着四叶的三叶草。

为什么这两人非要找到那种东西不可呢……，

小时候我也找过四叶的三叶草。

但是，却没有找到。

四叶的三叶草……。

不知为何让我回忆起了金色天使的事。

一枚金色天使就能交换一个玩具罐头。

顺便一提用五枚银色天使也能交换到玩具罐头。

只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的四叶的三叶草对我来说，就宛如只要一枚就能换到玩具罐头的金色天使那样的存在。

把这件事对羽咲说了之后……。

羽咲 「虽然找不到金天使，但是银天使还是找到不少的哦……我也拿到过不少次呢……」

那么你拿到玩具罐头了吗？

羽咲 「啊哈哈……虽然收集到了四枚……但是却完全找不到最后一枚……不知不觉就忘了……」

羽咲 「在找到最后一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啊～，我明明收集到四枚了呢……」

收集了四枚的银天使已经不知道丢在何处了。

宝贵地收集来的东西……最后也不知何时就失去了兴趣……然后就这么忘记了。

等到得到最后一枚的时候……才又想起这件事。

羽咲 「嗯～……找不到四叶的三叶草啊……」

如果找不到的话……接着找就好了。

只要还没有找到……继续找下去就行了。

但是如果，真的找到了的话。

由岐或是羽咲……在这个山丘，找到了幸福的四叶草的话……，

所以说……还是不要找到最后一枚比较好……。

幸福的最后还是留着……，

……………。

……………。

……。

由岐 「啊！找到了」

由岐喊道。

由岐 「我斩下幸福的四叶草了」

羽咲 「啊……真的……」

由岐拿起一片四叶的三叶草。

幸福的象征。

只需一枚就能换到玩具罐头的金色天使。

由岐笑着把四叶的三叶草举向空中。

由岐 「啊哈哈……没想到真能找到……」

由岐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呢……」

皆守 「……是因为你真心想要去找嘛」

由岐 「因为我就是想找到嘛……」

皆守 「想要找到……吗」

由岐 「嗯……既然有被称为幸福的叶子存在的话，人们就是会想去找的吧……」

由岐 「人就是那种东西呢……」

皆守 「但是……既然找到了这片叶子的话……」

由岐 「也是呢……既然找到了这片叶子……这场游戏也该结束了呢……」

皆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由岐 「因为啊……游戏是有结尾的……因为是游戏嘛……」

皆守 「没有那种事……」

由岐 「就是有那种事的……等到了傍晚……回家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就必须回去了呢……」

由岐 「那正是，宣告游戏结束的通知……」

皆守 「那样的话……把回家的钟给破坏掉就行了」

由岐 「你还真是乱来呢……那只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啊」

由岐 「就算没有钟声……等傍晚变成夜晚……不管怎么说，都是不能继续玩下去了呢……」

由岐 「在一片黑暗中……不管是踩影子……堆沙子……还是踢石子都玩不起来……」

由岐 「太阳西沉的话……就必须结束了……」

由岐 「不结束的话……」

皆守 「由岐」

羽咲 「由岐姐……」

由岐 「从今以后……一定要变得幸福哦……你们两人……」

皆守 「……别开玩笑……不要说那种自私的话……」

由岐 「自私的？」

皆守 「那是当然的……擅自消失……擅自不见的家伙没有说这种话的权利……」

由岐 「擅自消失的家伙啊……你自己不也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吗……」

皆守 「但是，我还是好好地回来了，我还是好好地回到这里了」

由岐 「所以说啊……那是因为你是英雄啊……这些都叫做英雄的特权啊……」

由岐 「我并不是英雄……所以……」

由岐 「来……你看……」

由岐 「太阳已经下山了……」
 由岐 「玩游戏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哦……」
 皆守 「由岐……你……」
 由岐 「玩游戏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由岐 「啊……差不多……」

由岐闭上了双眼。

我看着她的身影什么都做不了。

一起走到今天的由岐。

一起走到了这座山丘的由岐。

在这前方……

在这座山丘的前方……已经。

由岐 「差不多……也该饿了吧？」
 皆守 「……哎？」
 羽咲 「嗯，肚子饿了」
 由岐 「差不多，该结束玩游戏的时间回家吃饭吧」
 羽咲 「嗯」
 皆守 「哎？那个……由岐？」
 由岐 「怎么了？皆守？」
 皆守 「那个……就这么回家吗？」
 由岐 「那还用问？不是当然的吗」
 皆守 「话说你也会饿吗？」
 由岐 「所以佛坛上才会放着饭吧……」
 皆守 「啊，不……不是那个问题……」
 由岐 「好啦，回去吧」
 羽咲 「嗯，回去吧」

由岐这么说着跑了起来。

羽咲也跟在她后面。

我稍微呆了一下也追着她走了起来。

三个人开始走下山丘。

从离天空最近的……这座山丘……，

三个人走下那条坡道。

由岐 「真是的，皆守好慢啊，跑快点」

羽咲 「啊，不行啊。由岐姐把皆守哥哥抱得这么紧」

由岐 「哦？你看得出来？」

羽咲 「当然知道……你以为我看不见你吗？」

由岐 「什么啊……原来你看得见啊」

羽咲 「那不是当然的吗……我也是继承了佐实奈血脉的人啊」

由岐 「那东西不是迷信嘛」

羽咲 「我才不管是不是迷信，话说由岐姐不要再把胸贴得那么紧了」

皆守 「这么说着羽咲你怎么也自己抱过来了」

羽咲 「我们是兄妹所以没关系啦」

由岐 「干吗啊，小羽咲，独占可不好哦」

羽咲 「才不是什么独占呢」

羽咲 「再说由岐姐就是像那种幽灵作祟一样，太接近皆守哥的话可能会让他身体状况变差的」

由岐 「唔哇，好过分，这可是歧视幽灵的发言哦」

羽咲 「我才不管……而且……我可是知道的……」

皆守 「好疼」

羽咲 「皆守哥哥……和由岐姐姐做过色色的事情了呢～」

由岐 「哎？」

皆守 「什，什什什」

羽咲 「不要小看佐实奈的血统……真是的，由岐姐也差不多快去成佛吧」

由岐 「那种东西和佐实奈无关吧……话说直到最后佐实奈也是什么力量都没有的」

羽咲 「就算这样我也是有的，话说你这个幽灵不要再附在皆守哥哥身上了」

由岐 「怎么这么无情……」

羽咲 「虽然在很多方面要感谢你……但是我讨厌NTR皆守哥哥的幽灵」

由岐 「什么叫NTR……皆守又不是谁的所有物……」

羽咲 「不对！皆守哥哥就是我的东西」

由岐 「你这算是什么啊……还真是背德啊……」

羽咲 「至少比和幽灵做色色的事情要好」

皆守 「那，那个啊……这是……」

羽咲 「怎么了吗？」

皆守 「不……为什么你能和由岐对话呢？」

羽咲 「因为能看到由岐姐啊」

皆守 「为什么能看见？」

羽咲 「谁知道呢……总之能看到就是能看到」

由岐 「怎么？连小羽咲的脑子也出毛病了吗？」

羽咲 「我才不管。总之，由岐姐要是再和皆守哥哥作色色的事情的话就杀了你哦」

由岐 「我已经死了啊……」

羽咲 「那就再让你死一次」

由岐 「0 0 7 吗……」

皆守 「疼，疼疼疼疼疼，住手啊羽咲」

由岐 「干什么啊，明明一直都在帮你们的，小羽咲好过分」

皆守 「喂，由岐不要也拽我啊！」

羽咲和由岐一边笑着……一边拽我。

一边是妹妹……，

一边是幽灵……不，是幻觉？

完全莫名其妙。

由岐说道。

由岐 「脑内女友什么的不是很厉害吗。年纪也不会增长哦。无论何时都是可爱的小由岐哦」

羽咲 「烦死了，不过是个幽灵」

由岐 「幽灵也是有人权的哦」

羽咲 「才没有那种东西，你这话就跟在说二次元也有人权一样」

由岐 「你说什么……」

日落西山……遥远的空中下弦月渐渐升起。

随处可见的世界……，

随处可见的日常……，

真的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都能那样称呼吗……。

由岐 「小羽咲……你差不多也该去找个男朋友了吧……这种兄控很不健全哦」

羽咲 「轮不到幽灵这么说……」

由岐 「幽灵可没有什么不健全哦」

羽咲 「你那是不科学」

羽咲 「不是有牡丹灯笼这种故事吗，基本上和死者恋爱什么的根本不可能顺利」

由岐 「那个可是旧社会的故事了……现在情况都不同了……」

羽咲 「因为那种理由就不一样的话我会困扰的，由岐姐太过接近的话会让皆守哥哥生命力衰弱的」

由岐 「什么啊……世上不是有守护灵这种说法吗」

羽咲 「那种东西是迷信」

不……这么说起来的话……幽灵本身也是迷信……。

羽咲 「再说，网络智慧袋上都写了远距离恋爱不会长久的……」

由岐 「哈……所以才说宽松世代啊……」

由岐 「论语里面……孔子老师不是也说过的么。真的互相喜欢的话是不会在意距离的……」

羽咲 「死者和活人之间的距离也太远了吧」

由岐 「爱可是能超越那个距离的哦」

羽咲 「太不科学了」

真要说的话你也是……。

父亲的御灵祭结束之后由岐的身影也没有消失。

虽说如此，能看到她的也只有我和羽咲罢了……，

虽然没有带羽咲去医院，大概真去找医生检查的话，估计也会用出因为跳楼而产生的大脑障碍，或是用用滥了的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来说明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羽咲和我都能看到由岐。

她是幽灵吗……还是幻觉呢……，

我们只是和那样的由岐闲聊着，玩闹着，欢笑着。

虽然不知道这到底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也许这种幸福的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结束……。

但是，这是能类推到一切事物上的事情……。

眼前由岐的身影在某一天会突然消失……这种不安，是可以类推到一切的存在上的。

所以我，不会再想这些。

望不到尽头的坡道……。

遥远而模糊的坡道……。

宛如……我们就漫步在这样的世界中一般……。

就算在意坡道的前方也毫无用处。

我们就在这坡道上快乐地走着。

THE END.

尾声：美好的每一天

幸福地生活吧！

『草稿 1916 年 7 月 8 日』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夏季的尾声。

即便如此，太阳还是高挂在空中放着光芒……，
蓝天的远方涌着积雨云。

我和羽咲来到了那间久违的公寓。

佐实奈之女……

在那个村子里被一直这样称呼的母亲。

看到我，母亲的表情稍微动了一下。

琴美 「卓……卓司？」

皆守 「……」

我摇了摇头。

皆守 「我是，皆守……间宫皆守」

琴美 「皆……守……」

皆守 「没错，我是你和浩夫的儿子皆守。卓司已经死了」

琴美 「卓司……死了……」

皆守 「是的……你还记得吧……」

琴美 「卓司……死了……」

母亲茫然地自言自语着……又盯着墙壁一动不动了。

皆守 「……还是老样子呢」

羽咲 「才不是什么老样子呢」

皆守 「是这样吗？」

羽咲 「嗯，自从去年过了 7 月 20 日之后，她就变得越来越普通了……像现在这样能和别人对话本身就是像奇迹一样……」

皆守 「这样啊……」

羽咲 「嗯，但是正是这种时期才最危险了……不好好照料的话……」

皆守 「最危险的时期？」

羽咲 「虽然对着墙壁说话的话不用担心她会自杀，但是既然她有想要和人对话的意志，也就是说她还存在想要做些什么的意志……」

皆守 「有某种意志……也就是说也可能会自杀吗……」

羽咲 「没错……所以接下来就要把母亲带去间宫家让他们好好照顾才行」

皆守 「……羽咲」

羽咲 「嗯？怎么了？」

皆守 「我啊……我恨这个女人恨到想要杀了她。因为一切的悲剧都是因为这家伙的所作所为」

羽咲 「嗯……嘛，也许是这样没错……」

皆守 「比起我，倒不如说你才应该更恨她啊……为什么你还要看护她呢？」

羽咲 「因为她是我和妈妈」

皆守 「就算你这么想……这家伙也抛弃了你」

羽咲 「……那是因为，皆守哥哥你不了解母亲啦……」

皆守 「不了解母亲？」

羽咲 「母亲……要是不爱父亲的话，是不会有外遇，并且生下我们的哦？」

皆守 「……」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时语塞。

完全想不通怎么思考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皆守 「我说啊……羽咲，温柔也要适可而止……」

羽咲 「不是的哦……这可是真的……不是思考方式的问题，这就是事实」

皆守 「事实？」

羽咲 「母亲爱着父亲，爱着卓司哥哥、皆守哥哥，也确实的爱着我哦」

皆守 「你在说什么傻话！」

羽咲 「父亲……不是年纪轻轻就死了吗……听说，在那之前他就说自己活不长了」

皆守 「在那之前？」

羽咲 「嗯……久病不愈……特别是从皆守哥哥回了老家那时起严重得不进行大量的人工透析就会马上死掉……」

皆守 「但是父亲是因为癌症……」

羽咲 「嗯……也确实有那方面原因……但是无论怎么说都是活不长了……」

羽咲 「虽然皆守哥哥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我是后来听医院的医生说的……」

羽咲 「要是没有旧病的话那点癌症是能平安地治好的……」

皆守 「是这样啊……」

羽咲 「母亲啊，想要拯救那个在整个村子都迫害她的时候唯一守护了自己的那个人……」

羽咲 「只是，想要救父亲……」

羽咲 「所以，才沾染了宗教……被那个新兴宗教的教主轻易地骗了」

皆守 「白莲华协会……」

羽咲 「嗯，母亲是个美人……而且不管怎么说，她还继承了佐奈伎神社巫女的血脉……」

羽咲 「在宗教业界里，这种拥有古老传承的巫女的血脉，简单说就是拥有商业价值」

皆守 「商业价值？」

羽咲 「嗯，教祖和陆地的孤岛……和传承了古老秘术的巫女间生下的孩子……」

羽咲 「虽然不知道佐实奈的力量是否真的存在……但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层关系」

羽咲 「在宗教团体看来，作为下任教主再合适不过了吧？」

皆守 「就因为这种理由？」

羽咲 「嗯，但是母亲只是单纯的认为，只要自己的血脉能生出救世主，就能拯救父亲」

羽咲 「不仅如此。她还相信这样就能和迫害自己的村民之间和解了……」

皆守 「这，这怎么可能……」

羽咲 「是真的……母亲这么拼尽全力，全部都是为了拯救父亲，并且让他和因为和自己私奔而回不去了的泽衣村的村民们和解……」

皆守 「怎么会……这也太愚蠢了……」

羽咲 「母亲就是个蠢蛋哦……真的很单纯，并且就是因为单纯，才会和并不喜欢的男人睡觉，还怀上了孩子……」

羽咲 「为了造出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皆守 「但是……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生下的是双胞胎」

羽咲 「我想，大概……那位教祖大人在在女人这层意义上已经玩腻母亲了」

羽咲 「教祖大人可是要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所以，就找个借口说因为生的是双胞胎所以卓司哥哥已经失去了救世主的资格，然后把母亲抛弃了……」

羽咲 「只是因为玩腻了，就把母亲抛弃了……」

羽咲 「但是，母亲还是把卓司哥哥作为救世主养大…相信着那种可能性……」

羽咲 「对于我来说，确实母亲和卓司哥哥对我很冷淡……但是我觉母亲他们比我跟难受……因为他们非要强迫自己去做那种正常人做不出来的事……」

羽咲 「所以呢……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母亲就完全坏掉了」

羽咲 「因为母亲明明为了拯救父亲，才生下了身为救世主的儿子……但是却毫无成果，最后父亲还是去世了……」

皆守 「那么，那个事件是……」

羽咲 「母亲好像是真的相信只要让卓司哥哥作为救世主觉醒，就能跨越生与死的境界……」

羽咲 「她相信，只要杀了我，并且将卓司哥哥原本的力量还给他的话，父亲自不用说，就连死过一次的我也能复活……」

皆守 「那是什么意思？」

羽咲 「就是说，杀了我来让卓司哥哥取回力量的话，就能复活我，还能复活父亲哦」

皆守 「这也太荒谬了……」

羽咲 「嗯……确实很荒谬呢……」

羽咲 「但是啊……我也是明白的……」

羽咲 「我刚才说过……母亲在那个村子里被人欺负吧……」

羽咲 「我虽然没有被欺负过，但是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被当做空气一般的存在……所以也不是不能理解母亲的感受……」

羽咲 「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的人……如果，这么想的话」

羽咲 「要是全世界第一个找到了那样的自己的人存在的话……」

羽咲 「一定会为了那个人什么都愿意做的……」

羽咲 「不被人重视的自己……要是有人愿意爱那样的自己的话，就会什么都愿意去做……」

羽咲 「因为我也是一样的……」

皆守 「羽咲……」

羽咲 「我，只要是为了救皆守哥哥，我什么都会去做的……」

羽咲 「要是能以死来救皆守哥哥的话我就去死，就算是弄脏自己的身体，只要能拯救皆守哥哥的话，身体被怎么糟蹋我都愿意……」

羽咲 「在这一方面……我们果然是母女呢……」

羽咲 「但是，大概，因为我的心很软弱，如果被玷污身体不再被需要了的话，我想我很快就会死去……」

羽咲 「但是，母亲是一心想要拯救父亲……只是为了这点，才背叛了父亲」

羽咲 「哈哈哈哈哈……真傻呢……母亲……」

皆守 「羽咲……」

我一时语塞……。

直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只要去憎恨母亲就行了。

但是现在，我再也无法单纯地憎恨这个女人了。

因为这个傻瓜，以她自己的方式为了爱着的人的幸福着想，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就算这样我果然还是……，

皆守 「这女人是个傻瓜……真是太蠢了……」

羽咲 「嗯……并且身为女儿的我也是……」

皆守 「嗯……」

就连我一直以为是一切的元凶的人……也不再是那样简单易懂的恶的根源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她没有罪。

这家伙的罪，就是无知、无能和过于诚实了……。

傻瓜以傻瓜的方式努力的下场就是这样……。

但是，我能就这样只责备母亲一个人吗……

能说父亲的选择就是正确的吗……

能说那个选择就不是愚蠢的行为吗……。

羽咲的选择呢？

还有我的选择呢？

死去了的卓司。

还有由岐姐……。

这些人，又有几分正确，又怀抱着怎样一种信念呢……。

说不定是因为他们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拥有信念才会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人类，总是会为问题找一个简单的理由。

但是，悲剧的发生绝对不只是因为那一件事。

各种正确的选择不断积累，有时反而会酿成更大的悲剧。

在这层意义上来说，

就是所谓的“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成的”吧。

人是自以为正确的……走上通往地狱的道路的……。

羽咲 「怎么了？皆守哥哥？」

皆守 「不……什么也没有……没什么……」

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盯着墙壁。

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呢……

突然，我搞不清楚母亲的这种行为，和我们这些所有活着的人类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我说出了某个哲学家的话。

世界上最难以相处的哲学家的话……，

皆守 「主体不属于世界……然而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

皆守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它们之所发生而发生」

皆守 「所以……世界中不存在价值」

世界中不存在价值。

金钱也好，

名誉也好，

女人也好，

梦想也好，

人权也好，

民主主义也好，

军事也好，

政治也好，

宗教也好，

神也好，

信念也好，

思想也好，

哲学也好，

科学也好，

家人也好，

爱也好，

当然所有的故事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他们都不是世界的极限也不在世界之外。

世界……

要说的话就是容器。

世界只会是个容器……。

容器不可能被容器所填满。

由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构成要素组合而成的我们不会被填满。

所以我这样说。

要用什么东西将这个容器填满，并不是什么人能决定的事情。

羽咲 「那东西……是什么呢？」

皆守 「啊？别在意我的自言自语……」

羽咲 「姆～」

皆守 「怎，怎么了？」

羽咲 「皆守哥哥和由岐姐姐都喜欢一个人说这些难懂的话，然后又一个人自我同意……总觉得好狡猾」

皆守 「不，这有什么狡猾的……我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事情……」

羽咲 「但是，对我来说好难懂」

皆守 「没什么难懂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皆守 「只是谁都知道的事情罢了……就连附近蔬菜店的老爹、超市收银的大妈、还有出租车司机都明白……」

羽咲 「刚才皆守哥哥说的那些话的意义？」

皆守 「嗯……」

羽咲 「是，是怎么一回事？」

皆守 「人啊，幸福地生活吧！」

皆守 「就是这么一回事……」

羽咲 「唔，我不懂啦……」

皆守 「别想太多……只不过，重要的是最后必须是命令形」

羽咲 「命令形？」

皆守 「对……不管你觉得有多么不幸，那其中大半都是丧气话……无论你觉得人生多么不幸都要幸福地活下去！」

皆守 「只是，如此而已……」

皆守 「还有……」

羽咲 「哇」

我一把抓住羽咲的脑袋。

皆守 「你就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没问题」

我反复咀嚼着世界上最难以相处的天才的话语。

那既是十分单纯，任谁都知道它的答案，却也是极其难以做到的……。

要问是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这句话语中，必定存在着上帝。

“信仰上帝意即理解了人生意义的问题”

“信仰上帝意即看到了世界的事实还不是事情的终极”

“信仰上帝意即看到了人生有一种意义”

上帝连奇迹都不去引发。

也不会在一周内创造世界。

几乎什么都不做……，

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负责任地……

总是在我们的耳边低语着“幸福地生活吧”。

并且，他只是并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而创造出一切的和谐的存在。

那就是被称为上帝的人的真相……。

上帝他，不论是欺骗与不公、不论是虚伪与卑劣、或是污秽……他都允许这一切的存在。

无论我们背负着何等不合理的人生，上帝也会对我们说道。

“幸福地生活吧”

我开玩笑一般，在临走之前对母亲说道。

皆守 「幸福地生活吧……神这么说了哦」

琴美 「……」

母亲用毫无生气的双眼看着我。

我对那样的她说道，

皆守 「一切都被拯救了……无论是我还是羽咲……还有你，当然还有卓司和父亲……」

皆守 「不要沉溺在绝望中了……因为那些都不过是为了让你沉醉在幸福中的美酒罢了……」

皆守 「要想填满容器的话，用酒是不行的吧……」

皆守 「我们必须填满的东西，是什么呢？」

问向母亲的话语。

同时也是自问自答……，

我离开了公寓。

羽咲 「我，接下来去店里了哦」

皆守 「嗯……我就回家睡觉吧」

羽咲 「你在说什么啊……晚上皆守哥哥也有排班的吧……」

皆守 「是这样吗？」

羽咲 「当然啦～……

打工，可不能翘班哦」

皆守 「嗯……我知道了……」

我和羽咲就此告别。

羽咲直接向车站走去……我也走了起来……。

穿过看惯了的街道……来到了河边。

从这里顺流而下的话会到杉之宫附近吧……。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独自在河边走着……。

「哟，少年A！好久不见！」

皆守 「……」

又遇到不想见的人了……。

倒不如说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是被他跟踪了……。

「审理也结束了呢……恭喜你」

木村 「但是啊，就算是无罪释放，这么悠闲地在外边散步没问题吗？」

木村 「在网上啊，从你的姓名到照片已经全部被人曝光了哦……被那些对判决不满而义愤填膺的人们」

皆守 「好像是这么回事呢……」

木村 「就是这样啊……这么悠闲地在这里散步没问题吗？」

皆守 「那个事件都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也没发生什么……应该没问题吧？」

木村 「不，不，不是还有不少麻烦事吗？」

皆守 「你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麻烦事啊……我只是普通的生活着……」

木村 「是这样么？你就不害怕不认识的人会闹吗？」

皆守 「不认识的人不管怎么想都没什么可怕的吧……反正都是陌生人……」

木村 「哦呀，哦呀……真不愧够坚强……」

皆守 「管他因为义愤还是什么……要想干架的话直接来就是了……」

木村 「直接来……没有人能打赢你的吧……」

皆守 「还是来过几个人的……」

木村 「来过吗？」

皆守 「不知道是什么擅长打架的不良还是暴力团还是暴走族的……来了好几次」

木村 「啊哈哈……是这样啊。那么，然后怎么样了？」

皆守 「没什么……就和之前经常遇到的家伙没两样……不可能有由岐或MASTER……还有卓司那种程度的对手了……」

木村 「好像最近不良打架都是这样……还认真地把自我介绍写在SNS之类东西上，让人找他打架呢……」

木村 「是不是你的照片和地址也被贴在那种网站上了？」

皆守 「谁知道呢……我没兴趣」

木村 「搞什么啊……还是一如既往的酷呢……明明稍微动摇一下也没事吧……」

皆守 「事到如今还要采访吗？」

木村 「采访……这种已经是玩笑话了」

木村 「你的事情，已经没有被周刊追踪报道的价值了」

皆守 「那么，你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木村 「应该说是个人的兴趣……比较好吧」

皆守 「哼……你觉得我会因为这种事来陪你玩吗？」

木村 「谁知道呢……」

木村……跟在我身后慢慢走着。

我也没有逃走的必要……两个人就这样仿佛是要一起去哪似的走着。

木村 「那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皆守 「……」

木村 「为什么会发展成那种荒唐的事情呢……」

皆守 「采访那种事情是你的工作吧……」

木村 「没错，没错，那是我的工作」

皆守 「但是，那项工作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木村 「没错，对我来说啊，个人兴趣也在工作的延长线上啊，嘛，先不说这个」

皆守 「真是随心所欲……」

真希望他也能站在被这样无所谓的理由四处追赶的人的角度想想啊……，

- 木村 「我就想啊……为什么会有一群人去奉陪这种闹剧呢」
- 木村 「那种闹剧……一般来说都是不会奉陪的吧」
- 木村 「什么世界的终结啊……而且说什么世界就要终结所以先去死吧也真是莫名其妙」
- 皆守 「不是去死吧……对他们来说只是“回归天空”罢了……」
- 木村 「说起来……那个集体自杀里……还掺杂着不少不是北校学生的人呢……」
- 皆守 「……」
- 木村 「好像连北校的毕业生都不是，真的是混进了相当多的毫无关系的人……」
- 木村 「集体歇斯底里……周刊和报纸上几乎都这么写的……」
- 木村 「但是啊……为什么，甚至连那些和北校毫无关系的人们都会死呢……」
- 木村 「身为一个集体才会引发歇斯底里吧……但是就连一些身在毫无关联的不同地方的人也聚集到那个地方了」
- 皆守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这种事不也包含在集团歇斯底里里面吗？」
- 木村 「谁知道呢……虽然也许是可以这么称呼……但这又能成为什么解释吗？」
- 木村 「和北校没有关系的人，好像是连那个论坛都登陆不了的……」
- 木村 「虽然搞不清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聚集到一起的……但好像每个人都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聚集到那里的……」
- 皆守 「好像还有人是因为听说能做爱才聚集过来的呢……」
- 木村 「没错，没错……但是啊……把做爱和自己的生命放在天平上比较过却还是要参加这也太狠了吧？」
- 皆守 「嘛，也是呢……」
- 木村 「但是啊……在网上逛的多了……慢慢就觉得这种事好像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了呢……」
- 皆守 「为了做爱而死这件事吗？」
- 木村 「呀，确实也有……那层意思……但总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 木村 「该怎么说呢……这不也是随处可见的事情吗……我会这么想」
- 皆守 「随处可见的事情？」
- 木村 「嗯……就像这次的事情……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我会陷入这种错觉……」

皆守 「不……这种事件怎么会是自然而然……」

木村 「那是当然的……并是一定是真会发生……但是怎么说呢………偶尔也会有呢……」

皆守 「偶尔也会有？」

木村 「每次听到有人传言什么邻国的导弹正在飞过来啊……有人说新型病毒正在全世界迅猛传播啊……还有人预言有大型灾害的时候啊……」

木村 「经常会看到呢……」

皆守 「看到什么？」

木村 「终于来了啊……这种话」

皆守 「终于来了？」

木村 「说起来有个说什么“愿望是战争”，而一夜成名的自由职业者呢」

木村 「发生战争的话，就能改变现在走投无路的状况……所以发生战争就好了……」

木村 「嘛，这种想法也有合理之处呢……」

木村 「但是啊，并非如此哦」

木村 「每次出现那种灾难的预言，就能听到这种话」

皆守 这下终于能死了——

——这下终于能结束了。

「哼……想死的话，一个人去死就好了……」

木村 「啊，呀，就像你说的呢。确实如此」

木村 「想死的话去死就好了。为什么非要等这些灾难来了才死呢」

木村 「话是没错……」

木村 「但是啊……每次要发生什么的时候……自己终于能死了……啥的，在网上就能看到这种话……」

木村 「就算不是世界毁灭那种程度也行……只要是大规模灾害……只要这样就行了」

木村 「就算只有那样他们也会说“终于能结束了”」

木村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一个结束的理由呢……」

皆守 「理由……」

木村 「没错……寻死的理由」

皆守 「……」

- 皆守 「原来如此……所以说你作为新闻记者想要说些什么呢？」
- 皆守 「难道会说什么“正因为时代的闭塞感，才会发生这次的事件”吗？」
- 木村 「哦，这说法不错呢。时代的闭塞感……在年轻人中传播的闭塞感才是，这次事件的本质！」
- 木村 「哈哈哈哈哈，皆守君真有才能呢。要试试当写手么？当记者是不行了但当个写手的话还是有那空闲的吧」
- 皆守 「哈……你这家伙……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 木村 「哈哈哈哈哈……时代的闭塞感吗……
嘛，这个国家从何时开始被那种气氛支配了呢……」
- 木村 「这片街道……」
- 木村 「这里啊……以前是被称为新城的哦」
- 木村 「在我出生之前。真的是很久以前建成的新城区」
- 木村 「在我们记事之前就存在的新城区」
- 木村 「在我们出生之前就随处可见的新事物」
- 木村 「只存在新鲜的世界……」
- 木村 「一切都是新的……并且已经完成的世界……」
- 皆守 「呼……我插一句嘴可以吗……」
- 皆守 「从很久以前开始感到闭塞感的人不就是要多少有多少了吗？」
- 皆守 「并不只是在当今的时代……不论何时」
- 木村 「哦，那么这句话如何呢！」
- 木村 「悠悠天壤……辽辽古今……五尺之躯想不透如此大哉问」
- 木村 「贺瑞修之哲学，值多少权威？」
- 木村 「万有之真相……一言以蔽之」
- 木村 「即『不可解』」
- 木村 「怀抱胸中之恨，烦闷，最后选择一死」
- 木村 「既已站在岩上，胸中了无不安。始知，最大的悲观竟等于最大的乐观……」
- 皆守 「藤村操吗……」
- 木村 「哦，真不愧是皆守君，有学问呢。没错，刚才的是“岩头之感”」
- 皆守 「虽然不是特别清楚……这应该是明治时代在华严瀑布自杀的旧制一高学生的遗书吧」

木村 「没错没错……」

皆守 「据说在那之后也有不少人追随他自杀呢……」

木村 「正是如此啊。就像你说的……这种人生的闭塞感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

木村 「自己的人生，在这宇宙之中，在这世界之中毫无价值……」

木村 「这并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特有的事情……」

皆守 「那么……」

木村 「所以说……又怎样呢？」

皆守 「……」

木村 「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特有的事情……不是现在特有的……」

木村 「但是……我们，唯有活在当下」

木村 「我们，并非是生活在……藤村操、夏目漱石、或尾崎放哉他们活着的时代」

木村 「我们的痛苦正是，现在存在于此处的我们的痛苦」

木村 「并不是某人遥远的痛苦」

木村 「现在感觉到的疼痛……并不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才会很重要……」

皆守 「……呼」

皆守 「你还好吗？木村先生？不会是被间宫卓司附体了吧？」

木村 「啊，不，不，哈哈哈哈哈……不…好像是稍微有点激动了呢」

皆守 「……」

皆守 「原来如此……现在我们的痛苦……并不是其他任何人的痛苦……吗……」

皆守 「嘛……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个无聊的争论」

木村 「啊啦？」

皆守 「说到底，什么我们的……明明是在说自己的疼痛……主语不都乱套了吗……」

木村 「啊咧咧，您说的没错呢……」

皆守 「哼……」

皆守 「但是……那种心情我能理解……」

皆守 「不是其他任何人的痛苦……想说出这句话的心情……」

我和木村在河岸的堤坝上不断慢慢走着。

慢慢的……。

木村 「反正这种议论的尽头……都跑到是“我的存在意义”上吧……」

皆守 「存在意义？」

木村 「也就是“人生是什么？”啦」

皆守 「哈……」

木村 「人生的意义……」

木村 「嘛，是在青春期的延长线上的烦恼……是任谁都思考并坚信着……
却也是任谁都回答不出来的终极问题」

木村 「并且，只会被其困扰终身……」

皆守 「是那种东西吗……」

木村 「难道不是那种东西吗？」

木村 「嘛，基本上就是一个或多或少的份量的问题……」

木村 「人在感觉到无力感的时候，任谁都至少有一次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过疑问吧？」

木村 「我、咱、俺……人类……真的有什么存在意义吗？我们的存在真的有意义吗？之类」

皆守 「……原来如此」

木村 「最后会到达那里……不管有钱没钱……
嘛，当然是有钱比较好」

木村 「无论何时，人都会被某种形式的对存在意义的不安所折磨……被我们为什么会存在这一问题……」

木村 「D' ou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u allons-nous?」

皆守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木村 「没错。法国画家保罗·高更自杀之前……给遗作的命名……」

皆守 「实际上是自杀未遂呢……」

木村 「哈哈哈哈哈，也是呢」

木村 「名为月亮的梦想……名为六便士的现实……我们从何而来，又要往何处去呢……」

皆守 「不是从摇篮里到坟墓中吗？」

木村 「哈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啊？想说在福利保障的对象内的才是人生吗」

皆守 「差不多就是这种东西吧……所谓人生……」

木村 「……」

木村 「说不定确实是呢……」

木村 「我们的人生……说不定就是这样呢……」

木村 「特别是……对于出生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的世界中的我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很残酷吧？」

皆守 「呵呵呵……这次是批判家长吗？」

木村 「啊哈哈，变成这样了啊。被听成这样也是没办法的啊，啊哈哈」

皆守 「……」

我们到底走了多久呢……，

回过神来从堤坝上看到的流水已经反射着黄色的光芒。

我们两人并排的影子也渐渐开始变深。

皆守 「拼图……的碎片有什么意义吗？」

木村 「哈？你在说什么？」

皆守 「拼图的碎片……只有一片的话毫无意义……」

皆守 「只有一片的话，那只是毫无意义的存在……」

皆守 「用木村先生的话来说……人类就是等同于拼图的一片碎片的存在」

木村 「等同于拼图的一片碎片的存在……」

皆守 「对……如果没有可以镶嵌的地方的话……没有适合自己的场所的话……那一片便毫无意义」

木村 「……」

皆守 「仅有一片的拼图……仅有一片的形状扭曲的碎片……」

皆守 「如果不能嵌进某处的话……就只是无意义的……丑恶的存在……」

木村 「……那是…」

皆守 「但是人生，怎么可能是拼图的一片碎片……」

皆守 「我们难道就只是拼图的一片吗……」

木村 「……」

皆守 「拼图的一片……正因为它有边缘……才能有可以镶嵌的地方」

木村 「因为有边缘？」

皆守 「没错，正是因为有外框，碎片才能巧妙的嵌入那个地方……」

木村 「外框……」

皆守 「对……外框……」

皆守 「说的极端一点……我的……还有你的世界的边缘到底在哪里呢？」

木村 「我的……世界的边缘……」

皆守 「没错，你的世界应该嵌入的世界到底在哪？」

皆守 「我的世界应该嵌入的地方……就像一片拼图一样嵌入的地方……那样更大的世界真的存在吗？」

皆守 「我啊……是这么想哦……」

皆守 「我们并没有边缘……」

皆守 「我的世界并不存在边缘……」

皆守 「这个世界，你也是，这条河也是，那个太阳也是……还有这片……鲜红的天空也是」

皆守 「才没有什么边缘……」

皆守 「他们全部都是世界……啥的」

皆守 「他们全部，都只是我的世界啥的」

木村 「你这是唯我论吗？」

木村 「世界只是我自己的脑浆……我自己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世界……」

皆守 「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种东西……」

皆守 「我并不是想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什么的」

皆守 「毫无疑问的，还存在就在我眼前的你，进一步说，对你来说并不存在的水上由岐还有若槻镜和司也是曾经存在的」

皆守 「但是啊……即便如此，我的世界，也只到我的世界的极限」

皆守 「我，所知的只到我的世界的极限……除此之外都无法得知……」

皆守 「所以……我只是我罢了……」

皆守 「虽然这句话轮不到和好几个人共用一具肉体的我来说……不，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我才只会是我……」

皆守 「我并不是这只手，这只脚，这颗心脏，这具肉体，这个大脑」

皆守 「当然，我也不是这条路，这条河，这片天空」

皆守 「我就是……我……」

皆守 「并且……我的世界就是世界……它不可能会有边缘」

皆守 「所以，也无需什么意义……」

皆守 「我的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必须要附加上的话语……」

皆守 「因为世界并不是拼图的一片……」

皆守 「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如此宽广……无限地蔓延着……时间也好空间也罢……一切都……」

木村 「时间也好……空间也罢？」
 皆守 「我们的大脑中是怎样的？」
 皆守 「头脑，比天空辽阔……」
 皆守 「因为，把他们放在一起……一个能包含另一个，轻易……」
 皆守 「而且……还能容你……」
 皆守 「头脑，比海洋更深……」
 皆守 「因为，对比他们，蓝对蓝……」
 皆守 「一个能吸收另一个」
 皆守 「象水桶，也象，海绵……」
 皆守 「头脑，和上帝相等」
 皆守 「因为，称一称，一磅对一磅……」
 皆守 「他们，如果有区别……」
 皆守 「就象音节，不同于音响……」
 皆守 「就是这样……」
 木村 「……这是？」
 皆守 「是艾米莉·迪金森……」
 木村 「啊啊……迪金森啊……美国的诗人，以你的年龄居然还知道这种诗人啊」
 皆守 「对于人生的意义……没有追问的必要」
 皆守 「也没有必要为人生不可解明而困惑」
 皆守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片天空，这条河，这条路……没有必要为这一切的无法解明而困惑……」
 皆守 「因为人活着这件事，就拥有着连其本身都能包含的深邃……」
 皆守 「那和上帝一样大……」
 皆守 「和上帝一样重……」
 皆守 「那就是美妙的旋律和美妙的话语……」
 木村 「……」
 木村笑了。
 用有点让人不爽的表情……，
 木村 「真能说呢，你也蛮能说的嘛」
 皆守 「什……」

木村 「嘿嘿嘿嘿……什么嘛什么嘛，明明总是酷酷的，还摆出一副什么都无法激起你热情的样子」

皆守 「我，我可不记得……有摆过……那种样子」

木村 「什么嘛，什么嘛，别害羞嘛」

皆守 「吵，吵死了」

木村 「原来如此……但是很有趣哦……」

木村 「我们没有边缘……」

木村 「原来如此呢……」

木村 「确实就算真的有那种东西的话，那也只是我们所知的世界而已……」

木村 「也是呢……说不定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变得想要去寻找那并不存在的外侧……不可能见到的景色了呢……」

皆守 「并不存在的景色……」

木村 「没错……」

木村 「彼岸……彼端……外侧的世界……诸神的世界……嘛，怎样都无所谓啦……所有这些东西」

木村 「所以才会绝望」

木村 「对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意义，对自己的意义」

木村 「所谓绝望，也许就是想要去看那并不存在的景色吧……」

皆守 「想要去看，并不存在的景色呢……」

木村 「没错！在并不存在的景色的前方，我们的言语，变得纠缠不清，变得混乱不已，变得无法说明，只能就这么傻站着……」

木村 「这样一想的话……所谓寻找并不存在的外侧……所谓感到绝望……换句话说，就是单相思呢」

皆守 「哈？绝望是？单相思？你搞什么啊？」

木村 「为什么……人会想要寻找并不存在的边缘呢？」

木村 「那是因为，憧憬！」

木村 「人类正是因为有憧憬才会向往外界……向往着说不定一个人也没有……说不定什么都不存在……不，甚至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外界」

木村 「这是为什么？」

皆守 「哼……是憧憬吗？」

木村 「没错。绝望就是憧憬」

木村 「并且这和单相思有些相似」

皆守 「……哈」

皆守 「我是……根本不这么觉得……」

木村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哦」

皆守 「绝望就是憧憬，并且它也是……单相思吗……」

皆守 「感觉就好像是在说“处男全都去死吧”一样……」

木村 「嗯？」

皆守 「？」

木村 「嗯嗯～？」

皆守 「怎，怎么了啊」

木村 「啊咧～？」

皆守 「你，你那淫笑是什么意思」

木村 「悠木君是不是已经不是处男了啊？」

皆守 「什，那，那种事情……」

木村 「哼哼哼哼……别看我这样，我可是仔细地调查过你周围了哦」

木村 「虽然你好像有不少不好的传闻……但实际上，应该是没有女性经验的……」

皆守 「你，你都在调查什么啊」

木村 「诶～因为我就是干这一行的嘛～」

皆守 「那，那样的话……我……就是处男吧……」

木村 「哼哼哼哼……法律上是不允许结婚的呢」

皆守 「什」

木村 「在伦理上也是呢」

皆守 「木，木村！你在说什么」

木村 「哈哈哈哈哈，但是爱和法律是没关系的吧。只要有爱的话就算会受到惩罚人还是会相爱的」

木村 「罗密欧和朱丽叶！」

皆守 「不……那个故事又不是近亲相奸……」

木村 「哦呀？果然是和妹妹？」

皆守 「什！」

木村 「哎呀，那么我就此告别了」

皆守 「木村你这混蛋，给我站住！」

木村 「我才不要……和你打架的话受伤的可是我哦……」

木村
皆守

「那么再见了，千万记得要避孕哦。嘛，不避孕也无所谓就是了」

「木村!!」

木村跑下了堤坝。

然后消失在了城镇中。

日落西山的城镇。

天空渐渐变成黄色……建筑物被染成紫色。

在世界沉入黑暗的时候……城里点起了灯光。

点起了人们生活的灯光。

皆守

「那么……今天也是从夜里开始呢……」

今天也要打工。

在那家店里弹钢琴。

随我喜欢的，不，偶尔也会根据客人点的歌……我弹奏起钢琴。

THE END.

尾声：终之空 II

我们可以在空间中提取违反物理学法则的事态
不能在空间中提取违反几何学法则的事态。

《逻辑哲学论》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

「……………」

「透明的……」

「透明的白色？」

「……」

「不……不对」

「这不是什么透明的白色……」

「是白色的话就不是透明……那么…这是半透明……」

「但是……这也……并不是半透明……」

「如果……要找个唯一能表达的词语的话」

「那就是……」

「透明的白色……」

「这是……那个啥……这是」

“光”

「光」

「光？」

「这是」

「单纯的光」

「是的……就是这样……」

「这是——」

「——光」

由岐 「蝉的叫声……」

由岐 「这里是……屋顶？」

环顾四周……那是司空见惯的风景……是A栋的屋顶。

由岐 「为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

间宫皆守为了保护羽咲跳了下去……然后……，

然后……，

然后发生了什么？

由岐 「今天是几号？那个，现在是……」

我确认了下手表。

日期是2012年7月20日。

由岐 「从那时起……整整一天……」

间宫皆守毫无疑问是从屋顶上掉了下去……而且在此之前腹部还受了相当严重的割伤。

虽然不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但那肯定是没法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状态。

那么我自身会站在这里不管怎么想都是不自然的……。

由岐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间宫皆守得救了吗……

不，既然我出现在了这个不自然的地方……那就应该认为我已经死了吗……。

是这样啊……这里又是梦的世界吗……。

或者是明晰梦吗……。

试着捏一下自己的脸……。

由岐 「疼，好疼……」

梦……据说即便是明晰梦也少有能感觉到疼痛的……。

捏脸蛋能感觉到疼的话，就说明这里的景色是现实吗……

由岐 「音无彩名……同学」

彩名 「……好久不见」

由岐 「好久不见……是这样吗？」

彩名 「怎么了？」

由岐 「因为啊……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是才只过了一天吗……」

彩名 「……这样啊」

由岐 「……我说」

彩名 「怎么？」

由岐 「间宫皆守怎么样了？」

彩名 「为什么……要问那种事？」

由岐 「那，那当然是因为很在意啊……而且说到底我也只是他创造出来的人格罢了……」

彩名 「那么他不就是还活着吗？」

由岐 「你说……什么」

彩名 「假设 1……如果你……是间宫皆守创造出来的人格之一的話，你存在的这件事本身，就是间宫皆守的肉体还存在着的理由了……」

由岐 「但，但是……这样很奇怪对吧」

彩名 「哪里奇怪？」

由岐 「因为啊……他都受了那么重的伤了啊。才过一天怎么可能跑到这种地方来」

彩名 「这样啊……」

由岐 「我即使出现，也是应该是在医院的床上的」

彩名 「那么假设 2……你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解离性同一障碍而引起的……」

彩名 「你的存在正是过去实际存在过的人物，水上由岐的灵魂。如果这个灵魂是寄宿在间宫皆守身上的……你存在于这里的理由换言之即……」

彩名 「意味着间宫皆守的死……」

由岐 「怎，怎么会……」

彩名 「还有假设 3……如果这里只是你做的梦的话……」

彩名 「你眼前的我……也只是梦的产物……这个假设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彩名 「那么……水上由岐小姐喜欢将其中哪一种作为现状说明呢？」

由岐 「喜欢哪种……我觉得更不是这种问题吧……」

彩名 「假设 4……你只是我所看见的幻觉……是我创造出来的幻影……也就是说你并不存在」

由岐 「啊哈哈……那么，现在正在思考的我又成了什么呢？」

由岐 「不是有正在思考的我存在吗」

彩名 「只不过是將我的大腦活動……的其中一部分，作為別的人格來認知而已……」

彩名 「也就是說“你正在思考”這件事，並不能證明你存在……」

彩名 「根本不能否定現在存在於此的水上由岐……是我創造出來的另一種人格的可能性」

彩名 「這件事，在一具肉體中創造出三個人格的你應該是最能理解的……」

彩名 「自己正在思考這件事……並不能成為自己存在的證明……」

由岐 「我說啊……我想知道的是」

彩名 「什麼？」

由岐 「所以說，是在那之後怎麼樣了？」

彩名 「你想要知道的話就確認一下吧……打開屋頂的門，跑到外面的世界去就可以了……僅僅只需要這樣而已」

由岐 「……」

正如音無彩名所言。

要是真的那麼在意的話……我只要從這裡離開就好了。

從這片屋頂上跑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行了。

這樣做的話，應該就能如我所願地……得知一切的結果了。

但是……，

由岐 「只要出去就行……嗎」

彩名 「嗯……」

由岐 「雖然這也是一種方法……但能讓我問個問題嗎？」

彩名 「問什麼？」

由岐 「今天是幾號？」

彩名 「2012年7月20日……」

由岐 「也就是說……從明天開始就是暑假了？」

彩名 「對……從明天開始就是暑假……」

昨天……應該是發生了集體自殺。

根本不是還能安心地照常放暑假的那種小事。

儘管如此……從屋頂看到的風景却……

是一如既往的日常……。

走在走廊上的學生。

在教室里谈话的学生。

喊学生来找他的教师。

这是毫无变化的日常。

实在是看不出像是刚发生了那种事件……。

彩名 「怎么了？」

由岐 「……彩名同学的假设……就这么多？」

彩名 「假设……你还想要？」

彩名 「说明的话你想要听多少都行……对这个世界的注释……人们想要多少就可以增加到多少」

彩名 「如果那是你的愿望的话……无论多少……」

由岐 「卓司君所说的“终之空”是什么？」

由岐 「那个啊……是不管是琴美的预言还是白莲华协会的预言里都不存在的词语哦……」

彩名 「终之空……就是字面上的“终结的天空”……」

由岐 「那个名字……是谁在什么时候起的呢……」

彩名 「记忆……」

由岐 「记忆？」

彩名 「幽灵房间……终之空……」

由岐 「唔」

彩名 「呵呵……你还记得……」

由岐 「不是记得……那应该是我记错了吧……」

彩名 「是这样吗？」

由岐 「因，因为，那个……很奇怪对吧？」

彩名 「哪里奇怪？」

由岐 「因为啊……那个……是我被卷入高岛同学的自杀时做的梦吧？」

由岐 「所以不是很奇怪吗」

彩名 「有什么奇怪的吗？」

由岐 「因为啊……如果那时，我已经被卷入高岛的自杀的话……时间轴就完全乱套了啊……因为在那之后我又一次体验了高岛同学的自杀」

彩名 「假设 5 ……直到现在，你还没有从那个梦中醒来……」

由岐 「那个梦？」

彩名 「被卷入高岛柘榴的自杀的水上由岐……现在这个瞬间正是她所做的梦的延续」

由岐 「梦，梦？你说现在？不……不管怎么想，说这是梦也太……」

彩名 「是吗……那么假设 6 ……“幽灵房间…终之空”的记忆是错误的记忆……」

彩名 「只是反复进行人格替换所引起的记忆混乱让你做了这样的梦……」

彩名 「跳楼的高岛柘榴并没有撞水上由岐……只是单纯的记忆混乱」

由岐 「那，那么，为什么卓司君会使用只在我梦中出现过的“终之空”这个词啊！」

彩名 「因为两者共享一个大脑……这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由岐 「那，那样的话……」

彩名 「你很在意最后看到的风景……那片天空的存在吗？」

由岐 「咕」

最后看见的……那片天空……。

间宫卓司君在跳楼的一刹那看到的那种风景。

我不知为何觉得那种风景似曾相识……。

彩名 「不断重复的世界……从某个地点开始……」

由岐 「唔」

彩名 「可以确认一下吗？」

由岐 「什，什么？」

彩名 「称呼你，水上由岐同学……可以吗？」

由岐 「事，事到如今怎么这样问……你不是一直都这么叫我的吗……」

彩名 「由岐同学……水上由岐同学是谁？」

由岐 「哎？」

彩名 「由岐同学……是过去实际存在的人物，为了救间宫羽咲而死亡……在那之后，又作为间宫皆守的肉体所产生的人格而存在……」

彩名 「那样的话……现在存在于此的由岐同学是谁？是已经死去的由岐同学？还是作为间宫皆守创造出来的人格的由岐同学？」

由岐 「就。就算你这么问……我也不知道……」

彩名 「正因为你不知道……才会问我……」

彩名 「最后的注释……」

彩名 「向由岐同学提问……」

彩名 「这个世界里存在着多少个由岐同学呢？」

由岐 「哎？」

彩名 「一个，是在泽衣村出生……并在泽衣村死去的水上由岐……另一个是作为间宫皆守创造出来的人格的水上由岐……以及现在正在与我对话的存在于此的水上由岐」

彩名 「那么请听题……请问你是第几位水上由岐小姐呢？」

由岐 「那，那种事我怎么知道……而且我就是我，才没有那么多人」

彩名 「在泽衣村死去的由岐同学，在皆守体内的由岐同学，还有现在在此的由岐同学是一样的……」

彩名 「那么，其他还有可能存在的由岐小姐呢？」

由岐 「其他还有可能存在的我？」

彩名 「对……其他人格所产生的由岐同学……那也是由岐同学吗？」

由岐 「那种事我怎么知道……再说了要是有那么多人我怎么受得了」

彩名 「但是事实上你并不是一个人……」

彩名 「被卷入高岛柘榴的自杀的由岐同学，在泽衣村死去的由岐同学，皆守君制造出的由岐同学……以及现在存在于此的由岐同学……」

由岐 「那，那种事情我才不管……我就是我……」

彩名 「在“幽灵房间…终之空”中看到的景色……那是什么时候的景色？」

由岐 「景色？」

由岐 「唔」

这时不知为何……我想起了那个游乐设施里薯片袋子上的保质期……。

想起了挂在那的挂历上的日期……。

虽然完全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不知为何……想起了那个时候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那句话到底有没有意义。

只是，想起了那个日期……。

彩名 「最后附加上的注释……」

彩名 「假设7……所有的存在都是由一个灵魂所产生的……」

由岐 「你，你在胡说什么……」

彩名 「呵呵……大量存在的由岐同学……如果那些全部都是由岐同学的话……世界所必需的灵魂的数量就不必增加了……」

- 彩名 「只要一个灵魂拥有所有的视角就行了……」
- 由岐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而且……」
- 彩名 「无论是高岛柘榴、间宫皆守还是间宫卓司……是间宫羽咲、若槻镜或司……都是一个灵魂看到的景色……」
- 由岐 「那样很奇怪吧……时间上都重叠了……」
- 彩名 「这么说的话，就变成在同一时间内存在被卷进高岛柘榴的自杀的由岐小姐，和没有被卷进高岛柘榴的自杀的由岐小姐了……」
- 彩名 「偏在转生……」
- 由岐 「偏在转生？」
- 彩名 「仅有的一个灵魂的……无限的轮回转生……」
- 彩名 「超越时间和空间……无限的轮回转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世界上就不需要许多个灵魂」
- 彩名 「世界是由仅仅一个灵魂的轮回而创造出来的世界……」
- 彩名 「反过来说，有多少个生物就有多少个灵魂反而更不自然……因为生物的数量随时间不同……每当数目产生增减，世界上的灵魂也会时而过剩，时而不足……」
- 彩名 「那样的话……只有灵魂的数量是一个……才符合轮回……」
- 彩名 「只要仅仅一个灵魂寄宿于所有生命的话就没问题了……」
- 由岐 「那种事……太荒唐了……」
- 彩名 「是吗？」
- 彩名 「应该说只有这个说明……才能解明许多世界之谜……」
- 由岐 「比如说呢？」
- 彩名 「为什么人能够理解他人……」
- 彩名 「既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世界……那么为什么人，能够理解他人呢……」
- 彩名 「没有人能够解释……」
- 彩名 「即便是看到的是同一种红色……为什么人都会认为那是红色呢……」
- 彩名 「皆守君所说的思考实验……上下左右翻转的眼镜的世界……」
- 彩名 「只是因为具有协调性这一理由，我就能理解他人和我感觉到的是同一个世界」
- 彩名 「但是这种理解是从何而生的呢？」

彩名 「为什么能说我感觉到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和他人感觉到的”这些“是一样的呢……」

彩名 「比如说……“疼痛”」

彩名 「我，为什么能够理解他人的“疼痛”呢？」

由岐 「这是通过表情、举止……其他还有对方发出的话语来理解的……」

彩名 「这并不算是解释……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的“疼痛”和他人感觉到的“疼痛”也许并不相同」

由岐 「那是想象力……」

彩名 「想像力……也就是说我把我感觉到的“疼痛”直接换成他人的，我们就能感觉到他人的“疼痛”」

彩名 「那么……首先我假设这只手在“疼痛”……然后将这“疼痛”移动到自己的脚尖……」

彩名 「再让脚尖的“疼痛”移动到它所接触的地面……那么现在，我就能在地面上感觉到我的“疼痛”……然后将来自地面的“疼痛”移动到由岐同学的脚……」

彩名 「我就是这样将自身感觉到的“疼痛”移动到他人身上来感觉……」

彩名 「“想象他人的疼痛”这个行为，只能是如此」

彩名 「那个“疼痛”可以是地面、可以是衣服、甚至可以是书是桌子……借由想象来移动的疼痛只能有这种程度的意义……」

由岐 「……我不得不基于作为我能感觉到的东西的疼痛，而去想象作为我并没有感觉到的东西的疼痛……」

由岐 「这个论题……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呢……」

由岐 「所谓感觉到他人的疼痛，并不是通过想象力来移动自己的疼痛的行为……」

彩名 「呵呵……由岐小姐明明知道却还装傻……」

彩名 「为什么……对于自己和他人来说“疼痛”有同一种意思呢……」

由岐 「原来如此……你是想要说……因为他们都是“我”对吧……」

彩名 「对……这就是假设？」

彩名 「全部是“我”……不管是那个丑陋的女孩……还是那个漂亮的孩子……」

彩名 「不管是那个正在被欺负的凄惨的少年……还是正在欺负人的少年……」

彩名 「悲惨的也好、污秽的也好、美丽的也好、荣耀的也好、他们全部都是“我”……」

- 彩名 「世界只由“我”构成……所以，我才能理解你」
- 彩名 「理解你的疼痛……理解你的悲伤……理解你的喜悦……」
- 彩名 「因为世界上只存在无数个“我”……」
- 由岐 「真是个诡异的结论呢……」
- 彩名 「但是……假设 7 的话就能说明一切……你所感觉到的，这个不可解的世界的一切……」
- 由岐 「只要能说的通的话什么都可以啦……你想要多少解释都能找出来……」
- 由岐 「什么上帝在五分钟前创造出世界……火星人来篡改了全人类的记忆……不管多么荒唐的解释都能找来……」
- 由岐 「但是……这些……」
- 彩名 「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 由岐 「哼……然后呢？如果是假设 7 的话，那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从世界上产生第一个生物的瞬间……这个世界开始寄宿有灵魂的瞬间开始的吗？」
- 由岐 「还是……是在某处特殊的时间位置……在某个煞有介事的地点发生的吗？」
- 彩名 「呵呵……这样的话，无论说是在什么地点开始的都可以……」
- 彩名 「比如说……灵魂的偏在转生……是从高岛柘榴自杀的瞬间开始的……」
- 由岐 「她在同一个世界里作为不同“我”而不断重试……摸索着不同的未来……之类？」
- 彩名 「或者说……是那个夏日……由岐同学在泽衣村死亡的瞬间开始的灵魂的偏在转生……」
- 彩名 「又或者……由岐小姐已经记不得了……迷之地点……比如说，从终之空出现的某个地点开始的……灵魂的偏在转生……」
- 由岐 「终之空出现的？」
- 由岐 「那是什么？有那种地点吗？」
- 彩名 「这些只不过是假设……也可以这样想象……」
- 彩名 「在某个地点……被称为世界终结的日子……尽管世界在那个地点已经终结了……却依然让灵魂不断的在那个世界轮回……装作仿佛世界仍然存在一样」
- 由岐 「这是哪门子假设啊……」

彩名 「这只不过是注释……是一种后加上的说明」

彩名 「不知道是否合由岐同学的胃口……」

由岐 「合……我的胃口……吗……」

由岐 「呼……」

我闭上了双眼……。

……。

说不定……世界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终结了……。

感觉我这个灵魂……也几亿次地……几兆次地经历了这件事。

也许扮演过所有的灵魂……。

有时是水上由岐，

有时是间宫卓司，

有时是悠木皆守，

有时是高岛柘榴，

有时是间宫羽咲，

有时是若槻镜，

有时是若槻司。

有时是水上由岐，

有时是间宫卓司，

有时是悠木皆守，

有时是高岛柘榴，

有时是间宫羽咲，

有时是若槻镜，

有时是若槻司。

然后，

又，

感觉就像是初次经历。

嘛，

怎样都好。

已经，

对……。

天空，

是天空……。

能看到天空……。

天空为什么……，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呢……。

还有……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将它作为蓝色来感觉呢……。

无边无垠的天空……，

那片蓝色……，

大概是——

——吧。

天空，到底延伸到哪里呢……。

大概，

是和全世界的天空连在一起吧……，

那样的话……这天空和——

——终之空。

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

要问为什么的话，

那是因为，

那是不可以存在的东西——

但是——

这又是真的吗？

「——」

某处传来呼唤我的声音。

呼唤我的同班同学的声音……。

所以我回过头去……。

彩名 「在……」
美羽 「哈，哈……真是找死我了啊」
美羽 「真是的，为什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结业典礼都开始了……」
彩名 「开始了……」
美羽 「就是啊……都开始了啊……」
彩名 「呵呵……」
美羽 「怎，怎么了吗？」
彩名 「明明才刚结束的……却已经开始了啊……」
美羽 「哎？」
彩名 「没什么……我们走吧……」
彩名 「去那开始的地点……」

THE END?